

## 权 利 声 明

对 从 博 库 网 (www.BOOKOO.com.cn 和 / 或 www.BOOKOO.com) 下载的作品，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博库公司(BOOKOO,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OO, Inc.)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OO”，“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OO, Inc. 的商标。

## 目录

权 利 声 明.....	1
目 录.....	2

## 现场逃逸

### 一

林则走出楼门大约十米左右，突然想，是不是忘记锁门了？

林则很烦恼。这种情况发生了不止一次，已经有很多次了。林则犹豫着。他想我要不要回去呢？林则知道回去肯定是白跑一趟。但是，林则知道就是这个“但是”折磨着他。如果他不回去，如果他不去认证一下什么，他会惶惶不可终日。

秋天了，进进出出的人很多都戴上了帽子，女人们头上出现了色彩鲜艳的绸巾。肮脏的天上，有时会飞过大雁。雁阵是林则小时候喜欢的东西。林则喜欢清洁，喜欢干净的女人，但是从他身边走过的戴绸巾的女人看上去都很浑浊和肮脏。

“上班去吗？”一个戴绸巾的女人和林则打着招呼。林则认出她是楼上的邻居。这个女人总是喜欢在林则刚刚要睡着的时候在他头上弄出惊天动地的声音。这个女人精力过人，她走路的姿式隐隐约约传达出一种使

人亢奋的暧昧。林则“嗯”了一声，算是回答了她。她喜欢和一个陌生人打招呼，这真奇怪。而且她身上的香味似乎特别地香。

林则下定决心向前走出三米。但他还是站住了。他痛苦地想这不行，我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

于是林则毅然返回去，爬上了五楼。果然，门锁得好好的，除非用炸药，没有人能打得开。

如果把林则想象成一个富翁那就错了。林则其实是一个穷人，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好偷。林则没有多少现金，没有金银首饰和古董。除了电视机、录像机、洗衣机和电冰箱外，再找不出什么大值钱的东西，而家用电器，据说时下的小偷们已经怕麻烦懒得偷了。

林则还有一些书，大概有一千册左右，当然不是什么善本孤本，都是新华书店公开发行销售的那些，小偷们对这一类的书似乎也不感兴趣。

那么，为什么还那么关心锁门不锁门呢？林则一路问着自己。

这天上午林则有四节课，分别给两个班上。两个班

进度不同，林则差点儿搞错，该讲柳青的那个班让他讲成了周立波。当然是他自己发现了这个错误，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周立波与他的《暴风骤雨》这几个字，突然觉得下面有一种奇异的安静。他醒悟过来，慌忙拿起黑板刷把那一行心不在焉的罪证抹杀了。

尽管如此，课仍旧上得没精打采。柳青和周立波都不能使学生们激动。再没有什么比面对着一群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面孔滔滔不绝而让人可怕的事了。这种时候林则总是有一种冬天的感觉，有一种荒原的感觉。雪埋住了他的双脚，他怎么也迈不动步子怎么也没法儿走出旷野走回有灯光和热茶的家。

他分析着梁生宝的形象。他正对着他的一个漂亮的女学生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他看到了红通通一览无余的一个粗俗的地方。他也注意了她的面孔。它很白，但它以下的脖颈却是另一种黑黄的颜色。她的毛衣也很廉价，上面闪烁着一些可疑的金色。

那段日子，在北京，一个叫做“空气补给”的摇滚乐队正在做着他们的访华演出。学生们议论着这件事。但那是一次不成功的表演。预计 1000 元的票价最后卖成

了 15 元。北京的青年很老成很冷漠地对待了“空气补给”。还有那个搔首弄姿的理查德·克莱德曼，他仍旧穿着那身熟悉的蓝西服重返北京，试图再造一次唾手可得的辉煌，但是，这一次，北京成了钢琴王子的滑铁庐。

然而北京热情地欢迎了“布瑞克”爵士乐队，“布瑞克”使北京人如痴如狂地度过了一个节日。没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远离北京一千里的本地的小报说，北京成熟了。

所有的人都在成熟。这是不言而喻的。林则望着穿廉价毛衣的女学生，种种迹象表明她早已不再是一个处女。

下课后他碰到了才子胡石。胡石从另一个教室里得意非凡地走出来，身后围了一群女学生。

林则站在走廊里等他。林则说，“胡石。”

胡石磨蹭半天才笑着走了过来，说，“总算冲出了重围。”

“中午回家不回？”林则问。

“怎么，你准备请我？”胡石说，“有烟没有？我

的烟忘教研室里了。”

林则知道胡石根本就没有带烟。也许烟就放在他身上却不掏出来。胡石总是这样，喜欢贪小便宜。但你也可以把这看做是不拘一格的才子派头。林则掏出了烟。是一包“红梅”。

胡石很愤怒。胡石说，“怎么？还抽红梅？”

林则深觉惭愧。林则平时的稿费远不及胡石，但这并不说明什么。林则就是有了稍多的钱又能怎么样呢？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迟钝的人，特别是在味觉方面，比如喝茶，他只求浓和酽，他并没有觉得君山银针、雀舌龙井和普通的炒青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现在他不想分解这个。他想抓紧时间和胡石说几句重要的话。虽然他知道在他和胡石之间并不存在真正深刻的关系，就像他和这个城市所有的人一样。但是能够逮住胡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看看胡石那么漂亮的衬衫和毛衣就知道他的时间是多么珍贵了。当然这要付出代价。于是，林则干脆地说，“中午我请你喝札皮。”

学校门口有个小饭铺，叫“小有余芳”，门面不大却颇干净整洁。后面，用一块花布帘一挡，就是“雅座”。

胡石和老板娘很熟。和跑堂的小姑娘也很熟。一落座，胡石就说，“来四札青啤。”

“多少钱一札？”林则忙问。

“便宜，八块。”胡石说。

林则在心里算着帐。跑堂的小姑娘已经手捧菜谱站在了他们面前，封锁了林则的退路。林则毫无办法，胡石却说，

“用不着菜谱，你们的菜我心里都有数。来一个硝肉、西芹拼盘，一个白灼虾，清蒸鳊鱼，响油鳝丝，水蛋，再加一个荷兰豆就行了，简简单单，别的不要。”

林则一阵空虚，但他稳住了自己。他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飘浮，他困兽犹斗地问道，

“鳊鱼是活的吗？死的我可不要。”

“瞧您怎么说话？”跑堂的小姐笑吟吟望着他，“能拿死的蒙您吗？昨天才从海里打捞上来，空运来的。”



小姐飘然而去许久之后，林则才收拢了他大张的嘴巴。

“什么时候鳊鱼变海鱼了？”他问胡石。

“这都不懂？人都下海了，何况鱼。”胡石笑嘻嘻回答。

他忽然有些意气消沉，倾诉的欲望像落潮的水一样渐渐退却，裸露出百无聊赖的孤寂心境。他看见了那条待宰割的鱼，用网网着，被厨师送到他们面前，验明正身。胡石挑剔着鱼的大小。这个长着女人般鲜红嘴唇的男人，似乎永远有着好兴致，林则不能不承认这可真是个奇迹。

冷盘上来了，啤酒也上来了，上面覆盖着薄薄的一层泡沫，泡沫破灭的轻响犹如沙沙的落雪声。这使四周有了片刻的湿润和空静。胡石忽然说，“这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林则笑了。这正是他有些喜欢胡石的地方。还有谁能像胡石这样，把赤裸裸的物欲推向这样一个极致、一种境界？物就是他的神。他刻骨铭心地、真实地热爱着，

甚至膜拜着它们：美酒佳肴、豪华汽车，还有漂亮的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泛神论者。

“来，干。”林则举起了酒杯。

酒使胡石愈发地手舞足蹈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说他最喜欢的啤酒是丹麦的嘉士伯。他之所以这么说当然是因为他去过丹麦。几年前作为访问学者胡石曾在丹麦羁留过三个月，但日后他说起丹麦的口气就好像那是一个他住了30年的老家。丹麦将是他一个永恒的一泻千里的话题，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林则心知不妙，他想他花这么多钱可不是为了什么劳什子小人鱼以及北欧风情一类的事情。

但他插不上嘴。他的嘴只能用来喝啤酒。啤酒使他的嘴像花朵般红润，里面滋生着刚刚平息下去此刻又如沉渣泛起的倾诉的欲望。它们在那里不耐烦地敛着红色的翅膀，伺机从囚禁中飞翔。他不由得想起一个电影的名字——《驾机越狱》。

这四个字他说出了声。

“什么？”胡石莫明其妙望着他问。

“没什么。”他回答。突然降临的机会似乎使林则猝不及防，他觉得有点儿指挥不了自己由于过分期待而变得发僵的舌头，“没什么。”他说。

“你得改改这毛病，”胡石严肃地说，“人家正说在兴头上，多不礼貌。”

“是不礼貌，”他回答，“可是胡石，你听说过有种怪病吗？叫——”

“艾滋？”

“不是。”

“那就是淋病、梅毒或者尖锐湿疣。”

“都不是。”

“都不是？哈，那还有什么值得一说的？”

“是这样，我认识一个人，他，他总是以为自己忘记了锁门，特讨厌，总是……”

“嗨，这有什么了不起，我认识一个人，他总是不停地洗手，一天24小时至少有四小时让他洗手给洗掉了。还认识一个人，这哥们儿更神，他一上街就想捡烟头儿，

捡了烟头就揣兜里，越是人多的地方越想捡，根本控制不了自己。忘记锁门算什么？比在大街上捡烟头可强多了！”

林则觉得异样地口渴，口腔中的异味冲他的鼻子。他“咕咚咕咚”喝下两大口啤酒，“那，那他们怎么办？”他问。

“什么怎么办？捡就捡呗，捡烟头又不犯法，又不是吸毒。”胡石姻熟地剥着虾壳，手指的姿式流畅而漂亮，“你想想吧，12 亿人口的大国，居然没有专门的心理医生，够恐怖的。这点儿真是没法和发达国家比，就拿丹麦来说吧，仅仅一个哥本哈根，就有几十家心理诊所，这个季节，要是到丹麦去，真是美丽极了，如诗如画……”

又是丹麦！水流千遭归大海，林则感到一阵绝望。

清蒸鳊鱼就是在这时被端上了桌，鱼瞪着眼，张着嘴，仿佛仍旧活着一般。碧绿的葱丝和香菜覆盖着它的身体就像绿色的水草。胡石欢呼一声，一筷子下去，剝出了鱼的眼睛，把它填进嘴里。

“我喜欢吃鱼眼睛。”他说。

现在这条鱼瞎了。林则这样想。胡石欢快勤勉运作着的牙齿坚韧而锋利，可以给任何一种牙膏做广告，它们尽职尽责得简直过分。“笛笛”的声音忽然清脆地响起来，是胡石的呼吸机。上面显示出这样一行汉字：“是不是准备改邪归正了？”

胡石大乐，他笑得喷饭，他大骂一声，操！一边把呼吸机举到林则眼前。

“什么意思？”林则傻呆呆地说。

这种反应显然不能使胡石满意。“你这个人，真是不可救药，一点儿没有幽默感。”胡石说，“还记得袁子才《辞妓席札》不记得？”

林则摇摇头。

胡石背诵起来，“来书道不赴妓席，疑仆晚年染道学习气，则大不然。仆之不来，正虑逼我走人道学故也。何也？”他卖着关子，问道，“何也？”

“不知道。”林则回答。

“谅你也不知道，”胡石摇头晃脑，仿佛自己就是

那个袁枚似的，“给你上一课，正人君子嘛，正心诚意，假门假式，心里装着道德文章，一不小心失足，偶近妓女，不想就被红颜冶容所感，顿时溃不成军，礼崩乐坏，平生之志道德文章不敌红颜一笑，这样才是人生乐事。可如果不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夫子如袁枚者，先存好色之心，兴高采烈而来，来会国色天香，倾国倾城，不料一见之下，大失所望，‘被其恶状阻兴’，结果怎么样，逼得你不得不做道学家，眼观口，口观心，终席如对严师，真是苦不堪言。所以，袁子才说，并不是他要做什么颜叔子柳下惠，实在是画舫之游，乐少苦多。懂了吧？借古喻今，非胡石要改邪归正，实在是因为如今世间没有了动人心魄的丽人之故也。”

幸而呼机那一边站着的不是一个“动人心魄的丽人”，得意洋洋的胡石已经把小姐端上来的饭吃到鼻子里去了，若是一个柳如是李香君，恐怕就要出人命。林则看他匆忙慌张的样子，笑着摇头，说：

“看来你大有希望变道学家。”

胡石也笑了，说，“这是你今天说的最聪明的一句话。”

等不及买单，胡石就率先夺门而去，临出门撂下一句话，说，“谅你会心疼，这样吧，你明天晚上到我家来吧，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果然，胡石说对了，那该死的账单上显示的数目是一个让林则这样月薪六七百元的工薪者心惊肉跳气急败坏的数字。

## 二

午睡起来，马丹就去街口对面的那家小发廊做头发。马丹是个有洁癖的女人，她带去一大堆自己的东西：毛巾、发刷、发卷和洗头液，甚至还有一小瓶消毒用的酒精棉球。

吹风机嗡嗡响着，温州小姑娘正给一个看上去十分妖冶的女孩儿做发型。仔细看，装修得还算漂亮的屋子里其实很脏，是那种隐晦和阴暗的脏，有一种暧昧的桃色气息，就像某种人不洁的皮肤。

“来啦？”温州小姑娘打着招呼，“坐吧。”

马丹不坐。她宁愿站着等。屋角那张灰色仿皮长沙发是可疑的，你无法判断它到底有多少种用途。何况它早已被许多张陌生的屁股摩擦得黑亮和油腻。在熟人们

中间，流传着一些关于马丹的轶事，话题都是围绕着她古怪又固执的卫生习惯，它们像水一样环绕着马丹，于是马丹就变成了一块被隔绝的孤独的礁石。

早先，马丹不叫马丹，叫马丹娘。这个名字向我们传达出一个逝去的时代气息。在那个时代里，俄罗斯的文学和歌曲是滋养万千青年的食粮。

做马丹娘的日子里，她有可能在任何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和赵舒拉、钱安娜之流相遇，或者是干脆碰上一个孙友好。就像在后来那些更为著名的日子里，一个叫“卫东”或“红卫”的人，稍不留神就会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和自己同名的兄弟撞个满怀一样。

正是在这红色的日子，马丹娘易名马丹。它们过渡得是那么自然，仿佛水到渠成。还有什么比“丹”字更能呼应那个热烈浓郁的时代的？只是后来，在前往边陲省份云南插队的列车上，当黄安源终于得知她的名字时，居然笑得仰不可止。

“马丹？你叫马丹？”黄安源说，“你做‘马丹’是不是太小了一些？”



她这才知道自己闹了个小笑话。在法语中，“太太”一词的发音就是“马丹”。她脸红了，但却不是因为羞耻，夜行的列车轰隆轰隆刚好驶过一座江桥，点点灯火就像一些神奇而安静的眼睛。这一瞬间将永存她心。她想，

“对了，对了，我就是要做你的‘马丹’。”

这是天意。她后来想。不是别人而恰恰是他，发现了这一点。她追逐了他多久啊。从他做学生会宣传部长，到做他们这一派学生组织的领袖，从北京，从她还是一个初一的小姑娘，她就开始了她艰苦卓绝的马拉松式的追逐。现在，她终于在了他的眼前，她终于走进了他骄傲的视线。她说不出话。她凝望他如凝望一个伟大的神迹。列车穿行在陌生的异乡的土地，穿越北方的平原南方的河流，穿越丘陵和高山，她不知道这是一个启示，就是她永远也不会到达她的雅典，她是一个永远的行人。

林则不知道这是一个聚会，要知道，也许他就不来了。

他到达的时候，胡石还在吃晚饭。他太太小米来开门。小米说，“哟，是你呀，真早，我还以为是马丹呢。”

在这样的季节小米却还穿着夏天的衣服。一件半袖的 T 恤，淡粉色，相当漂亮。如果是一个女人的话就会知道那其实是今秋流行的羊绒短袖衫。林则当然不懂这个，他不免觉得那两条白亮亮的不合适宜的胳膊给人一种左倾冒险主义的印象。

“不怕感冒呀小米？”林则说。

“感冒？哪一年的黄历？”小米笑了，“今年冬天我还准备冬泳呢。跟你说吧，我自我感觉还从来没有这样好过，想不想知道原因？”

“洗耳恭听。”

“瞧你瞧你，一点儿都不知道铺垫，”胡石在那一边放下了饭碗，“做诗还讲究起承转合呢，何况游说？”他离开餐桌朝沙发这边走来，“我说林则，你今天算是上我当了，只身入虎穴，就看你有没有本事虎口脱险了。”

“那就舍身饲虎好了。”林则笑笑。

他当然不会相信什么关于发财的谎言。要真有一个发财的机会，胡石怎肯拱手相送？但他还是莫明其

妙地坐在了这里，坐在了他并不信赖的人们中间。他想起案头上刚刚开头却已经无法进行下去的文章，在这样一个黄叶满地的秋天的傍晚他一点没有面对它的勇气。他觉得它毫无意义。他奇怪自己当初怎么就会选择这样一个愚蠢的选题。但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想象不出哪个问题是不愚蠢的。

他看小米清理餐桌，跑进跑出，晃动着那两条蜒而走险的白胳膊，在这样一个凋零萧瑟的季节，它们给他的感觉比他进行不下去的文章也好不到哪里。餐桌被铺上了白色亚麻台布，上面放置了一瓶菊花和镀银水果盘，还有一些杯子。小米一只一只摆放杯子的时候，他问胡石。

“怎么像布置会场？”

“对，说对了，准确地说，是讲坛。”

“讲坛？你要布道吗？”

“不是我，”胡石说，“是马丹。”

“马丹？马丹是谁？哪个反动会道门的？”他毫无心肝地开着玩笑。此刻，“马丹”对于他还是一个陌生

的毫无意义的名字，他尽可以随心所欲地践踏，“奥姆真理教吗？”

门铃就是在这时响起来。他略略变换了一下姿式，看小米从卧室冲出去开门。现在他看见了两个姑娘，年轻、漂亮，莲藕般鲜嫩，衣着入时，一个长发披肩，一个却像男孩子一样留着极短的发式。她们走进来，屋子里顿时有了一种蜂飞蝶舞般喧闹的生机。林则想，她们哪一个是马丹呢？

“哟，”长发姑娘望着林则说，“我还以为马丹是个女人呢。”

“谁是马丹？”林则说。

他们当然都不是马丹。他和她们，还有随后陆续进来的另外两个姑娘，不，少妇。她们保养得很好的当空皓月似的脸上纹着细致的长眉，人工制作使她们无一例外地唇红齿白。她们给人盛开的感觉，膨胀着，芳香四溢，很霸道地侵略着狭窄的空间，简直没有了那个主角——马丹插足的余地。

事实证明马丹犯了一个错误。过后，林则这样想。

她错误地选择了一个出场的时间，那几乎是至关重要的。你不可能设想在帕瓦罗蒂之后随便哪个男高音还会有什么夺目的光彩。马丹姗姗来迟。她出现在一个艳丽的女人的花园。许多双期待的眼睛之中，她就像一个拙劣的故事结尾。她刚刚“锔”过的头发黑得极其虚假，就像一个头套。她肥胖，皮肤毫无光泽，却浓妆艳抹，这样一个造型和“仙妮雷德”那几个漂亮的字眼真是南辕北辙相去万里。

就在这个晚上林则第一次知道了“传销”这种商业活动。他陷落在沙发中，听这个肥胖的女人娓娓道来。无数陌生的莫明其妙的字眼从她红如罂粟的唇中旧泪流出，汇成河流。那是一种淹没，平静而缓慢。它使你的身体延伸为河床，化为淤泥和水草。它波澜不兴，毫无跌宕起伏，它是一马平川的平原上的河。私语般的水声就像催眠曲，果然，像男孩儿的姑娘第一个打起了哈欠。哈欠是传染的。接着是那个长发姑娘。再接下去就是那两个少妇。哈欠声此起彼伏，肆无忌惮张开的大嘴形成望月长嚎的景观。但水声依旧是绵长的，隐喻着这样一些成语，水滴石穿、以柔克刚之类。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林则想。不屈不挠，旁若无人。作为一个传销员她显然是失败的，她心里没有顾客。但她的诉说却如此顽强。对了，是诉说。仅仅是诉说。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诉说的欲望。还有什么比做一个传销员更能理直气壮去“诉说”呢？林则注意到了她的眼睛，它们流动着，像被阳光彻照着一般烟熠闪光，还有她平淡无奇的臃肿的脸庞，它们也焕发着河流般的生机和神采，仿佛有风吹拂起鳞鳞的深沉和绝美的波纹。

感动就是这样悄悄涌起。这坚韧诉说着的女人莫明其妙感动了林则，尽管他一点听不明白她诉说的内容。但他懂。他懂这没有人烟的旷世孤寂的倾诉。她没有听众。她在做着一件古老的傻事，就像那只企图填平大海的精卫鸟。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那个传销之夜，本来将以毫无收获而告终，女主人小米早已提不起兴致为她的客人们添茶续水。一切都叫她扫兴和失望，她频频打量壁上的挂钟，盼望这一夜早点结束。马丹的演说如此糟糕，是她始料不及的。一个猴子恐怕也会比她更

具煽动性和语言才能。没有比这 40 多岁怪僻的独身女人马拉松式的唠叨更叫人恐怖的事了，瞧她那张红通通的肥厚的无人亲吻的大嘴，简直就像个打开却再也关不住的年久失修的水龙头，她真想冲上去用扳手和钳子来对付它。天哪，当初她怎么就会听了胡石的话，选择这个可笑的、没人要的老女人做她的“上限”呢？要知道曾有那么多人来游说她。她恶狠狠地去看了胡石，发现那混蛋已经睡着了。而他面前烟灰缸里的烟头，足足比平时要多出一倍。

餐桌凌乱不堪，亚麻桌布被水演、咖啡演以及果核和瓜子皮涂染得缤纷而狼藉，就像刚刚停火的波黑战场。长风浩荡而起，突然降临的空静仿佛使人失重。那永不会停息的声音停息了，这真是最尴尬的时刻，马丹等待着。但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礼貌性的提问。静寂中胡石忽然醒了，他极不合时宜地开了一句大大咧咧的玩笑，

“喂，马丹，是不是已经让你一网打尽了？”就在这最难堪的时候林则站了起来，林则说，“我入网，可以不可以？”

### 三

就这样林则在那个传销之夜做了小米的“下限”。他是她第一个下限，也是她第一个财源。当下他就掏出200n元的“入网费”来。小米的眼睛忽然放射出绿光，她没想到这悲惨的一夜竟会以喜剧的形式结束。告别时，小米情意绵绵，看林则的神情就像在看一张属于自己的信用卡。

也就是说，他们共同的“上限”都是马丹。

后来林则一个人走在冷清清的大街上。他没骑自行车，而兜里已然没了“打的”的钱。“仙妮雷德”把他的钱包掏空了，而他却还没有弄清那东西到底是人是妖是圆是方是吃的还是喝的。“黄面的”亮着“空车”的灯从他身旁驶过，碾碎了一些落叶。落叶破碎的声响永远是秋景中令人伤怀的事情。他刚好走过一个灯箱广告栏，上面那幅广告画令他莫明其妙。一个黑色的男人的秃头之上顶着一只极其霸道的女人的高跟鞋，鞋跟、鞋身和头颅之间构成牵强的几何图形。林则默默站了一会儿，他觉得那黑色的男人的头颅悲哀又愚蠢。而这时在夜风中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办了一件愚蠢的事。

第二天傍晚，马丹加约敲开了林则五楼上的家。马



丹来给他送表格，还有一些供参考的资料和样品。

那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盒子，包装很精美。马丹把它们放在林则家最显眼的桌子上，林则立刻想起一句成语：“蓬荜生辉”。林则觉得它们亮丽到有几分妖气的程度，照亮了他朴素的没有女人气息的房间。电视开着，新闻联播里正播送着一条北方某地改革工作作风和会议作风的消息，而那里的人在深秋季节的屏幕上却还穿着白色短袖衫。

林则手忙脚乱，“坐，请坐。”他清理着破沙发上的杂志和报纸。

马丹却拖过一把折迭椅，从她随身带来的休闲包里掏出一样令他惊讶的东西：一个碎布拼接的椅垫。她把它铺到折迭椅上，落座的同时，马丹说，“我从不坐别人家的沙发。”

她依旧画着浓妆，眼影很重，这使她的眼睛看上去很大，像熊猫的眼睛。红色羊毛衫是热烈的，给人一种无限膨胀、燃烧的错觉。不知为什么他望着她联想起这样一句话，《震撼世界的十天》，那是篇报告文学，美国人约翰·里德所作，描写十月革命的。后来，伟大的梅

耶荷德把它改编成了有许多火把和红旗的先锋戏剧，它的演出曾轰动前苏联。

“你喝茶还是咖啡？”林则问。这两样东西是他一向必备的。茶是春天的炒青，而咖啡，则是速溶的“麦氏”。

“我自己有，”马丹回答，拍拍她的包，伸手进去摸

出一只密封的不锈钢杯，“我有我们仙妮雷德的柠檬茶。”

“你还有什么？我是说你那包里？”林则很认真地问道，“你干脆把它们都拿出来好了。”

“还有一把水果刀。”她举起一样亮晶晶的小东西。

他们都笑了。他想这个女人哪。他这样想的时候是叹惜的。她真是一个让人叹惜的女人。你可以想象拥有如此古怪举止的独身女人在生活中会多么不容易。

“你有洁癖，这不好。”林则说。

“刚好说反了，”马丹收敛起了她的笑容，“我没有沾癖，我很正常，是世界太脏了。到处肮脏无比，性

病泛滥，艾滋横行，肝炎和各种奇怪的病毒层出不穷，0—157，疯牛病，登格热，地球就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我干嘛要冒这个险？没人对你负责，只有你自己负责你自己。”

房间黯淡了，她的脸在渐渐到来的暮色中看上去像一个阿拉伯人，肤色深重，很传奇。这是不真实的，但吸引他，就好像她人里还藏着个人似的，而藏匿的那个则是特别和奇异的。他看着仿佛变虚幻的她，忘记了开灯。

就在这时楼板上忽然传出“嗡”的一响，接着就是电钻挺进的声音，无比凄厉，地动山摇，整个楼房都在尖叫中震荡。马丹的身体忽然之间扭歪了，她说，

“天，全中国都在装修房间。”

他没听清楚她说什么，他问，“什么？”一边向前探着身子。她就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这次她用了很大的声音，而电钻却嘎然停了。她的声音变得没有道理的响亮和虚假，吓人一跳，就像在发表一个恫吓性质的宣言。

他愣了一下，然后就笑了。她胸腔共鸣真好，这使林则想起一个远去的朋友。有一度时期他们非常谈得来，而那人则是林则认识的人里最具有声乐天赋的一个。他想起遥远的一条溪水，异常清彻，从林子里哗哗流出，他们两个探险者在溪水边唱歌。唱“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小麦已满仓……”而那朋友出国前，林则竟没有机会对他说声再见。

有种温情和感伤的东西弥散在这个暮色初起的夜晚。电钻的轰鸣也没能摧毁它。林则忽然说道：“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他一本正经，“你吃晚饭没有？”

马丹笑了。她笑得很宽厚和解人意。这使林则欣慰。然后他们就一起下楼去吃晚餐。高林则家不远的地方有座不错的广东馆子，他们进去时看见已经在卖晚茶。这叫林则高兴。当然这是从钱包的角度考虑，惠而不费。而马丹则是真的喜欢，她喜欢晚茶这种形式。她还喜欢那种小巧无比的蒸笼。

她忍不住说起四川。她说大串联时她到过那里，第一次见到这样小的蒸笼就是在那个时候，她简直爱不释手。她非常喜欢吃这种小笼蒸的粉蒸肉。可那时她没有

多少钱，她发誓将来挣钱了一定要重返四川吃个够。当然，是和黄安源一起。只是最后这句话她没有对这个几乎还是陌生人的“下限”说。

她忽然注意地看了看他。他们之间，隔着一张餐桌的距离，隔着杯盘碗盏，和这些唤起人亲切记忆的浓香馥郁的笼屉。他们相距这样近却是两个陌生人，而真正的亲人却如同幽明两隔，永不能相见。嘈杂的人声就是在这时变模糊了，马丹想，这真荒谬啊。

错误在这时其实已开了头，可他们都还懵懂无知。更糟糕的是林则要了酒，是这个城市风行的“高粱白”，一小瓶，二两装，给马丹的则是鲜榨苹果汁。但马丹却自己动手往那起沫的苹果汁里掺了些白酒。酒精和发酵的苹果汁混杂在一起，浓香四溢。马丹小口小口抿着，血红的嘴唇在杯沿上努成花的形状，伶仃的一朵，看上去浪漫又诡谲。

“你喝酒的样子真像他。”马丹说。

这是一个前奏，是一个老陷阱，也是马丹试图消灭时间的老伎俩。在许多必要的时候，马丹总是能够在那些真实的男人们身上，找到和那个消失的影子之间的相

似之处。这并不困难。他们总有某个地方，眼睛、头发。肤色、声调或表情，乃至一个漂亮的手势，通向过去。它们是她的路标，一里一里，一程一程指向那条荒草漫漫、蛇奔鼠窜的来路。现在，她凝望林则的眼睛渐渐朦胧，像起雾的水面，而楼上 KTV 包间里刚好传出这样一首歌，《真的好想你》，一个五音不全的女声模仿着周冰倩，把这首具有 30 年代旧旋律和复古情调的歌儿唱得七零八落。落英满地之中，某种欲望蠢蠢欲动。倾诉的欲望。它们疯长着，就像那些肥硕又奇怪的热带植物，伸出手臂般的须藤，缠绕往随便哪一个过往的旅人。

“你准是个知青。”马丹说。

他当然是个“知青”。这是不言而喻的。他点点头，

马丹满意却又有几分伤感地笑了，马丹说，“凭着《国际歌》熟悉的旋律，我们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找到我们的同志和朋友。”

“不是凭仙妮雷德？”林则开了句玩笑。

他奇怪自己的这种情绪，被吸引，却又似乎拒绝着，就像在拒绝某种莫须有的事物，某种易于消逝的东西：

美好，却不真实，不容信赖。在热气腾腾的、有着灿烂灯光、人声、美食和音乐的地方，他对面的这女人是虚幻的，就像雾中花，水中月。她的笑是流云，声音是风，眼睛则是飘浮在河流里的落英。这明亮的地方是一个亦真亦幻的舞台，而不是生活的场景。它是带欺骗性质的，林则懂这个。

林则知道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听众。忠实耐心的听众，听她绵绵不休、滔滔不绝地诉说。她需要诉说。她太害怕没有听众地活在世上。诉说是她的欲念、本能，也是她灵魂飞翔的翅膀。他想她是个大孤寂的女人，孑然一身，一无所有。正是这个打动了她，使他心生怜悯。他听她诉说就像在做善事。但他并不想去触碰任何人的“往事”，那会使事情复杂化。而且在林则看来，所有人的“往事”在某种意义上大同小异，不再给他任何新鲜的经验。在这梦幻般的夜晚，他宁愿听她说陌生的仙妮雷德。

“仙妮雷德算什么？”马丹摇摇头，“那是市井的东西。”

马丹坚决地绕过了“仙妮雷德”这块岛屿，游向往

事之水。这是任何人无力阻挡的。马丹一无所有，只有往事。而掺酒的苹果汁则使她身轻如羽。她在飘流和旋转般的感觉中回忆她的罗曼史和知青岁月。她说起云南。她说她在那里呆了整整六年。她说她当初之所以选择云南只是为了追随他——她的学长。边疆和爱情真是一个浪漫的好故事，何况还有革命。她以为边疆青葱丰肥的田野可以使他们的爱情开出绚烂之花。但学长同样做了选择，他选择了格瓦拉。也就是说，在爱情和革命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他越过边界去了越南的丛林，去打美帝国主义。他说，“马丹，马丹，你要记住，我不属于任何女人。”

她重复着这话，双颊似火，她像 16 岁的小姑娘一样悲痛又做作地扭着手指。她凝望她 16 岁的时光深深地自哀自怜。她不停地喝果汁，林则为她要了一杯又一杯。她无一例外地朝她的苹果汁里掺着辛辣的白酒。酒已是第三瓶，林则亦渐渐兴奋，他不由自主地为她的情绪所感染。当她又一次重复那句要命的话，“马丹，马丹，你要记住，我不属于任何女人”的时候，林则完全失掉了判断事物真假的能力。



“他不属于任何女人，他就是这样对我说。可我却属于他。我从 16 岁那一年，从开往云南的火车上起，就注定了要做他的‘马丹’，”她闪闪烁烁地笑着，笑容温柔又遥远，这一刻她几乎称得上美丽，“所以，我必须等他。”

他们都有了醉意，眼睛里汪着水，看什么都是云里雾里一般。声音也是远去的声，灯光是飘浮的，仿佛海里的灯光。他忽然有些糊涂，不知道眼前这女人是谁。但她却咧着嘴笑，笑个不停，说个不停。他也就笑了。他忽然说起了他的女邻居，住在他楼上的那个，他说那女人很神秘，她常常在他刚要睡着的时候弄出很大的声响，就像一个阴谋。常有汽车停在他们楼门口，是一辆英国的捷豹，红色的，漂亮极了。那女人还常在阳台上晾一些不该晾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东西，比如丝绸的带蕾丝花边的胸衣和内裤。

他从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绕舌，这样低级趣味，拿女人的内衣做话题，还有什么花边！但他就是无法管住自己的嘴。他越说越热闹，他说他的女学生们一个比一个愚蠢和无知，你简直没办法跟她们对话。你要跟她们说

四，就必须先讲三，而三也是她们所不知道的，你只能从零讲起。而你在讲零的时候，早已忘了“四”是怎么回事了。你自己活活被气糊涂。他说你知道吗？这就是我傻瓜般的处境，而她们却一个比一个成熟和饱满。

他们就这样脸对脸，各说各。说的真是热闹。他们你争我抢，抢夺着“话语权”，就像时下的理论界。到后来他们谁也不听谁的。两张嘴一起倾泻。他们无比畅快，飘飘欲仙。她说往事，他说现在。她说她无比罗曼的恋人，他却说他毫无诗意的疾病。他说他总是以为自己忘记锁门，害得他往往刚下到底楼又得重新爬上来。她却说云南的三月是多么美丽。他说他知道这是一种心理疾患，可就是无法克服，这使他非常恐惧，不知道这种疾患会发展到哪种地步，而此时她却正深情地告诉他，她的恋人会怎样熟练地将格瓦拉的日记倒背如流。

他们就这么说呀说，就像两个互不相干的制造语言的工厂。诉说并不妨碍他们吃东西，他们又吃又喝又说，全不耽误，就像机器给自己加油。他们真是觉得快乐，乐不思蜀似的。他们简直不舍得离开这个天堂般的所在，但是酒店要打烊了。走出酒店他们还说，不过已是余

兴。冷风吹来，她忽然打了一个喷嚏。不想这一下竟是一发不可收，她一连打了足足十几个。她打喷嚏很怪，细声细气，一点都不饱满和响亮，就像一只猫。街灯闪烁闪烁，在风中有种水似的流动感，他们都清醒了许多，安静下来。

这是这个北方城市最干净的一个季节。这是这个季节最干净的一个夜晚。星星比平时要亮，夜空比平时要蓝，风是清冷和湿润的，而尘烟则绝了迹。串串珍珠般的小灯幼稚地勾勒出了楼房简捷的线条，最高的电报大厦则像一块神秘而晶莹的绿宝石。这个城市也有自己美丽的时候，林则这样想。

“你往哪儿？”林则说，“我先送你回去。”

他拦了一辆“面的”。他们上去。司机问，“去哪里？”他回头看马丹。马丹随口说出一个地址。她闭着眼睛，头晕似的，而嘴边却挂着一个奥妙的微笑。

足足有两分钟，林则才反应过来，那地址就是他自己的家。

#### 四

对于女人，林则没有太多的经验。应该说林则大体是一个规规矩矩的正人君子。

他当然有过妻子。他们是大学里的同窗，妻子是他的学妹，在他“大四”那一年确定了恋爱关系。在这之前，他对她有好感，却没有实质性的行动。是即将到来的分别使他忽然意识到，他是——爱她的。

他的妻子来自一个偏远的小县城，比他小许多。那地方靠近黄河，是著名的民歌发源地。但他的妻子从不唱民歌，她唱流行歌曲。她对流行歌曲固执和顽强的钟爱使他大惑不解。她恨那些在各种场合提议她唱民歌的人，她认为他们都是别有用心。为此她曾跟一个女同学明争暗斗了三年。只是后来，在碰上那个号称来采风 and 考察的老外约翰先生以后，情况变了，她变成了一个热心的民歌手，在宴会上她地道的即席演唱，把那个爱激动的美国人感动得眼泪汪汪。后来发生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她去了约翰先生的家乡，美利坚合众国。

这次短暂的婚姻似乎没有给林则留下太深刻的痕迹，比如，一个孩子，这使他很容易抹杀掉那段历史。所有她存在过的证明都是可以消灭的，比如她的照片。

书籍，没带走的廉价和过时的衣物，用剩的化妆品和香水，但他竟懒得清理。他生活在她遗留的氛围中似乎熟视无睹。他对自己的冷漠也感到有些害怕，夜深人静，他有时会想，我爱过她吗？答案似是而非。这使他对自我是否有爱的能力感到怀疑。

那个早晨他醒来，头还是疼的。他迟迟不愿睁开眼睛。有什么事情发生过了。他这样想。他就要在一个新的清醒的早晨看到一点什么。这感觉很新鲜，可也让他不安。

但林则什么都没有看到。他只看到了阳光，满室的阳光，温暖，明彻，照在凌乱的家具和他胡乱丢弃的衣服上。床的另一侧是空的。除了他，这屋子里连鬼影也没有一个。

有一阵他很糊涂，他想，这么说我是做了一个梦。

他起身去卫生间，觉得有些冷。忽然他从占据了半面墙壁的大镜子里看到了一个极其怪诞的形象：赤身裸体的一个男人，赤裸着的身體上，遍布着女人的红唇，这里那里，像皮肤绽裂的伤口，开出一朵一朵腥红又危险的血花。剑拔弩张，恐怖凄厉。他注视着镜子里那个

惨烈的林则，渐渐明白了发生过的那一切都是真的。

这么说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林则想。她知道清晨的突然面对会使他们难堪和尴尬。她给了他时间。这使他竟对这个女人这个侵略者心生一丝感激之情。

他回忆他们的肌肤之亲和她的身体。它们给他硕大无比的感觉。仿佛一个巨大的金色的球体。他几乎是在瞬间就被溶化。他没有体味的时间。他只感到了一种地狱般的黑暗和灼热。这感觉谈不上好也谈不上不好。吃早餐的时候，他忽然想起那种叫做“巨天霸”的三明治，他哑然失笑，他觉得这名字于她倒是挺贴切。

现在他几乎想不起她的面貌。他能记起的只是她的嘴唇。在他的想象中它远比真实的要夸张和丰硕，似乎那就是她的脸，她这个人，给抽象出来，抽象成为一张巨形的大嘴，悬挂着，哪儿都是，张望着他的一举一动。这嘴唇的眼睛还长在他自己的身上，尽管他洗了澡，但想象中那是清洗不掉的，愈洗愈惨烈，犹如大雪红梅。

整个上午是风平浪静、无所事事的。他喝茶，抽烟，写东西。茶喝了一杯又一杯，烟抽了一支又一支，字可是一个也写不出。他索性不写。打开“三联”新邮购来

的一包书，翻着，也没看进心里去。电话铃就在这时响了，他拿起听筒，“喂！”却没人说话。他又“喂”了两声，还是没有人声。只隐隐听见细细的呼吸声。他刚刚有所醒悟，“啪”地一声，那边挂断了。

这是她。林则想。她提醒着他她是存在的。

下午是系里的例会。他到的很早。大家聚在资料室里，仍旧是抽烟、喝茶。他随手翻阅报纸，等待胡石。胡石自然姗姗来迟，这是他的一贯作风。胡石来到他身边坐下，他递过去自己的烟。他特地买了一包“红塔山”。胡石忽然说，

“是不是叫马丹缠住了？”

他很轻优地使用了一个“缠”字。这叫林则不快。林则皱皱眉，但胡石根本不屑于注意这些小节。“跟你说吧，那女人是绳子和口香糖，又缠又粘，够你一呛。”

“你可是始作俑者啊。”林则说。

“我也是被逼无奈。她缠住我不放，逼我加入她的仙妮雷德，我只好舍出小米。不想一个小米不够还得再添上一个你。这就叫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

兵。”

“不是周郎是‘狐狼’，”林则说，“狐狸的狐，豺狼的狼。”

“抱歉抱歉，随你骂随你骂。”胡石嘻嘻地笑，“我真是被逼无奈，她是我老同学，又一起插队，别人都走了，回北京的回北京，出国的出国，这地方就剩了我们俩，我能不帮帮她吗？说实话她孤身一人，也不容易。再说她到底做的是仙妮雷德，不是化妆品，要是化妆品，杀了我我也不能推荐给老婆不是？也不是军火，要是军火我也不能推出你不是？你就先抵挡她一阵，赶快找个‘下限’做替死鬼，拜托拜托。”

这么说我是你的替死鬼了？林则想说，却没说出口。他心里有种触动。这“替死鬼”指什么？这么一想就有种暧昧的感觉，玷污了什么似的。玷污了什么呢？难道他和这个叫马丹的女人，有“什么”吗？这样想下去是沮丧和扫兴的。他忽然没了和胡石谈下去的兴致。

例会毫无新鲜感。主任谈了职称遗留问题，书记谈了纪律和学生思想问题，然后是副主任重复主任的话，副书记重复书记的话。散会时已是五点。系里的几个年



轻人拉胡石和林则打牌，胡石留下了，而林则却执意要走。胡石说，“我有老婆都不怕，你怕什么？”另一个年轻小伙子就说：

“算了，林老师不像我们，林老师是宁国府门前的那石狮子。”

林贝回答说，“谬奖谬奖，那可是精神文明的大模范，与模范相比，我还是有差距的。”

正是校园里最生动和喧闹的时刻，人来人往，操场上似乎正在举行着一场球赛。林则听到了尖锐的哨声和欢叫。一群去练健美操的女生迎面和他相遇，她们艳丽的新面料制作的紧身衣给他一种金属般冷硬的错觉。在图书馆门口，他被几个女生礼貌地拦住了，他认出了那是他班上的学生。

“有问题吗？”林则问道，看她们你捅我我捅你。

“有，”一个戴眼镜较为清秀的女孩儿开了口，“是这样，您说鲁迅先生的肺结核是不是萧红传染给他的？”

天！他不动声色。她们就像一群目光奇异体味强烈

的小母豹子一样围困着他。想了想，他这样回答道，“这是一个现代文学范畴内的问题，你们应该去问现代文学的老师，比如，胡石先生，他对这一类问题颇有研究。”

说完他仓皇而逃。心想，让胡石去对付她们吧。这么一想不禁有些得意，得意自己金蝉脱壳，嫁祸他人，也算兵书上的一计。不过又一转念，知道这世上是没有什么问题能难住“胡石先生”的。而且，“胡石先生”又是多么喜欢被他的女弟子们重重包围和吞噬啊，那给他明星般的荣耀感。

他在街上慢慢遛达，并不想回家。回家去做什么呢？他有些后悔没有留下来和大家一起打牌，那样至少可以很轻易地消灭掉一个夜晚。街上很热闹，已经到了下班的高峰，匆匆的车流和人流裹卷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他。路过一家小书屋，他进去转转，然后两手空空地出来。又走进一家皮具店，再两手空空地出来。最后走进一家精品屋，这次他没有空手，出来时，竟提了一只尺余长的大嘴唇！鲜红欲滴，是那种廉价的塑料制品。红唇一路招摇，翘起的唇角挂着玛莉莲·梦露式的微笑，呵呵有声。路人都看他。他知道自己又干了一件傻事。不仅

仅傻，而且，下流。

于是，马丹就看见了这样一个滑稽的景象。她在楼梯口拦截了这个提嘴唇的男人。他拎着它的样子就像拎一条活蹦乱跳拼命挣扎的鱼。她居高临下、一夫当关的样子，就像在打一个胸有成竹的阻击。

天早已黑下来，楼道里是黑暗的。她本来站在暗中，但他的脚步声震动了声控式的节能灯。刹那间灯亮了。她静悄悄的呈现有如神喻。她圣像般柔和地站在那里，戏剧性地袭击了他。他愣愣地看了她一会儿，忽然笑了。

她说，“你就像拎了一条鱼。”

林则回答，“河豚鱼。”

他明白了他在等待。一天他都在等待着。等待马丹。等待这个让他陷落的女人。此刻他举起这个愚蠢的红唇，非常想告诉她，“这是马丹。”却没有说。有些事情是永远不能也永远没有机会说出口的。

这个夜晚给林则久违的家庭的气息。她给他做了吃的，煮方便面，里面卧了鸡蛋，切了蕃茄丁。她带来了火腿肠、美味雪菜和罐头豆鼓鲮鱼，她把它们一样样盛

在碟子里。餐桌看上去竟有了几分缤纷的感觉。林则很快乐。他有些害羞地搓搓手，说，“简直是盛宴。”

“还短这个。”马丹把一瓶王朝干红戳到了餐桌正中。

家庭不比酒店。家庭随意而自然，酒店却是一个邂逅或奇遇。这个家庭之夜他们是愉快和清醒的。面吃了很多，菜也下去不少，酒却没有过量。吃完饭把碗一推，就坐着，也不去收拾。他们聊天，隔着一张圆餐桌和残汤剩羹，很推心置腹的样子。大部分时间都是马丹在说，林则静静地听着，没有插嘴的余地。她可真是个说话的好手啊，滔滔不绝，那嘴就像打开关不住的泻洪闸。今天她把它们涂成了玫瑰色。这颜色不适合她，大青春了些。看得出她很珍爱她的嘴，总是用最隆重的笔触突出它。不知为什么这让他心酸。他决心做一个好听众。她的话题很芜杂，很琐碎，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正是这俭朴、凌乱的房间里的好话题。这不是一个讲仙妮雷德的地方，更不是讲那戏剧化的、虚幻的、诗情盎然的往事的的地方，这个家庭之夜天造地设就是用来供她说家常话。她说她的父母，他们当然都是凡夫俗子，一生做小职员

的那种。她说她供职的单位，一个普通的小文化机关，人事关系却意想不到的纷繁复杂。她说的最多的是她的宿舍，集体宿舍，四个女人济济一堂，可以想象那有多少麻烦。她说很多年前有一首诗，叫《独身女人的卧室》，那是多么奢侈的一个话题，在中国，有几个独身女人能够拥有一间自己的卧室？她说她住集体宿舍已经住了 30 多年，从上小学开始，到中学，到插队，到大学直至现在，真是住怕了。她说你不能想象那种窒息和恐怖。30 多年哪！是多少个日日夜夜？她说她为房子曾做过许多不堪回首的卑鄙的事情。现在好了，有了仙妮雷德，她说你知道吗，林则，我所以做仙妮雷德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能挣些钱，买一个最小套的单元房，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里面有我的小厨房，我的卫生间，我的卧室。

他把手伸出去，覆盖在她的手上。因为她说到“卧室”。她住了口，望着他。这一刻是安静的。窗子里飞进来别人家的电视声，似乎是一个女人在哭。又有解说比赛的激扬的腔调，那是另一家的频道了。她的手很大，很柔软，似乎柔若无骨，她的脸也是大而圆的，状如满

月。她身上每一处构造都圆润而和谐，抚慰着他看惯冷硬事物的眼睛。这是唯一、唯一柔软的东西了，他忽然温存地这样想，心里却涌起推心泣血的伤痛。

这一夜不同于那一夜。那一夜是癫狂和仓皇的、是邂逅和奇遇的、是诗情和浓墨重彩的，而这一夜，却温和而从容，是人间烟火性的，有着绵长的家居和叙事意味，也有着苟且偷欢的私情。她的一切都是真实和可以信赖的，包括她提供的那种进口的有润滑剂的避孕套。她身体的起伏让他想起金红夕照中的沙丘，那是世界上最绝美和最奥妙，她流沙般地铺展了自己，给他温暖、辽阔、亲爱和辉煌的包容。他性史上的一个巅峰就这样被他和她创造了。在最后的刹那他泪流满面。他喊她：

“妈妈...”

这是一个真实的平淡人生中的成功之夜。当然，过后他将知道，貌似真实也许却更虚假，危险丛生，就像绿草茵茵的沼泽，就像谦恭下士的政治家，就像铁锁锁住的八十万魏军战船，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大陷阱。

## 五

接下来的那个早晨，也是真实、可信和亲切的。马丹没有在他的梦中“潜逃”。睁开眼睛，林则就闻到一股烤面包的香味，还有煎蛋的焦香，伴随着“滋拉拉”的声响，弥漫在房间里。

马丹洗过了澡，身穿林则的一件浴衣，忙碌着。他静悄悄看她的背影。那背影宽阔和新鲜，有些陌生。后来他看见了她没有化妆的脸，更是新鲜和陌生的，就像脱胎换骨了似的。她的肤色是微黑的，可是非常光亮洁净，嘴唇亦露出了真面目，一扫乖戾的妖烧之气，暗沉沉的，松弛、平淡却亲切可爱。

吃早餐时，他使劲看她。他觉得他似乎更喜欢这个不化妆的马丹。他说，“我在跟一个不认识的人吃饭。”

马丹说，“我们认识吗？”

她笑着说出这话，像在开玩笑。林则接过了她的话头，说，“那就让我们认识认识吧，请问女士，您贵姓？”

“撒切尔。”马丹回答，“您呢，先生？”

“克林顿。”林则回答。他们一起哈哈笑起来。

后来，马丹对他说，克林顿先生，您该交钱了。您

不是要买仙妮雷德的餐包和柠檬茶吗？把钱给我吧。林则从抽屉里取出现金，交给了她，一边庄重地说，“夫人，愿我们不断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马丹笑得前仰后合，十分夸张。

早晨飞逝而过。转眼已是上午十点。林则后两节有课，他必须离去了。他对她说，“等我回来。”马丹点老头。马丹说好吧，中午我们包饺子。临出门林则又回头看她一眼，有些恋恋不舍。林则说：

“你知道你是谁吗？你不是铁娘子，你是田螺姑娘。”

“这名字可太传奇了。”

但她并没有等他。中午他回来，发现她已经离去了；房间收拾得很洁净。包好的饺子一只只码在放了干面粉的大盘子里。墙上，最醒目的地方，挂了那只腥红的大嘴唇，像一只血眼一样与他对望。他以为她会留一张字条，说明她忽然离去的原因。却没有。他到处找这样一张纸条，找不着。后来他看到电话，醒悟过来，他想她或许会打电话来。他就坐在电话机旁，等待着，他一直等到太阳西斜，等到日沉月升，他什么也没有等到。



六

后来，还是小米告诉他，马丹突然去了广州，说是催货去了。

一天又一天，没有马丹的消息。小米很着急，跑来找林则，小米说你知道吗，我又拉了两个人入网，人家都交了钱，钱我给了马丹，可货怎么还不发来呢？

林则说，你问我，我怎么知道？

小米说，“林则，你这儿简直像狗窝，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你怎么这么颓废？”

“谁说我颓废？我又不是艺术家，颓废做什么？”  
林则回答。

“你别再抽烟了，好不好？讲点人道，你这儿都变成奥斯威辛的毒气室了。”小米说，“你干嘛还挂这么一个俗不可耐的大嘴唇？简直像个民工。”

林则笑了。林则说，小米，你想不想做买卖？你要想做买卖，我给你提供一个点子。

“你能有什么好点子，你个老夫子。”

“你做一些耳朵，”林则说，“塑料耳朵，或者是布。”

小米笑了，小米说林则你真是疯了，怎么跟马丹一样胡言乱语？有卖猪耳朵的哪有卖人耳朵的？耳朵又不是嘴，不好看也不性感，谁家好好的墙上挂只耳朵，还以为是锦衣卫长驻你家了呢。

林则也笑。林则知道小米不懂他的话。林则说小米你错了，你知道如今这世上缺什么吗？就缺耳朵。这世上有的是嘴却没有耳朵。大家都在拼命地说呀说，你争我抢，结果，你就再也找不到一个听众了。

这话叫小米愣了一会儿神，他们安静了片刻。窗外下着雨，后来就变成了雪。屋子里是冷的，暖气还没烧，是北方最难将息的一个时节。小米有心事，她不喜欢这种空虚又有些伤感的谈话。她说，

“说正经的吧，林则，你看马丹会不会携款潜逃？”

“也许会，也许不会，”林则淡漠地说，“谁知道

呢？”

现在在冷寂的屋子里林则与墙上的红唇对望，他看出那梦露式的微笑里隐藏着一句话，一个永远的嘲讽的提问，“我们认识吗？”是啊，我们认识吗？认识，还是不认识，这是一个问题。他模仿着哈姆雷特古曲的夸张的腔调。现在一有机会林则就赶紧嘲讽自己，他不放过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他很苛刻地回忆着他们的一夜欢情，从中他看出了好莱坞式的模式，这真让他脸红。于是他就更加无情地嘲笑自己，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没有丝毫才气力不胜任的演员出演的可笑的古典王子、《魂断蓝桥》中的悲情军官和虚假的麦迪逊廊桥上的摄影记者。

这时他会想起马丹。他想她现在在做什么呢？在南方，在更为喧嚣和浮华的地方，在更多的汽车、玻璃钢和铝合金框架的大建筑之中，在更为虚假的烛光、玫瑰、音乐营造出的伪古典主义氛围中，她还能寻找到一只倾听的耳朵吗？她诉说着她的云南、初恋、格瓦拉和游击队的丛林，书包里却藏着一盒美国进口避孕套。她从北向南一路呱噪着迁徙，夸父追日似的，是为了什么？只有在这样追问的时候，林则才觉得他们之间的这一场闹

剧中毕竟有一点悲剧的情愫。

冬天就这样到了，没有马丹的日子一天一天过下去。渐渐地，马丹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只是，这个冬天林则添了失眠的毛病。服用安眠药使他的思维和感觉变得迟钝。但那种情况，就是总以为自己忘记锁门的旧疾，却不治而愈。认真追想起来，是从认识马丹那天起，就没再发生过。是马丹治好了他的强迫症吗？一天他这样问自己。可是，就在他意识到这一点并为此庆幸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家超市门口，手里提着几个肮脏的烟头。

十一月的寒风中，他忽然冒出一头冷汗。他想，天！这是怎么回事？

他把不知什么时候拾来的烟头扔进垃圾箱。他垂手站在垃圾箱旁。风吹着他乱草似的头发。都市的黄昏来临了，天光和灯光交接的最黑暗悲凉的瞬间，他心里升起的却是永恒的绝望。

为了管住自己，从此他一出门，就把两手撮成拳头，插在衣兜里。他想着胡石曾经讲过的那个捡烟头的故事，他坚信那只是一个故事，而不会真有其人。他告诫自己，

不要接受任何暗示。他一遍一遍地说，那是虚假的，都是那该死的胡石信马游僵的编造。

他手揣在兜里走路的样子，看上去就像一个无所事事的青年。这新姿式为他赢得了——一个绰号，是那些女学生们起的，她们叫他，“兔子跑吧”。

现在他不再跟任何人说他的疾病。他知道那不仅徒劳而且充满危险。他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他的两只手上，管理它们、约束它们、警惕它们、劝阻它们，渐渐地他觉得它们就像他的两个孩子，或是两个宠物。孩子是野孩子，宠物是最善捣蛋的宠物，一不留神就会出错的那种。它们似乎分离出了他的体外，变成了独立自主和自由的生命，他只不过是一个力不从心的监护人。从早到晚，他心里仿佛只回响着一个祈祷般的声音：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这样，有一天，他发现过路的人都在回头看他，他这才知道自己一不留神把这话说出了声。它们冲口而出，在萧瑟灰暗的城区街头石子一般骨碌碌滚动，四面碰壁。他笑起来，这让他想起一句古诗：大珠小珠落玉盘，还有十面埋伏这一个成语。

元旦这天，胡石请了几个朋友到家里喝酒。在电话

中邀林则的时候，林则说，“怎么，又要给我一个发财的机会？这回该是阿拉斯加鱼油了吧？”

胡石说，“真是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你以为我认识几个马丹呢？”

说起来，这个冬天不算太寒冷。人们到处都在议论暖冬和地球变热的种种迹象，还有地震的预兆之类。但是元旦前夜却来了寒流。西北风刮了一宿。刮折了枯干的树枝。在这样朔风呼啸的夜晚，身居五楼的林则更是休想入睡。他睁着眼睛，他想这是多么震怒和强劲的诉说啊。谁在诉说呢？是无神论者的自然还是有神论者的上帝？不管是谁，诉说总是需要一只倾听的耳朵的。他就是这样一只耳朵——世间仅存的最后一只。

胡石家中的聚会一如既往地热闹，也许比平时更热闹些。节日嘛，总是有些异于往日的氛围。比如彩灯。小米用一串串小彩灯装饰了她家的客厅，而阳台上则挂了两只大红灯笼。在营造气氛方面小米从来不拘一格，亦中亦西，就像她餐桌上的菜式。这天，她既做了西餐中的炸猪排、吐司、罗宋汤和水果沙拉，又做了中式的清蒸昌鱼、白灼虾和鱼香鸡丝。在调味品方面，既有沙

司之类，又有老陈醋和椒盐。从餐桌上的丰富芜杂可以看出小米的欢乐。

就是在这天，林则重新听到了马丹的消息。仙妮雷德给小米发来了她们预订的东西。于此同时，小米还收到了她的第一笔收入——四位数的港币。

“说实话我还以为马丹她骗了大家携款逃跑了呢。”小米庆幸地说。

“那倒还不至于，顶多她算是挪用了一下，做了她的路费的活动费。”胡石这么说，“不过，她到广州去做什么呢？我始终弄不明白，如果她要再年轻 20 岁，哪怕只十岁呢，到南边去还有希望，没准能碰一个香港阔佬什么的，而现在她这样，”他用手在自己身体上比划了一下，“如此扩张，所有的机会都会望风而逃的。”

“那你可说错了，胡石，马丹还真要嫁人了，”小米说，“还真是一个香港人。这也是我今天要颁布的本年度十大新闻之一。”

“谁说的？”

“听她们单位里一同事说的呗，她们都这样传，说

是马丹给一个什么人写来了信。”

胡石说，瞧这就对了。没名没姓，谁也没法子证实。这就是马丹，马丹就是一个从不能证实。我跟马丹认识这么多年，我能证实她什么？不错，云南是真的，插队是真的，但这是所有人的真实，一个时代的真实，而不仅仅是马丹这个人的。我能证实据说是影响了她一生的初恋吗？我能证实黄安源吗？黄安源倒是真有其人，可我认识的黄安源和她叙述的黄安源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我认识的黄安源，没去过越南，没打过游击，没在热带丛林中削过竹桩生过疟疾，他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激进的知青，第一批推荐工农兵学员时他就被推荐上了大学。他确实崇拜格瓦拉，却还没有因为格瓦拉而牺牲爱情，他和知青中最漂亮的姑娘谈情说爱是人人皆知的事。后来他们就结了婚。现在，我认识的这个黄安源早已做了大老板，是一家合资公司的执行董事。而她的黄安源呢？据说是下落不明，有可能是在美国伦的地毯式轰炸中丧了命。要不就是去了古巴。我能证实吗？不能。她要做仙妮雷德，找我帮忙，我帮了，拉上了老婆和朋友，陪她做。这似乎是可以证实的一件事了，可是你瞧，



我刚刚把舞台给她搭好，她却——没了！聚光灯照着的，是个空，她像冰激凌一样溶化掉了。现在你们又说她到了广州，广州当然是真的，可是马丹呢，广州能证实马丹什么？珠江的流水木棉树黄花冈花园酒店白天鹅宾馆这真实的一切能证实马丹什么？还是个——不能。

屋子里有种异乎寻常的肃穆和寂静。胡石的话是有杀伤力的，杀伤了浮云般云聚起的尘世的欢乐。胡石很少这样严肃。听惯了他一向的调侃你无法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那个嘻皮笑脸从不认真的才子胡石。唯其如此这番话才具有了奇异的效果，仿佛那是一个反串，人串演了神，人间串演了非人间，理性串演了超验。那话还是具有穿透力的，穿心而入破土生根似的。林则静静地听，林则此时就像一个寂静无人长风浩荡的山谷，他全身心回荡着那个致命的悲绝的回声：不能证实，不能证实，不能证实。

但没有人愿意沉浸在这样一种沉重的悲剧性的氛围中。人们在节日的夜晚聚拢来，要的是欢乐，人间的欢乐，轻喜剧的欢乐，醉生梦死的欢乐。欢乐是最重要的，人们宁肯要最轻优最虚假最过眼云烟的欢乐也决不要别

的什么。欢乐是唯一的联盟了，在茫茫人世呈现出诺亚方舟般的性质。果然，一个女人“啪啪啪”拍起了巴掌，女人是系里的同事，女人拍着巴掌说：

“真精彩啊胡石，你三下五除二就把一个人给彻底解构了。”

“哄”一声，人们笑起来，冰河溶解了，燕子飞来了，耕牛遍地走了，人们松出一口气，身体也仿佛变得青葱柔软起来，河边垂柳似的。人们喊起来，“干杯干杯，为解构干杯！”

胡石也笑了。胡石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说道，“操，‘一不留神’差点儿变成哲学家。”

没有人再提马丹。没有了。林则不知道，那就是他最后一次听人说起马丹。他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不管马丹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怎样被人议论或猜测，他都不会再知道。永不会知道。在这最后的晚上在他喝醉之前他确实在心里这样伤感地问了自己，马丹是谁？他想起了那个大嘴唇。他告诉自己，马丹就是它。

元旦之夜下起了雪，纷纷扬扬，漫天飞舞。走出胡

石家林则看到了路灯下旋转的雪花，就像一些金色的喧闹的飞虫。他伸出了他的手，让雪片在他掌中融化。这是入冬以来第一个真正的雪夜，寂静。洁白。何况还有酒。酒和雪使他飘飘欲仙，他脚踩着沙沙的薄薄的积雪有种失重感和飞翔感。他真是管不住自己了。在这仙境般的世界里，他还管自己做什么？他解放了他的两只手，他说，“兔子跑吧。”他一直很奇怪这绰号是什么意思。他摇摇摆摆甩着他的手，他几乎忘了放手走路是怎样一种滋味。他甚至唱起了歌，他唱道，“城市的柏油路太硬，留不下足迹。”他反反复复唱这一句，他很得意，因为他是留有足迹的。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在柔软的马路上。雪使城市柔软。他很快活，快活得想哭。

发现马路上那个烟头的时候，他几乎想也没想就弯下了身。没人知道那烟头怎么会在那里，也许是汽车上的人随手抛出来的，也许不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弯下身子去了。在这样一个美好的雪夜，在酒醉之后，他放弃了那艰苦卓绝的对于手的管束。他快乐地、欢畅地、自由地弯下了身，他放纵了自己，他想自由是多么新鲜的感觉啊！就在这时，一辆“黄面的”突然从斜刺

里冲出来，撞飞了他。那一瞬间他真的是在洁白的梦境中飞翔了。

清晨，人们发现他的尸体时，他已经被雪埋住了。他碰上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司机。在交通肇事中，这种事叫做“逃逸”。那司机“逃逸”了，把尚在喘息的他丢在了节日之夜的漫天大雪中。

1996 年 10 月 20 日于太原

## 绿灯笼

### 一 苏锦

刚到西南大后方那年，苏锦只有六岁。她家住在充城郊外依山而建的一所旧房子里。上下两层的小楼，住了大舅舅和她们两家人。小楼外有一片竹林，拾级而下，远远地就是嘉陵江了。

苏锦喜欢嘉陵江，她常常站在山上眺望江水。晴天，她数过往的船只，看江上的落日，雨天，她就看那一江的浓雾。六岁的苏锦想，这真苍茫。

苏锦无师自通地意会了一个汉语的词汇。后来，当她成为一个只有在梦中才能畅快地说母语的异乡人时，她常常想起嘉陵江对她的启蒙。生命中最生动、真实和鲜艳的那一部分流失了，母语是一条江水，永远带走了它们。

嘉陵江上有很多船。苏锦喜欢帆船、木船，不喜欢铁船。傍晚，泊岸的木船上洗菜洗衣的女人，总是让她神往。那一种飘流的生活常常唤起她的柔情。

“将来，我也要做一个船上的女人，穿一身红衣

服。”有一天她这么说。

小表姐哈哈地大笑，小表姐说，“你要做船工的老婆呀？”

14岁的小表姐居高临下俯看着苏锦。江上的落日腥红如血。汽笛声从远的江面上传来，长长的很忧伤。

苏锦突然很难过，苏锦说，

“你什么都不懂。”

“你才不懂呢，”小表姐不笑了，“国难当头，你只想做船工的老婆。”

“我要回去吃饭了。”苏锦严肃地说。

她拾级而上，把小表姐甩在了身后。她觉得身后很明亮。不可否认小表姐是一个明亮的耀眼的姑娘。她的牙齿真灿烂，上面涂染着阳光。她就像四季一样美好和多姿多彩。1938年在苏锦后来的记忆中就是这样一个长河落日的傍晚，上面悬挂着小表姐永不凋谢的黑眼睛。

后来苏锦就看见一个一身戎装的青年军人，站在竹林下面，“啪”地向她行了个军礼。竹林正是一天中最明亮的时候，落日的金晖使它拥有了一种纯净得叫人心

痛的辉煌。青年军人向她微笑着。

“小舅舅！”苏锦高兴地喊。

苏锦不知道小舅舅什么时候做了军人。她们离开南京时他还是一个大学生，在昆明念书。但是苏锦并不奇怪，苏锦知道现在正在打仗。战争正在远的地方进行着。这个流亡的背井离乡的女孩儿渐渐熟悉了它无孔不入和颠覆一切的气味儿。

晚饭两家人在一块儿吃。外婆烧了豆瓣鱼，蒸了腊肉，算是给小舅舅接风洗尘。腊肉切得像纸一样薄，还有酒。很久以来没有这样的家宴和欢聚的夜晚了。但是父亲不在，大舅舅也不在。舅妈和母亲问东问西，母亲说，

“武汉怎么样？武汉能守住吗？”

母亲日夜关心着武汉的安危，因为父亲在武汉。他是跟随财政部撤退到那里去的。分别时父亲对苏锦和苏杭说，

“我把妈妈交给你们了。”

他们很想把妈妈再交还给父亲，但是办不到。嘉陵

江上来来往往那么多的航船哪一只也没有他们父亲的影子。母亲总是睡不着觉，半夜里坐在灯下一支接一支抽烟。她的脸色被骆驼牌香烟熏染得日益青黄。但是母亲说那是气候的关系。充城的潮湿和雾气使她和所有的东西一起发霉。苏锦有时抚摸母亲，觉得她的皮肤像青苔一样冰冷滑腻。

小舅舅说，“武汉吗？武汉空战大捷，我们的空军和苏俄空军志愿队联合作战，击落敌机 11 架。”

可那是二月份的事了。苏锦听说过这个消息。那一天表姐们简直欣喜若狂。饭桌上吵吵嚷嚷只谈这一件事，小表姐宣布说，

“将来我要嫁给一个空军飞行员，一个英雄。”

大家都笑她。苏锦也笑。其实只有这句话苏锦真正听得懂。但是苏锦知道我们打了胜仗。苏锦很温暖。很久以来她已经习惯了听另外一些消息。人们总是说，北平失守了，天津失守了，上海陷落了，南京陷落了……南京陷落的消息是在他们来到充城不久听到的。母亲一个劲儿地哭。母亲说孩子我们无家可归了。



南京血流成河。血洗着南京的每一条大街小巷，血洗着六朝的繁华、秦淮的桨声灯影。苏锦日夜聆听着母亲的哭泣，战争就这样侵略了她的每一个白昼和夜晚。

她想她家院子里那棵广玉兰树，是不是也被砍伤了呢？

梦里她看到大朵大朵白花，慢慢坠落，雪一样覆盖起尸体。

这是第一次，大家在饭桌上谈论胜利。接下来是台儿庄大捷。春天真好，虽然总是有雨和雾。表姐们在墙上挂起了地图。苏锦问，台儿庄在什么地方？大表姐指给她看，原来是那么小的一个小黑点。后来苏锦用红笔把那小黑点涂成了一朵小梅花。

现在小舅舅谈论着武汉的空战。但是这满足不了母亲。母亲洞若观火地望着那个身穿簇新军装的弟弟。他侃侃而谈。他说敌机坠毁的瞬间天空有一种奇异的寂静。他形容着那种寂静，他说那是自然的极限。母亲打断了他，母亲说，

“昨天，安庆失守了。”

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让人沮丧，它扫荡了餐桌上最后的其乐融融的假象。其实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无线电在早晨就广播了这个消息。悬挂在墙上的画轴被长趋而入的风吹得一阵摇晃，即将出征打仗的小舅舅突然愤怒地说，

“安庆失守不等于武汉失守，目前我敢肯定你还不是一个寡妇。”

需要点灯的时候到来了，但是没有灯光，大家坐在渐渐降临的黑暗中，如同船在深水中沉没。母亲哭起来。小舅舅起身走到了堂屋外面。没有雾的天上，弯弯的月亮很亮。江风吹来了一些和平的春天的声音，甚至还有飞行员俱乐部那边的歌声。

小舅舅不知道苏锦就站在他身后，苏锦默默地站了很久。她聆听着云絮般的歌声的残片。这个春天的晚上将是苏锦对于和平生活的最后一个记忆。此时，撤退的父亲正溯流而上。归心似箭的父亲坐在江船上看到的是同一弯乡愁万种的月亮。但父亲永不会再看到满月了。消息是在几天后传来，日军的炮火击中了父亲乘坐的江轮。母亲真的做了寡妇。小舅舅在那个春天的夜晚不幸

说出了个讖语。

父亲的遗物中有一只洞箫，是真正的黄平箫，苏锦很想拥有它，但是母亲不许苏锦碰。

母亲形如槁木。江风吹来的时候，母亲像风筝一样飘飘欲飞。苏锦总是紧紧揪住母亲的衣角。苏锦说，

“妈妈。”

但是母亲不理睬她。母亲正在离开苏锦挣脱苏锦远去。苏锦看到有什么东西从母亲的头颅里飞翔而去，苏锦很恐惧。

父亲的遗体没有打捞上来，但是却捞上来一只属于父亲的提箱。里面有几件普通的换洗衣服、一张全家福、装钱的皮夹，还有他心爱的黄平洞箫。

他们把那些东西埋葬了。然后立起一块石碑。那些东西代替父亲长眠在了地下。石碑上刻着：

先夫苏孝慈之墓

未亡人苏林淑薇携儿女泣立

没有埋葬的只有那只箫。现在它取代了父亲和母亲

同床而眠。母亲把它压在身旁另一只木棉枕下。母亲眼里飞过她和父亲共同拥有的岁月。那些岁月召唤着她，吸吮着她。母亲渐渐变成了一个血肉皆无的空壳，死亡的诡谲之气缠绕着她，像青藤缠绕着一棵枯木。

终于有一天，黄平洞箫不翼而飞，母亲掀开枕头，发现了那下面的空白。正在吃早饭的人们听到了楼上母亲的惨叫。苏锦率先跑上楼去，身后跟着表姐、舅妈和外婆。她们看到枕头被掀到了地板上，东一只西一只，还有被子和床单。母亲站在一片狼藉之中，正用一把像牙柄的裁纸刀一刀一刀划着床褥。苏锦冲上去抱住了她。苏锦喊，“妈妈！”苏锦感到母亲正在她的怀抱里分崩离析。

母亲猛地回过身来，一把抓住了苏锦的肩膀。

“你说，你把它藏哪儿去了？”

“妈妈！”

“你别撒赖，我知道是你，我早就知道是你。说，你把它藏哪儿去了？”

“我没有。”苏锦说。

“还敢说没有？”母亲“啪”地一掌打在苏锦脸上，“还敢说没有？还敢说还敢说还敢说？”

母亲打着苏锦。外婆和舅妈扑上来抱她。但是一个疯狂的心碎的女人是不可征服的。母亲拼命摇动着苏锦，把她细碎的牙齿摇得格格乱响。母亲说，

“你说不说，你不说我杀了你我也不要活！”

母亲真的举起了刀子，像牙柄的裁纸小刀在晦暗的

背景上划出了亮丽的一道弧线。黑色的宁绸衣袖滑落下去，瘦骨伶仃母亲的手臂像经不起任何碰撞的一种脆弱的植物。苏锦瞪大了眼睛。冷风从她张开的唇齿间呼啸而出，在咫尺之内在寒光闪烁的亮丽的地方凝结成漾漾的白雾，而母亲的脸也变成了虚飘飘的一片。

“淑薇你疯了！”苏锦听到外婆凄厉的声音，仿佛很远。

“她不会说，因为她不知道。”

苏杭就是在这时走了进来，也许他早就进来了但直到此刻人们才发现他的存在。他站在所有人的身后，神情严肃，他的声音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威严。他说，

“ 放开苏锦，你应该来问我。 ”

母亲不相信地看着苏杭。但她终于垂下了手臂。黑色的续绸衣袖悄无声息滑落下来有一种飘荡的风的感觉。穿丧服的母亲依旧漂亮，黑色使她更显妖丽。她分开众人走向她的儿子，刀子还握在她的手中。她慢慢走到他的面前，说，

“ 你拿了它？ ”

“ 对。 ”

“ 为什么？ ”

“ 为了我们大家。 ”

“ 把它还给我，我求你了。 ”

“ 不。 ” 苏杭说。

她知道他是巍然不动的。她说，

“ 我给你跪下。 ”

她真的脆到了地板上，哀求地看他，泪如泉涌，仿佛他不是她的儿子而是她的父亲。14 岁的苏杭无动于衷。

他直挺挺站着，望着母亲，摇摇头，

“这没有用，我决不会把它再交给你。你下跪没用，杀人也没用。你扮演一个绝望的寡妇扮演得太长了，你忘了你还是一个妈妈。你回头看看苏锦，她只有六岁。她已经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你如果还是我们的母亲的话，你就不要再胡闹，不要再伤心。你伤心的日子还长着呢，但是现在，不是你伤心的时候。”

他并不理睬跪在地上的母亲。他从她身旁走过，踩着那些被单和枕头，来到苏锦身边。他拉住了她的手，把她带出房间。他们走下咯吱咯吱作响的木楼梯，走出家门，他们穿过竹林，又一级一级走下湿源源的石阶。他们听到了江上的汽笛声。但是他们看不见远处的驳船。雾还没有散尽。太阳也没有出来。

苏锦的手握在苏杭的手里。她觉得苏杭很大。在他们还拥有父亲的时候，苏杭从没有过这样亲切的举动。那时他很讨厌她，觉得她又娇气又难缠，父亲简直把她娇纵得无法无天，而对苏杭，则十分严厉。但是现在，严厉和娇纵的父亲都没有了。

父亲就沉睡在这大江里。

他握着苏锦的手。它嫩如花瓣。它的娇嫩传达出某种气息，告诉他作为一个哥哥一个兄长的责任。在这个受尽惊吓的早晨，他不知道怎样抚慰她。他说，

“你想不想去吃汤圆？”

苏锦就是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哭了起来。这之前她始终没哭。她大把大把抹着眼泪，一路哭到点心店。苏杭为她叫了一碗麻心汤圆、两块糍粑，它们很快摆在了油腻腻的方桌上。点心店里空空荡荡，只有穿蓝布褂的老板娘百无聊赖守望着一只肥胖的黄铜茶壶。街上行人也很稀少，这是一条僻静的背街。偶尔走过一些行人，他们刷了桐油的鞋底清脆地敲打着石子路面，有如某种单调的夜晚的更声。

刷拉拉滑过路面的，是废纸和落叶。刷拉拉的声音，使他们惆怅。

秋天这么快就到来了。

充城的炎热，也许持续了很久。但夏天在苏锦的记忆中就是失去父亲的悲痛和母亲伤心噬骨的绝望。夏天是一个灾难。她甚至没有感觉到炎热，她几乎觉得这是



一个寒冷的季节，虽然她出了一身又一身的痱子。没人再在傍晚洗澡后给她往身上扑痱子粉，没有去厄止和扑灭它们如火如荼的生长。但是不知不觉，它们消失了，像静静退潮的海水。现在她的身体每个部分都新鲜如洗、光滑如玉，就是说，充城的第一个夏天真的过去了。

那天苏杭带着她就在秋天的城里游荡。他们从背街走到闹市，他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商店，他们路过了生意清淡的咖啡厅，路过了戏园和电影院，他们也路过了堂皇的大饭店和熙攘的小食摊。他们甚至还路过了一个理发店，它旋转的红蓝白三色的圆形标志吸引了苏锦的眼睛。苏锦想起了南京。想起了那个叫“美迪”的美容厅，那真是一个漂亮的水晶般的地方，洁白芳香，一排排可以自由升降的椅子上坐着那么多气象万千的美人。

母亲总是在“美迪”做头发，母亲给她一本小画书，一块牛皮桂花糖，她就静静地坐在一边，想往着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那气象万千的美人中的一个……她在充城的这个理发店门前站了一会儿，她又有点想哭。

理发店很热闹，每个城市都有那么多自己的丽人。

布店里秃头的伙计，技巧娴熟地挥动着木尺，丈量

着一匹色彩缤纷的绸缎。阴凄凄的紫色，上面落了大朵大朵湿艳的花。那里有一种沉沦的窒息的鲜艳，像战时的后方。

太阳始终没有出来。他们走累了。他们在这一天像孤儿一样四处流浪。他们很干净，衣服上没有补钉，脸上没有灰尘。他们干干净净流浪着，追忆着往昔和他们的父亲。

充城是一座山城。它的建筑、它的地势、它的气味和它的颜色，它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家乡不同。他们是这里的外乡人。充城几乎变成了一个拥挤的外乡人的世界。因为别的地方在打仗。

后来他们爬上了一面高坡，他们听到了钟声。不知道那钟声是从哪里传来也不知道它是为谁而鸣，钟声在灰蒙蒙的江面上起伏跌宕。码头上一片繁忙。现在码头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父亲再不会从那里向他们走来。但他们依然喜欢眺望大江，江水使每一个结实陈旧而单调的城市变得新鲜和风情万种。眺望是一种生活。

卖报的孩子跑上跑下地叫着。他们攀越台阶身体灵活得就像一只猴子。充城方言的叫卖听上去酷似某种高

亢凄枪的戏剧高腔。苏杭买了一张《中央日报》，匆匆只浏览了一眼，他就说，

“ 武汉丢了。 ”

苏锦张大了嘴。她慌忙把脸凑在了报纸上。她只闻到了油墨的气味却不知道上面写些什么。她看到了那些密麻麻的黑字，它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沉默地从她眼睛里退却。退却有时比进攻还要悲壮。

她看不懂的报纸上，写的是：《为放弃武汉告全国同胞书》。

充城回响着钟声。那一天是 10 月 31 日。

后来，苏锦想，也许是一个城市的沉沦使她的母亲清醒。江边的另一个城市沉没了，他们站在充城最高的地方，仍旧眺望不到那个没有雾的残阳如血的城市。

天黑下来的时候，他们风尘仆仆疲倦万端地走上了回家的路。他们走出了灯火管制的充城，走上了江堤。蛙鸣和水鸟的啼叫，还有旧滔的流水使苏锦昏昏欲睡。苏锦再也走不动，苏杭就把她背到了背上。

远远地，他们看到了一盏马灯，马灯在坡上亮着，

朦朦胧胧照亮了台阶。苏杭背着苏锦，拾级而上，在阶梯的尽头，站着他们提马灯的母亲。母亲在等他们回家。

手提马灯的母亲，肃立在一个江城复灭的夜晚，就像是“战争”的一个注解。风吹着她苦难三千丈的长发。苏杭的眼睛一下子湿了。苏杭说，“妈——”

那一天没有任何征兆。充城天气晴朗，许多人家在折纸帛，预备酒饌，过“孟兰节”。

外婆和母亲也参加了折纸帛的行列。外婆是给外公折，母亲则是给他们的父亲折。外婆和母亲坐在堂屋里，一人脚下一只竹管，黄的白的纸元宝就一个一个扔在那里。

苏锦也学着折。苏锦的元宝折得又皱又扁。她觉得没意思了，就用那些金箔银箔折小船，折了一只又一只，长长地排了一排。外婆看了，叹口气，说，

“什么时候才能坐船回家乡呢？”

“总快了吧？”母亲支吾着安慰外婆。

“算了吧，别说宽心话，我也知道，这把老骨头算是抛在外边了。”

苏锦不喜欢听大人说这些丧气的话。她一个人走出了屋子，来到江边。江水一如既往地流着，但是很灿烂。充城难得有这样灿烂的晴天。梅雨季节总算过去了，在那些阴雨绵绵的日子里，苏锦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变得肮脏。虚浮和可疑。床脚旁生出了蘑菇，板壁上滴着水，所有的人看上去都被浸泡得冰冷和松软。苏锦小心地避开所有人的抚摸和碰撞，人的裸露的肌肤在那些阴雨的日子里总使她感到类似蜥蜴或别的爬虫的感觉。

阴雨中的旧屋像一座阴惨惨的古堡。但是现在，苏锦回望着它，它看上去像一个真的家一样亲切而宁静。一蓬蓬大丽菊在灰色的墙角下盛开着，当初不知是谁种植了它们又弃它们而去。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的生长，它们呼喊般地怒放着，一晌贪欢，自由自在，仿佛到处都是它们艳丽又俗气的普照。

一切都给人一种地久天长的错觉。

苏锦一个人走下了长长的台阶。

“咦？你要去哪里？”

是小表姐。小表姐哒哒哒从苏锦身后的台阶上一路

跑下来，脸红红的，趾高气昂。白色的柞绸衫像帆一样鼓荡。苏锦说，

“你要去哪里？你为什么没上学？”

“小东西，我问你。”

“我问你。”苏锦很严肃。

苏锦知道小表姐参加了学联的演剧队，到处演活报剧。苏锦还知道她演一个卖唱的关外姑娘。那个剧的名字叫《放下你的鞭子》。苏锦没看过小表姐的表演，但是苏杭看过。苏杭很不以为然，说，“关外逃难来的卖唱姑娘有你这么胖的吗？”

当然这事瞒着苏锦的大舅舅。大舅舅是一个古板方正过于严肃的人，大家都不喜欢他。但是他从武汉平安撤退回来而苏锦的父亲却没有。苏锦大舅舅乘坐的江轮，溯流而上，一路平安抵达充城，在望江门码头一脚踏上了大后方的土地。他当然已经听说了苏锦父亲的噩耗，他走上楼来，看了看戴孝的妹妹，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口。

大舅一家的团圆之夜，外婆亲手包了猪油桂花汤圆。

苏锦一个也吃不下。苏锦看见外婆在观音菩萨面前焚香默祷，她起身走出去，她不知道为什么观音菩萨只保佑大舅却不保佑他们的父亲。

“大舅坐的船比爸坐的船结实吗？”她问苏杭。

苏杭说，“这不是大舅的错。”

“那是爸的错吗？”

“你为什么钻牛角尖，苏锦？”苏杭认真地说。

大舅舅很忙，一到充城就忙着照应他们的公司和生意，家里很少看到他的影子。这对所有的人来讲无疑都是一件好事。大家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和说话。大表姐可以晚归，可以和她的同学聚会看电影，小表姐可以参加演剧队，可以在街头演文明剧。而且，小表姐甚至向苏锦透露过一个秘密，她说她想去投考重庆的中华剧艺社。

“大舅舅会让你去吗？”苏锦说。

“他当然不让。”

“他为什么不让？”

“他不愿意让我演戏。”

“演戏不好吗？”

“演戏当然好，否则我为什么要去演戏？”小表姐义正词严地侃侃回答。

“那你就去演戏好了。”苏锦只好这么说。

现在小表姐就要去演戏了。当然不是去剧艺社，只不过是在街头演活报剧。健康美丽的小表姐要去演一个关外逃难来的可怜的卖唱姑娘。苏锦忽然很想知道那是怎样一个故事。苏锦对小表姐说，

“带我去看看，行不行？”

“你？笑话。你怎么能走那么远的路？”我们要到蓖子街那一带去呢。”

蓖子街在哪里？苏锦还真不知道。苏锦进城的机会不多，而且她也记不住那些街道的名字。她努力回忆着城市纵横交错的布局，但小表姐已经一蹦三跳地跑远了。飘飘的柞绸上衣被风吹出了一种旗帜般的声响。小表姐超过了一个又一个背竹篓的农夫，走上了通往城市的大道。



天空就像草原上的天空。路很长。蓝天白云之下可以看到这条路远远地跌下去又爬起来。路上走着挑水的挑夫、抬滑杆的脚夫、穿蓝粗布衣服包头帕的乡下女人、叼烟斗的花纱行老板。越升越高的太阳照耀着大路，他们模样安详，仿佛生来就是走在路上的行人，永远也不会走到一个血腥的世界里去。

苏锦决定到城里去。她要去寻找蓖子街。她要沿着那条起伏的河流般的大路去寻找她的漂亮的小表姐。也许她只是想走到那条路上，想成为一个行人。她很沉着地往前走了，她不怕头上的太阳。

江上一波一波翻涌着热烘烘的风和金浪。江上很繁忙。来来往往的船只穿梭而过。一只货船上堆满了灰布军装，另一只船上站着吊着胳膊的伤兵。一个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女人忧伤地坐在木船尾，在想心事，她的男人扯着喉咙对她叫嚷。他们的船是一只空船，大概刚刚在望江门码头上卸了货吧？

苏锦很愿意有人问她，小姑娘你上哪去？她就会回答，去蓖子街。也许蓖子街并不在城里，而是在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

她渴了，想喝水，但是路边没有茶摊，就是有，她也没有钱。她只好忍着口渴往前走。细洋布的小花褂晒得暖烘烘的，上面一朵一朵的粉喇叭花仿佛也被晒卷了，撑也撑不住地开着。一辆吉普车从她身旁疾驶而过，碾起尘烟。车上坐着美国兵和一个金发的中国姑娘，她的金发像成熟的麦浪在风中烈烈起伏。苏锦忽然想起了大表姐，她想大表姐有一天会不会也把自己的头发染成灿烂的金色呢？她觉得那种颜色有些叫人心绪不宁，它们似乎呈现出一种喊叫的迷路的姿态。

终于看见了一棵大树，树下有片荫凉。苏锦在树荫下席地而坐。树叶散发出香气，她不知道这是棵什么树。她捏捏走累脚，她想到蓖子街到底有多远呢？她的鞋上沾满了尘土，它们看上去像两只无人划桨的茫然的小船。

“你到啥子地方去，小幺妹？”

真的有人这样问她了，是两个抬滑杆的脚夫，一个年轻，一个年老，都穿着一样的土黄布坎肩，用同样的土黄布缠着头。

“蓖子街。”她回答。

“上来吧。”年老的脚夫说。

“我没钱。”

“不要你钱，顺路。”

她高兴地爬上去，颤颤悠悠走出好远后，她才想起忘了给人家道谢。年老的脚夫走在前面，她只能看到他汗渍斑斑的后背。她就对着那后背说，

“谢谢你，爷爷。”

“不谢，不谢。”年老的脚夫慢悠悠回答，“你小么妹不是本地人吧？”

“不是。”苏锦说。

“逃难来的？”

“是。”

“真是罪过。”

“我看不像，”年轻的脚夫在后边接了话，“你看她细皮嫩肉，穿戴得整整齐齐，八成是南京来的做官人家的小姐。一会儿到了地方，得让她爸爸付脚钱。”

父亲是不是一个官，苏锦还真不知道。但是父亲永

远不会为她付脚钱了。苏锦突然一阵难过，她说，

“爷爷，你停下。”

“做啥？”

“让我下来。”

“你下来做啥？”

“我自己走。”

“你不要听他瞎讲，”年老的脚夫生气了，“我不要你钱。我说过不要钱，就不要钱。你小幺妹到码头上打听一下，我李老三讲话，从来落地有声，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就是这时候他们听到了天空的轰鸣。他们看见了飞机。飞机从远远的东北方向飞来，飞向充城。27架飞机，编成整齐的队伍，雁阵一样飞过异常晴朗的孟兰节的天空，把它们巨鸟般的黑影投在江面和公路。大家都抬头望天。飞机的轰鸣盖住了人们的谈话。

“又是演习。”年轻的脚夫在苏锦背后扯足了声音喊。

“我看不大像。”年老的脚夫在前面大声应答。

“不是咱们的飞机是哪个？”年轻的脚夫说。

现在飞机呈品字形掠过了他们的滑杆，机身很低，苏锦清楚地看到了机身上的太阳旗标志。红红的 27 颗太阳。像 27 朵极艳的花。苏锦说，

“是太阳旗飞机。”

“是日本人的飞机。”年轻的脚夫喊。

“做啥子不拉警报？”年老的脚夫说。

身前身后有人跑起来，人们一边跑一边喊，“日本人的飞机！”人们张惶失措，前面的人往后跑，后面的人又往前跑。前面和后面的人都不知道要跑向哪里。那是一种毫无准备的纷飞的慌乱。那种转瞬即逝的纷飞的状态使将要发生的事情变得更加坚硬和真实。飞机改变了队形，现在它们变成了“一”字。它们在辽阔无垠的地方尽情地游戏般地舒展着它们的身体。它们欢叫着俯冲。它们冲向毫无准备的充城。接着苏锦就听到了她一生中最恐怖的地动山摇的连天巨响。

巨响使她失聪。

世界突然之间失去了一切声音。人们无声地奔跑着。没有声音的奔跑看上去非常轻盈。这和他们恐怖的扭歪的面孔形成奇异的对照。他们像暗哑的鸟群一样四散飘飞。但是真明亮阿。充城燃烧成那么明亮的一片。充城在没有声音地燃烧。苏锦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滚到了路旁的壕沟。她爬在壕沟里望着充城明亮的大火，她不知道世界在顷刻间发生了什么。

有三架飞机折回头来，向奔跑的路人扫射。苏锦听不到机枪的声音，但是她看到许多人千姿百态地倒下：她看到了喷射而出的那些明亮的金黄的火光，像一路爆出的怒放的迎春花。她看到血从倒下的人身体里慢慢涌出。失去声音的世界太不真实，血和火光在巨大的寂静之中有如一个地久天长的梦幻。

很久很久苏锦从壕沟里爬出来。她向城里跑。她不明白为什么要跑向那里，但是人们都朝那个燃烧的城市跑去。她随波逐流。她看到了她刚刚乘坐的滑杆，它们扔在地上，被许多只脚踩得七扭八歪。她看到了年老的脚夫，他仰躺在地上，睁着桔黄的眼睛。血已经在他的胸口凝结，开出碗大的一朵花。他土黄布的坎肩早已被

血洒染得不辨颜色。他死不瞑目地躺在血泊之中。他不要苏锦的脚钱。

苏锦没有声音地跑。她跑向充城。她嗅到了刺鼻的血腥的焦臭气。烈火和浓烟使充城变得像地狱一样炎热。许多房子倒塌了，许多房子在燃烧，充城不再是苏锦认识的那个江边的城市。苏锦像个游魂一样在被毁灭的城市里走来走去。她看到那么多死人。她也看到那么多活人扑在死人身上哭叫。许多烧焦或没有烧焦的树上，挂着一只只胳膊和零碎的血肉。在最高的一棵树叉上，高挑着一只鲜艳的孩子的小红鞋。到处是烧焦的躯体。苏锦走在路上，踩着了别人的肠子。

一个人从坍塌了半边的绸缎店里跑出来，张开胳膊，仿佛在练习飞行。他张开嘴吼叫着，但那样子却像是在呵呵地笑。他头发上挂着绸缎的灰烬。没有烧毁的绸缎滚了一地，红的软缎、绿的杭绸，像一个缤纷艳丽的花园，里面躺着一个头颅被炸飞的孕妇。

在一些人家的燃烧的后院，蓄水的“太平缸”沸腾着，里面煮着面目狰狞的死人。那些跳进缸里躲避空袭的人们，被燃烧弹点燃的大火活活煮死了。

苏锦听不见人们的哭喊。苏锦只看见人们扭歪了面孔张大了嘴。苏锦走在一个没有任何声音的死亡的世界。老人苍苍的白发像纸幡一样飘扬在它的上空。她经过一家“午时粑”店，她看见横三竖四的死人。有个被炸死的小男孩，嘴里还含着半块美味的糍粑，干干净净的脸上是异样明净和满足的笑。

充城变成了一个没有标志的城市。地狱之火吞噬了所有文明的标记。丧失了标志的城市如同荒原。苏锦在一个没有标记的荒原般的城市里走了很久，她忘记了谨子街，忘记了小表姐，忘记了生活的声音。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了这个地方。她无声地穿过血腥，走进世界最真实的腹部。然后，在一堵断壁前，她倒了下来。她的脸贴在地上，差点儿被人当做了死尸。



## 二 翠微

宋翠微认识韩香涛，是在这年冬天。充城的冬天潮湿而寒冷，学校的图书馆冷如冰窖。一个晚上，马茹对宋翠微说，

“走吧，我带你去一个暖和的地方。”

他们就到了飞行员俱乐部。

那里有热水汀。热水汀使室内温暖如春。宋翠微想，这样烧一冬天得烧多少煤。所有的物质都很匮乏，日本人封锁了长江的航运。

她们坐在那里，要了咖啡。咖啡煮得很淡，但热气腾腾。她们把冻僵的手捂在咖啡杯上，宋翠微说，

“真暖和。”

马茹脱去那种里外发烧的银鼠皮大衣，宾至如归地和认识的军官打着招呼。乐队奏着某个小夜曲，一个白俄老人在吹长笛，吹着蓝天和绿草，还有开满细碎小紫花的宁静的山坡。几千年的风吹日照，他脸上是一种宁静的沉洒。

“密斯马，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韩香涛就是这时站在了她们的桌前。在这个有灯光、音乐和咖啡的久违的夜晚，他的出现如同一个粗疏稚拙的民间故事。他仿佛从天而降。没有铺垫没有比兴也不要准备。他嘴里和马茹说话，却炯炯地望着宋翠微。

也许，就在那时，宋翠微已经知道，有件事情发生了。乱世中的女人冰雪聪明。

他请她跳舞。他说，“宋小姐肯不肯赏光？”她当然是肯的。但是音乐变了，没有了白俄老人和他沉湎其中的古典时光，换上了一个尖嗓子黑眼圈的粉红的女人。女人唱着：

人家说，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多，不如美人多也许这更合适。贪欢的、挑逗的歌永远不会是一个海枯石烂的誓约。那是一种朝不保夕的欢乐，连唱歌的人自己也不相信它，它打着颤，转眼就在大风中蓬飘。所有的窗子都遮着厚沉沉的黑色窗帘，防止灯光流泻到外面那个凶险而无边的黑夜中去。

江呀江，江呀江呀江呀江.....

他们像船一样轻轻地摇。她喜欢这样。她也喜欢他

的凝视。它们赤裸裸又深刻。那是逢场作戏的最出色的眼睛。但她不躲避。他问她，

“喜欢这歌吗？”

“不喜欢。”她说。

“为什么？”

“我不喜欢悲伤的东西。”

“可这是一支欢乐的歌呀。”

“所有的音乐都是悲伤的。”

她说。像在背文明戏的台词。她和他都说着言不及意的话。它们像浮萍一样遮盖住了他们语言的河流。但是他们都感觉到了那河流的汹涌。他们谈的远比他们彼此说出口的要多。于是他们索性不再开口。她觉得很快活。她喜欢沉默。那种沉默是美丽又暧昧的，怒放着，像一朵有毒的花。

粉红女人和她的《桃花江》一起下去了。他们回到了座位。他重新为两位小姐叫了咖啡。音乐又响起来了，有人请马茹跳舞。他们忽然觉得就这样坐着很好。就这样坐着，仿佛坐在世界的边上，云天茫茫，远离一切。

“你是飞行员？”她忽然问。

“对，”他说，“飞行中尉，毕业于美国俄克拉荷马飞行学校，现在空军服役。参加过上海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籍隶河东。”

“我没问你的履历。”她笑笑。

她不需要知道别的，不需要知道得太多。他是一个飞行员，这就足够了。这个飞行员顶黑的脸上涂染着灯光，像是涂了一层闪光的磁釉。她很快慰。他们的絮语如同一个雨夜的秘密。“将来我要嫁给一个空军飞行员。”以前她的妹妹曾经这样宣布。现在，她要来代替妹妹实现这个愿望。她想这真快慰呀，但是她的眼睛却一下子涌满了眼泪。

妹妹被抬回来的时候，身上穿的是卖唱女的服装。蓝底白花的粗布大襟褂，胸口打着醒目的红补钉。

仔细看，不是红补钉，是血。

他们总是开她的玩笑，“关外来的逃难的卖唱女，有你这么胖的吗？”

妹妹并不胖，她只是健康红润。她其实很漂亮。她

漂亮得很丰沛、很分明。她是红花绿草的那种嘹亮的漂亮，她漂亮得叫人疑心是个恩怨分明的童话。但是，有一天，这个健康红润的姑娘活蹦乱跳走出去却被抬着回来。她胸口炸开了花。她看上去就像一个苍黄透明的蜡人。她非常惊愕地望着天空，她就永远保持了这个 15 岁的惊愕的表情。

在后来的日子里，宋翠微始终没有对他讲过妹妹的故事。宋翠微不是那种喜欢倾诉的女人。

现在充城变成了一座黑暗的城市。为了防止敌人的空袭，所有的灯光都遮上了防空的灯罩，所有的窗子都垂下了厚厚的窗帘或是糊上了报纸。站在江边，或者站在最高的高坡上，看到的充城是一个黑沉沉的死城。灯光冲不出去。灯光在四壁中如置囚牢。它照耀着的男欢女爱，有一种大红大紫的凄凉，是那种不顾生死的绝望的欢乐。

他们认识的第二天他居然就跑到了她的学校。他站在门口等她。他穿着笔挺的军装，戴着雪白的手套。女学生们都看他。来来往往的女学生大多穿着灰暗而臃肿的棉袍。和她们比起来，他就像张电影海报。招摇地贴

在那里，没有粘牢的角被冷风吹得一飘一飘。

她没有和马茹在一起。这真让他高兴。他喜欢她一个人抱着书本从远处走来的样子。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很镇静。镶白兔皮边的黑呢大衣使她拥有着一种贞女般的气息。当然是最美丽景富有挑逗性的一个贞女。她走到他面前，说，

“我知道你会来。”

他突然很感动。他以为她会说，“你怎么跑这里来了？”那或许是许多女孩儿在这种时候喜欢说的话。但她不是她们，她说了别的。她脸上没有一点轻挑的笑容。

“我必须来，因为，”他顿了一下，“今天晚上，我要飞。”

她愣了一愣。许久才明白他的话。这就是说，他要去打仗，就在今晚，就在……现在。因为天就要黑了，冬天的太阳落下去了，落进了江里。她觉得心里一阵紧。她懂了，他是来告别。

“真的？”她自己也知道这是一句蠢话。

“还有点时间，”他说，“去吃碗抄手？”

不远处的小巷口就有家抄手店，但那是她的同学们都喜欢去的地方。他们宁愿多走几步路。他们拐下去，又爬上长长的土阶，来到江堤。并排三四家小店，他们选了较干净的一个。那小店竟还有个名字，叫“小有余芳”。

扑面就是鸡汤和粉蒸肉的香气。热腾腾的，罩住了人眼。

他叫了抄手、粉蒸肉、和小笼包。它们一笼一笼地端了上来。还有三四个小碟，绿的茼蒿，红的辣椒，五颜六色的泡菜，鲜明如画。

“怎么不吃？”他说。

她突然从里面棉袍衣襟上拨下了钢笔，匆匆拧开笔帽。她哗哗地乱翻着她的书籍，想找一张纸。没有找到。她看到了他脱在桌上的雪白的手套，她想也没想就抓一只过来，在上面用力地写下了一行字。

“这是我家的地址和电话，”她说，“你飞回来，就给我打电话。”

他点点头。

“一定要打。”

他使劲地点。

她不再说什么。他凝视着她。赤裸裸又深刻。她受不住他的凝视把脸伏在了抄手碗上。青花白瓷的大碗，热气氤氲，她的脸被热气蒸得潮湿而发亮。她不声不响吃着抄手，吃得又急又快。她不像是在吃而是在吞咽。吞咽着她压也压不住的恐惧。

吃完了。

他看着她发愣。

“你走吧。”她安静地说。

他站起身。他想说，别担心，但他说不出口。他知道这是个一诺千金的承诺。他不知道转过身去能不能再看到她。虽然他们只相识一天，但这是乱世中的一天。乱世中的一天长于百年。江船呜呜地乱鸣着汽笛，他突然觉得和她分离就像是活生生的撕扯。死别生离的悲痛是他最不想要的东西。他要的只是逢场作戏。他不能把戏演砸。

军人韩香涛笑了，他挺直腰板，一挥手套，说，“密



斯宋，永别了。”然后掉头而去。

很快地，没有了他的人影。他走下了土阶。土阶很长。

充城没有灯光。充城是一座黑暗的城市。

她没有追出去。她就坐着，静静地听，可以听见江水汨汨地流淌，听得见噗噗驶过的江轮，听得见江堤上偶尔跑过汽车。江上有人唱着高腔，唱的是“回头连唤西宫媳，莫须忧虑不怀妊……”男人的声音，逼得那么尖细，细如丝弦，颤颤巍巍，回肠九转，“小有余芳”没有几个食客，老板娘萧条地坐在板柜后面，细手腕上套着一只粗大的银镯，上面刻着万字不到头。

宋翠微没有追出去。她不追。她懂他的意思。她后悔给了他电话号码。他不要的东西，她也不要，不要承诺，不要生离死别。

马茹是那种一不留心就会被人称做“交际花”的女人。她认识很多军官，包括俄国人和美国人。她和他们调情，却从不使自己陷落。

马茹有一个极有财势的父亲。所以她出入各种俱乐

部，穿里外发烧的昂贵的皮大衣，拥有成打的美国丝袜和化妆品。

马茹说，你不能跟任何人发生真正深刻的关系。你必须警惕这一点。

马茹说，翠微你不能认真。

她们坐在马茹家的小客厅里，旧式的壁炉里熊熊地燃烧着柏木，烧出一屋子柏枝的香气。外面下着微雪，入冬以来第一场雪总有种久违的新鲜。屋里暗沉沉的，红木圆桌上一大盘朱桔，像过去时光的一个有声有色的回忆。

楼上，留声机里，一遍一遍放着，《苏三不要哭》。一遍一遍地放，时间都变成了草，一大片，荒芜着。

宋翠微说，“我没有认真。”

马茹说，“你不知道他们，他们命如蚌蛸，今天飞出去，明天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死是指顾问的事，地久天长的感情，他们不会有。”

“我们不也一样？”宋翠微回答。

“是呵，”马茹笑了，“所以才没必要自己折磨自

己，高高兴兴的，活一天，赚一天。”

但是，踏雪回到家里，她还是忍不住要问，“苏锦，有没有我的电话？”

苏锦说，“没有。”

夜里她睡得很轻。风吹草动都能使她惊醒。她聆听着楼下的电话。它们沉寂如死。但是雪还在下。从黄昏时起微雪变成了大雪。她听见雪沙沙地落在屋瓦和地上，落在江里，落在竹林。竹枝味噪一声断裂，雪压垮了它。但是雪夜里没有飞机引擎的声音。它安静得就像一个和平之夜。

早晨，临出门时，她对苏锦说，“苏锦，要是我的电话，你替我接。告诉他让他留话给我。”

苏锦点点头。

苏锦说，“大表姐，你等谁的电话？”

“我没等谁。”她回答。

他并没有要她等待。她也没有许诺等待。雪后的清晨使她宁静。她走下台阶。已经有人扫净了台阶上的雪。但是江堤上雪还很厚。远远走来的小孩，身穿厚墩墩的

棉抱，支棱着胳膊，像雪地上的假人。充城所有高坡上的木杆，空荡荡的，没有悬挂起三角形的绿灯笼。那么，这将是没有空袭没有战事的和平的一天。

“呵呵”咳嗽着，走过了挑水的脚夫，一走一打滑，不能像平时那样，优美地摆动两髀。买菜回家的主妇，篮子里是红的萝卜、白的豆腐、紫的荸荠，一路走一路说，

“东西贵死了，现在的萝卜，比过去的肉还值钱，她忽然觉得不能忍耐。她不要等待，不要承诺，不要生离死别。但她等了，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等待过，等了一天又一天。她还得等下去，等那个人回来，或是永不回来。

电话是在半月后某个凌晨突然而至。凌晨四时电话铃声大作，吓坏了所有的人。惊醒的家人起初还以为是空袭警报。他们从各自的屋子里跑出来，看见她已经赤脚站在冰冷的青砖地上，哆嗦着，手里捧着话筒。

“喂，是我，韩香涛……”

刚听到他的声音，她就哭了。

远远地，就看见他站在那里，站在老地方，穿笔挺的军装，戴雪白的手套，像张电影海报。来来往往的女学生，都看他。

一切都和半月前一样。

她向他跑去。

他笑着说，“瞧，活着回来了。”

他瘦了一些，更黑了，像个马来人。她凝望着他，过去的半月中有时候她会觉得突然遗忘了他的面貌。她努力回想，每一个细部的回忆似乎都具有某种重新发现的意味和喜悦。现在他真真实实地站在了面前，倒像是被她历尽辛苦创造出来的一个新人一样。

她长长地叹一口气。

“怎么，不愿意看我回来？”他笑嘻嘻说。

她恨他这样，恨他装糊涂。他是聪明的，太聪明了一点，聪明得不愿落一点痕迹。只不过，她不忍心生他的气，她也不忍心揭穿他，他毕竟刚从战火中归来。他想掩饰，但他笑得其实很疲倦。

“我们已经诀别过了。”她用同样的口吻说。

“你别说，还真差点儿回不来。”他回答。

那时他们已经循着旧路来到了江堤上的“小有余芳”。他还是叫了抄手、小笼包和粉蒸肉。三四个小碟，红的辣椒，绿的茼蒿，五颜六色的泡菜，一样一样摆在乌木方桌上，红是画上的红，绿是画上的绿。老板娘的银铜子，磕得桌面得得响，万字不到头的刻花，也是古典工笔画上的刻花。死里逃生的人，看和平的生活怎么看都像是挂在墙上的画。

“怎么回事？”她问。

“飞机被击中了，我们只好迫降。”他说，“你知道我们掉到了什么地方？”

“沦陷区？”

“不是，掉沦陷区可就回不来了，”他说，“就是不想落到沦陷区，所以才没有跳伞。我们的右发动机中弹起火，本来想和飞机一起完蛋的，后来发现是我们的地面，就冒险用机腹着地迫降了。落在罗江口附近一块稻田里。”

她不懂飞机。她也不知道什么叫机腹着地和迫降。

他说的太平谈以致使她起初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她说，

“ 没受伤吗？ ”

“ 没有。我们三个人，射击士腿摔断了，我只碰伤了脚踝，我这人真是命大， ” 他笑笑， “ 还有更绝的，前座的轰炸员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摔出机舱十米远，简直就像一颗炮弹，射穿了不碎玻璃和铝合金舱体。真是奇迹。 ”

“ 飞机呢？ ”

“ 爆炸了。 ” 他说。

恐惧就是这时突然而至。这是一个死里逃生的人。这是一个偶然。她差一点就再也见不到他。生还只不过是一个偶然。她想起刚刚过去的等待，一日长于百年的苦等。其实她还没有真正懂得 “ 等待 ” 的真谛。等待是一片苦海，而生还的希望只是一盏纸灯笼，它是照不亮黑暗，照不穿大雾的，它的人间气息敌不过命运的狂风骤雨，风一来，它就熄灭了。那时，等待就是永远的黑暗，永远的沉没，永远的冰冷和寂灭。

她感到了那冷，噬骨的非人间的寒冷，生不如死的

绝望。这就是“等待”。这就是她以后的每一天、每一个日子。这就是她日后的每一寸、每一分光阴。她变了脸色。她的脸苍白如纸，青冷冷的灯光下，像戏台上的女吊。

他停止了叙述。

他炯炯地看她。

他说，“翠微。”

他第一次叫她的名字。她再不是密斯宋、宋小姐。她再不是那个人海中相隔千里万里“干卿何事”的“密斯宋”。她流泪了。她哗哗地流着眼泪。她用热泪抵御着噬骨的寒彻。他抓住了她的手。他说，“翠微，翠微，我们走。”

他拉着她，走出“小有余芳”。她柔弱的女性的手握在他的大手里。江风扑面而来，天黑了。充城在夜色中隐藏起自己，隐藏起它的万家灯火。但是人间气却是充城的潜流，支撑着它不在黑夜中沉没。听得见高坡上传来的人语声，闻得见饭菜的香味。什么地方没粘牢的海报哗哗地响，红泥火炉上钢茶壶噗噗地开，还有人家



的留声机，一唱三叹地唱着英语的《萝梦湖上》：

“你走山路，我走平原，我要比你先到苏格兰……”

他们不声不响，只是走。她的皮鞋咯豪咯靠敲打着卵石路面，卵石路面上铺着月光。她铁了心的跟他走，仿佛要到天涯海角，仿佛一去就不回头。充城的大街小巷、横阡竖陌、楼房瓦舍，此时就是一个有去无回令人心惊的迷宫。她走不出来了，她知道。

他们走进一座楼房，灰扑扑的一座西式的建筑，走进去，却是一个有灯光有人声的世界。她看出那是一个旅馆。他说，“你等一等。”她看他走向服务台，她就站在那大厅里。大厅并不温暖，热水汀是冰冷的摆设。

就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她不怕，但心却跳得太凶，仿佛要跳出体外，跳到磨石的冰冷的地面，做一朵鲜红热烈的拼花。她跟他上楼，他拉了她的手，熟门熟路。楼梯很宽大，扶手上雕刻着一朵一朵牡丹。他们上了三楼，三楼是楼梯的尽头。顶楼的楼层总给人一种山穷水尽的感觉。你再没有别的选择了，你已经走到了底。

属于他们的房间，在走廊的尽头。她知道一定会是

这样。她也需要这样。一盏一盏加防空罩的灯，照耀着红地毯，他们的脚步被地毯吸去了声音，仿佛消灭了罪证。一段长路走得这样无声无息，就像是在存心抹杀某种深刻的痕迹，就像是在故意裁剪去一段经历。他们不落痕迹地走，目不旁视。他们走得又沉重又虚幻。

到了。

他用一把黄铜钥匙打开了房门。“咔嗒”一声，是司必灵惯有的轻响。她却觉得声音出奇地大，好像一声枪响，冒出极炫目的蓝色的火光。它晃痛了她的眼睛却不是震了她的耳朵。许久她无法适应黑暗。他把灯光关在了门外。现在他们共同陷落了。他们走了这样长的一段路，历尽辛苦，却最终陷落在一个客栈、一个旅馆的房间。乱世中的男欢女爱，是仓促划着的火柴，烧出一面灿烂的小旗，那一份短命的美丽就是他们故事的背景。

他不去开电灯。他听得见她的喘息和心跳，那里面有着万马奔腾羯鼓催发的急促和动静。他摸黑站在了她的对面，他说，

“有几句话，我只能在黑暗里说，你只能在黑暗里听。我是个军人，翠微，我——”

她捂住了他的嘴。她冰冷的手一下子触到了那么灼热的一个地方，就像触到了旷古未有的一个焚烧，一个终将成灰做家的悲剧。她战栗了，她说，

“你别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她顿了一顿，“我愿意。”

她愿意。

她愿意为他做一切，一日千里地做，千姿百态地做。因为，她知道他会……死。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她变得很快活。他们约定了这天下午一起去看房子。

他说，“我从来都不喜欢旅馆，太像偷偷摸摸。”

“偷偷摸摸”这个词使她有些黯然。它十分粗俗地挡在了她的路上，破坏了这一路罗曼的、繁花如锦的风光，但是在这样一个难得的冬日的晴天，绕过它去也不算一件难事。他还有三天的假期，他们还有整整三天的厮守，乱世中的三天足足抵得上三百年。她心满意足，她说，

“我们会有一个家。”

但是她必须回去上课，他们约好了会面的时间。临走前她打了个电话给家里，接电话的人是表妹苏锦。

“苏锦吗？是我。昨天晚上马茹留我住她家了。你告诉舅妈，这两天我都不能回去，马茹一个人在家，要我陪她两天。”

轻而易举地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而且没有脸红。事后她慢慢回想，倒吓了一大跳。她想我是不是一个“坏女人”呢？为什么谎言来得就像日升月落那么自然？

但那不是一个审视的年代，那不是个审视的时间，她不能够也不愿意往心的最深处凝视。每一个人都是大风中的流水飘萍，每一个人都是命若蜉蝣。她看着被太阳照耀着的充城和江水，她想每一眼都可能是你的最后一眼。她回头守望，她看着那个灰色的旅馆，也许初夜就将是他们的最后一夜，她站在一个高高的坡上，清晰地看见了它的每一扇明晃晃的窗户，她觉得视线很疼。

对马茹她说了实话。马茹没有惊讶。马茹不是那种喜欢大惊小怪的女人。马茹只是沉默许久，说，

“这年头，谁都会干傻事。”

后来他们真的去看房子了。他们选择了城外，是很简陋的一座农舍，周围是空荡荡的菜地和稻田。稻田边上，有几棵落叶的秃秃的杂树。从农舍粗拙的木窗里望出去，刚好望得见疏枝横斜。如果有月亮的夜里，倒也像是一张画。

“还不错。”她说。

“夏天会更好，”他回答，“到处的绿的，虫鸣鸟唱。”

她想象着虫鸣鸟唱的夏天的风景。她想到那时树会变得柔软，菜花金黄一片，像绿锦缎上的黄补钉。只是，冬天还很长。夏天是一个太遥远的将来。也许，他们根本不会再看到虫鸣鸟唱的夏天。虫鸣鸟唱的遥远的夏天也许将是一个不关风月不关生死的永远的静谧。

但她嘴里却说着别的话，她说，“还可以在院子里种点花。”

“种菊花，”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他搂着她的肩，她的气息像流水一样淘洗着这间简陋的茅屋。他们谁也没有说真话。他们由衷地说着谎言。

他们夸奖着那张老式的木床，夸奖着它垂云纹的雕花，其实它的粗糙连瞎子都可以看见。他们称赞那张没有油漆的方桌，说它真是稚拙得可爱。他们欣赏那盏油灯，声称它的造形真像汉代出土的文物。他们把租来的屋子里仅有的几样东西挨个夸赞一遍，就像夸赞一个属于自己的天长地久的家。然后，他们长久对望，他忽然把她紧紧地搂在了怀中。

他们无话可说。

他们活着，但是没有话。话是身外之物。话是他们遗留在过去时代的奢侈的记忆，话是一个凋零荒芜的过去的花园。他们一起度过了如火如荼却暗哑无声的三天。他们所有的话都变成了动作。他们彼此抚慰。他们在抚慰中完成着类似诀别的倾诉。

### 三 翠微和马茹

认识马茹的父亲马立德，是在寒假。假期里，宋翠微常到马茹家去。因为马茹是唯一知道她的故事的人。

马茹家的壁炉里，永远燃烧着熊熊的木柴和柏枝。那种温暖，是适于讲故事的浪漫的温暖，虽然常常有空袭警报来破坏它。

马茹家落地的窗上，总是垂着天鹅绒窗帘，那种红色，是“伤心一点胭脂泪”的红，一望而知是姨太太的手笔。刚搬进这幢房子时，马茹的父亲要人换掉它，但马茹不让，马茹说，

“何必呢，我觉得这颜色让我感到安全。”

但是他在天上飞着，在炮火中。她躲在马茹家胭脂红的窗帘和炉火之后的时候，他飞着。也许飞往暗沉沉的吴淞口，也许飞过长江飞往多山的北方。她是永远不会感到“安全”了，只要他还在天上飞。

她渐渐拥有了一些飞机的常识。她知道他现在驾驶着的是一架S-B轰炸机。这种飞机是全金属制造，双发动机，水冷式，拥有流线型的外表。“它相当秀丽。”

他这样形容它。他说比起他以前驾驶的“罗司诺浦”，S-B 不知要好多少。那些“罗司诺浦”，在上海保卫战中，全部损失殆尽了。

她惊诧他使用了“秀丽”这个词。他说“秀丽”，就像在说一个女人。她却一点也体会不出它“秀丽”在何处。它们轰隆隆飞过她的头顶，飞过天空，钢筋铁骨冰冷的一群，就像死神的阴影。它们摧毁一切，土地和庄稼、村庄和城镇，以及无数的生灵。它们被文明制造出来，然后再去摧毁文明。

现在充城每一个高坡上都竖起了木杆，用来悬挂不同颜色的灯笼。三角形的绿灯笼，在许多晴朗的没有雾气的早晨出现在充城的每一个制高点，标志着这将是一个有敌情的白昼。敌人的机群已从武汉起飞，飞向西南，具体去向方位尚不能确定。绿灯笼意味着等待：等待轰炸、等待炮火、等待毁灭、等待死。等待一声巨响，绮愁罗恨的世界，归于黑暗。

没有雾气的湛蓝的天上，一只一只绿灯笼，像贪欢的孩子放飞的纸鸢，那一种美丽，是世界之外的美丽。

马茹说她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马茹说，“你要把



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来过。”最后一天还有什么顾忌？欢乐全是疯狂的末日的欢乐，曲将终人将散的欢乐。所有的故事都该收场，所有的故事都失去了发展的机会。但宋翠微不要一个半路夭折的故事，宋翠微弄假成真要的是有头有尾波澜壮阔的传奇。马茹说，“你真不可救药。”

她们躲在马茹家防空洞里，那是一个有空袭的日子，紧急警报短促的汽笛声在充城的每一个角落回响，木杆上悬挂起两只红灯笼。她们跑过院子跑向洞中时已经听到了天空中机群的轰鸣。那天，马茹家院子里落了一颗炸弹，“磁——轰”的巨响，一棵树拦腰折断，屋檐也被削去一角。她们在防空洞中感到了那爆炸的剧烈，炸飞的石头哗啦啦塌落，昏惨惨的一盏灯，噗地灭了，黑暗压下来，压在她们身上，压得她们透不过气睁不开眼。睁开眼睛的黑暗比闭着眼睛的黑暗还要可怕。她们抱住了头。她们以为这就是死。

然而没死。许久许久她们渐渐意识到了她们还活着。她们呼吸。她们试探着睁开眼睛伸展肢体。她们小心地触摸着黑暗。世界变得很安静，仿佛万籁俱寂的一个极

深的黑夜。她喊，“马茹！”马茹也喊，“翠微！”她们忽然如释重负，仿佛找到了一个凭据，一个她们还没有被毁灭的凭据。马茹说，“你有火柴吗？”她说，“没有。”她们知道这是废话，她们都不吸烟，哪里来的火柴？

后来她们摸索着寻找洞口，她们找到了门，但是打不开。起先她们以为这只是她们自己的一个失误，她们推，推不动，拉，拉不动。她们推着拉着，她们完全忘了这扇门是应该推还是拉。她们一个拉一个却推，一个推一个又拉，门纹丝不动。马茹说，“怎么回事？”马茹的声音急促又尖利。她说，“也许是——堵住了？”恐惧突然如同地气一样奔窜上来，笼罩了她们。黑暗中她看到了马茹的眼睛，大大地张着，明亮得不可思议。马茹说，“谁说的！”马茹扑上去更用力地去推去拉去踢去拽。她也扑上去。她抓住了粗糙的门把手。她把整个身子弓成了一只虾。就在她们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已经绝望的时候，“呼啦——”一声，仿佛一个玩笑，门开了。

门打开的瞬间，光明涌进来，灿烂的太阳光晃痛了

她们的眼睛。那样明亮炫目的一道光柱，突然裹卷了她们。洞口被炸飞的石头封死了大半，只留下左上角一处余地。她们你拉我拽地从那狭窄的洞口爬了出来，她们终于来到了外面的世界。马茹掉了一只鞋，她也掉了一只，她们各自用一只赤脚亲近着大地。她的墨蓝色织锦缎闪银石竹花的棉袍上划了好些口子，露出了里面的丝棉。她们的手、脸、腿和脚上被石头划出了一条条血道。她们觉不出疼痛。冬天的大地被太阳晒得好温暖，到处是碎玻璃屑，花园里炸出一个深深的大坑。落地的梧桐被拦腰切断。但是冬青树活着，太阳照着，充城的天空柔情似水。生生世世的柔情，不关人间的事。

花园里慢慢有了人声。人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佣人们，老赵、杨妈、还有喜子。杨妈胳膊上还挽着她的大竹篮，里面空空如也。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跑向花园，叫着，嚷着。后来一辆黑色的道奇开进来，“嘎——”地停在了楼前，马立德走下来。匆匆地，玄狐大衣使他额角冒汗，他说，

“小茹没事吧？”

那是她第一次见到马茹的父亲。他是个大忙人，平

时别想碰到他。但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商人而不像一个要人。玄狐大衣遮不住他隆起的肚子。他有一种商人的圆润和蓬松。但他的眼睛很明亮，甚至比马茹的还要漂亮。但是在那个冬天，在那个空袭的日子里，宋翠微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她站在被炮弹摧残过的狼藉的花园，根本不知道以后会发生的事情。以后发生的事情，那是另一生另一世的事了。

马茹的父亲说，“听说许家坡、三公庙这一带落了炸弹，我真不放心，不过，还好，还好……”

他——一望过去，被削去屋角的红色砖石小楼、没有了玻璃的空荡荡的窗子、折断的大树、石头堵住的洞口。深深的弹洞、马茹、还有她。

她赤着一只脚，丝袜也破了，棉袍也破着，面无人色，睁着空洞的一双大眼。但是这个劫后余生的幸存者有着奇怪的动人之处。她站在明晃晃的太阳下，站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而身上却有着另一个世界的不真实的美。他觉得眼睛一亮。他想这是哪里来的一个姑娘？

“这位是——”

“我同学。”马茹回答。

“小姐贵姓？”

“宋。”还是马茹。

马茹口气有些生硬。马茹说爸你忙你的公于去吧，家里有我。马茹说，喜子你给我们找双鞋来；老赵你从外面找几个人先把防空洞前边的石头清走，再去找个玻璃匠来。马茹指挥自若，一一分派。马立德反而显得多余。鞋拿来后，马立德告辞了。黑色的道奇噗噗地开出了花园，留下了刺鼻的汽油味儿。

冬天的花园根荒芜。

当晚的无线电里播送了有关轰炸的消息，一个女人慢慢地讲故事一样地用国语说：……敌机 54 架，今日上午，分袭充、蓉两市，其中 27 架，侵入充城市上空。经我神勇空军起飞迎击，当在本市东南上空击落敌机三架……敌机今日在许家坡、三公庙等地投弹二三十枚，焚烧民房多家，伤亡平民数百人……

她们正吃晚饭。惜大的餐厅里只有她们两人。胭脂红的窗帘厚沉沉隔绝了夜色。楼上有叮叮当当的声音，

那是玻璃匠在赶装玻璃。她们静静地听，白天的事情，刚刚过去的事情一句一句变成了一段新闻，字正腔圆，却隔骨隔肉。隔骨隔肉的声音，装了一屋子，啪啪地拍着墙，溅起雪白的泡沫。马茹突然说，

“翠微，要是今天那堆石头再堆得高一点儿，真封死了门，我俩可就出不来了。”

“那我们就成了‘伤亡平民数百人’里的两个被统计的数字。”宋翠微回答。

幸好她们没有变成“数字”。但这是多么侥幸多么偶然的事。一个人、一个生命和一个数字之间，几乎没有距离。这就是不讲理的战争。她们面面相觑，黄着脸。她们从血肉里生出恐惧。恐惧从每一根头发根里冒出来，盘旋在有炉火有灯光和有晚饭的房间。活着原来是这么偶然，这么脆弱，宋翠微想起马茹的话，“你要把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来过。”乐呵呵的宣言，其实是根本不知道“最后一天”是怎么回事。她望着炉火，望着俗气又热烈的大红窗帘，望着条案上豆青色瓜棱茶碗，里面的残茶早已没有一丝热气。描金边的白瓷盘里，麻辣牛肉一片一片码成井然有序的图案，川椒切成鲜红的细

丝。这都是活着的世界里的道具。人骨的亲切，钻心钻肉的熟悉。她看到马茹的眼睛湿了。她也想哭。

劫后余生的夜晚，活下来的每一个日子，都是生命的新鲜的伤口，流着血。

再见到他的时候，她哭了。这是从没有过的事。她哗哗地流着眼泪，就站在学校门口，站在众目睽睽之下。他风尘仆仆，又瘦又黑。他没问她“怎么了”，他默默地看她哭。他是一个从不说废话的人。他们站在风中。风已经是吹面不寒的春天的风了。

后来她擦去眼泪，她说，“我想你。”

他挽起她的手，他们走下山坡。江岸有了春天的气息。藤草破土而出，土地有了柔软的绿意。江里涨满山溪中汇集的春水，水柳树也吐芽泛青。他们又拥有了一个春天。

在他们租来的农舍四周，农事正在进行，犁耕过的土地散发出深深的幽香，土地的香气抚慰了她，使她安静下来，感到了一点踏实。焦土之上照样有着春种和秋收，有着植物和庄稼的生长，水稻会抽穗，油菜会开花，

桔树会结果，人会生育。

房后就有桔树，一共有五棵，它们正在努力吐出新绿的叶芽。它们不管不顾地吸吮和生长，它们的枝杈有一种当空叫喊的锐气。它们喊叫着生长，喊叫着抽芽长叶。春天永远是它们自由喊叫的季节——哪怕是最后的喊叫。

她把头偎在他身上，他抚摸她的头发，吻她。吻她的脸、她的眼睛、她颤抖不已的睫毛。她婴儿般洁净的前额。她没有告诉他那个故事，关于防空洞和空袭的故事，她什么都没有说。她甚至都没有勇气问一声，我们有多少时间？她知道那是一个禁忌，也许他只能停留一天、一夜，也许他只有几个小时。然后，他就又会离她而去。

从前，她只是担心他，担心他会回不来了，但是现在，她知道了，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回来了，而她却已不存在。他们租来的房子里，落满灰尘，窗纸破着，风侵雨蚀，母鸡钻进来，在里面做窝生蛋。

她抱紧他。她要他。她要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和深邃。她要拥有他、吸吮他、溶解他，让他化为她的



血肉她的每一个日子她的记忆她的灵魂。她恣情肆意。她碎成尘埃，她铺展成沃土，她分解成水和种子，她要把自己种植在他身上，她要成为种植在他生命中的永不落叶的大树。他们从没有过这样淋漓尽致的完美，也从没有过这样悲伤入骨的绝望。她满脸是汗和泪。他们纵横跌宕，不像人倒像两片在阳光下拼命旋转的金叶子。

许久，他们又听到了世界的声音。鸡鸣狗叫，还有远处女人呵呵的尖笑。笑得好没有道理。静静地听，听得见清脆的鞭声、牛铃和农民短促又悠长的吆喊。土地在铧犁下翻滚出黑色的温暖的波浪。那一波一波的翻滚是土地的语言。树在生长，草在发芽。远处的茶树，后院的桔树，一点一点抽出细细的绿叶。纸窗上映出桔树的黑影。一个孩子哇哇地啼哭。声音像流水一样响亮。

他们静静地听。

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桔树。”

“北方没有桔树。”

“你见过柿子树吗？”他问。

“没有。”

“柿子树非常鲜艳，那是北方的鲜艳。”他说，“我家院子里，有好几棵柿子树。它们的枝杈也是这样画在我的纸窗上。柿子树的叶子，夏天是绿的，到秋天，就变成了红色。越冷越红，红得真端正。《西厢记》里说，‘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那个‘霜林’，指的就是我们北方的柿子树。”

这是他第一次说起家乡。以前，从来没有过。他说着柿子树。只说这种树。说它的叶子、果实，还有用特殊方法制做的柿饼。每一个柿饼上面都挂厚厚的一层柿霜。他说柿霜糖真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一种糖。他握住了她的手，他说，

“多想带你回北方。”

眼泪又一次涌上眼睛。她从没有这样脆弱。她突然翻身爬起来，俯看着他。她深深地看他，她说，

“你许诺。”

“翠微？”

“你许诺，你说，你一定要带我回北方。”

“翠微——”

她懂他的意思。她想起旅馆中的夜晚，那是他们的第一夜。她曾经在黑暗中，在冰冷的旁石拼花地板的房间里向一个军人做出不要许诺的保证。但她多想要一个许诺。她想要一个许诺想得心碎。她匍匐在了他身上，无声饮泣，他抱紧了她。他像一个父亲像故乡的土地那样抱紧了这个女人，巨大的怜惜和爱使他说不出一句欺骗的话。他必须飞。一个在战火硝烟焦土鲜血和死亡中飞行的人，他没有权利对他心爱的女人轻言许诺。

他说，“我们生不逢时。”

她撬不开他的铁嘴钢牙。她痛哭失声。她狠狠捶打着她，她一拳一拳打在他赤裸的结实的胸膛上。她把泪脸紧紧贴在他的胸口上，她听着他艰难的沉重的心跳，她说，

“好吧，你不许诺我来许，我等你等你等你，我决不让、决不让炮弹把我炸死……”

他用长吻堵住了她的嘴。他把她的话她的许诺吸吮了进去。它们从此像鸟一样在他灵魂的天空飞翔。

第二天，他们驾机编队飞往鄂西。

分手时她恢复了沉静。她沉静地等待。她鼓励自己，不管这等待有多漫长有多艰辛，她一定要沉静。他带走了她的许诺，他觉得那许诺是一个保障。于是她天天来他们的这间农舍，清扫、整理、洗床单和被褥。她要使它变得像一个“家”。她要和他在一个“家”里生活而不是在一个秘密的私巢幽会。她从不知道她是一个如此勤劳能干的女人。她在院子里晾起濯洗干净的被单，水淋淋的紫睡莲漂浮在天青色的底上，凄迷的一大朵一大朵，在春天的大风中呼啦啦地飘。

傍晚，一屋子的太阳味儿。简陋的农家床榻上木棉枕头晒得蓬蓬松，雪白的大枕头，吸足了太阳、蓝天。野草、土地的气息，吸足了整个四月整个春天的香气。她抚摸它们，她在它们荷叶边的皱折里汲取着等待下去的勇气。它们分担着她的孤独，它们，还有整个的四月和整个的春天。

当屋的土地，被她铺上了柔韧细密的金丝草席，上面是那张没有油漆的原木方桌。她用滚热的碱水洗去了它乌黑的油腻，现在它露出了原木的本色和天然的花纹，明朗、干净，很孩子气。桌上一只农家的黑陶罐，养着

大大的一蓬花，星星点点的大红和金黄，都是顺手从田边滴来的不要钱的野花。

新裱糊的纸窗洁白如絮。

她点起桐油灯。他曾说这铜制的灯盏是出土的老中国的文物。她没舍得擦掉那上面斑斑的绿色钢锈，那是时光的痕迹，时间的勉力。很多年前它照亮的是怎样一间屋子？是不是也有一个古装的少妇，挑起兰花指，一点一点拨灯芯，想念着她征战辽西一去不归的丈夫？

她讨来了葫芦和牵牛花籽。她在春分的细雨中把它们——一点种在农舍的窗下。她仔细扎好了篱笆，防止着房东家的猪和鸡。她想象着它们开花结果的一天，碧绿的葫芦、粉红的牵牛，细雨纷纷中那份玲珑剔透的美丽会让她怎样感动。她一意孤行不管不顾地创建着一个“和平”，一个“田园”。她闭起她的眼睛，她只用心灵的眼睛去看世界和天空。她不再惧怕充城每一个制高点上高悬的绿灯笼、红灯笼。她想，你们来吧，你们伤害不了我，炸不死我，因为我已经有过许诺。

四月，秧苗插进了水田，真的有了虫鸣和鸟唱，有了深夜的蛙鼓。菜花开了，灿烂的金色，黄得真是响亮，

像平地吹起的柳笛，尖脆元矫饰的笛哨，落下去，又唿地扬起。很远的地方，也那样响亮地黄着。鄂西的菜花，也能这样盛开吗？在鄂西，在宜昌在枣阳，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鄂西大概已是一片焦土。

五月，牵牛和葫芦爬上了竹篱，太阳下它们的叶子已是影影绰绰一片。稻田边的杂树，绿荫如云，下面常常躺了歇午的男人。桔树的影子，肥嘟嘟，闪着亮光，那绿已是走向苍绿的最后一分过渡。蚊虫开始在每一个太阳落尽的傍晚飞出草丛，她学房东大嫂的样，采来新鲜的野艾，编成辫，晒干了，一辫一辫挂在墙上，等待着他归来的夜晚，用来熏蚊子。

野艾苦涩的清香，爬在墙上，像广麦田野的某种回忆。

马茹来过这里一次，刚巧赶上下雨，是一个不会有轰炸空袭的安静的日子。雨打着远山近郭。桔树、茶树、山上的竹林、稻地，满眼的绿，浓浓的，流到了世界的外头。潮湿的青叶子味，灌了满屋。她们赤脚坐在桌边，桌子也散发出潮湿的木头气，像林子里的气息。桌上的那瓶花，不掺假的红，灼灼的，如火如荼，飞扬跋扈，

仿佛一个晴朗日子对雨天的侵略。

马茹看着地上的草席、旧式床榻上洁净的被褥、天青色的帐子、湘妃竹帘、竹棉布坐垫，壁上甚至有幅古旧的中国画。马茹心里叹着气，马茹说，

“你真把这儿当成家了。”

弄假成真的事，在这样一个朝不保夕的世界，简直不可理喻。马茹甚至听见女房东叫她“韩太太”。她白衬衫、工装裤，分明一个女学生，哪里像个太太？马茹不喜欢这种暧昧的称呼，这里的一切她都不喜欢。她觉得这很做作，也很可怕。一个朝不保夕的世界、一个漂泊流亡的异乡，哪里有“家”可言？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欢乐是强做欢颜。一个假的家还不如一个真实的勾栏，它让人伤痛。

马茹忽然想起她们北方的家。流亡之地的细雨使她心里涌起思念，还有她的朋友固执地建设一个家的愚不可及的热情。她的朋友建设着一个“家”的宗教。她的纤纤十指已被碱水浸泡得粗糙，但她显然为此自豪。没有空袭和轰炸的雨天弥漫着乡愁。马茹追忆北方的晴空。她说北方的天真是高真是澄彻真是端正的晴空，没有梅

雨，没有腻人的雾，风是三万里长风，雪是漫天大雪。酷暑骄阳，热也热得畅亮，冷也冷得透彻。她说北方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分明和端正，就像它的黄瓦红墙。

马茹描述着她心里的北方。这个北方和真实的北方也许有着十万八千里的风雨路。马茹的北方是母亲和老宅，如今她们都没有了音讯。母亲单枪匹马困在了一座沦陷的城市。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守护得住马茹的北方马茹的家园吗？那个有着槐树榆树枣树和柿子树、有着石鼓照壁鹿顶穿山耳房和一眼谢井的北方的家，其实是马茹最不敢真实面对的地方。

“我母亲是个旧式的女人，旧式的大家闺秀，解放脚，穿皮鞋就得往里面塞丝棉。头发从来不烫，梳一个老老实实的髻，这样的女人是拴不住我父亲的心的。所以，和姨太太斗法，我母亲从来都是失败者。这也是她不和我父亲到南京去的理由。眼不见心不烦，这就是她的原则，”马茹微微一笑，“上一代的女人，就这么活。”

“我母亲也一样，”宋翠微说，“她知道我父亲在外面有女人，她装聋作哑。那女人在上海，我妹妹还见过一次，穿红玻璃纱的衣服，戴粗大的绞麻花金镯，翘



着兰花指吸嘉利克香烟。”

那好像是上一辈子的事。阳光灿烂的中午，梧桐树叶哗啦啦地响。姨太太请妹妹抱着糖罐子吃太妃糖。和平生活是暖洋洋的遥远的一池水，她掉过头去，她不愿意往那里张望。

“可就是因为她不愿意跟我父亲一起去南京，所以，才困在沦陷区没有出来。”马茹说，望着门外白茫茫的雨雾，“我哥哥跟着学校撤到了昆明，我跟着学校转移到了充城。就剩了我母亲孤怜传一个人，我们都丢了母亲。我父亲的那个女人，刚到这里不久，难产死了，我想这就是报应。”

怪不得那宅子几乎是个空宅。一个一个屋子，空着，垂着厚沉沉的胭脂红窗帘。黄铜床上死过一个生产的女人。即使在战争中也有人为生而死。那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也穿红衣服戴绞麻花金手镯？宋翠微望着马茹，好像要从她脸上看出答案。

“那个女人，初冬就让我父亲穿上了大毛的皮衣，我母亲见了，皱着眉头说，‘你怎么像个暴发户？’我母亲在这些地方真是一丝不苟，北方的冬天，什么节令

穿什么皮衣，旧世家的人特别讲究这个。现在，我父亲就是三伏天穿大毛，穿青狐、玄狐，穿貂，我母亲也看不见了。”马茹轻声一笑，“她一个人在那边过什么样的日子，我们也看不见。”

是看不见。隔了几千里的路，隔了山隔了水，隔了炮火阵地和焦土，就是看得见马茹也不去看。看见的一定是马茹最不想看最害怕的东西。马茹没有这个勇气。马茹闭上眼睛，在苟且的贪欢的后方，逢场作戏。马茹是个真戏子，彻头彻尾的那种，不像宋翠微，台上的一夜欢情不知不觉就演到了台下，演成了真情。只是，这烽火连天朝不保夕的乱世，也许容得下成千上万的戏子，却容不下一个真人。这世道是戕害真人的世道。马茹望着她的朋友，她知道她必被伤害。这几乎是一条自然界的规律和法则，就像月从东升，日向西坠。

五月还没过完，就传来了他阵亡的消息。飞行中尉韩香涛，死于鄂西战场。他和他秀丽的S-B轰炸机，一起在鄂西的天空爆炸。那爆炸的瞬间一定极其灿烂和明亮。

#### 四 苏锦和翠微

又一个“孟兰节”到了。母亲和外婆又在堂屋里折纸帛，一人脚下一只竹篮，折一个，往里丢一个。今年折纸帛的行列中，添了一个舅妈。

舅妈穿家常的白夏布衫，抿得光光的鬓角，生出许多白发。

三个折纸帛的女人，外婆折给外公，母亲折给父亲，舅妈折给小表姐。

苏锦不再折纸船。那种孩子气的把戏她厌倦了。她一个人走出房门，走到江边。江水暖烘烘的黄。木船上装满货物，布匹、油料，还有粮食蔬菜。这些东西一船一船运往充城，但是集市上，还是什么也买不到。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东西涨得厉害。日本鬼子封锁了长江的航运。无线电里总是说，平价平价，但是东西还是不断地涨、涨，就像一个不断充气的汽球。

苏锦很瘦，尖尖的脸上，只剩了一对眼睛。

江边的路通往充城。这是一条大道。吉普车开过来，扬起黄尘。车上坐着兵。抬滑杆的、缠头帕的农夫、挑担子卖臭豆腐的小贩、穿白纺绸裤褂的花纱行老板，都

在这条路上忙忙碌碌地走。这条路通往充城。

曾经有一天，苏锦做了这条路上的一个路人。苏锦顶着炎炎烈日要到一个叫做篦子街的地方。苏锦盛开着喇叭花的小洋布褂被太阳晒得火烫。苏锦要进城，结果却走进了一个血和火的人间地狱。

那一天之后，苏锦病了很久。等她摇摇晃晃又能到江边的时候，夏天早已过去了。江水变得清冷，满树满地的黄叶，雁叫蛰鸣。她耽误了小学生入学的季节。母亲说，再玩一年吧，她仍旧天天到江边，看船，看水，看晴天的落日，看雨天的浓雾。她再也不眺望大路。她再也不进城。

她也不追问外婆或者母亲，小表姐在哪里？她健康红润、美丽快活的小表姐，她光彩照人、飞扬跋扈的小表姐，她知道她去了哪里。她飘飘的柞绸上衣，在风中发出旗帜般的烈烈声响。那真是一个奇观。她要去扮演一个关外来的流亡的卖唱姑娘。她的脸像浆汁饱满的明媚的小果实，她的眼睛像夏夜最明亮的星星。人的世界留不住这样美丽的生命。美丽的东西脆弱无比。苏锦知道她去了哪里。她变成了云，变成了水，变成了北方的

冰雪，变成了清风和明月，变成了江岸上最漂亮的卵石和最洁净的细沙。

苏锦有很长时间不敢凝望天空。天空是一个恶梦。天空的狰狞是最漆黑的狰狞。很长一段时间，苏锦不知道哪个天空是真实的，哪个天空是天空的真相。有月亮有星星有日出月落的天空，有雁阵飞过长风吹过的美丽的天空，和那个滋生着 27 个太阳滋生着火光和罪恶的天空，哪个更真实更可靠？

苏锦也不敢直视她的舅妈。舅妈的枯槁是赤地千里的枯槁。没有水来灌溉它，滋润它，拯救它。灌溉和拯救它的水源干涸了，断绝了。舅妈渐渐枯槁成一根芦柴，一片枯叶，在赤地中摇晃，哗啦啦干响。舅妈身体中所有的水份都变成了眼泪。眼泪流光了，榨干了，舅妈的哭泣变成了滴泪皆无的干嚎。

她一个人走下台阶。她要离这幢木楼这幢旧屋远一些。窗下的大丽菊又开了。她叫它们大丽菊，也许它们不是。它们在纷繁的枝叶中隐藏着自己的名字，沉默不语。也许名字对它们毫无意义，但它们真是鲜艳，红是红，紫是紫，粉是粉，它们俗气无比鲜艳无比地怒放着，

俗到极处俗到尽头的鲜艳，像一片惨伤的嚎叫。

这是一个忌日，充城的忌日，也是小表姐的忌日。她知道充城今天到处是哭声。充城今天是一座哭城。大路上走来穿白鞋的孩子，戴白绒花的妇女，他们挎着的篮子里，是纸帛和酒菜。他们倾城而出，成群结队走出充城，来给亲人上坟。浩浩荡荡上坟的队伍，涌向田野。

苏锦无处可逃。她逃得开舅妈的哭声母亲的哭声木楼的哭声，却逃不出整个田野的恸哭。田野的恸哭是蔽日的浓云，是遮天的大雾，是三万里长风，是九天的悲雨。田野的恸哭是笼罩，生生世世的笼罩。所有将要继续下去的日子的笼罩。幸存者逃不出这种笼罩的。笼罩是所有幸存者共同的命运和不幸。苏锦还不懂这个。但她总会懂。这是一种缘于血缘和家族的认知，这家庭的名字叫“幸存者”。苏锦幸存下来，她就必须承担这笼罩。

江边的苏锦就在这时听见了母亲的呼喊。她知道母亲叫她做什么。她慢慢走回去，加入了上坟的队伍。除了外婆，她们，家里的女人，倾巢而出。她知道外婆会在外公的遗像前做她们在坟地上做的一切。外婆会摆供，

会焚香，然后把那些金的银的纸帛在盆里烧成灰，寄往另一个世界。

小表姐的墓和苏锦父亲的墓紧挨着。她们把小表姐托付给了苏锦的父亲。舅妈说，她姑父你多费心了，侄女不懂事，你多担待她照顾她。躲空袭的时候，你可千万记着叫她钻防空洞，别由着她逞强。舅妈一边烧纸一边絮絮地说着这些话。这个痴迷的女人完全忘记了她面对的只是一个空坟，一个衣冠冢。没有人打断她。最后她转过头，抱住了小表姐的墓碑。

她说，“你可记着钻防空洞呀——”

她滚在地上哭，脸贴着石碑。她抽搐成一团眼里却没有泪。她的泪早哭干了。她的眼睛就要哭瞎了。苏锦鼻子一酸，热泪滚滚而出，苏锦说，爸爸、爸爸你真的要看好小表姐呀。

大表姐去扶舅妈，大表姐说，妈我们走吧。她按也扶不起来，拉也拉不起来。她松了手。她呆站了一会儿，突然说，“天！”她一头扑在妹妹坟上，嚎陶大哭。她捶打着阳光彻照的坟墓，她说，“天！天！天！”她哭得那样绝望惨烈。她揉搓着繁茂的青草，它们绿色的汁

液染污了她的头发和脸。她惊天动地的恸哭、悲情万里的恸哭，惊呆了树上的鸟雀。鸟雀们突然不叫了。刹那间，空前绝后的白昼的寂静中，只剩了这恸哭。这恸哭是寂静之海上托起的明月，升起的孤帆。它使所有的哭声变成了苍茫的背景。

舅妈不哭了。母亲也不哭了。她们惊诧地看着倒地恸哭的大表姐。她们被这恸哭吓坏了，这恸哭打击了她们，使她们茫然不知应对。她们不记得她有过这样的伤心，当初她妹妹下葬的时候也不曾见她这样恸哭过。她们瞠目结舌。她们被这恸哭惊扰得心神不安。这恸哭是入地千尺的。入地千尺，惊起黄泉下的鬼魂。

也许只有苏锦稍稍知道这恸哭的由来。她想起表姐等待电话的那些日子。她知道大表姐不仅仅是在哭她的妹妹。这是弦外之音的悲恸。这是不能言说的悲恸。这是千曲百折伤心到底的悲恸。它的不能言说弦外之意也许更具有穿透性和震撼力。它们摧枯拉朽，它们一泻万里。最后还是苏锦的母亲醒过神来，她走到大表姐身边，拍着她被太阳晒热的肩膀，说，“走吧，翠微，人死不能活……”她微弱的声音淹没在滔天的哭声里，就像一



片青树叶，随波而逝。那是谁也穿越不了的巨大悲情。

她们只好看她哭。

很久，她止住了哭声。她抽泣着，她不抬头，说，“妈，姑姑，你们走吧，我一个人再呆会儿。”

她们走了，舅妈、母亲，还有苏锦。舅妈和母亲提着空了的篮子。苏锦跟在她们身后，走下一个山坡。这个地方开满野花。苏锦突然站住了。苏锦说，“妈，你们先走，我等等大表姐。”她不等母亲说什么就转过了身，她朝山上走去。山上阳光灿灿，竹叶子刷刷响，鸟在叫。她听到母亲喊，“苏锦——，苏锦——”，但她不回头，装没听见。

大表姐还坐着。苏锦看不见大表姐的脸。苏锦看见的只是一个背影。白夏布大褂儿的背影，静静的，孤伶伶的。那是苏锦见过的最伤心最悲恸的后背。太阳热辣辣裹卷着它，吞噬着它。风热呼呼吹着，吹起纸灰。纸灰翩翩飞舞，落在大表姐身上，像黑蝴蝶。

山上的树，苏锦叫不出名字。它们的喧响是悲风万里的喧响。鸟又开始叫了。各种各样的鸟鸣，布谷鸟。

白头翁、杜鹃，也许还有黄鹂，它们诉说着和人类无关的故事。鸟鸣就像海浪。坟墓就像浮出海面的礁石。

她慢慢走过去，拂去大表姐身上的纸灰。黑蝴蝶飞走了。大表姐抬起头，泪痕犹存的脸上沾着土屑和青草的汁液。大表姐望着苏锦，就像突然看见一个不认识的人或者幽灵。那凝视是能够穿透人身体的黑暗的凝视。苏锦哭了。苏锦的眼泪滚滚而下。她硬咽着。她说，“大表姐——”

大表姐抓起她的一只手，把它贴在自己脸上。

那天苏锦始终和大表姐在一起，一起下山，一起回家。大表姐洗干净了手脸，变得很安静。

苏锦不是一个喜欢追问的小孩儿。苏锦总是把好奇藏在心里。苏锦不去打听大表姐的故事，虽然她知道一定有个故事藏在大表姐的恸哭里。

傍晚，她和大表姐一起在江边散步。大表姐拾起一个一个光滑如玉的鹅卵石。抬了一捧，都给了苏锦。大表姐说，这儿的鹅卵石，不像咱们南京的雨花石那么漂亮。

苏锦突然说，“大表姐，你想南京吗？”

“想，”大表姐说，“想回到南京，想让时光倒流。想根本就没有现在这一段。”

苏锦也想。那样父亲就不会死，小表姐也不会死。那样大表姐就不会这样哀恸，母亲就不会成为永远只能穿青衣和白衣的寡妇，舅妈也不会一日千里地枯槁，苏杭也不会走。

南京的家里悬挂着母亲多少好看的衣服，印度绸。玻璃纱、杭绸、羽缎、织锦，那么多颜色挤在一起，宝石红、松花绿、孔雀蓝、玫瑰紫，看上去多么绚烂。一件件衣服，腋下吊了小纱袋，里面是晒干的丁香茉莉和熏衣草。如今，衣服的故事结束了，即使它们安在，母亲也永远不能再穿。母亲的故事也结束了。

母亲梳起了紧巴巴的发髻，再也不去烫头。母亲也不再染红指甲，总是穿面口袋一样的粗绸裤褂。

苏杭的出走是在春天。他瞒着家里所有的人，包括苏锦。苏杭是和学校的几个同学一起结伴走的，只留下一封短信给家里，苏杭写道：

妈妈、苏锦：

我要是当面跟你们说，我走了，你们的哭泣会使我丧失掉所有的勇气。还是这样的好，这样上路，我会变得勇敢和心硬。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敌机天天的轰炸和骚扰下，哪里还安放得下一张书桌？妈妈，这道理您一定懂。

我已向父亲辞行。他的箫，我带走了。我会好好保管，珍惜。苏锦，我把妈妈托付给你了。你要代我多多孝敬和照顾她。等我打完仗回来，你要还我一个平平安安结结实实的母亲！

.....

苏杭去了哪里，她们大致猜得出来。她们想他一定是去了陕北或者新四军的地盘。母亲没有哭。母亲只是发呆，攥着儿子的信，就像还攥着儿子。母亲整天整天呆坐着，坐在窗下，坐在床边，或是坐在外面大丽菊花圃旁，也不吃饭，也不说话。

连劝慰母亲的人也没有了。人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和悲痛。只有苏锦。苏锦能做的事情就是挨着母亲坐下，

把脸埋在她腿上。苏锦等母亲自己从打击中恢复过来。苏锦学会了等待。苏锦的等待有一种成人般的耐心和宿命的寂静。

这是所有女人和母亲的劫难。苏锦懂了这个。苏锦想这是谁也逃不了的。外婆、舅妈、母亲、还有大表姐，谁也逃不了。苏锦过早地懂了这个。她说不出安慰母亲的话。

春天过去后母亲苍老了许多。母亲有了白发。但是母亲又一次挣扎过来。母亲恢复了往日的样子，忙忙碌碌，指挥着帮佣的吴妈，做这做那，洗衣服、拆被褥、排队去买配给的粮食。母亲苏醒了，可是苏锦想，也许是她身上最活跃的东西睡着了。

孟兰节过后，日机又来轰炸，他们邻居家的院子里落了炸弹。房子烧毁了，防空洞倒塌，一家四口活活闷死在洞里，只活了一个在银行做事的男人。那男人料理完一家四口的丧事，自己投了嘉陵江。

死已经不再是惊心动魄的事情了。死变得太平常。每天都有人在死，死在战场上，或是死在大后方，炸死、病死、饿死。苏锦习惯了“死”。苏锦和母亲一起赶集，

集市上躺着死人，躺在门板上，身上落满苍蝇，像盖着黑被单。苏锦从死人身边走过，不再吃惊和恐惧。

东西越来越贵。米快变成了金子。饭桌上的花样也越来越少。一块腊肉蒸来蒸去好多天也不舍得吃完。外婆、舅妈，还有母亲，她们的筷子只往一小碟酱腐乳上戳，往青菜盘子里伸，腊肉留给男人和孩子吃。

苏锦贪长，衣服都小了。母亲就把自己的旧衣服改小了，给苏锦穿。

外婆说，“我存了多少好苏绣衣料呀，都完了。”

“母亲就说，“还提那些做什么？都是身外之物。”

“是呀，一家人，能平平安安熬过去，比啥都好。”  
外婆叹气。

她们在楼下堂屋里做活，说话。苏锦打量着她们。母亲手里一件淡紫色滚青边旧绸衣散发出清幽幽的遥远年代的和平宁静气息。它险些引出苏锦的眼泪。这一刻是千金不换的。苏锦想，这就是“平平安安”吧？

出事是在这年的阳历年底，西俗“圣诞”前夕。大舅舅是从晚宴上被人带走的。大舅舅正在主持一个公司

里的晚宴，忽然有两个穿西装的男人走进餐厅，说，“是宋先生吗？我们是行政院的，请宋先生马上去参加一个讨论平价问题的紧急会议，汽车就在楼下等着。”

车是一辆黑色的福特。

“平安夜”，充城很寒冷。教堂的钟声在午夜时分突然敲响。听惯了警报声的充城人吓了一跳。他们已经不再习惯听别的声音。钟声在一座黑暗的惊弓之鸟的城市里，像悼亡的丧钟。

苏锦从梦中惊醒。苏锦想，这钟声很忧伤。

平安夜，大舅舅彻夜不归。

彻夜不归在大舅舅来说，并非新鲜事。他是常常彻夜不归的。他们的公司买卖很大，事情很多，应酬也多。苏锦有时听母亲和外婆说，“大哥老不回来，不会在外边有女人吧？”苏锦知道古板的大舅在上海有过“外室”。但是外婆回答，“现在是什么时候？二女尸骨未寒，我看他没那份心。”

但是这天早晨，舅妈说，“我右眼皮跳了一夜，不会出什么事吧？”

苏锦忽然很不安。还会出什么事情呢？已经出了这么多事，父亲死了，小表姐死了，哥哥走了，还会再发生什么事情？

中午，一年级小学生苏锦放学回家，看到舅妈和外婆都在哭。外婆躺在楼上她自己的床上，白发披散了一枕头。母亲在一边劝慰，母亲不住嘴地说，“妈，妈，你别着急，别着急。”自己也流着眼泪。舅妈呆坐在一边，红肿着眼睛。没人理苏锦。苏锦走下楼，看到了吴妈，吴妈惶惶地坐在厨房，也不做饭，也不烧火，苏锦就问，

“吴妈，出什么事了？”

“你大舅舅，让抓起来了。”吴妈说。

苏锦不知道这就是大后方兴起的“平价大狱”。苏锦只知道，她生活的世界，又一次被摧毁了。

女人们只知道哭，从早哭到晚。外婆哭得起不了床。等她从床上再爬起来的时候，她看上去至少有一百岁。双颊塌陷，颧骨高耸，鼻子通红，她像鬼魂一样在阴冷的屋子里飘来荡去。整幢房屋透出森森的鬼气。



不哭的只有大表姐。大表姐四处地跑，四处地打听。大表姐凌乱着头发在充城的寒风中跑来跑去。现在大表姐再不像过去那样常常不回家了，大表姐变成了家里的主心骨。大表姐穿一件灰阴丹士林旧棉袍，脚步坚强而有力。苏锦想到了“灵魂”这两个字。苏锦想大表姐现在就是家里的“灵魂”。

从春天以来大表姐就不再穿那种鲜艳的衣服了。大表姐只穿灰、蓝和黑色。大表姐也不再涂红指甲。大表姐的变化是故事性的。苏锦想这里面一定有一个很伤心的故事。但是家里人都忽略了这个。也许不是忽略。谁没有伤心的故事呢？这年头什么都缺，就不缺伤心的故事。伤心的故事流成了河，铺成了路，变成了浮云，连天也会被严严地遮住。

站在坡上，看充城。初升的太阳使充城的屋瓦闪闪烁烁，江上白雾蒙蒙。湿漉漉的码头上，聚集着无数的挑夫。

大表姐沿江堤走下去，走下去，走向城市。阴丹士林棉袍的身影在越来越远的地方有一种袅袅升腾的感觉，像丝绸般的炊烟，像一只滑翔的鸟。苏锦觉得心很

紧，她觉得大表姐仿佛不是走向充城，而是走向一个非常遥远的人不能到达的地方。

她不知道这样早出晚归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她只知道每次大表姐带回来的消息都只能使家里的女人们再抹一次眼泪。舅舅等一些商人被关押在望江门特务机关，另一些人，经济部农本局、福生庄、燃料管理处、平价购销处的官员们被关押在四联总处，但不久，关押在四联总处的经济部的官员陆陆续续被释放，而舅舅却杳无音讯。

阳历新年过去了。转眼又是阴历的新年。在宋家，这将是最低沉的一个春节。大表姐带回来的消息是可怕的。她关起门来，只和母亲一个人说悄悄话。苏锦在门外听了几耳朵，苏锦第一次听见了“借人头，平物价”这样的字眼。苏锦吓出一身冷汗。苏锦想，谁要借大舅舅的人头？

“这消息靠得住吗？”

“靠得住，马茹父亲说的，不会错。他还说其实就在他们被拘捕的第三天，当局已令枪决具报。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没有执行。”

“罪名呢？什么罪？”

“说是爸他们的公司承办充城日用品平价供应，挪用了平价基金。其实谁都知道是在找替罪羊罢了，欲加之罪……”

苏锦悄悄走下楼。她看见舅妈坐在堂屋里就要熄灭的火盆边。她从她身边经过，她一点也没发现。外面飘着微雪和冷雨，苏锦就站在了屋檐下。苏锦脚上穿着母亲做的棉鞋，鞋底刷了桐油，但脚还是冷的。买不到煤炭，家里只能烧一个火盆。那么大的一幢房子一只火盆真是杯水车薪。是不是借了大舅舅的人头，大家就能买到煤炭、粮食和洋油花纱了呢？

苏锦听过《三国》的故事。曹操就借过人头，把那粮草官杀了……大人的世界里只有一个字是千古不变的：“杀”。

苏锦站在冷雨和微雪中，冻麻了双腿。没有一个角落是温暖的。屋里比外面更寒冷。

除夕夜，团年饭是难以下咽的。一家人，谁也吃不下。外婆抹着眼泪，母亲大声大气地说话，劝慰着外婆

和舅妈。母亲说，“妈，大嫂，你们放心，翠微说了，她同学的父亲一定大力帮忙，不会有事的……”大表姐也说，“奶奶，妈，不会有事，爸在里面很好，我会想办法……”

条案上点起一对红烛，这是宋家的旧习。但是红烛在阴凄凄的屋子里没有一点喜气，火苗一窜一窜，墙壁上人的影子一阵乱晃，倒像鬼影一般。外婆说，“你们别说宽心话，我都知道，老大这次，是凶多吉少，不是说什么，要借人头吗？”

“借人头？”舅妈一激凌，“借谁的人头？”

“奶奶——”

“我都知道，都知道，我不糊涂。”外婆老泪纵横，“我只是觉得太不甘心，老太太冤枉，背这么一个千人骂的罪名去死——”

外婆放声大哭，捶着桌子，捶着腿。外婆说你们让我痛痛快快哭一场，我憋了这么些日子，就当他已经死了，我哭他的灵，就当我没生这个儿子。

一桌子的汤菜，早已冷透了。霉干菜烧肉的钵子里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猪油。外婆痛哭着，没有人劝。红烛一窜一窜。舅妈两眼发直，望着外婆，又像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舅妈起身上了楼。没人动，也没人在意。外婆的哭声总算低下去，低下去，母亲给外婆端来一杯热茶，大表姐绞来一块热手巾。母亲说，

“妈，事情还没到那一步，你别太伤心——”

“咕咚”一声，楼上一声巨响。天花板上簌簌地落下一些细灰。苏锦第一个跳起来，跑上楼梯。楼梯咯吱咯吱一阵狂叫。苏锦跑上楼，冲进舅妈的屋子。梳妆凳倒在了地上，舅妈已经像钟摆一样悬挂在房梁上来回摇晃。

苏锦尖叫着捂住眼睛。

大表姐从后面冲上去，抱住了舅妈的腿。

救是救了下来，但大舅妈活转来只说一句话，“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大嫂，大嫂。”母亲说。

“妈——”大表姐说。

“我不想活了，”大舅妈吁出长长一口气，“都死了，我还活什么？”

大表姐站了起来。大表姐说，“妈，你别这样。我还你一个爸就是。你别死呀活呀的吓唬人。”

大表姐泪如雨下，转身走出去。

正月过去了，二月二过去了。有一天，苏锦和大表姐去了一个地方。那是一个竹篱茅舍，四周是正在耕种的土地，田埂边有树，房后也有树。那是一个阴天，是一个注定不会有空袭的日子。屋里有一股潮湿的霉味。

桌上的陶罐里，有一束枯萎的腊梅。大表姐说，

“苏锦，我要托付你一件事。”

大表姐手里，是一支黄铜钥匙，老式的那种。大表姐把这钥匙放到了苏锦的手心。大表姐抓住苏锦的手，说，

“我把这屋子托付给你。”

大表姐说房租我已经交够了。我要你答应我，常来看看，扫扫地，擦擦桌子。出太阳的时候，把被褥拿出去晒一晒。野花开的时候，采一把养在瓶里。窗纸破了，

你帮我糊好，不要让房东的鸡钻进来生蛋。漏雨了，你告诉房东，让他们记住修理。苏锦，你要是能帮我这个忙，我一辈子都会感激你。

“你能帮我吗？”大表姐说。

苏锦点点头。

“东西不要乱动，就让它们保持原样，这是他熟悉的样子。不要让他回来，觉得陌生……”

苏锦没问，他是谁？苏锦也没问，你要到哪里？大表姐眼里有泪。她的泪眼抚摸着这屋里的一切，床、墙壁、窗纸、桌凳。大表姐的抚摸是伤心欲碎的抚摸。苏锦知道，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在这样一个年代，哪一件事情又是寻常的呢？

苏锦习惯了接受。接受一切，死亡、血、恐惧、空袭、严寒和……屈辱。苏锦的眼睛早已不再是一双孩子的眼睛。它凝视着大表姐。大表姐突然抱住了她。大表姐说，“苏锦苏锦苏锦……”大表姐心里有话说不出来。大表姐硬咽着，热泪滚滚而下。后来，很后来，就是面对大表姐的尸体、面对着这个故事的结局，苏锦也不

像此刻这样难受。这是无可挽回的一刻，是悬崖边上的一刻，苏锦眼睁睁看着，回天无力。

这之后大表姐变了。大表姐脱去了臃肿的阴丹士林布棉袍，穿上了以前的那些漂亮衣衫。春寒料峭之中，她过早地换上了美国进口丝袜和皮鞋。她的头发又有了光泽，她的十指上涂了鲜红的寇丹。她香气袭人，走去走来，而脸上却如青石一样冷漠和冰冷。她又常常夜不归家了。只是，她不再说，苏锦，有没有我的电话？她什么话都不再说。走了，就走了，昂着头，目空一切，步子比任何时候都坚定有力。仿佛她心里响着悲壮的鼓点。

后来，她就干脆不再回家。那时，充城的夏天又过来了。

大舅舅回家是在秋天。大舅舅瘦了许多，也黑了许多。满山的桔树都挂果了，大表姐的茅屋后，桔树也挂了果，红红的果实，像一盏盏小灯笼。

大舅舅回了家，家又热闹起来，来来往往都是探望的人。汽车停在坡下，滑杆停在坡上。舅舅应酬着，笑得很疲倦。



接风压惊的家宴上，没有大表姐。大舅舅说，“翠微呢？怎么不见翠微？”

舅妈支吾着。母亲也支支吾吾。外婆不说话。苏锦也不说。但是女人们的脸变得僵硬，就像突然凝固的荒野。舅舅喝起了闷酒，一杯又一杯。一瓶老窖不一会儿下去大半瓶。舅妈按住了瓶子，舅妈说，“别喝了。”舅舅突然发了火，舅舅说，“你们干的好事——”舅舅呜呜地哭起来，抱着头。这是苏锦第一次看一个饱经磨难的男人痛哭。

## 五 翠 微

马立德说，今天你父亲出狱，你不回去见见他吗？

宋翠微说，见他做什么？想气死他吗？

马立德说，你呀，脾气真大。我又没有别的意思。好了好了，快打扮打扮，我们去吃饭。“萃华楼”今天有一个饭局。

“萃华楼”的饭局，注定是老一套。来的女宾都是和宋翠微一样的“抗战夫人”。珠光宝气，浓装艳抹，不知归宿的女人。宋翠微喜欢这样的聚会。这是同类的聚首，惺惺惜惺惺。

到处是难民，是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可这战火纷飞的世界仍旧有容纳一个“香巢”的地方。但那只是一个“香巢”，不是一个家。那里面的东西，从窗帘，到桌布，都是刺激性尖锐的颜色，大红大紫大绿，你冲我撞，在四壁中厮杀。

现在的欢乐才真是末日的狂欢。欢乐也是刺激性的厮杀般的欢乐，大红大紫大绿。她穿一件娇艳无比的粉红长袍，外罩一件宝蓝色夹风衣。她极尽娇艳之能事，

脚上是一双蓝缎子绣花鞋，绣着粉红的翩翩欲飞的大蝴蝶。

照照镜子，她自己也不认识里面那个女人，她想，那是我吗？她用手掩住嘴，不让自己叫出声。惨白的一只手，五个指尖鲜红欲滴，滴着血。

“好了吗？”马立德问。马立德穿一件天青色湖绸长衫，挺胸腆肚。马立德望着镜子里娇艳的女人，说，“你看上去真年轻。”

她懂那意思。他希望她穿得老成一点，庄重一点。那样，不至于显得他太像一个父亲。她偏不。她生来就是一个走极端的女人。她不仅把自己打扮得十分年轻，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足的姨太太。她是她自己的艳旗。那旗帜上写着明明白白的身份。她喜欢什么事情都明明白白。那是她坚守的最后一点东西。

买衣料，她买她最不喜欢的颜色和花纹；买鞋，她买她最不喜欢的各色绣花鞋。她把头发烫成了她最不喜欢最讨厌的那种样式。这样她走在街上，没有一个人再把她当做女学生，也没有一个人把她当做一个夫人。“走吧。”她说。

他挽着她的胳膊。她知道他对她的这身衣服不很高兴。她不在乎。她知道她有让他高兴的办法。她有的是办法让他高兴。走下汽车的时候她目不斜视，堂馆哈着腰把他们弓上二楼。她真像一只招蜂引蝶的鲜花，芳香袭人。她的美丽是那种绚烂的极致，是美丽的顶峰。那是注定以悲剧告终的喜剧。那是以深渊做家的美丽。那美丽使人心痛如绞。

在楼梯的尽头，她遇到了一个故人。这是出其不意的相遇。这是真正的狭路相逢。在灯火通明的楼梯的尽头，大庭广众之下，一桌一桌客人面前，傲然地站着她过去的的朋友，站着马茹。一个英俊的陆军军官握着她的手。那军官挺立着，如鹤立鸡群，看上去像一张眼熟的电影海报。

马茹说，“你好。”

“你好。”她回答。

“现在我该叫你什么？庶母？还是同学？”马茹昂起她尖俏的下巴，说。她一反常态地穿了一身黑衣服。她像一个复仇女神，像一个黑夜。她使父亲的女人无比鲜艳无比夸张地凸现出来，无处逃遁。

“马茹！”马立德低声喝止。

马茹就像没有听见。

“你和我父亲过得好不好？你怎么也不请我去参观你们的小公馆？它一定比你那个飞行员的竹篱茅舍要奢侈豪华，我父亲有的是钱。看看你身上就知道他是肯为女人花钱的。她喜欢把女人打扮成婊子。瞧瞧你这身衣服！你那个飞行员要是看见了，做鬼也做不安生。不过，宋翠微，这身衣服其实挺适合你，它才是你骨头里的真面目。”

“谢谢你的忠告。”宋翠微笑着回答。

宋翠微微笑，静静地听她说。宋翠微一无所有，只有安静的微笑。微笑是她唯一的销甲。她挽着马立德的手臂，就像在和一个故人亲切地叙旧。这微笑伤害了马茹。她再也不能忍受。她从那军官手中抽出手来。她说，“无耻的婊子！”一个耳光甩在了她昔日女友的脸上。

极其清脆的一响，像某种东西的爆裂。

她的半边脸颊登时红了。但她仍在笑。她笑得反而更加灿烂，更加动人。那笑容坚不可摧，就像命运。马

茹狂怒了，她又一次挥手的时候被那军官抱住了。军官叫着马茹的名字，军官说，“你喝多了，马茹。”

军官说，马茹我们走，我们还有自己的事啊。

宋翠微说，“对了，马茹，我们都有自己的事。”

马茹被那军官拥着走了。马立德脸色铁青。马立德说，“回家。”宋翠微说，“为什么回家？我们不是还没有吃饭吗？”

她是来吃饭的。她不走。这是她的原则。她如入无人之境地穿过眼睛的河流来到他们的包房。她和熟识的客人们打着招呼，她说，“你们来的真早。”熟人们都很不自然，不用说他们看到了刚才那一幕。他们都为她尴尬，她却面不改色地笑。他们谁也弄不懂她为什么笑得这样灿烂这样决绝这样固执和深不可测。她使笑容变成了如此残酷的仪式。她面不改色。可所有的客人都希望这顿饭快快结束。

马立德以为她最终会哭。他没有见过不哭的女人。但她没有。她也没有和他斗气。夜晚，他们在一起。作为一个女人她真是一片肥美的沃野。他几乎力不从心。

他真是老了。他抚摸着她青春的身体，她的激情是真正的大江大河，奔腾万里。悲悯和怜惜突然攫住了他。他说，“翠微，跟我，你很委屈，对吧？”

许久她才说话。她说，“不。”

她说，“你帮了我，我跟了你，这根公平。”

他转过身，在黑暗中寻找她的眼睛。她的眼睛真亮。他说，“你跟了我，你给了我你这个人，可我还想问你要点别的。”

“什么？”

“一点真情。”马立德说。

她震动了。她没想到他说出这样的话。这是点亮他们之间关系的一盏灯笼。它被大风吹得摇晃，但它毕竟是一盏灯。这是交易之外的东西了。这个男人向她索取交易之外的东西。这个已过半百的男人，孤身一人，他的姨太太在大后方的铜床上困难产而死去。他在初冬的天气里穿了大毛。他的世家出身的太太说，你怎么像个暴发户？那个可怜的女人如今陷落在了危情和炮火中。

她的眼睛湿了。她想说我给不了你，你要的东西太

金贵。她想说老马我没有你所要的，我真的没有了，我所有的真情都像井喷一样喷发光了。真情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真情就像生命，会枯萎，会死。

但她什么都没有说出来，马立德就用手堵住了她的嘴。马立德说，“算了，翠微，就当我说什么都没有说。”

很久她忘不了他脸上伤感的笑。

预行警报的三角形绿灯笼悬挂起来的时候，她想，今天干什么呢？

有空袭的日子，不会有牌局，也不会有饭局，电影院也不会开门。有空袭的日子注定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日子。地上的人都钻进了地下，钻进了洞穴之中。但是她不钻。

现在空袭吓不倒她了。她丢失了恐惧。她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事情了。空袭警报拉响后，她就躺在床上，喝她的咖啡。留声机放着音乐，唱针沙啦沙啦地响，一个女人一遍一遍地唱，“苏三不要哭。”一遍一遍地唱，时间都变成了草，荒芜着。

红窗帘低垂到地，屋子就像一个艳窟。她无意改变



这个事实。充城的制高点上，每一根旗杆都升起了两只大红灯笼。空袭警报变成了短促的紧急警报。女佣不来敲门了。女佣不再喊，“太太太太，快钻洞子。”洞子就在他们的后院，和邻家共用。女佣自己钻洞子去了。女佣习惯了女主人这种大胆的不要命的举动。

她听着轰炸，听着机群驶过充城的天空。小股的机群，盘旋着，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嗞——轰、嗞——轰的巨响，此起彼复。充城又在燃烧。充城又在受难。但她低垂着窗帘。她不去看外面的世界。大火映亮了黑暗的窗子。很近的地方起了火。她仍旧躺在她的艳窟中，唱针沙啦沙啦轻响，留声机固执地唱，苏三不要哭。但大地的轰鸣城市的轰鸣淹没了这个歌唱的小女人的呻吟。

她曾经那样惧怕空袭和死。她怕被炸死、烧死、闷死。她怕他回家，看不见她这个人。

现在他回不来了，她却还这样健康地活着，四肢俱全，头发都没掉一根。

空袭过后马立德赶回小公馆，看见她衣冠不整躺在他们的黄铜大床上，上面堆满大红大绿的锦被。她海棠

春睡一般懒洋洋躺着，留声机在空转，咖啡杯也是空的，梳妆盒半掩半开。他的心往下沉。他知道这女人是在找死。他们的认识始于一场空袭，她站在他家花园里，异常洁净，洁净得不像这个血污的世界的女人。他想难道他们的终结也在一场空袭不成？

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在一天上街，那个微雨初晴的傍晚她为什么走上了街头。空袭警报早在晚饭前就响过了。现在人们吃过了晚饭，扶老携幼，避入公用防空洞——大隧道中。她显然不是来钻防空洞，也许她只是想上街，吃过晚饭，在沿江的路上走走，吹吹风，在属于自己的城市的土地上，吹一吹傍晚的江风。但是紧急警报拉响了。五分钟后，城市变成了一座空城。

她身穿桃红旗袍，走在一个空城里，就像一朵桃红的晚霞，飘过空无一人的街区。她甚至听到了机群的轰鸣。她并不害怕。她只想城市真寂静呀。执勤人员突然拦截了她。执勤人员说，“太太，你不能在街上游荡。”执勤人员把她送进了公用防空洞——大隧道中。执勤人员押解着她，把她送进了一个结局。这是执勤人员的职责。

现在她置身在密不透风的隧道中了。几万人挤在这里，黑压压，密麻麻，空气恶浊。小孩哭着，那是婴孩。但是也有一些孩子在笑，女孩子拍着巴掌，在唱一支关于猪头、油烙饼和泸州的童谣。

隧道内点着煤油灯。头上有电灯，但是电灯不亮。电动的通风设施没有启动，它们只是摆设。突然有许多炸弹落在了南岸，他们听到了爆炸的连天轰鸣。女孩子不唱了。婴儿还在哭。第一批敌机飞走了。但是它们也许还会回来。它们学会了在夜晚“疲劳轰炸”。人们聆听着解除警报的汽笛，但是许久许久听不到。充城还处在危险之中，但是洞里却越来越热。几万人、也许十几万人挤在洞子里，黑压压，密麻麻，一盏一盏煤油灯，消耗着越来越少的氧气。挤在一起的人群，流着热汗。他们像陆上的鱼群一样张大了嘴。他们说，天，让我们出去透透气。

但是飞机又来了，在市区上空盘旋。它们叫啸着盘据了城市和黑夜。它们去了又来，来了又去，轻舒翅膀，开着最残忍的玩笑。高射炮的轰鸣不断。高射炮明亮的炮火追逐着飞机。空袭警报迟迟没有解除，但是大隧道

里已是一片混乱。空气越来越恶浊和稀少。婴儿不再哭喊，婴儿已经没有了哭喊的力气。怀抱婴儿的母亲发了疯拼命往洞口挤，母亲说行行好让我们出去。

但是出不去。

执勤人员大汗淋漓。执勤人员把守着洞口，执勤人员说，不行，不行，警报没有解除，谁也不许出去。

但是人们像洪水涌向洞口。人们要出去。人们要回到地面，回到空气和凉风中去。人们大张着嘴，头昏胸闷，像就要渴死的鱼。人们挤着拥着。刚挤到洞口的人突然被新鲜空气刺激得昏倒在地。别的人踩着他们的身体往外爬，更多的人倒下。人们开始撕扯，撕扯着自己和别人。更多的人倒下，堵塞了洞口，堵塞了生路，堵塞了几万人回到地面回到新鲜空气和凉风中的希望。

煤油灯熄灭了。洞内一片漆黑。人们哭叫。人们的哭叫越来越弱越来越远。人们张大了嘴，把嘴贴在冰凉的石壁上。人们一点一点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和身体。人们把自己单薄的夏衣撕扯成一条一条的碎片。人们抓着自己的胸脯，人们要把自己的心抓出来透一口气。女人扯散了发髻。女人们披头散发。女人们全成了地狱中的

鬼。

她坐着，坐在一片骚乱之中。她不去抢洞口。她很安静。汗水早已湿透了她粉红的晚霞般的绸衣。她坐在别人的箱子上，张着嘴。她有一种飞翔般的幻觉。她在一片热海之上飞翔，飞翔。白俄老人吹着蓝天和绿草，吹着家乡。白俄老人的长笛指引着她飞翔而去。她说香涛你在哪里我来了。她张大的嘴边挂着笑容。她慢慢撕扯着很疼的胸口。她的心掉出来，掉到冰冷的磨石地面上，做了一朵鲜艳绝伦的拼花。

苏锦在望江门码头上一片死尸中间，一眼就找到了她的大表姐。大表姐穿着最艳丽的桃红绸衣，但那绸衣早已撕成了一条一缕。所有死尸身上的衣服都撕扯成了一条一缕。那撕扯是他们和死神厮杀挣扎的痕迹。

大表姐挣扎厮杀过吗？

苏锦不知道。但是大表姐的面容真宁静呵。那是真正的宁静。宁静如和平的家乡。

她身边站着那个可以做她父亲的男人。他在哭。

1995年6月26日于太原

### 大雪满弓刀

北方庭院里，一个睡眼惺松的女人倚门而立，门就变成了一幅画着工笔美人儿的条屏。

杨花似雪，落红遍地。

不用说这是 60 多年前的一张旧画，悬挂在我的北方故事的起首。一个黯淡的北方故事，却跳跃着几点南方明丽的颜色，这就是我喜欢的叙事风格。

写一个四合院的故事一直是我的夙愿。在北方，没有什么比四合院的故事更具神秘性，因为它代表了往昔。四合院是我的北方的咏叹。我常怀了一种孤儿般的情怀想象四合院的生活。我是一个在城市的鸽子笼般的单元房里长大的孩子，我的想象总是在不出十米的地方碰壁，碰出几滴血，溅在迎面的粉墙上，略事点染，倒成了几枝梅花。大雪地里的点点寒香，就是我想象的边界。

你在陈家瑞身上看不到一点传奇故事的磁力。这个男人是一个古板的男人。阳春三月，一些花木在廊下盛开着，虚应着春天的故事。

陈家瑞说，你不要在风口里站着。

这儿没风。瑞少奶奶回答。

你看看你的头发，还说没风？风把头发都吹成什么样子了？

瑞少奶奶淡淡一笑。这个女人的微笑总是让人想起缭乱的尘烟。瑞少奶奶转过身，北方的阳光在她脸上鸟羽似的一闪，瑞少奶奶说，

哪儿有什么风？怕是你心里刮风吧？

陈家瑞沉了脸。陈家瑞是一个人世間最宽容的男人。他听见墙上的自鸣钟敲了四下。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这是一个大有深意的时刻。他害怕钟敲四下的声音。他觉得他一生的秘密都隐藏在一个宿命的时刻中。他忽然之间脱口说，

姜补之的心里刮风不刮？

瑞少奶奶笑了。瑞少奶奶说，老天，你有完没完？

“河谷平原”是我虚拟出来的一个地名。一条真实的河流在我许多的故事中从北向南流经了这个叫做“河谷平原”的地方。这是一个盛产小麦、玉米、棉花和风情女子的平原。红袄绿裤的女人走在夏日的田城上，这

是那些出门远行的游子卷在心里带走的家乡的风景。

平原上有一座小城，叫尧城。一二百年前，尧城日夜走着南来北去的驼帮。驼铃是尧城的音乐。无边寺的暮鼓晨钟听上去有一种深彻入骨的凡俗的欢乐。这里的驼帮，南下印度和南洋，北上乌兰巴托和莫斯科。从尧城出去的商人，像种子一样洒遍那些人烟稠密的地方。尧城的商人遍天下。

一个叫陈九龄的青年在乾隆初年赤脚离开家乡北走口外。关于陈九龄赤脚出走的故事在后来的传说中拥有了恩怨相报的内容。人们说陈九龄是一个孤儿，在姐姐姐夫家长大。一个寄人篱下的孩子在刚刚成人的年纪弃家而去，这本身就是他境遇的最好说明。传说姐姐偷偷塞给他二两碎银和一双鞋，他揣着银两穿了新鞋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走出了村口。他溯河北上。那时这条流经家乡的河流还是一条壮阔的大河。太阳在这个生离死别的早晨很晚才出来。大雾迟迟不散。这个孤儿忽然听到了一阵脚步声。他听到了姐夫的声音。姐夫在他身后叫着他的名字，姐夫说，九儿，九儿，你给我站住。

陈九龄站住了。他回过头。姐夫穿黑衣的身子在一



片大雾中远远浮动，就好像在划水。村庄看不见了，也许永远都不会再看见。这个孤儿笑了，这个孤儿心想，姐夫你做得真绝。

他从怀里掏出那二两碎银。虽然他知道那是他姐姐的私房。他还是把它掏了出来。它们包在一块褪去颜色的红绸帕里。他把包了银子的绸帕放在地上，甩下那双新鞋，他把那双新鞋和银子并排放在一起，他高声喊，

姐夫，东西我给你撂下了，我不带走你家一根线。

说完他掉头而去。这个孤儿就这样赤着脚出门远行。这个孤儿赤脚亲近着河谷平原他家乡的土地。一股潮湿的地气从他的脚心慢慢钻进来，像迅速攀缘的植物，一寸一寸生长，在他心里郁结成绿郁葱葱的一团。后来太阳升起来，渡口上撑船的梢公看见了这个溯河而上的赤脚后生，梢公喊，坐船吧，走口外的后生家。他如梦初醒，他说，我没有船钱。梢公说，没有钱你没有手呀？

1742 年夏天一个大雾散尽的早晨，尧城人陈九龄乘船北去。有人说他在三百里外的另一个渡口登岸，跟上了一支走库伦的驼队，有人又说他折向西去渡过黄河来到了河套平原。成千上万的人走在这条出口谋生的路上。

成千上万出口谋生的人流淹没了这个赤脚后生的行迹。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没有了他的消息。

30年后尧城人陈九龄重新踏上了家乡的土地。这时他已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没人知道他的发家史，只知道他拥有了数不清的买卖和商号。他重归故里，购置田产，买地造屋，兴修祠堂，他造起了一座占地数十亩的北方庄园。他给这庄园起了一个吉祥又俗气的名字“四有堂”，有福、有禄、有寿、有子的意思。这个孤儿他给自己打下了千年不烂的基业。“四有堂”陈家从此赫赫扬扬盘据在河谷平原，开始了它沧海桑田的兴衰史。

后来尧城四乡的人们常常在河边坝堰田间地垄上看到一个疯子，衣衫槛褛，浑身疥疮，拖一条苍黄枯萎爬满虱子的小辫子。疯子逢人就说，我追他不是问他要钱哩，是他姐让我给他送把雨伞。有许多年人们听厌了这句话。没人再嘲理他。他就像一片飘蓬一样挣扎在人世的大风里。有一天他投了水，也许是失足落下，一个割草的孩子看见他像只黑鸟一般从崖上坠入水中。那种奇妙的飘扬的姿势给割草的孩子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割草的孩子回到家，对他娘说，娘，那个疯子他飞走了。

一个喜欢读新文艺的闺秀赵芝庭在 1928 年春天好进了尧城陈家。婚礼大事铺排，鞭屑像红雪一样在通衢的路上落了足有半尺。陈家六少爷陈家瑞，自作主张娶了这个读过女师的破落户的小姐。

婚后十天头上，六少爷陈家瑞对他母亲乔氏说，娘，我要带她走。

带谁？带谁走？乔氏歪在烟榻上咕噜咕噜吸着水烟。幽暗的房里，药香绕梁，乔氏身上环佩叮当。乔氏说，六子，你要带谁走？

当然是我媳妇，陈家瑞说，我还能带一条狗走吗？

乔氏哼了一声，你要带条狗走倒还容易，带你媳妇，怕是难。

为什么？陈家瑞压住了火气。

这你去问祖宗，祖宗手里的规矩，陈家男人，山南地北打天下，陈家的女人，一步也不能迈出这个大门。是陈家的子孙，就得守陈家的规矩。

皇帝都不坐龙庭了，规矩就不能变？陈家瑞冷笑一

声。

六子你这话在我这儿说说也就罢了，你可仔细你爹听见。乔氏轻描淡写地喷出一口浓烟。

这话还就得让他听见不可。陈家瑞说。他看了一眼他母亲，他知道这是她的杀手锏。烟榻上的乔氏在暗淡的日光里看上去像一团白色的虚影，那样凄厉的宝蓝色裤褂裹在一个一无所有的肥白的弃妇身上，犹如人家停床的装裹。陈家瑞点点头，说，祖宗的规矩不许纳妾，挡得住爹讨姨娘收丫头了吗？

那天黄昏躲在下房或廊下的佣人们都听到了陈家父子的激烈争吵。平日沉默寡言的六少爷在这个丁香盛开的黄昏忽，然变成了一个伶牙俐齿的人。人们听到一串一串的新名词像鸟一样张开翅膀从他嘴里飞出飞进。这时人们不禁想起到底六少爷是出过洋留过学的人。没人听得懂他那些新鲜又艰深的语言，那些语言飞翔在沉寂百年的北方庭院，撞在石墙上，撞碎了，落红一样落了

满地满园。

第二天大学教师陈家瑞准备携眷离开尧城。陈家瑞发誓要做一个四有堂的逆子。马车辚辚地停在了后门口。父亲说，带她走，可以，你只要把她带出门她就不是我陈家的媳妇。父亲说六子你个忤逆不孝没出息的糊涂东西，一个男人家媳妇不在身边干什么不方便？要带，你娘那么多丫头，轻红烟柳，由你挑拣，你真就一点不顾陈家的体面不认祖宗了吗？

这个阴历三月的早晨落着几滴微雨。高墙深院之外一片绿蓬蓬的艾草散发出那样一种清新如洗的苦涩。父亲口不择言，轻红烟柳们一个个屏息而立，低眉顺眼，绯红了双颊，心里却扑腾腾网了一尾活鱼似地跳得厉害。过时的民初年间的服饰使她们看上去犹如上乱了颜色的偶人。陈家瑞一眼横扫过去然后拂袖而去，廊下站着他娇如春花纤如柳絮的新娘。他走过去提起了她脚下的皮箱，他们目不斜视穿过一重重被雨打湿的院子来到马车前。许多双刀子似的眼睛躲在雕花木窗新装就的西洋玻璃后面打量着这一对忸怩的男女。他们就要沿着艾草丛生的黄泥大路奔向他们夫唱妇随的新生活。故事就在这

时发生了戏剧性的突变，一个人大呼小叫跌跌撞撞挥动着双手从大门里向他们奔来，他们终于听清了那人在喊什么，那人喊道，不好了不好了六少爷，太太她吞了鸦片。

有一年夏天，一个谋生无计的穷青年从省城来到了河谷平原。他在傍晚时分从尧城车站步行十里来到四有堂陈家。他一路奔来看见河上的落日一点一点坠入水面。“四有堂”突兀在河谷平原就像一座空芜的孤城。我想象得出那样一种伤情的风景。这个行色匆匆的青年沿河而来的时候，我的故事中就又一次响起了流水的声音。

第二天早晨在饭厅里这个青年非正式地拜见了陈家的一些成员。一桌子盛装的女眷竟使他有一种落英缤纷残红满园的迟暮之感。姨母为他一一引见，这是你大表嫂，这是你二表嫂，这是三表嫂四表嫂。五个表嫂参见完毕后他还是没有认清她们。一样的珠光宝气，一样的衣香鬓影，一样的笑不露齿行不摇裙。姨母显然心情愉快，她甚至屈尊为他引见了那些姨娘们。他知道那都是姨父的心肝，怠慢不得的人物。他一一的鞠躬，她们忙不迭地起身还礼，从她们的眼风中他看见了一个一个风

情万种的陷阶。

鞠躬鞠的最后，脖子都酸了，却还有一个没有引见的女人，端坐在红木椅上，玩弄着象牙筷，面无表情。这位是，他小心翼翼地问，这个嘛——，姨母的声音像纺线似的拽了很长。我是你六表嫂。玩象牙筷的女人突如其来开了口。乔氏的话被打断了。她愤怒地扫了她一眼。

你六表嫂可不是寻常人，人家是读过新书的洋学生。乔氏冷冷说。

这个叫姜补之的青年很快就知道了姨母乔氏为六表嫂吞鸦片烟的事情。在这样一个深宅大院到处都遗落着这一类的故事。它们遍布在每一层院落每一座厢房每一条小路，形成一座故事的废墟。月黑风高夜，鸟雀南飞，陌生人走进来，就像步入许多人的前生。

一个早晨在花园里姜补之和六表嫂相遇。她正在亭子里看书。花园里静静的阳光和风使这个穿纱衣的女人有一种流动的感觉。从她坐着的地方，可以看见远处无边寺的一片金顶。也许传来了梵铃的声音，也许没有。缭乱的蜂飞蝶舞之中，他忽然想到了一种草的名字：菖

蒲。

我杜撰了他们相遇的地点，这并不重要，因为他和她这两个卑微寂寞的青年注定要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刻相遇。这是命中注定的一个故事的模式。姜补之犹豫一阵儿，却还是走了上去，他喊了一声，六表嫂。

她墓地抬起了头。她脸上挂着泪痕。这使他想起了一句唐诗，梨花一枝春带雨，《长恨歌》中的句子。这也许许多兆头中最不好的一个。她说，原来是你，姜先生，却并不去擦眼泪。她的声音里有一种绸缎般的感觉。蓝幽幽的一匹缎子，慢慢展开了，上面闪出一个一个看不懂的奇妙的暗花。

对不住，六表嫂，打扰你了。他说，眼泪叫他心慌。他扫了一眼她手里的书，薄薄的一本，他看清了那是一册过期的《语丝》。

哪里话。她说。他闻到了一股暗香。她拍出丝帕来揩了眼睛。陈年百香的草味一下子抖进了饱满的阳光之中。鸡血红的一块丝帕，上面绣着张狂的一朵蟹爪菊。

姜先生喜欢不喜欢这个地方？她这么问。



喜欢，他说，这个园子有几分像南方的园林。有几处地方铺排得真是错落有致。

我没看出来，她笑笑，我倒觉得这园子像一座坟园。静得怕人，空得怕人，坐在这里，听的是八面来风，空谷足音，孤魂野鬼就藏在那些树裸子后面，蝴蝶也是鬼变的。

六表嫂是在讲《聊斋》故事了。他说。

这你就错了，姜先生，千真万确，“四有堂”陈家就像不缺钱一样不缺屈鬼冤魂，说句冒犯你的话，要在从前，你姨妈怕是就活不到今天这个寿数了。陈家的太太奶奶个个短命，这是四有堂的家风。其中的秘密，只有天知道罢了。

一本叫做《觅灯堂笔记》的书中记载了许多日趋湮灭的掌故。作者自称“采芹老叟”，从文字推测他大约是一个手指苍黄屡试不第神经错乱的乡村秀才。有一点迹象证明他仿佛是“四有堂”陈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或者掌馆的塾师。多年来关于他的死因始终是飞翔在河谷平原上的一个无足轻重的谜。

现在这本书就摊在客房的案上。一个雷雨的夜晚姜补之在灯下翻阅着它。发黄的纸页上墨香犹存，一望而知墨是上好的名品。叫做轻红的那个丫环用麻纸把汽灯的玻璃灯盏擦得晶亮。案上一只薄胎填白盖碗里沏好了香气四溢的南方“雨前”。这正是一个读志怪故事的好时候。他隐隐听到有人在远远的地方敲着擅板。一下一下，不徐不疾。他忽然明白这也许是另一个世界的某种仪式或音乐了。

许多女人在《觅灯堂笔记》中不明缘由地丧生。她们艳丽的身姿构成一个个死亡的废墟，里面风声故故，蛇行狐奔。采芹老叟用一些奇怪的名字命名了这些志怪故事，它们大多是一些曲牌的名字，比如“山坡羊”、“梁州序”、“九回肠”、“水仙子”、“柳摇金”、“哀江南”等等。这就使它们与其它的志怪故事区别开来，显得不僧不俗、不伦不类。一个曲牌就是一个夭折的女人。大雨淋湿了她们生前字字珠现的遗言。

这些化做鬼魅的女入夜夜潜行在河谷平原。她们不愿意在陈家的墓园安睡。这是一些不甘做陈家之鬼的漂泊的游魂，她们畸形的不便长行的脚上粘满河边的泥土

和草丛的露水。许多奇迹和许多故事就这样从她们没有脚印的足迹中诞生，形成一个落红遍地的哀伤的花园。那些南方来的茶商、丝绸商，北边来的马贩、牛贩，那些进京赶考夜宿荒村的秀才书生，冷雨青灯，野寺的钟磬，这一切东西构成了《觅灯堂笔记》人鬼不分的夜晚的世界。

第一个暴死的女人是“四有堂”的缔造者陈九龄的长孙媳妇。这个叫做杜氏的女人在27岁的华年死于一场不明不白的疾症。这场疾症来势汹汹，仅仅一夜之间，身高马大皮肤细白的关东女人杜氏就香消玉殒。医生说她死于绞肠癌，但是杜氏贴身的女佣和奶娘都看到了大少奶奶口鼻出血的惨状。九个月后叫做陈嗣和的少爷迎娶了新娘。这个姓杨的汾州女人五年后死于血崩。“四有堂”的长房长孙陈嗣和就这样在他的有生之年先后埋葬了六个女人。这是一个漫长故事的开始，从此陈家各房各支辈辈出短命的女人和克妻的男子。至到百年后，一个叫做陈悠园的男人公然迎娶了梨园行的女戏子为妾，从此破了四有堂陈家“男人永不纳妾”的祖规。之后，陈家的女人们才有了善始善终和延年益寿的机会。

“男人不纳妾”这样的字眼高悬在四有堂正厅“多福堂”之上，从此形同虚设。那些笔墨饱满结构丰盈的汉字渐渐遭损枯萎，像枯枝败叶一样在北方的大风中一叶一叶凋零。

早晨，姜补之和瑞少奶奶在院子里相遇。瑞少奶奶站在穿山游廊上看着下人们抬一架风琴。瑞少奶奶指挥着下人把风琴抬到她住的西偏院去。风琴是专程从省城运来，不用说这是陈家瑞只身离家将功补过的又一件礼物。姜补之说，早，六表嫂，这风琴好漂亮。

姜先生会不会弹琴？瑞少奶奶笑着问。

不会，姜补之说，我从来不会摆弄这些时髦的玩意儿，笛和策还能吹两下子，弹琴可不行。六表嫂一定会弹吧？

她笑而不答。这个早晨她穿了一件珠灰色的绸短衫，两只珠圆玉润的臂膀上滑动着一层金子似的光影。太阳是好太阳，姜补之却仍旧没有从夜晚的世界中走出来。一百年前这样灿若桃花的女人飘然而至，那是多么心惊又伤痛的场面。一些花木在廊下静静地开着，波斯菊、大丽花、蝴蝶兰，蜂飞蝶绕之中每一朵花都像是一个前

世的还魂的女人。

姜先生人不舒服？姜补之忽然听到她这样问。

哦，没有，他说，我很舒服，这样天天游手好闲饱食终日还有什么不舒服的？

她笑了。他懂了那笑里的意思。这使他觉得他们很近。有一霎他觉得眼前这个女人是一个通身透明的水晶玻璃人儿。他看见她在徐徐地说话，却不明白她说什么。他的眼睛触摸着她的肌肤感到一种薄荷般的辛辣和清凉。一个女佣从屋里走出来，说道，瑞少奶奶，你看风琴放在那里合适不合适？她说，随便吧。却还是随那女人走了进去。他听到她进门时扭头说，姜先生等你去学校教书，我就把这琴捐给学校了。

后来他听到了她弹琴。她弹得不好，时断时续，仿佛一个人在喘气。她反复弹一个曲子。那是一首流行歌曲。整整一天她就弹这一首歌。喘着气，哭诉一般。他就坐在客房的窗下听她弹琴。琴声飘过几重院子到达他窗下的时候已是强弩之末。生疏的无奈的力不从心的琴声一点一点绞他的心肝五脏，直到日落月升。

你知道你是谁？

你知道年华如水？

你知道秋风添得几分憔悴？

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

.....

烟榻上的乔氏用丝棉塞住了耳朵。乔氏说，真是家门不幸。

一个武林大师出生在尧城附近一个叫仰贤的村庄里。仰贤离城十里，盛产一种叫做“沙果”的北方水果。那里每一棵沙果树上，差不多都有习武人用铁刹掌劈出的累累伤痕。

武林大师在半生的江湖生涯中缔造了一种奇特的拳法，后来这种拳法在几百年的流变中渐渐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舞者如猿如鹤，刚柔相济，成为北方武林之中重要的一个门派。

武林大师晚年在尧城开设了一家威远武馆和镖局。镖旗上一猿一鹤成为“威远”的标志。“威远”镖旗北走大漠，西行雪山，南下南洋，长驱直入，如人无人之

境。有一天，一个中原口音的黑衣汉子风尘仆仆来到尧城，在一家叫做“隆盛斋”的清真铺子里一口气吃下五个酱羊头三斤老白汾。黑衣人头不摇身不晃走出“隆盛斋”，穿过鼓楼西大街。来到威远武馆门前，在几箭远的地方，抱定双臂一站，只见“威远武馆”的大黑牌匾从几丈高的门楼上应声落地。

良久，几个身穿褡裢的青年从武馆里疾步走出来，雁阵排开，对黑衣人一抱拳，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说道，敢问这位前辈，高姓大名，幸临贱地，有何指教？

黑衣人凛然不答，只一挥手，旗杆上画有猿鹤的黄色镖旗忽然像折脚雁一样扑喇喇栽倒下来，那一瞬间美丽如画。

孙二，山不转水转，师弟我来了。黑衣人嘶声喊，声如蛇走狐奔。

缀有铜钉铜环的黑漆大门应声而开，武林大师孙二一身白衣飘然出世。大侠孙二如一只仙鹤一样纤尘不染站在威远武馆宽大的青石石阶上，鼓楼北街顿时一片静寂。秋风雁叫尧城人有幸目睹了三百年前这一场武林豪侠的激战。

大侠孙二当胸一抱拳，朗声说，师弟，久违了。

黑衣人并不还礼，却慢慢从袖中取出一管竹笛，横在了口边。那是一支紫竹做的光润如玉的笛子。黑衣人兀自吹了起来，笛声悠扬，吹的是一支古曲《梅花落》。

尧城静如沉钟。一城人就像被笛声催眠了一样。笛声清越宛转，横贯天地，凄凉如寒霜秋水，漫漫淹没了歌楼酒肆，滚滚红尘。一滴清泪挂在了黑衣人的右脸上，原来他是一只独眼。独眼黑衣侠客把一曲《梅花落》吹到如此回肠荡气，城西“临香院”中一名绝色红妓闻笛痛哭失声，绝倒在地。

长风中大侠孙二慢慢脱去了杭绸夹衫。那衣衫飘飘坠地犹如蝉蜕。他仰天长叹一声，说道，罢了，30年的恩怨，师弟，我们了断了吧。话未落地，笛声嘎然而止，只见一道紫光横空一闪，大侠孙二白鹤般凌空跃起，一支碧玉萧不知何时已握在手中，长舒猿臂，在空中架住了飞来的紫笛。

一笛一萧，一黑一白，这一场恶战，直看得尧城人目乱神迷。在日后三百年民间故事的口口相传之中，这两个侠客从日落战到月升，从月升又战到月落。第二天



太阳升起时，他们已经从狼藉遍地的城中战到了河边。他们都已精疲力尽，在最后一个回合中，彼此以绝招击中了对方的要害。他们忽然住了手。这两个江湖侠客知道暗伤就要发作，危在旦夕之间。白衣孙二忽然扬手把玉策抛进了河里。玉箫那样优美舒缓地坠入水面。须臾，黑衣人手中的笛子也如紫鸟一样腾空而下，一箫一笛，随波而去。

这两个暗伤在身的江湖侠客就这样赤手空拳站在了早晨的河边。河水东流而去。没有一只舟船的水面波光鳞鳞。黑衣人说话了。黑衣人暗哑的声音就像不透一点星光的黑夜。黑衣人终于一抱拳，说道，师兄，这笔帐，我们只好来世再算了。

白衣大侠孙二长揖还礼，说道，师弟，我在来世奉陪。

黑衣人石像般的脸上绽出了笑容。那笑容明净如水洗。他转身涉河而去，嘴里嘶哑地唱着一支歌：

生在阳间有散场，

死归地府又何妨？

阳间地府俱相似，  
只当飘流在异乡……

白衣孙二眼泪忽然夺眶而出。孙二朝着河中那黑衣的背影大喊一声，师弟，来世，我把梅娘还你——，言毕，气绝身亡。

黑衣人在水中慢慢转过身来，朝阳下那只有一只眼睛的脸上泪流如雨。他朝岸上久久长揖。没人听清他说什么。他的身体终于像伐倒的大树一样渐渐随一河金波而去。

这个多雪的冬天一个叫苏虹的女人结束了一场毫不曲折的恋爱。苏虹是一个 38 岁的女人。有人给她介绍了 46 岁的邱。邱是一个经理。

苏虹认识邱的时候还只有 37 岁。那是上一年的秋天。山上一些地方黄栌和槭树刚刚红了叶子。苏虹是那种喜欢看红叶的古典的女人。如果再年轻几岁的话，她完全有可能在一片玲珑剔透的红叶上题几句感伤的小诗。苏虹是我的朋友。苏虹和我一样是一个过时的唯美主义者。

秋天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苏虹，说，愿意认识一个

人吗？

苏虹不愿意。苏虹对这种事或者说这种方式不怎么热心。苏虹是一个有过婚姻史的女人。但是那个人说，老岳中的，怎么样？

苏虹被打动了，苏虹有一种融雪的感觉，好像春天的傍晚忽然赤脚走上一片泥泞但是温暖的土地。你拿这样的女人是没有办法的。这样的女人头脑总是不很清楚。故事就这样发生了。一个注定阴差阳错的故事，因为苏虹这样的女人一旦出现，那么这个故事就义无反顾地失去了精彩或完整的可能。

从前的时候苏虹是岳中校园里的一个小姑娘。苏虹就是在那里被种上了浪漫和忧伤的种子。浪漫和忧伤这样一些古典主义的东西在从前的岳中校园里像蒲公英一样随风飘荡。苏虹这样心灵脆弱的女孩儿就是它们生长的沃土。现在它们早已长成了很深叶茂的大树，覆盖了一个 37 岁的女人不安静的灵魂。苏虹和邱见面不久就谈起了岳中，她精神的家园，她想这应该是他们共同的话题，苏虹说，往事如烟。

回忆使苏虹散发出某种咄咄逼人的发育的气息，好像她身体里隐藏了一只青春的麝。这使邱很不舒服。邱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被锻造得炉火纯青的男人，他不准备在一个 37 岁的女中学生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他不想跟她在那个永逝不返的岳中校园里做你追我逐的精神游戏。他终于抓住一个恰如其分合乎礼貌的时刻站了起来，说，真对不起，我先走一步了，我回去还要等一个长途电话。

他以为话说到这种地步就足够了，但是他还是忽略了他的对手的青春激情。只听那个女人说，能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吗？

三天之后苏虹拨通了他的电话。苏虹说，喂？

讲话。他说。

你总是用这种口气和你的雇员或者客户谈话？她说。

他这才知道是她。她的声音温柔又年轻。这是他向往的那种女人的声音。他沉默了几秒钟。他想象着话筒那边女人的形象。他想象着她的眼睛、眉毛和明。他想

象出一张女人的脸庞来占有这种温柔年轻羽毛一样美丽的声音。“水是烟波横，山是眉峰翠，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当然，那是一张和苏虹毫不相干的脸。

你在哪里？他问。

单位。她回答。

能从那儿失踪一会儿吗？他脱口说。

她笑了。她说，已经失踪了，我就在你楼下。

事实上苏虹是一个毫无姿色的疲倦的女人，即使在年轻时她也从没有过光彩照人的时候。她有一个很不舒展的身体和一个架在细度的脖颈上几乎难以支撑的大头。那样子使人联想起某种仪器。邱从茶色玻璃中看见她张惶地横过马路向咖啡屋走来，邱想，偷地雷的。

邱的第一个冲动是逃跑。但他无路可逃。她已经站在了唯一的一个出口。她像一个侵略者一样站在了那里。他向她招招手。他有一种陷落的感觉。预感告诉他，摆脱这个女人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

她笑着向他走来。那样一种灿烂如阳光的微笑，突然照亮了他的眼睛。很久之后他仍然在想，这样一个女

人拥有如此美丽的微笑几乎是荒谬绝伦的事情。昏暗的弥漫着某种桃色气息的咖啡屋突然变成了一个荒诞派的布景，她走上台来，带来一个有无限发展可能的奇怪的故事。她说，你好。

但是打破这种幻觉真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只要她坐下来，只要她又用那样伤怀的口吻提到岳中。当她开始喋喋不休诉说青春往事的时候，他深感自己又一次被欺骗。他可不愿意花钱请人讨论人生。他打断了她，他说，想再吃一个冰激凌吗？

她忽然给他讲起了那个故事。她说有一个男人，一个学者，在世界各地像寻找圣杯的骑士一样寻找着他 20 世纪的爱情。那真是一件极其滑稽可笑却又催人泪下的壮举。那是一种多么荒芜的寻找。她说，永无止境的荒芜。说这番话时她的眼睛流露出北方河流般的寒冷和忧愁。你当然可以请我吃冰激凌，她说，年轻时我一口气可以吃下五个呢。

现在姜补之总算大致弄清这座北方庭院的整体布局了。整整一个夏季他研究着它的结构造型并试图用文字把它再现到一本叫做《蝶仙》的书中。《蝶仙》最初的创

意是一个类似《沉沦》那样的故事，但是自从进入夏季，它忽然变得语义不详，“四有堂”复杂的结构形式使这个贫病的有一定自传意味的故事渐渐陷入到一个迷宫之中。

仪门、垂花门、穿堂、抄手游廊、鹿顶耳房钻山。粉油大影壁、东西跨院、南北夹道，这样一些字眼频频出现在了不同的章节之中。它们分布在飘忽不定来去无踪的文字氛围里面，看上去像时间的骨骼。他久久徘徊在这座北方庭院的每一处院落，考察着它的形式。有时他长时间面壁而立致使许多人以为他走火入魔。

你在干什么？有一天瑞少奶奶忍不住这样问，在学达摩老祖吗？

不，我在看这些房屋。他回答。飞檐上两只燕子在阳光中蹦蹦，黑色的羽毛美丽无比。

我们站在一个“寿”字里，他说，这座院子的整体布局是一个“寿”字。

这就是你研究的结果？瑞少奶奶笑了，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呀。

可这是一个不完整的寿字，他说，在‘寸’字的那个地方，短一个点儿，我现在就站在那一点的位置上。

你在充当那个点吗？

不，我只是觉得奇怪，这似乎是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只要在那个点的位置上，安放一块太湖石，或者是挖一口井，不是就解决了吗？

谁知道呢。瑞少奶奶说，这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可我觉得它很重要，他的语气忽然变得十分激烈，一件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事，为什么就不去做呢？

我怎么知道？

是呀，我也不知道，谁都不知道，所以这才显得很奇怪。他说，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这个家里奇怪的事情多了，瑞少奶奶慢慢回答，比如你，你就是一个奇怪的人。

说完她转身而去。他又闻到了那种陈年百草的香味，丝丝入扣，更行更远，他忽然如梦初醒。太阳渐渐升高了，他看那个穿桃红衣衫的闺中少妇向后园走去。他知



道她又去树林里找蘑菇。这个雨水涟涟的夏季蘑菇们长得很茁壮。他常常看见瑞少奶奶独自在花园里采蘑菇。她挎一只精致的南方湘妃竹篮长久在潮湿的林子里逗留，有一天她告诉他榆蘑做涵是世界上最鲜美的美味。

你也开小灶？他问。

真问得奇怪，她说，这个家里，谁不开小灶呢？你姨妈不是带头开吗？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家里的所有规矩，都是虚应故事。

他笑了。他的笑容闪闪烁烁，好像树叶上的阳光斑驳地洒在他脸上。但是事实上他却一览无余地站在一个没有树的地方。她注意地看看他，你病了吗，姜先生？

没有，他说，我根结实。只是有点儿头疼。

头疼？待会儿热热地喝一碗榆蘑汤，包你神清气爽。

这天姜补之在灯下撰写《蝶仙》时出现了下列的句子：

在应该是空白的“口”字形院落里，现在挤满了蚂蚁和蘑菇。

渐渐风干的蘑菇香气袭人，令人不安。

整整一个夏季，他就做着三件事情，读《觅灯堂笔记》、研究房屋的构造和撰写《蝶仙》。

整整一个夏季，人们各干各的事情。

整整一个夏季，瑞少奶奶出入林间，采摘榆蘑和松蘑，做汤。剩下的就摊在院子里，晒干了，串成串儿，围着过冬。风干的蘑菇的香气形成这个夏季最晦暗的特征。

夏天就要过去了。

九月到来的时候，姜补之终于在尧城国小做了一名国文教员。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他手提一只旧皮箱离开了这个寄人篱下的地方。皮箱里有一身洗旧的学生装、一件长衫、几双布袜、一只笛子、几本杂志和一本《觅灯堂笔记》，以及尚未完成的《蝶仙》手稿。当他只身离开四有堂向河边的国小走来的时候，他刚好看到了一个披头散发号哭着的村妇投水。

河边的故事免不了有落水的声音。他熟视无睹。敲钟的校工罗长贵带他来到操场后面的坐西朝东的一个房间。门没有锁，里面陈设简单。一盘火炕、一张炕桌。

一盏油灯和一只铜盆各自孤伶伶地呆在各自的地方。木窗上没有玻璃，糊着麻纸，麻纸上有一些拳头大的破洞，像一只只马的眼睛。罗长贵说，姜先生你先将就往下，我去寻些纸来把窗户糊上。

这是一个空旷的地方。空旷得没有人气。野草倒在墙根长得十分茂盛。可见这是一个适于阴性的东西生长的地方。墙那边就是听风寺。听风寺的松林曾经是尧城一景。在那些年代久远的地方史志中，“松浪听风”历来被此间文人称做是“尧城八景”之一。后来这座建于唐代的寺庙和松林毁于一场大火。1928年9月姜补之到达这里时，听风寺早已荒芜多年。断垣残壁间出没着狐狸，幸存的几棵孤松萧萧然露出下世的凄凉光景。

这个夜晚姜补之一夜无眠。到早晨罗长贵提一只锈迹斑斑的铜茶壶进来送水，罗长贵说，睡得可好，姜先生？

姜补之问，老罗，这隔壁是不是住着什么人？我昨夜一直听见有人在敲木鱼。

一个游方和尚，老罗说，住了一夏天了。来的时候病得眼看要死，谁知又活了。

从哪儿来的？

谁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一个游方和尚，总是从有山有庙的地方吧。听口音倒像是个南蛮子。

早饭后他踱出校门朝听风寺走去。罗长贵说，姜先生好好散散吧，明天一开学就不得这么清静了。罗长贵捧着一只脸盆大的黑粗陶碗在喝米汤。姜补之走进了坍塌的山门，来到正殿，他想象着当初“听风寺”的规模和香火鼎盛的状况。一个断了双臂的金刚对他怒目而视。莲庭却是空的。早先朱红色的殿梁上筑着燕巢蛛网。他信步来到后殿，一缕袅袅炊烟从西偏殿飘出，他知道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去处了。

那个缁衣百结、满面尘垢的游方和尚在煮菜粥。

师父。姜补之恭恭敬敬地喊。

后来他才发现这是一个聋人，也许还是一个哑巴。他神情淡漠地抬眼看了看这个不速之客。姜补之说，师父宝刹何方，宝号怎么称呼？那和尚始终一言不发。后来他突然伸出两只苍白的手指头去搅动锅里沸腾的菜粥。姜补之忽然感到有点害怕。

整个荒颓的破庙里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阳光也是冷的。

他退出来时就看到了马车停在了河边国小门旁，两个男人从车上抬下一件用草绳捆扎得结结实实的东西，他认出了那是一架风琴。

姜先生，罗长贵朝他这边喊，这东西要抬到哪里去？

怎么回事？他问那两个下人。

瑞少奶奶说，这是她捐给学堂里的东西，她说这是姜先生知道的。一个壮年男人回答。

先抬我屋里吧。姜补之说，先抬我屋里，等明天开学了，再做安排。

罗长贵带路，带那两人和一架风琴朝后面走去。姜补之突突突地一阵心跳。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他想。他定了定神随他们来到房中，风琴已被安放在了窗下。他掏出零钱来谢了那两个差人。他说，买碗酒喝吧。等房里只剩他一人时，他动手解去了那些蛇似的草绳。打开琴盖，一只无字的信封躺在黑白分明的琴键上。

信封没有封口，他急忙把里面的信笺抽了出来。上

面不着一字，空空的，白茫茫的，像落了大雪的河谷平原。

夜晚，他喝了酒，摸出他的竹笛，吹起了一支古曲，《梅花落》。

隔壁，野庙荒寺之中，游方和尚一下一下敲着木鱼。  
敲了一夜。

冬寒十月，一个陌生人在某个落雪的黄昏来到了河谷平原。他沿冰封雪飘的河岸大步向尧城走来的时候，姜补之正在西窗下写着那个仍旧没有结尾的《蝶仙》。

现在《蝶仙》的章节中，开始弥漫出荒寺和大雪的气息。金粉剥落残缺不整的佛像支撑起了这个白茫茫的故事。木鱼和铙钹的形状随处可见。有些地方甚至有了断钟空冥的响声。书中的主人公开始在夜晚和梦游的女人相会。梦游的女人在晦暗的有着线装书和古老瓷器的房屋里向他打着一种奇怪的手式。那里面的语言没人能懂，但是它们复杂莫测的变幻却一日胜似一日地绝望和焦灼。

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他想。在白天，他反复回忆

那些手指的动作，他试图在一张宣纸上把它们描绘出来，就像古人描绘出列阵图或者拳谱。但他发现这是徒劳无益的事情，他根本无法记忆夜晚的一切。那些奇奇怪怪的手指姿态在白昼中变成了一团翻飞的菊花，他根本没有可能理清它们的来龙去脉，它们只是徒然拥有了一种错误的美丽。

现在那个陌生人住进了“连升客栈”。陌生人独自包了楼上座西朝东的一处单间。屋里陈设简单，几件必不可少的红木家具在暗淡的天光里隐隐发出一种温润如玉的光泽。

伙计掌上灯来。伙计说，这位老板还要点什么？

陌生人说，五个酱羊头，三斤老白汾。

多少？伙计问。

你的耳朵是不是有毛病？

老板好酒量，伙计讪讪地说，不过，这老白汾可不比南边的米酒，敢问这位老板仙籍何处，听口音像是南边人吧？

错了，陌生人回答，我是西边来的，我从不喝什么

米酒。

这一晚陌生人喝得酩酊大醉。他身轻如燕飘飘欲仙来到落满大雪的院子里，舞起一支长剑。酒力使他通身透明腮如桃花，这使他兼具了阴柔和阳刚之美。茫茫大雪之中一支银蛇上下翻飞，令人想起唐诗中关于公孙大娘舞剑的种种夸张的描写。五个剔除得干干净净不剩一丝筋络的羊头，在雪地上被摆放成一种简单明了的图案，那是大雪地里的一朵落梅。

瑞少奶奶要去尧城国小教音乐，这使四有堂陈家上下一片大哗。

公公陈子芳说，岂有此理。

乔氏说，陈家的女人怎么能抛头露脸去当孩子王？

瑞少奶奶说，这是我的自由。

乔氏说，陈家不给你这种败坏家风的自由。

那可由不得你，瑞少奶奶说，我可不是你儿子，你吞鸦片吓得住你的孝顺儿子可吓不住我。

一封家书召回了省城的陈家瑞。乔氏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乔氏说，六子我不能活了。陈家瑞皱着眉头



说，娘，你这是自作自受，当初要是让我把她带走，哪儿有今天的麻烦。

你把她带走吧，六子，我消受不起这样的媳妇，我还想多活两天。

晚了。六子说，太晚了。

是太晚了，乔氏肥白的身子在暗淡的日光里散发出一种浓郁的腻香，两粒红宝石耳坠张狂地一闪一闪，像挂在门前的大红灯笼，要是在从前，这样的媳妇哪能让她活到今天，早就在祠堂里活活打死或者沉河了。

太晚上了，陈家瑞望着窗外说，时间之水不能倒流，她现在不会跟我走了。

雪后初霁的一个早晨，瑞少奶奶赵芝庭走进了尧城国小的大门。她身穿一件阴丹士林棉长袍，围一条大红羊毛围巾，洗尽铅华，一元修饰地出现在了姜补之眼前。赵芝庭看着目瞪口呆面色苍白的姜补之说道，姜先生我们如今是同事了。

赵芝庭在风琴上结结巴巴弹出那些流行于20年代末期的儿童歌曲，她想我总有技巧娴熟的那一天。她的声

音圆润悦耳，天然去雕饰，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她琴艺的不足。学生们对于她本人比对她的歌声更有兴趣。她的到来使这个清一色男先生和男学生的国度里从此拥有了一种温暖的红色。她总是围着那条红围巾。有时把它包在头上，有时又把它披在肩头。它的每一种变化似乎都是一件意味无穷的事。当她早晚行走在村路上时，村妇们对她指指点点，富可敌国的陈氏家庭里出了个教书的女先生，这可真是天塌地陷的事。

村妇们说，放着少奶奶不做，真是个怪人。

河谷平原上棉农的妻子们研究着这个女人的衣饰。她们猜想着她拥有着怎样众多的金玉首饰。在河谷平原流传着许多这一类的传说。人们说陈家妇女的金玉戒指用针线筐箩撮，前清时皇帝还问陈家借银子呢。但是这个女人挺胸抬头走在河边村路上，穿一件阴丹士林棉袍，沐风栉雨，哄庄稼人的孩子唱歌。

陈子芳说，由她去吧。一切都有个定数。

苏虹现在总是在星期二下午给邱打电话。苏虹站在公用电话亭旁，拨出那个稳熟于心的六位数字。苏虹说，喂。

他喜欢电话里的苏虹。电话里的苏虹没有一丝一毫张狂的职业女人味儿。他尽可以把她想象成一个他喜欢的那种女人：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淡如幽兰的女人气，穿银红或者珠灰的绸衣，说一些没有意义的闲话。

或许是因为苏的声音富于魅力。有的声音给人以无限广阔的想象的空间，供人去耕耘和播种。但是苏虹不知道这个。苏虹总是在电话里问，你能不能出来

？

他说不能。沉痛的教训有一次足矣。但是他低估了苏这样女人的执着。有一天苏突然闯进了他的写字楼，他正坐在大班台后面打一个马拉松式的电话，双脚在台面上翘得老高。电话那一边当然是一个女的。苏敲了敲门，他说，进来。她进来了，向他微笑。他又一次感到了一种深深陷落的绝望的感觉。窗外刮着那样凄厉的北风。

我路过这里，她说，想看看你上班的地方。

毫无发展希望的一个弱不禁风的身子裹在一件凄厉的红大衣里，那恰恰是她最不能承受的颜色。她就像是一个借了别人衣服穿的穷人。腥红如血的华丽的颜色恰恰弄丢了贫弱的她自己，这真是一件荒诞的事。她向他微笑，他连姿势也没有改变。他知道她的老练洒脱都是假的，内心深处她是一个最不老练洒脱的女人。电话那边突然传来了诧异的询问，那边的女的说，喂，喂，你怎么了，问你怎么不说话？

电话那边的女人是一个可以做情妇的女的，天生是情妇的那种。有些女的却可以做老婆。但是苏虹不是，苏虹既不能做男人的情妇也不能做男人的老婆，苏虹甚至不能做一个恋人。这恰恰是使邱困惑的地方，也恰恰是他不能对她快刀斩乱麻的地方。他不知道怎样待她，却知道这是一场毫无可能发展也毫无发展方向的游戏。这是一条注定要湮灭在沙漠中的河流，不能汇入任何一个大江大海。一个女人，不能做恋人、情妇和妻子，那么她是什么？

也许她只是一个声音。

也许他希望她只是一个声音。

她永远不是一个骨贴肉、肉贴骨的女人。她是一个回响。一个人类永不能复得的东西的贫弱的回响，这回响似有若无隐蔽在如此不堪的一个身体之中，存心不让人去发现。但是他发现了，那么无意地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存在。就像长途跋涉的人们突然发现了一个海市蜃楼。但它又是多么虚幻，它经不起一点推敲，经不起一丝风吹草动，它那样容易就化烟化灰袅袅而散。它是无形无迹的，它永远不能在人世间聚成一个真实的景象。

他匆匆收线，他觉得在这个女人面前连调情都变得没滋没味。他说，你坐。他觉得那一团鲜红欲滴的颜色让他头晕目眩。他不喜欢穿红色的女人。

她在沙发上坐下。她说，外面风好大呀。

他这才意识到她是顶风而来，骑了自行车，从城南骑到城北，鲜红欲滴的一团穿城而过。这突然使他有一点心痛。他莫名其妙地心痛了。他想我为什么要跟她玩这样一场游戏？他知道她满怀了希望。她满怀希望像没头苍蝇一样向他传达出一种他不能了解的信息。她那样孤独无助彷徨凄迷站在公用电话亭就像站在一个四面环水的岛屿，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手中听筒上的那一线游丝。

她就抓住了这样一个不能靠实的纤细的东西，她这样一个天生不是妻子、情妇和恋人的女人，她就这样向这个苍茫人世，向这个绝无真情的男人义无反顾地交出了她的希望。

他说，喝点什么？

她奇怪他的声音里终于有了一点温暖的味。她知道她做了一个不速之客。她知道那是一个女人打来或者是打给女人的电话。他的生活中有多少这样的电话这样的约会这样的闯入她不得而知。她对自己说我为什么要在乎这个？但她知道自己是在乎的，锥心刺骨地在乎。她知道自己的笑容那么做作惊慌和不自然。她一次又一次印证了一个真实却又一次又一次地否定着它。每一次轮回，对她的伤害就加深一分。她总是在支撑不住煎熬不住就要溃败的瞬间他却又给了她新的希望。他看着她，温暖地说，喝点什么？

茶。她说。

眼泪就是在这时流了下来。一大颗，一大颗，触目惊心滚在了香气四溢的茶杯里。她呷着热茶。她用这个动作掩饰着她的哭泣。哭泣是突然迸发没有准备的，

也许是准备了很久酝酿了很久，酝酿了整整一个秋季，整整 37 年，或者是千年百载。她的哭泣像是从灵魂里踉踉跄跄逃亡出来，像是从千年百载死掉的一个故事中逃亡出来一样。他走上去，毫无准备地把这个哭泣的女人搂进了他的怀里。

有一天她问他，美好的日子哪里去了？他说，美好的东西总是一去不返。

就像流水。

她面色苍黄，透明如纸。河谷平原上，所有的树木都脱尽了残叶。河谷平原变得如此简洁和辽阔。

早晨，罗长贵手提铜壶来到他的房间，罗长贵唏溜着鼻涕。罗长贵说，姜先生没有睡好吧。

不，我睡得很好。他说。

姜先生夜里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什么动静？

那就不好说了，罗长贵嘿嘿一笑，怕是闹鬼吧？

姜补之追了出去。姜补之说，老罗总是麻烦你干这干那的，这点钱就留着买酒喝吧。

哎呀姜先生这可不敢当。我伺候你还不是该当的，你放心我不是那种嘴上没门不知轻重好歹的人。

他把钱掖进怀里走了。他嘴里哼着小曲儿。那小曲儿的名字叫《摘豆荚》。那是一支叫人恶心的邪恶的小曲儿。

没有学生的校园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他站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举目无亲。他举目无亲流离失所地站在一个大荒凉之中，就像一只孤鸦。这是一个分外静寂的早晨，所有落入耳中的声音都是静的，空的。没有一只鸟能从这样一大片空寂中穿越。这样一个早晨甚至没有木鱼的声音来打扰。听风寺那边只有枯树上偶尔沙沙落雪的响动。游方和尚也睡过了头。

他走回屋去。炕火要熄了。炕洞里透出点点微红，红得那么虚弱。铜盆里滚水渐渐冷却。他想起了那句话，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

没有人知道姜补之什么时候离开了尧城国小。罗长



贵也不知道。河谷平原漫长的一个冬夜里，有个青年仓惶出逃。第二天早晨，她站在了那间陋室之中，环顾萧然四壁。他带走了所有该带走的，只留下了一样东西，《蝶仙》手稿。

未完成的手稿整整齐齐摆在炕桌上。那就是他存在过的证明。有一天他从很远的地方凭空跑来，喧哗了一阵，又像风一样在某一天消失得无影无踪。

《蝶仙》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逃亡终将使这个故事流离失所。

墨迹犹新。

“四有堂”陈家最后一个暴死的女人丧事分外隆重。这个身怀六甲的女人死于蘑菇中毒。

在那个多雨的夏季这个女人采来了许多的松蘑和榆蘑。整整一个夏季“寿”字形的庭院里到处弥散着蘑菇的清香。这个女人把它们晾干了，串起来，挂在屋檐下。这个女人在一串一串的蘑菇之中隐藏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风干的蘑菇使这个女人七窍出血，像所有《觅灯堂

笔记》中那些夭折的女人。

雪地上行进着白茫茫送葬的队伍。七七四十九个僧人和七七四十九个道士做起消灾洗业平安水陆道场。鼓匠们吹起响器，为这个“驾鹤西去”的女人送行。锁呐的声音杀出一条血路，勇往直前，又被更大的寂静和更大的空旷淹没。

另一条路上，一个黑衣男人仗剑而去。

许多天后人们才发现了游方和尚的尸首。也许是七天，也许是五天，这五、七天之中人们始终没有听到木鱼的声音。没有木鱼的声音，人们照常过着自己的日子。鸡飞狗斗，女人们盼望着出门做生意或者是赶脚的男人在年关将尽的日子里早早回家。

场空地净。

第五天或者是第七天头上，尧城国小校工罗长贵终于感觉到了一点异样。他想，怎么没有一点响动？所有的响动都没有了。闹鬼的，事佛的。他觉得这是一个异兆。一个地方没有响动难道还不是异兆吗？第五天或者是第七天头上他终于忍不住从墙上的缺口中走进了听风

寺。他走过了正殿。他一口气穿过三重殿宇来到后殿。他喊，师父，师父，没人回答。但是他看到了扔在院子里的一只破钵，一只黑粗掏碗。

后来他闻到了一股腥味儿。

后来他看到了死去的游方和尚，躺在西偏殿地上，双目圆睁，面带微笑。他的胸部有五个伤口，簇拥着，凝着冻血，状如梅花。

现在我的朋友苏坐在温暖如春的一间广东酒楼里，外面飘着大雪。

年关近了。

这个北方城市已经是一派岁尾的气氛。大街小巷卖烟花爆竹的摊点突然之间星罗棋布。菜市场上人流如潮。所有的商店人流如潮。街头上有了卖春联的外乡人。

外乡人在一张一张红纸上写着那些应景的熟话，外乡人写道：梅花朵朵风前舞，爆竹声声雪里开。不识字的老妇人掏钱买走了它。其实这个城市没有梅花。

这个城市真是一个毫无风情的城市。

他珊珊来迟。他手里拿着“大哥大”，做出一副公

事繁忙的样子。他坐下来，把“大哥大”摆在了餐桌上。他说，又有什么事？

请你吃顿饭。她回答。

电话铃就在这时响了起来。他说，喂，对，是我，你们先不要等我，我半个小时之后准时到达。

我们只有半个小时。她说。

你没看见我在忙嘛？他反问。

人人都很忙。她笑笑。

也有例外，他说，比如你。

我也很忙。

他看着她。她穿了那样一身不合体的厚呢裙装，做工粗糙，色彩纷乱。他再也没有见过一个比她更不会打扮的女人。她总是挑那些最不适合她的颜色穿。那些绝艳惊人的颜色往往把她逼到无路可逃的绝境。他说，你什么时候学会了用这种腔调说话？

电话铃又突然响起。他蹙起了眉头，他说，喂，说过了半小时之后嘛，怎么回事？他的声音突然柔和下来，

哎哟，我搞错了。他笑起来。曾经有那么一天，她突然闯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就这样笑着，给一个女人打着电话。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她别过脸去，看着街景。雪使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纷乱。她想象着雪落在平原上的情景，那样白茫茫的一个平原，有树、有河流、有村舍的一个地方。那才是雪的家乡。而这个城市只不过是雪的一个车站。乱哄哄万头攒动你来我去的火车站。外乡人还在那棚下给人写着春联，她想他应该是一个南方来客。因为他总是写着梅花。

十月梅花岭上香。

这是一个马拉松式的电话，不用说这是一个女人。她心里笑笑。小姐站在了她面前，请她点菜。她点了几样。她呷着热茶，看他对着电话做出种种表情。他夸张了那些表情，她知道那是为了给她看。

阴差阳错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生长，就像病毒和细菌。

这个电话一直继续到小姐把冷盘和基围虾摆上桌

来。基围虾堵住了他聊天的嘴。他那样娴熟优雅地吐着虾壳。他吃东西的优雅姿势并非所有的大款都能拥有。她又一次想起了岳中那个美丽的地方。那个地方随风飘荡着那样一些华而不实的浪漫的东西。它们像蒲公英一样把它们的种籽播洒到易于生长的灵魂的沃土之上。她笑着举起了酒杯，他说，来，干杯。

也许直到这时他才觉出了她有一点奇怪。他说，你怎么了？

没怎么。她回答，今天是我的生日，我 38 岁了。

昨天那个 37 岁的女人没有了。但是事情毫无希望。他面对着一个 38 岁徐娘半老却又如此青春的永远的女中学生。有一天他在冲动之中犯了一个错误，从此他就没有了安宁。那确实是一个错误，因为她生来不是一个情妇、妻子或者恋人。一个天生不是情妇、妻子或者恋人的女人，你该拿她怎么办？

她一口饮干了杯中的酒。酒使她有了三分春色。这颜色使她和她的衣服之间有了一点调和的余地。他生来不喜欢苍白的女人。何况外面下着那样纷乱的大雪。

她说，你怎么不喝？

他感到了一点不安。他望着她的眼睛，那里面闪烁着一些东西。突然电话铃又响了，她说，不要接，给我们几分钟的安静，让我们把这顿饭吃完。

雪还在下。半小时后她和他走出了餐馆。她的脸色绯红。映着大雪，有一种奇异的鲜艳。这是一个从没有鲜艳过的女人。他说，给你叫辆“的士”。她说，不，我走回去。我喜欢在雪地里散步。

要不，我开车送你回去？

更不用了。她说，再见。

她返身走了。他却还站着。她突然又站住，转过身，大雪地里她的服饰和脸色艳如桃花。她说，我骗了你，我今天根本不过生日，我是在为我送行。

送行？他诧异地问，你要去哪里？

南方。她说，三十六计走为上。

她嫣然一笑，转身而去。他很快就看不到她的背影。那么多人淹没了她，淹没了这个女人。无论她有着多么纷乱的衣饰，她终将消失。雪仍在纷纷扬扬地下。雪

使这个城市变得更加浮躁。他突然想起曾经有过那样一段日子，他在电话里聆听着她的声音。她说，喂。

也许他曾经有过真情流露的瞬间，对她。

南方来的外乡人仍在那里写着春联，一笔又一笔，笔酣墨畅。南方人写着瑞雪、爆竹，还有梅花，那都是一些烂熟于心的旧话。

1994 年 4 月 5 日清明于太原



## 相忘江湖

## 一

四月里的一天，一个叫廖志平的男人写完了他最后一页手稿。他在末尾处写下了日期：4月12日。许多许多年前这曾经是腥风血雨的一天。但是许多许多年后的这一天不是。这一天天气晴和。在北方，这样晴和的春天差不多算是一个奇迹。

这一天，一个叫做凯的女人，登上了越洋的飞机。凯是一个离过婚的面色苍白的妇女。凯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叫丹佛的城市。从那里她要换乘小飞机去一个叫“第本”的村镇。那是一个滑雪胜地。想象中，春天的“第本”一定非常宁静。没有游人的路上，走着一个嘴唇鲜艳的中国女人，这将是“第本”最美丽的一个风景。

这一天是梅的休假日。梅是个售货员。梅在闹市区一家很大的商店站着栏柜。那是一个高档的地方。那个地方培养了梅一身的傲气。梅看上去还很年轻。一月中梅至少要去美容院做一次皮肤护理。梅不是一个挥霍的女人，但这笔钱她知道不能省。

这是一个自己的早晨。送走女儿才不过七点半。她开了吸尘器，这是她喜欢做的工作。梅喜欢操持家务。一个女人在自己舒服的小窝里忙东忙西真是一桩叫人愉快的事。梅把两室一厅的房间收拾得纤尘不染。后来，梅就坐在了梳妆台前，梳理自己的头发。梅烫了一种叫做“乱妆”的发型，梅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不知道这个头发蓬松的女人正在接近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梅十指上涂了银红的寇丹。

石英钟的指针悄悄划向八点半。它的移动有一种划水的感觉。有时它划开抒情性的文字就像一只无心的船桨。这是一个安静的假日的早晨。一个叫做梅的女人今天休假。梅等下夜班的男人回家。厨房餐桌上，摆着他们的早饭。

太阳很明亮。太阳照着一部打开的书稿，上面字迹凌乱。

第二页开始的地方站着一个年轻的男人。这个男人姓王。在厂子里大家都把他叫做“小王”。现在小王就站在五楼楼梯拐角处的地方。他面前是一扇门。门上有一张倒贴着的“福”字。一个退休的老太太提着菜蓝从

六楼上下来的时候，这个叫小王的男人刚好按响了门铃。

现在是 4 月 13 日，早晨 8 点半。

开门的是梅。梅说：“你没带钥匙？”梅一边开门一边这么说。小王说，“师母。”梅“哟”了一声。梅说，“哟，是你，我还以为是你师傅呢。”

“怎么，师傅还没回来？”小王惊诧地问。

“没有呀，”梅说，“他上夜班，照说早该回来了。不过今天清炉，他可能会耽搁一会儿。今天你们不是清炉吗？”

“是清炉，”小王说，“正清着呢。”

“那就对了，”梅说，“来，进来等他吧。”

“不了，”小王摇摇头，神情有些不安，小王说，“我再去别的地方找找他。厂里正有事等着他呢。”

“怎么？他不在厂里？”梅奇怪地挑起了纹过的细细的长眉。

“不知道，”小王说，“好像不在。”

“好像不在？怎么叫好像不在？”梅说，“他明明

在厂里上夜班，怎么叫好像不在？”梅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得有些尖利。

小王咽了咽口水，小王说，“是上夜班。”

“那怎么会不在厂里？”

“是在厂里。不过后来不见了。”

“不见了？哪儿去了？”

“不知道呀。谁也没有注意。我看见他进了值班室。我以为他在里面睡觉。”

“他不在里面吗？”

“不在，”小王摇摇头，“值班室里没有人，干干净净的，地上边烟头也没有扔一个。厂长打电话找他，我以为他回家了。”

“他没有回家，”梅说。梅的脸上开始堆积起厚重的乌云，“他上夜班，他从没有上夜班的时候偷跑回来过。”

“我也知道他没有。”小王回答。

“那你跑这儿干什么？”梅终于忍不住尖叫起来。

后来小王无数次地重复了这些证词。小王说：我看见他进了值班室，我以为他在里面睡觉。

几点钟呢？保卫科长问，那是几点钟的事？

九、十点吧。小王说。

九点还是十点？

我怎么知道呢？我当时又没看表。我估摸着大概是那个时间。

你确实看见他进了值班室吗？

确实。

你没认错人？

怎么会呢？我怎么会连自己的师傅也不认识？我跟他快有五年了。

你没看见他从里面出来？

没有。我只看见他走进去。我当时想，还是当头儿的舒服。我以为他在里面睡觉。头儿们经常在里面打瞌睡，也没人扣他们奖金。

你发现那天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吗？

异常情况？小王想想，摇摇头，异常情况就是廖主任不见了。如果这还不算是异常情况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异常情况了。

我指的不是这，保卫科长严肃地打断了他，保卫科长说，你那天晚上见到他的时候，觉没觉得他和平常有什么不同之处？

好像没有。

真没有？

没有。他走进车间，转了一圈儿。那会儿我们刚刚接班。他来到我这儿的时候还说了几句话。他说《少年张三丰》今天晚上演最后一集，可惜看不成了。后来有人叫他接电话，他就进了值班室。

等等，保卫科长打断了他，你是说，有人叫他接电话，他才进值班室的？

对呀。有人喊，廖主任，电话，他就进了值班室。

你看他进去，再没见他出来？

不，出来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你刚才不是说，没见他出来吗？

我什么时候说了？我说我以为他进去睡觉，没见他出来。我可没说 he 接电话进去没出来。

这么说，他接了电话就出来了？

出来了。他出来就找老张。他和老张说了半天话。我想他们是在研究工作。后来我才看见他走进值班室，我以为他进去睡觉，我心里还说，到底是当头儿的舒服。

那时是几点钟？

九、十点吧。我又没看表。我估摸着是这么个时间。要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我就该看看表了，那又不费什么事。只怪我没有经验。说实话谁有这种经验呢，有这种经验可不是什么好事。

询问老张的结果同样一无所获。老张说，什么电话？谁接了电话？我可不知道老廖接了什么电话。老廖找我，是说买录像机的事情。前些日子我托他老婆给问问买个录像机，他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货，有也是水货，

全缺保险装置，弄不好就爆炸。

## 二

这个男人就这样消失了。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平白无故的，一个清白、正派、身高一米七四的男人就像风一样没有了踪迹。要知道这几乎是一个无可指摘无可挑剔的男人，从不胡作非为，有责任感，老实本分，没有丝毫劣迹，更没有欠下赌债，连“吃豆腐”这样的小错误都不肯去犯。这样一个男人为什么要毫无道理地失踪呢？

保卫科长在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里首次和梅会面。梅躺在床上。开门的是梅的妹妹。这从那一双灵动的黑眼睛里很容易看得出来。她有一双梅的眼睛。十年前梅一定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梅躺在那里，渐渐的雨声使她虚浮的没有生气的皮肤看上去蒙着一层水光，叫人想起阴暗潮湿的南方生长的那些茂盛浓郁的植物。

“我知道你很难过。”保卫科长这么说。

“我没有难过。”梅说。

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开头。保卫科长轻轻皱了皱眉头。保卫科长曾经是一个英俊的男人，可以在任何一部



国产电视剧中出任男一号。十年前他是一个军人，在南方打过仗，就是在那里他失去了一只眼睛。现在他用仅存的一只眼睛看着梅。他知道它能看到很深入的地方去。它常常有一种寂寞的奋不顾身的欲望，就像平沙大漠上一轮砸向地平线的孤独的落日。

他说，“我知道你很难过。”

梅冷笑了一声。梅说，“我说过了我不难过。”

“对不起。”他笑笑。

梅的妹妹端上茶来，还有烟。半包“红梅”。梅的妹妹说，“你喝茶。”梅的妹妹把浮着茉莉花和茶梗的玻璃杯推到他面前。梅的妹妹又说，“我姐姐情绪不好。”

“我知道，”他回答，“遇到了这种事情。”

“谁说我情绪不好？”梅忽然从床上坐起来，“我就讨厌你们自做聪明。”

“姐！”梅的妹妹厉声喊，“你怎么像条疯狗？”

歌声就是在这时候突然响起来，别人家的歌声，破窗而入，像从天而降的声音。一个男人唱着约翰·丹佛

的歌，这个男人唱道，“故乡的路带我回家……”这个男人如泣如诉的声音淋了雨，像一只找不到窝的打湿了羽毛的鸟。梅捂住眼睛哭了。梅的肩膀一抖一抖。她身上的羊毛衫在这阴暗的季节红如罌粟。

梅说，“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他要这样狠心待我？”

“你们吵架了吗？”保卫科长问。

“没有。”梅抽泣着回答。

“我是说，出事那一天，你们之间，有过不愉快的事情没有？”

“没有。什么都没有。那天他上夜班，白天他一天都在家。他洗了衣服，买了菜，还在阳台上给我女儿种了喇叭花。晚饭也是他做的。我下班回来饭已经做好了。我们一块儿吃了饭，他还喝了两盅酒。临出门的时候我对他说，好多日子没回我家了，明天咱们一块儿回去看看吧。”

“他说什么？”

“他说，好。不过明天早晨要清炉，大概会耽搁一

会儿。他顺手揣走一包烟，对孩子说，再见，思凯，就出了门。我真没有看出他有一丁一点不对的地方。他拿了烟，我看见了，可我也没有难为他，一句话也没说呀！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他用这种黑社会的手段待我？”

“那么，你们平时，常闹矛盾不闹？”

“矛盾？我看你这同志是没结过婚，结过婚你就不会这么问了。两口子过日子，哪有没矛盾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拌两句嘴是常有的。可我们从来没有真的生过大气。别人都说他是气管炎，其实我们什么事情都是好商好量。上月他弟弟结婚，他说给二百块，我说二话没有？前年我弟弟结婚，我才不过给了一百。他怎么能狠下心来这样待我？”

“他的东西你检点过没有？短什么不短？都在吗？”

“都在。什么都没有动。钱也没有多带。衬衣、洗漱用具，一样也没有带。只穿了一件平常穿的风衣，揣了一盒烟。他身上的钱不会超过20块，这我心里有数。你想这点钱他能上哪儿去呢，现在车票那么贵，住店。吃饭，哪样不宰人？20块钱就跟要饭的差不多了。你说

这东西他能死到哪去？”梅突然住了口，泪水涟涟。

“你不要着急，”保卫科长说，“会弄清楚的。”

梅的妹妹送保卫科长下楼。保卫科长说，不用送，但是她坚持送下去。她说，不要客气。

他们站在了门洞里。雨丝飘进来，门洞里充满雨的新鲜的腥气。保卫科长回过头，说道，

“你有话要说，是吧？”

“是。”她回答。

在这个风雨的季节她穿了黑色的毛衣。这使她看上去有一种蛊惑人心的魅力。她神情严肃。黑衣服使她伤感。她沉默不语，他就说，

“你是大学生吧。”

“是。”她回答。她并没有问，你怎么知道？她知道那是显而易见的事。大学生就像一些特殊的植物，很容易辨认。她抬起了头。

“这是一件怪事。”她说。

“对，”他承认，“是怪事。”

“生活中不多见。”

“是不多见。”

“你开始一定以为他是因为家庭纠纷赌气出走的吧？”她这么说。

“可能，”他回答，“这是一种顺序。”他说，“什么事情都有一定的顺序。”

“好吧，”她笑笑，“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顺序。”

她个子很高。在女人中她算是一个高个。她柔韧的身体像旷野里的一棵树。繁茂的枝叶使她面部具有一些晦暗的东西。她胸前挂了一个木雕的项链。在他深邃的注视下她毫不畏缩。她注意到了这个男人有一只假眼。他不戴墨镜。

“直说吧，”她说，“他决不是赌气出走。”

“为什么？”

“他不是那样的男人。”

“你很了解他？”

“对。”她说，“我了解他。”她看着他仅存的那

只孤独的眼睛，“他绝不是赌气出走。”

“你这么有把握？”

“他没有那样的理由。人做事总要有个理由吧？他们又没有闹别扭，或者生气吵架。”

“那么，他就是预谋。”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是预谋，他为什么又毫无准备？连钱也不带？现在是什么时代，没有钱，还能闯江湖吗？除非……”她突然住了口。

“除非什么？”他问。

“除非，有人接应。”她回答。

“有人接应？”

“一个女人。”她说。

雨渐渐大起来。有人撑着伞从院子里走过。一把鲜艳的花伞，娇嫩的翠绿和鹅黄宛如突然飘来的南国风景。撑伞的是一个丑女人。一个丑女人撑着漂亮的花伞在北方的雨中走过，湿漉漉的衣服裹满了风。在和平的日子中，人们往往能碰到这样阴差阳错的事情。

“你没有听我说话。”她这么说。

“我听着呢。”

“一个女人。”她说，“我说有一个女人。”

“你是说，第三者？”

“对。”

“有一个第三者？”

“有。”

“你怎么知道？”

“凭感觉。感觉这样告诉我。否则没法儿解释。”

“你的意思是，他和一个女人，私奔了？”

“对。”

“你学什么？”他突然换了话题。

“中文。”

他笑笑。她明白那笑的意思。他不相信她。她准是以为她在编造一个青春浪漫的故事。她知道他会问，你有什么证据？她当然没有证据。她只有想象。想象创造

真实。这是一个他不会接受的真理。她也笑了。她知道她遇到了挑战。于是，她告诉他，答案在南方。她说，你听说过这句话没有？大隐于市。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些繁华的地方，深圳、珠海、广州、海口或者三亚，成千上万的人涌向那里。灯红酒绿语言芜杂的南方城市，在那里你也许会碰到不止一对身份暧昧的男女。

这时他们同时越过后面的章节看到了南方。几千里之外濒海的城市沉浸在同样的罪罪细雨之中。木棉树开着红花，所有的枝头上都随风摇曳着一个十分抽象的时间。

当晚，保卫科长在一本黑色封面的笔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调查笔记。那是一些极其简捷的废墟般的语言。一些类似砖石的东西散落在曲径通幽的地方。许多条荒芜的小路四散消失，像沙漠中河流的意象。保卫科长写道：

梅。

女大学生。

一个女人。第三者。



这个姑娘铺设了两条明亮的铁轨，她把我的思路引向南方。这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 三

查理·史密斯先生在第本拥有一座简朴的乡间别墅。那是一幢木石结构的美丽的房屋，建筑在森林覆盖的草场山坡下面。从这幢房屋每一个西向的窗口望出去，都可以看见落基山顶，上面白雪皑皑。没有一只鸟，从那上面飞过。

但是四月的山坡已是一片坦荡辽阔的绿荫。牛群、马群、鹿群，星散其间。这就是梦中的西部的风景。

史密斯说，凯，这是一幢百年老屋。这屋子足有一百年的历史。

凯说，你祖父建造的？

不，史密斯说，我的曾祖父。那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人。你可以看到他的照片，还有他的坟墓。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铭文：这里埋葬着一个一往无前的牛仔。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凯到温泉去洗澡。凯在水中瞭望着西部的群山。凯看着几点星星从雪峰背后一点一点

升起来。这是美国的星月。美国的山脉。俯瞰着埋葬了无数拓荒者和牛仔的美国的土地。查理从身后抱住了她。查理感到她在哭。

50 英里外，有一座小镇，那里有滑雪场和所有娱乐的设施。冬天是这个小镇的黄金季节。到那时所有装璜精致的小旅舍都将人满为患。此时，小镇空空荡荡。

查理开车带凯到镇上去。他们去拜访那里的熟人和朋友。一对姓杰瑞的夫妇盛情款待了他们。杰瑞太太是一个高大壮硕的红发女人。杰瑞太太用生硬的汉语说，“你好。”

查理说，“海伦的曾祖父到过中国。”

海伦说，“他是一个传教士。”

凯打量着这个和两千年前那个著名的美国人同名的传教士的后代。她粗疏的五官和草似的红发没有传达出丝毫宗教的气息。凯从这个女人身上看不到一个遥远神秘的传教士的人生轨迹。凯想起家乡。北方黄土高原稀疏错落的村庄像在风中慢慢展开的长卷。马车穿行在没有农事的寒冷的季节。路边，一座结构古怪、有十字架

的建筑的出现，使多年前那个叫做凯的女孩儿常常有闯入一个传奇故事中的感觉。那是一个失散多年的故事，没头没尾，中间永远是一个穿黑衣的牧师或神甫的疲倦的背影。神甫在一条河一样荒芜的路上，骑驴而去。

在四月的这个平常的日子里海伦向客人展示了她东方的收藏。这个热心公众事业热爱古老文明的妇女一样一样搬出了她的先人从遥远的异域带回的小东西，扇坠、玉佩、长命锁、鼻烟壶和工笔重彩的仕女四条屏。这使凯丧失了时间和地域的概念。四个体态丰腴表情呆板的官妆女人带领凯步入晚唐的闺阁诗中。她们若隐若现的红绫抹胸传达出一种靡靡之气。凯微笑不语。凯的微笑浮光掠影，翩若惊鸿，这使杰瑞先生明亮的客厅里时时闪过一片羽毛般的暗影。

后来，海伦站起来，说，你等等。

半小时后一个陌生的女人从楼上走下来。她款款走下楼梯，摇动着一把绢做的团扇。她身穿中国式软缎旗袍和绣花鞋，大红的旗袍和大红的鞋子上绣着金凤和绿叶牡丹的图案。一个燃烧着的壮硕的红头发女人迈着京剧旦角的步态向凯走来。她说，

“瞧，这是多么美丽的服饰。”

回来的路上凯沉默不语。车在公路上开得飞快。公路穿过森林时，惊跑了一群群的醒鹿。查理说，

“你怎么了，凯？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凯说，“想曾祖父。”

“曾祖父？海伦的？”

“不，”凯说，“我的。”

“你的？你的曾祖父是谁？”

凯笑了。凯回头望着查理。查理的眼睛里有森林的暗影。凯说，

“义和团大师兄。”

凯的曾祖父就这样向我们走来。凯想象中他是一个手持大刀身怀绝技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大师兄。凯还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曾祖母，那应该是一个一身红衣英姿飒爽的红灯照。凯看见他们骑马并辔从山东菏泽或是从豫东一带走来。他们身上沾满了沙场的斑斑血污。

凯有这种自由。凯是一个弃儿。她从不知道自己的

血脉源于何方。它们隐而不现犹如一个前定。凯有自由为自己创造一个英雄的祖先。在别人的国度里，在别人家曾祖父的故事中，凯比任何时候都清晰地听到了滚滚血脉的召唤。凯寻根溯源。凯无比悲壮地走向曾祖父血溅沙场的历史。凯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家族的神话。

#### 四

第十天。

失踪的那个男人仍然毫无踪影。本地电视台在“桥”这个节目中，播出了一则寻人启事。嗣后，本地报纸也刊登了这个男人的正面免冠黑白小照。一寸大小的男人的头像，有一种梦游的忧郁的神情，力透纸背。

启事写道：寻廖志平。

保卫科长注视着这个化为乌有的男人。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许多年来保卫科长总是逃不脱“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叹。没有挑战的生活渐渐使这个男人消沉下去。因在一个小小的工厂里，整天干一些琐碎的事情，这样平淡的日子叫他厌倦。现在好了。保卫科长说，伙计，我知道你在哪里。我会知道你在哪里。掘

地三尺我也要把你找出来。

舆论四起。人们议论纷纷。人们议论着这个貌似老实的男人和一个女人私奔的故事。这些议论像鸟一样四处飞翔，抖落着它们腥气的羽毛。保卫科长知道，这正是有人所期借的效果。

第十二天黄昏，保卫科长又一次见到了梅的妹妹。这是在那所本城最高学府的门口。黄昏使这个姑娘看上去有些忧伤。她走过来的时候，似乎魂不守舍。她的长发在风中飘扬的姿势像鸟的舒展的羽翼。她说，

“有什么消息？”

“没有。”他回答。

“没有？”她看着他，“你们整天在做什么？打麻将吗？”

“我不会打麻将。”他说。

“真是奇迹。”

“你失望了？我看你很失望。”

“你总不能指望我表扬你的一无所获吧？”

“我在努力。我不会玩忽职守，”他回答，“何况现在还没立案。”

“为什么还不立案？你们还在等什么？”

“这是一个法律问题。立案不立案，这是公安局的事情，我无权干涉。我只干我该干的。”

“你该干的是什么呢？”

“调查。”

“公安局干的呢？”

“侦察。”

她笑了。她看着他。这个只有一只眼睛的男人心很深。这个只有一只眼睛的男人仍不失为一个英俊的人。他不戴墨镜。他灰色的真丝砂洗夹克在风中澎涨如鼓。天上有落日 and 流云。天在这一刹那有种不关风月的静谧。

“那么，你现在是在履行公务？”梅的妹妹这么说，“说吧，找我来调查什么？”

“什么都不调查，”他回答，“今天是星期六，我下班了。”

她看他难得地一笑。他的笑出人意外的温柔。阳光在那张有残疾和伤痛的脸上明亮地一闪。他的牙很白。他想起广告中的一个白牙齿的男人。她心里忽然有一种苍茫的感觉。她看着远处模糊起伏的山的影子，小的时候它们曾经那么清晰几乎是历历在目。她说，

“也不知道他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你放心，”他回答，“掘地三尺我也要把他挖出来。”

“掘地三尺？”她很惊讶，“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他说，“一个形容而已。”

“不，”她看着他，她忽然感到惊恐不安。她的眼睛里一下子盛满了恐惧，她说，“你有所指，你的意思是说，他，他死了？”

“我没这么说。”他冷冷地回答。

“你没这么说，可你在暗示，”她喊起来，“你暗示他死了。”

“我什么都没有暗示，我在形容，”他一字一顿地说，“你不可能连形容也不知道吧？”



她忽然用手捂住了脸。她在哭。她的肩膀一抖一抖。有人在远处看她。来来往往的行人中大多是学生。这使这条马路流动着一种青春和浪漫的气息。一群鸟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上，然后又飞回校园。花坛背后是那么一座难看的建筑。在远一些的日子，这里四周都是农田。

他说，“别这样。人家在看你。”

她放下手。眼泪弄乱了她的化妆。她说，“你发现了什么？”

“你喜欢他。”他回答。

“对，我喜欢他。”她愤怒地回答，“这不用你告诉我。”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什么？”

她看了他一会儿。他仅存的一只眼睛里有一点柔软的东西。她安静下来。弄乱的化妆使她的眼睛变成黑乎乎湿润的两团。“好吧，”她说，“你什么都不会告诉我，让我来告诉你。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我们私通，对吧，姐夫偷小姨子。可我们没有。他不要我。他根本

不在乎我对他的情感，他不理睬我的勾引。他是一个忠实的男人。他使我显得很可笑，很愚蠢。但是他为什么要出走？要失踪？要把自己弄丢？照说该弄丢的是我才对。他真是一个莫明其妙的人。”

“这么说他是一个忠实的丈夫？”

“不，我没这么说。我说他是一个忠实的男人。他并不在乎我姐姐，就和不在乎我一样。但他从不干寻花问柳偷鸡摸狗的事。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丈夫，但他蔑视她。他从来就瞧不起她。他只忠实他心里的东西。所以我猜有一个人，一个我们都没见过的女人。他一定是追随那个女人而去。不可能有别的解释。我甚至知道那女人的名字，我猜她叫凯。”

“凯？”

“对。如果有一个女人的话，那个女人就一定叫凯。”

凯就这样在这个失踪的事件中出现。凯被虚拟出来。凯从一个名字中脱颖而出，变成一个具体的人。在这个推理的过程中，凯暂时充当了一个情人的角色。

梅从没听说过凯的名字。梅从最初的打击和混乱中一寸一寸挣扎出来。梅不再终日躺在床上，蓬头垢面。梅开始四处寻找。梅找遍了并不很大的城市。梅到处向朋友、熟人一一打探。梅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寻找这个男人，变成了梅生活的全部内容。现在梅的家里变得很热闹，每天每天，相干的、不相干的、亲近的、遥远的、熟门熟路的、久疏往来的客人们络绎不绝。梅忽然有一种置身中心的感觉。这感觉是生疏的。在梅的一生中，唯有出嫁那几天能和这几天相比。一成不变的单调的城市小市民的生活，忽然由于一个人的消失而变得如此亢奋、热闹、喧哗、激动和神秘。生活突然有了一种浓墨重彩任意挥洒的感觉。梅感到又疼痛又兴奋。

你听说过凯这个人吗？保卫科长终于在一个冷空气降临的日子里把一个可能存在的女人带进梅的生活。他有一种歉疚感。梅摇摇头。他发现梅是一个感觉迟钝的女人。她怎么会有那么聪明敏锐的一个妹妹？保卫科长在心里做着比较。梅是那种永远只关注自己的女人。在这个突然而来的倒春寒的日子里，她看上去温暖又漂亮。

凯是谁？梅说，我不认识，听上去像一个男人的名字。

不，是个女的。保卫科长回答。你从没听他提起过一个叫凯的女的吗？

没有。梅想想，又想想，还是摇摇头。没有，从来没有。如果有，我会记住的。你是不是说，有一个叫凯的贱货勾走了他？让他撇下了我们母女。这个凯，一定是个婊子，狐狸精，凯——她咬牙切齿念着这个名字。忽然她停住了，她张口结舌，凯？她说，天哪，他给我女儿起名就叫思凯！

思凯这时从另一个房间里跑出来。她跑到梅的怀里。她哭了，她说，我要爸爸。梅一把搂住了她，梅也哭了。梅说，乖，你爸爸跟一个贱货跑了。

这又是一条路。这条路通往一个叫做凯的女人，但是，凯在哪里？谁是凯？

每一条路都通往远方，通往一个私情的故事。他在每一条路上走到底，结果会是什么？结果他只是在一个人迹芜杂的地方，在世俗生活中，找到一对苟且偷欢的

男女。充其量，他们只有可能犯重婚罪。

这是一条毫无吸引力的路。他排斥这种没有想像力的推论。他生来拒绝平庸。

那么，是谁总是充当一个把他推向平庸的“向导”的角色呢？

冷空气持续了一星期左右。这个城市的最低气温骤然下降到零度以下。黄河北岸停了暖气的城市在北风中瑟瑟发抖。女人们怀抱热水袋取暖。上了年纪的从南方迁移来的一些女人，不约而同回忆起家乡的炭盆熏笼和雕花的黄铜手炉。她们回想起做小姑娘的日子。小姑娘的日子在劈啪作响的炭盆中早已变成一道白烟袅袅远去。铜手炉熄灭了。现在她们成了北方不畏严寒皮肤粗糙的老妇女。

## 五

她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有人说她是一个弃婴。但她的养母矢口否认这一点。她的养母怕伤害她，她的养

母说，不，你母亲身染重疾，生下你就咽了气。他们把你抱给了我。

我的父亲呢？她问。

你父亲，养母说，没人知道他在哪里，他是一个不要家的男人。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她的心尚还柔软的时候她再不敢触及它。它是她心中一片没有人迹的沙漠地带。久而久之，父亲在他心中，就变成了一个流浪汉的意象。

很小的时候她就知道自己不是这家人的亲生孩子。她很敏感。她从街谈巷议的只言片语之中发现了这个秘密。那年她只有八岁，也许还不到。这个秘密的呈现摧毁了她作为一个普通女孩儿普通女人存在的全部可能性。她从一个普通的宁静的命运中脱颖而出。她感受到骨血的召唤。她知道最终有一天她会加入到浪迹天涯者的行列，加入到父亲的行列。这就是她的宿命。

她生活在一个小市民的家庭中。她的养父在被消灭了的那个时代曾经是一个商人。养母则是一个商人的女儿。他们来自河谷平原富庶的一个小城。一二百年前这

个小城有着发达的贸易和商业。这里的商帮，南下加尔各达，北走蒙古草原、大小库伦、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和彼得堡。

一百多年前的这个小城，通商大道上，日日行走着北去南来的驼帮。驼铃的声音是这个小城的音乐。

她的养父和养母却晚生了一些年。她的养父养母出生时，这个繁荣的小城已经式微。她的养父从父亲手里接过的，只是一片行将倒闭的茶行。他变卖了它。他显然不是一个励精图治力挽狂澜的补天者，他无力挽回作为一个商人必然衰颓的命运。他带着家小离开故土，北上省城，他们就在那里扎下根来。出现在省城的她的养父，是一个卖洋火、香烟、洋蜡和干果的小贩。

那时，她还没有走进这家人的历史。这家人的兴衰还与她毫不相干。她在一个遥远的黑暗的地方沉睡着，状如一块鱼形化石。她的形象模糊的亲生父母，此时活动在南方。他们的行踪漂泊不定，似乎总是在一条烟雨濛濛的河上匆匆航行。南朝四百八十寺，就这样被他们仓皇地抛在了身后。

这是一段中断了记忆的空白。她在一片空白之中来

到一个陌生的人家。时间是 1952 年。这时，这人家的男人作为一个小贩的历史行将结束。几年后，这男人在一家公私合营的商店里，做了一名挣薪水吃饭旱涝保收的售货员，那是一座地处闹市的茶叶庄。

她就在一些旧家具的阴影中渐渐长大。她是一个小巷里的孩子。小巷在她身上留下了一些标记，但小巷却很难把她完全深入地融进自己体内。她永远游离于小巷之外，她只是小巷里的一个房客，一个路人。小巷养大了她，但最终，她会走上一条背叛之路。

这使她从小就有一种孤寂之感。她不合群。小巷里的女孩儿有一种天然分辨异类的能力。她们生活在小巷有一种如鱼得水的快感，小巷是她们天长地久血肉相亲的世界，她们不允许异类的冒犯。而她的举止，她这个人，不知为什么总是使她们感到一种被侵略的危险，她是一棵被移来的小苗。水土的不服使它的根扎得很浅。她浅尝则止地生活在别人的地盘上，她瘦骨怜怀，一脸病容，总是被成帮结伙吵吵嚷嚷的欢乐拒之门外，女孩儿们拒绝她参加她们热闹欢乐的游戏。

当她的身世之谜的姊幕被揭开的时候，她认可了这



种拒绝。她不再为这些事情伤心哭泣。她也不再需要养母拉着她的手，把她带到女孩子们的面前，说，你们怎么不带我们小三儿玩啊？深街陋巷之中女孩子们的游戏在一个巨大的秘密面前突然变得无足轻重。“形单影只”如今成为饶有意味的事。在一个由许许多多来历清楚的人们组成的世界面前，她必定孤独。她没有出处地混迹在人群中间，就像在阳光下没有影子。我是谁？她想，我是谁家的孩子？她将穷其一生去追究这样一个问题。追究这个问题就成为她今生今世无可逃脱的宿命。从此她的精神就飞越了这条象征凡俗生活的小巷，踏上一条有去无回的流浪者的道路。

最初离开这座城市的经验得自“回老家”的经历。小时候跟着养母回老家是一桩让她非常高兴的事。老家高省城，坐火车只需两小时的路程。但是只要一踏上火车她就有一种远行的感觉。她又快乐又惆怅。她不知道自己快乐什么又惆怅什么。她天生是那种视旅途为归途的孩子，是那种在路上的孩子。她想象她们上错了火车，她们误上了一列没有终点的列车。她问养母，

“妈，我们上错车没有？”

养母说，“傻孩子，咋会上错车呢，一会儿就到地方了。”

养母不知道这回答叫这孩子有多么失望。养母沉着自信的样子使孩子永远失去了“上错车”的可能。四月的河谷平原，春寒料峭。寒鸦悲伤地飞过空旷沉寂的田野。一条河流的影子在左近的地方造成路的错觉。河流上没有船。这是一条不能航行的北方的河流。忧伤一下子淹住了她的心，她缩进了养母的怀中。她闻到了养母晦暗又温暖的肌肤的气味。一个系红围巾的女人走上回村的小路。她瞥见了一个寂寞的背影。养母搂住了她。她们就这样相亲相依地走到她们要去的地方，一个停车五分钟的小站。

那时她还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她跟着养母来到一个别人的老家。她们走进一个规模更小的城市，一个县城。她们走在一条看得见鼓楼看得见白塔的街上。养母拉着她的手，养母说，看，那边是无边寺。养母的脸上跳跃着一百多年前故乡的繁华胜景。养母说，那就是你姥爷的茶行，那是你爷爷家的。养母所指的地方如今是两个临街的店铺，衰败的门面里卖着日常杂货

和生铁打制的农具。养母说，春天你老爷爷老姥爷他们从南方贩来新茶，制成茶砖，然后再由驼帮把它们运到内蒙古草原去。养母拉着这个孩子一步一步走进往事，走进别人家的历史。养母使这个孩子自以为来历清楚地重返故乡。孩子听到了驼铃。一百年前驼铃是这个小城的音乐。远的地方，寺里的和尚在诵经。

第二天她们去上坟。第二天是清明。出城的路上东一片西一片飘落着纸钱。它们像蝴蝶一样飞舞在通往冥世的路上。养母说，这是你姥爷，这是你姥姥。这是你老姥爷，这是你老姥姥。养母让她跪在摇动着衰草的坟前——磕头。这个冒牌的孩子混杂在庞大的家族的队伍里，从仪如流。他们一次次伏下身去，又起来，起来，又伏下去。他们虔敬地一次次把臀部高高地拱向蓝天。没有耕种的田野上，到处是哀哀的哭声。风中飞扬着烟和纸灰。漫卷的灵旗下面是一个一个新寡的女人，失估的孤儿。她抬起多情的眼睛。她越过一些有鸦巢的树木看到了远处古堡似的村庄。十年后，这个孩子将在那里和一个叫做廖志平的青年相遇。她仄起耳朵，她听见岁月就像风似的在她耳旁呼呼掠过。她还看见了新鲜的艾

草。她将要走进的那个故事中始终充满了春天艾草的忧伤的气息。

## 六

有一年，这个村子的青壮男人都走了。青壮男人都做了“三多堂”高家的脚夫。

春天里男人们离家，到夏天就遇上了大旱。河枯了，地裂了，庄稼晒成草了。

到秋天，粮食颗粒无收。女人们坐在地里哭。娃们饿得叫唤。

冬天，老人们死了。这一冬老人们饿死了不少。村外添了一座一座新坟，坟前跪着的，不是女人就是娃。

老人们死得闭不上眼，牵挂着远行的儿子。儿子们此时正穿过西伯利亚，穿过大漠草原，穿过一个个生疏拗口的地名，向饥饿的家乡走来。

时为光绪某某年。

史书《方輿志略》载：“光绪某某年，府三十六县，亢旱。饥民围困三多堂。三多堂主高氏正芳虞父老饥馁失所，遂捐银某某两，开仓赈济，普设粥棚，一解城下

之围。” 据载，四乡百姓多有为争食而践踏致死者。

40 里外，半山上，有一座庙，庙里矗立着一块石碑，碑文上刻记着“三多堂”高家赈灾义举。1969 年，第一批知青到达这里时，碑就被推翻了。碑后来埋在没膝的荒草中，字迹渐渐剥落。一个不请世事的青年就常来这座破庙里，缅怀弃他而去的一个女孩儿。

## 七

一个爱情故事就此产生了。当然是一个普通又平庸的爱情故事。只不过其间洋溢着一种小布尔乔亚的感伤气息，致使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一种沉船的意味。

他们似乎毫无准备而其实准备了很久很久才来到了一起。他们来到一起其实是因为孤独因为忧伤。孤独和忧伤是天下“知青”的通病。有一天他来到了她们村，背着一把提琴，从大路上走来。她们在坡上棉田里间苗时看见了他。他走在夕阳西下的村路上。她觉得心一下子又柔软又疼痛。她看见了一个梦中的流浪者的形象。

当晚他就寄宿在这个村庄。这个村的知青中有一些他的同学。为欢迎他的到来他们举行了一次聚餐。她被

邀来参加。他们过了很快活很热闹的一个晚上。后来有人提议他拉提琴，他说，提琴是我混饭吃的玩意儿。有吉他吗，拿吉他来，把吉他给我。真有人拿来了吉他。他甩掉球鞋一下子跳到了炕上。吉他响了起来，如泣如诉。忧伤就像风一样悄悄灌满了房间。姑娘们哭了。墙壁和商纸上皮影一样晃动着他瘦长的身影。

这是一个创造的夜晚。她创造了一个不期而至的相遇。她迎着 he 走去。她义无反顾地走向一个流浪者，走向一个自由深邃的情怀。事实上，他背着提琴赶去城里是为了投考一个文工团。他背着他的琴东奔西走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和机会。他四处奔波是为了能够逃离农村，走向城市，在城市如蚁的人海中谋得一席之地和一个饭碗。她宁愿忘却这个，至少在这个晚上。这个晚上她庆幸着两个流浪的灵魂的不期而遇。

他插队的村庄，在靠近山区的地方，从这里朝北，约有 40 里路程。有一天她上路去了那里。那是一个集日。她逆河而上。人们从北往南进城去赶集，她和人们背道而行。她朝北去。40 里村路，她从早走到晌午。她好端端的一双脚走成了瘸子。远远地她看见了他们村。看见

了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杨树。人们都说那是一棵神树。远远地看见了他站在树下。她一瘸一拐朝他走去，他说，“我一直在等你。”

她没有问，你怎么知道我会来？她什么都没有问。他等待她的到来仿佛在等待一个前定。他知道她会来，就像她知道他会等一样。这使他们的故事莫须有地笼罩了一层宿命的云雾。后来他们爬上了那座山，他们闯进了那所荒草凄凄蛇走鼠奔的破庙。他们走上宽宽的台阶，石阶上落满了鸟粪。他们看见了无头的一尊神像，端坐在那里。他们忽然抱在了一起。这情景使他们震撼和感动。

这一对小布尔乔亚的青年急切地为他们的故事找到了一个场景，一个可以发挥可以挖掘意义的所在。他们守住了这个坍塌的古寺，他们的行为因而有了茫无际涯的前定的色彩。他们创造了这种氛围。他们创造这种氛围也许只是为了日后的逃脱。

40 里村路慢慢展开犹如一幅长卷。40 里村路在河的一旁明晃晃绕来绕去。河上没有船。这是一条不能航行的河流。他或她从此就总是走在傍河的 40 里村路上，挎

包里装一点干粮，风尘仆仆去赴一个约会。40 里村路，他们从春天走到了春天。

她说，20 年后，我们会在哪儿？

他说，不知道。

不管我们在哪儿，她说，20 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里约会，好不好？

他说，一言为定。

他从她的眼睛里看出了分离的阴影。他没说什么。他们都没有期望一个地老天荒的厮守。他们度过的每一个时辰都像是在沉船上的最后的狂欢。他从怀里掏出一把水果刀，在庙宇潮湿阴暗的高墙上，刻下了一个日期。刻下了 20 年后那个可能到来的日子。20 年的时光从此就像峪料一样爬行在荒草掩映的墙壁上，风吹日晒，终将消蚀。

那上面刻着：1992 年 4 月 12 日。

..

现在他要去扯另一条线头了。他本能地知道他将一无所获。这个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个作案的人。



一个人没有理由把自己弄丢，也没有可能，即使是牵扯到一桩私情。他又能把自已丢到哪里去呢？只要是活人，就会留下踪迹。除非丢掉的是他的尸骸。

没有什么比这个想法更使他感到激动。

他在接近一桩谋杀。

这正是他力主立案的动机。但这个人失踪的期限远未到法定的立案时间。他又拿不出这人已不在人世的确凿证据。他没有证据，只有想象。想象诱使他走上一条险象丛生的危途。

现在他去扯那个线头了。他早已注意到了那个电话。4月12日，这个男人上夜班时有人打电话给他。这是这个男人失踪前最后一次与外界的联系。打电话的人会是谁呢？

无数种可能。包括凶手，或者帮凶。

或者是那个叫凯的女人。

或者是.....

他又一次询问了小王。这次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小王说，科长，你有完没完？我这个月完不成任务可是拿

不上奖金了。

那点奖金拿不拿吧，他说，反正拿了还不够你玩一次牌输的呢。

哎，科长，你说话可要有证据，我可从来没赌过。我一直是个安分良民。

现在这个良民坐在沙发上，身穿号称南韩进口的羊毛衫，一脸委屈的样子。他笑了，他说，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找你来，是想再问你几个问题。

你不是已经问了一百个问题了吗？

还有第一百零一个没问。

你问吧。小王说，我舍命陪君子。

你说，4月12日晚上，有人曾经给你师傅打过一个电话？有这回事没有？

电话？好像有人打过。

好像？

是好像有人打过。我听见有人喊，廖主任，电话，他就进了值班室，盯我怎么能知道他进去是直接了一个

电话呢？

谁喊的他？

记不清了。我没怎么留意，我只听见有人喊，廖主任，电话，我当时正专心致志地干活，我这人从来不爱一心二用。要知道我真该抬头看看了，可我当时实在没有经验。不是从小就教育我们说，不要学小猫钓鱼吗？不过我觉得，喊话的人有可能是老李或者老赵，他俩没事儿总爱往值班室钻。

好吧，他说，谢谢你，顺便问一问。你师傅有没有什么……仇人？

仇人？小王瞪大了眼睛，你这是什么意思？

随便问问，他说。

仇人？仇人？小王明显兴奋起来，他在沙发上扭动着身子，我想想，他说，我还真不好随便乱说了。

没让你随便说。

那好，要说仇人，廖主任上任后，倒是办了几件得罪人的事。改革嘛，下岗的人能不恨他？听说有人找上门去闹过，让他老婆给骂了出来。

有这事儿？

当然有。他老婆骂人家婊子。他老婆说你想给我男人当小老婆呀你赖在我们家。

女的？下岗的女的？你们车间没有女的下岗呀？

我没说女的下岗呀，我说下岗的是赵志强。赵志强让他老婆找上门去闹。他老婆说你不让我们活我就不走了，我师母就骂她婊子，我师母说你想给我男人当小老婆呀你赖在我们家。赵志强他老婆说，对呀我是向你学习，谁不知道你给大款当婊子当出经验来了？

等等，保卫科长打断了他。我知道了。他说。

据查，4月12日晚8点40分左右，廖志平确实接过一个电话。电话是外线，打电话的人是个女的，内容不详。

“金孔雀”是这个城市最早的一家个体装璜商店，老板白手起家，几年后拥有了好几所分店。“金孔雀”

就成了这个城市最大的个体装璜公司。

老板姓杜。杜老板 40 多岁，是个风流情种。

杜老板从头到脚一身名牌。这是大款的标志。杜老板衬衣领子上，一边一滴巴黎香水。“迪奥”的丝手帕丝围巾配同牌子的衬衫和西装。杜老板就这样装饰整齐，开一辆“奥迪 100”在城市黄尘飞舞的街道上绝尘而去。

## 九

你没有告诉我杜老板的事。保卫科长说。

杜老板？什么杜老板？梅的妹妹问。他们面对面坐在一家小咖啡屋里。她在吸冰咖。这是一个不适宜喝冰咖的季节。她的披肩长发散发出一种言情小说的气息。在这样的故事里她就应该是一个眼睛如梦的纯情少女。

一个男人的歌声，在黯淡幽远的灯光里波动着。那歌声像是一叶小船。梅的妹妹还想说，什么杜老板？但她知道他明白那是撒谎。她说，我已经告诉了你凯的事情。

我问的是杜老板。这个男人一丝不苟地说。这个男

人用仅存的一只眼睛盯着她。她不知道用一只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她想也许那是一张奇怪的平面图。

那是我姐姐的私事。她回答，你应该去问我姐姐。

我会的，他说，但是我需要一个次序，这是一种习惯。

她看着他。突然之间她明白了她的处境。她冷笑了一声，她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把我看成我姐姐的情敌了吗？我说多少遍你也不能改变这个看法，对不对？你认定我们之间有事，认定我们不清不白，是不是这样？好吧，就算是这样，我还不至于卑鄙到去搬弄我亲姐姐的是是非非吧？

你心里很清楚我没让你搬弄是非。他安静地回答，我只希望你告诉我事情的真相，我希望你帮助我。

四月里最后一天，这个干保卫工作的男人坐在咖啡屋里面对一个美丽的大眼睛姑娘。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成熟的男人。这个男人把青春和一只眼睛留在了青山绿水的南方边陲。他安静地望着她。他劫后余生的那只眼睛寂寞地奋不顾身地坠向一个深入的地方。她垂下了

眼睛。她说，他们在一起有一年多了。

我偶然发现了他们。她说，有一天晚上，我去我姐姐家。我知道那天我姐夫上夜班。我心里很烦。我在城里看了一场晚场电影，误了末班车。我就跑到了我姐姐家。我按门铃，敲门，半天没人开。我想了想，就走了。第二天早晨我找到了我姐姐，我问她，昨晚那人是谁？她说，什么人？她故作镇静，我没再追问。我只是说，伤害一个正派的男人实际上是很容易的。

但我知道我姐姐继续和那人保持着关系。后来我在一家卡拉 OK 舞厅碰到了他们。那男人很帅，是个成熟的、老谋深算的、危险的男人。我看见这个男人就知道，我姐姐完了。她再也不会清醒，就像我不会清醒一样。

但是我决不会相信他们会共同谋害他，我知道这就是你的思路，虽然这很符合一个侦破故事。你一定设想他抓住了他们的一个什么把柄，他发现他们私通，他顺藤摸瓜抓住了杜老板的一个辫子，比如，偷税漏税，或者行贿，要不就是什么非法生意，等等，你还可以设想他借此敲诈他，要挟他，于是，姓杜的就雇枪手杀了他。这就是你试图揭开的一个人的失踪之谜。

可我不相信这个。他没有死。我知道。他和一个女人跑了。这个女人才是我真正的情敌，才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敌人。我不知道她是谁，不知道她是美是丑，是人是鬼，但她对他具有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力量。我恨这个女人。你明白吗，我恨她。你只有找到这个女人你才能发现事情的真相。这个女人无形无迹，只有一个毫无特色的名字，凯。

她要把这个故事编到底了。他想。他忽然悲从中来。他掉转头去，他看见一朵红云，慢慢飘过楼群和山巅。他站起来，和她告别，他说，好自为之。

## 十

那个被领养的孩子长大了，做了“知青”，在河谷平原上一个有古堡的村子里插队。有一天，她认识了一个到处投考文工团的青年。夕阳西下时，那个青年从黄尘滚滚的路上走来，这情景使她辛酸又感动。

她创造了一个一见钟情的氛围，创造了一个恋爱故事。他们彼此很吃力地爱着，爱得很纯洁很投入很浮浅。他们共同编造着这个相爱的故事，还借助了不少的道具。比如一片题了小诗的枫树叶，或者一颗源于南方的红豆，



等等。他们选择了一个荒草凄凄的古庙作为他们故事发生的场景，这使他们的故事有了某种传奇的前定的味道。在这个故事中他们或多或少都丧失了真实的自己。他们扮演了一个恋人的角色。他们盼望着每一个可能相会的日子，他们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想象成四千里而不是仅仅40里。他或她在每一次徒步走完40里村路到达对方的村庄时总有一种不远千里来相会的悲壮感。40里村路在一条河流旁绕来绕去，河上没有船，那是一条不能航行的河流。

唯一区别于其它爱情故事的地方是他们没有终生厮守的誓言。他们都没有期望一个地老天荒的厮守。他们度过的每一个时辰都像是沉船上的最后的团聚。分离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事。他们谁也不能知道未来到底是什么。他们漂泊世上，如风如水。他们站在没有舟船的野渡，两岸的青纱帐和远山近郭遮住了他们远眺的眼睛。

分离真的到来了。她有了一个返城的机会。县城那家著名的中药厂来村里招工。那家百年老厂以生产一种妇女良药而驰名全国。他和她都被推荐了上去。她抓住了机会，而他失掉了。尽管他会拉几下小提琴，仍旧失

掉了一个机会。她是一个天生会抓住机会的女人。她很清醒。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招工竞争中她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为了战胜同村的一个女对手，她几乎是本能地就知道了自己该做什么。她在一天早晨梳洗一新出发上路去了县城。她大义凛然地走出村去。她想，我不能永远窝在这块地方，那样，我会死。

她背道而驰朝南走向县城。一步一步远离了她和他的小故事。她走进有白塔和鼓楼的城中时悄悄流下了眼泪。这是一个结尾，她知道。她走进了县招办，她听到一扇门在她身后“砰”地一响。没有人能够帮助她。她一无所有。她只有她自己。她连故事也没有了。

分手时他们很平静。他们在老地方见面。他说，“我为你高兴。”她回答，“我也为我高兴。”她没有哭。她望着他忽然觉得心里那么多话都像鸟儿一样飞走了。她空寂地和他告别，她说，

“什么故事，都有一个结尾，对不对？”

她宁静的笑容使他想起残花败柳这样一些衰落的东西。他笑笑，说，

“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约会。你会来吗？”

“会。”她说。什么东西硬住了她的回答，她还是哭了。

那个约会刻在庙宇的墙上。他用一把水果刀刻下了一个未来的日期。那是他们爱情故事中又一个幼稚的道具。20年的时光从此就像峪料一样爬行在荒草掩映的墙壁上，风吹日晒，像一个风景。

20年后这个女人远走他乡。她来到美国西部一个叫第本的小镇。那是一个滑雪胜地。想象中，春天的第本一定非常宁静。没有游人的路上，走着一个嘴唇鲜艳的东方女人，她天生具有一种出墙红杏的招摇的风韵。

现在凯·史密斯太太凭窗远望。她望不见家乡。辽阔的美国西部土地上流传着别人家曾祖父的故事。她把自己放逐到了别人的历史之中。她看见星星从雪峰背后一点一点升起又坠落，她听到了马群的嘶鸣。她看见一个孩子走向落日下的旷野。天要黑了，她找不着回家的路。没有路带她回故乡了。

## 十一

这个干保卫工作的男人的思路河一样流向一个阴暗的城堡。他找不着城门。城门隐蔽在夜色、荒草和坍塌的巨石之中。这是一座废城。

但是他必须走进去，他接近了真实。真实就隐蔽在荒城之内，只要他走进去，只要他找着进城的路。他必须去赴这个凶险的约会。它躲在看不见的地方，呼之欲出。

每个人都可能是一条路。梅、女大学生、杜老板，他们都通向城堡，通向谋杀。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他要寻找的就是埋尸灭迹之所。他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排斥那个浪漫的私奔的故事。那是一个烟障。那也是最触动他的地方。他知道产生浪漫故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他合上了卷宗。他想，现在就等公安部门立案侦察了。

## 十二

姓廖的那个男人一夜未眠。天明他打了一个盹儿。醒来后他发现人都走了。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他

想，只剩我一个人了。

屋子真静。没有人的屋子总是静的。只有他。他不说话体味着这种静温。墙上的石英钟飞快地走着。它的指针划开那些抒情性的文字犹如一只无心的船桨。他看着日历。他跳下床去撕掉了象征昨天的那一页。他对新的一页咧嘴微笑。

它就要来了。它藏在这一页的下面。它已经近在眼前。它潜伏在那里，使他想起一个小说的名字《丛林猛兽》。

这个河谷走来的青年不是那种。心高志大的男人。现在你从他的身上再也看不到一点失恋的影子。他走了很远的路，来到一个实惠的时代。他变成了一个很实惠的男人。

他认识了梅。是别人介绍他们认识的。梅那时还在一个小商店上班。那时这个城市还没有后来的那种繁荣和热闹，没有中外合资，没有舞厅酒吧之类。他们的约会地点在公园。在公园人造湖泊的旁边他吻了这个小家碧玉似的姑娘。梅很羞怯。梅的羞怯和拂面的柳丝还有他们身后的一座迁移而来的古楼使他心动神移。他娶了

梅。梅是一个过日子的女人。

他们度过了一段清贫的日子。他们有了孩子。他们攒钱。攒钱买电视机、冰箱还有录音机和孩子的电子琴之类。梅是一个要强的女人，梅说，人家有的，我也要有。梅控制着他们的经济。梅不许他吸烟、喝茶。梅给他的零花钱从不超出五块。梅自己也很俭省。梅很少吃肉、蛋。梅把肉和蛋省出来让孩子吃。

后来梅调到了那家中外合资的大商店。梅有了较高的收入。梅在家里渐渐变得颐指气使。

后来梅分到了这套房子。梅拿到钥匙的那一天高兴地哭了。梅说，我要把我的家布置成宾馆。

他们真的那么做了。他们按照三流宾馆的格局装修了他们的家。壁纸、地毯、吊顶的天花板，等等等等，一切就绪后，梅站在地毯中央，梅说，这下我们谁也不眼气谁了，我们天天住宾馆了。

梅早已不是那个羞怯的小家碧玉的姑娘。梅如今是一个风韵犹存的丰满的少妇，像一个熟透的果实，招摇地挂在树上。夜深人静他看着身旁的梅。他听着一个女

人粗鲁的鼾声。20 年前他遥望、憧憬的未来的日子，原来就是这样。

有时他免不了回首往事。他跟昔日插队的朋友喝酒时常常会提到过去的事情。他说，“那时候多可笑。”他大声嘲笑着那时候的自己。他看见 20 年前一个热情忧郁的青年怎样踱起脚尖翘望现在。他笑笑，摇头说，“一群傻 x ”

他嘲笑过去的一切。包括那个约会。那个约会刻在一堵墙上。他把一个人的幼稚和浅薄刻在了一个可以触摸的地方。他想，这真可笑。但是那个日子还是一天一天地逼近了。那个日子度过 20 年的岁月就要划到他的面前。它如同一只眼睛。它突然睁开来星宿一样照耀着他的生命。20 年岁月在它身后仿佛一个漆黑的夜景。20 年岁月如同一个黑夜只为了托起这一颗星星。他掉转头去，他想，这真可笑？20 年了谁还会去理会这种孩子的把戏？

然而逼近它的每一分钟都突然具有了意义。它照亮了它们。照亮了一个琐碎漫长没有故事的生活。照亮了一个心灵。他渐渐感受到了时间之水从他肌肤上流过的

那种疼痛的味道。这是一个诱惑，这是一个灿若星辰的瞬间，他叹惜一声。他知道他一定会去赴约了。他去和一堵墙、一片荒草，去和一个空虚的日子约会。他将设法把自己从日常生活中突然放逐出来。他无法拒绝这一浪漫瞬间和这个行为对他的召唤。它潜伏在生活之外，犹如“丛林猛兽”。

他撕下了日历。他撕下了他和它之间最后一页障碍。它来了。

### 尾 声

四月里的一天，一个叫廖志平的男人写完了他最后一页手稿。他给这个故事起名叫《相忘江湖》。这个男人很欣赏“江湖”这个字眼。江湖是一个多么自由的意象。这个命名使他有一种仗剑而去的豪侠之感。尽管在故事中他怎么也没办法把这个侠客不着痕迹地弄丢。

他看着那个日期：1992年4月12日，它仍旧传达出一种神秘的宿命般的气息。他想，也许真有这么一个日子，刻在某一道地老天荒的墙上。结尾的地方，大风吹动着稿纸，他看见了一个身穿黑衣仗剑而去的悲壮的侠客，他说，朋友，珍重。



外面，他老婆梅在喊他吃饭。他闻到了红烧牛肉的香味儿。

1993年5月14日于太原

## 旧 盟

### 一

隋小安称做“陈叔叔”的陈醒村，是隋小安父亲的同事。

有一年，大约是夏季的时候，陈叔叔陈醒村送给隋小安一幅画。画上有了一支蜡烛，几只花炮，和一个小小的襁褓。上面还有一句题辞，写的是，“除夕生的小弟弟，过了一天长一岁。”陈叔叔说道，“小安，这是一幅旧画。”

后来，小安把这幅画弄丢了。那已经是许多年之后，小安结婚成家，几次乔迁，搬来搬去之中，隋小安丢失了陈叔叔送她的礼物。

隋小安的丈夫也姓陈，叫陈周。陈周当然不是陈叔叔的儿子。

陈周早先是一个插队知青。他插队的村庄，在这个高原省份的腹地，被称做“汾河河谷”的地方。那里，夏天收一季小麦，秋天收一季高粱。

那里还种棉花、甜菜和胡麻。收棉花的季节，妇女

们就变成了一只只袋鼠。那里的妇女，以姿色和放荡闻名全省。

离开河谷，沿官道朝西，就是山区了。山渐渐地扑面而来，像一种叙事的节奏。有一些著名的民歌就发源在这个山区。

山区很朴素，是众多北方山区中的一个，有朴素的北方风景民情和物产。还有一座年代久远的荒凉的寺庙。庙叫“天齐庙”，爬上“天齐庙”最高的台阶，四面山头尽收眼底。据说，那山势恰似一幅八卦。

有很长一度时期，“天齐庙”很破败。殿里奔审着半尺多长成精作怪的老鼠，听不到暮鼓晨钟，看不见香火。到晚上，林声萧萧，夜行的人说，常常听得见孤魂野鬼的悲号。

八卦形的山上，这里那里，到晚上，更深夜静的时候，伴着凄厉的风声和民间传说，孤魂野鬼的悲号就变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真实，叫孩子们从头到脚地害怕。

特别是大雪封山的冬季。

后来，隋小安问陈周，“那是一个女鬼吗？”陈周

说，“不，是男鬼。”

隋小安便没了兴趣。她不喜欢听有关男鬼的故事。

## 二

谢莹自杀那年是 30 岁。这是历史上那个著名的年头，1966 年。谢董是服毒死的，她至少吞吃了一百片安定或者利眠宁。从外表上看，她很整洁，也很平静。这是在日后漫长的岁月中，唯一能使陈叔叔感到安慰的地方。陈叔叔想，那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告别。

陈叔叔想，谢董从来就不是一个冲动的、张牙舞爪的女人。

1966 年 8 月里某一天，谢董下班回家，对陈叔叔说道，“革命群众要揪斗方怕呢。”

过后陈叔叔才清楚地记住了那天的日子。那天是 8 月 13 号，这是一个历史的日子。日本鬼子曾在若干年前的这一天进攻上海。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大街小巷、各家各户的收音机里，那个被称做“沙奶奶”的老妈妈总是不失时机地慷慨激昂地唱道，“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使这一天在陈叔叔的记忆中永不能陈旧下

去。

1966年8月13日，谢莹下班回家，口干舌燥的样子，进门就喝水，咕嘟咕嘟的，喝得很急迫很喧闹很笨拙。那天极燥热。那是一个燥热的中午，谢莹脸上淌着汗。谢莹在那天穿了一件有汗渍的白纺绸衬衫，咕嘟咕嘟站着喝水。透过竹帘，门外白炽炽的大太阳底下，落了一地的麻雀。日后，陈叔叔回想起那一天的情景，总觉得那些麻雀在那天安静得出奇，像一些假惺惺的剪贴的东西。陈叔叔不知道，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时间已扑面而来。

“他们要我发言，”谢莹说，“他们指名道姓要我发言。”

“是吗？”陈叔叔问。陈叔叔听出自己的声音焦灼得近于做作。

“他们说了，谢莹一定要发言，”谢莹望着陈叔叔，说道，“你听，他们就这么指名道姓的。”

陈叔叔张张嘴，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后来陈叔叔猛地想起了炉子上的炸酱，就冲进厨房去抢救。谢莹听

见陈叔叔在里面说，“糟糕，快成焦炭了。”陈叔叔的声音从没有过如此尖锐，如此空虚，叫谢萤听着陌生。后来午饭根草率地摆了出来，当中赫然一小盆炸酱，并没有太焦，只是稍微有些发黑而已。谢萤一向不喜欢吃炸焦的东西。

陈叔叔说，“糟糕，快成焦炭了。”

“你别总跟我说炸酱，”谢萤注视着陈叔叔，“你说，我该怎么办？”

陈叔叔摇摇头，回答说，“萤，我不知道。”陈叔叔的思绪仿佛飘向很远，飘向一些遥远的逝去的时日。在那些日子中，谢萤还是一个梳长辫的、没有难题的姑娘，很是小鸟依人。陈叔叔说，“萤，我不知道。”但是陈叔叔的眼睛说着另外的话。谢萤了然了这个。她安静地望着他。这时外面忽然冷不丁地响起一声嘶哑的公鸡的长鸣。

他终于把那意思说了出来，他说，

“谢萤，方怕能够理解。”

事实证明，方怕确实能够理解。方怕一向是个宽怀

大度的女人，从不要小心眼儿。事后，方怡说道，“这个谢莹呵，真是死心眼儿。”

方怡忍受了所有的磨难和侮辱，活了下来，谢莹却死了。方怡想，谢莹真是死心眼儿。

方怡和谢莹，情同手足，互为形影。两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又一起分到了同一座城市同一家医院，一对佳人，蹁跹出入。革命群众揪斗方怡，死的却是谢莹。方怡说，“谢莹太脆弱。”

方怡不无自豪地说，“这个谢莹，真是太脆弱。”

那时方怡已变成一个肥胖臃肿的妇女，牢骚满腹，逢人就诉说自己没能评为主任医师的苦恼。方怡说，“老陈，我一辈子都得当如夫人，这公平吗？”她身着廉价的化纤服装，在菜市场和小贩们为一条花鲢或者一头蒜痛心疾首地讨价还价。

方怡说，“老陈，你说这公平吗？”

陈叔叔就劝慰道，“方怡，凡事都看得开点吧。”

方怡答道，“要是看不开，我还能活到今天？”

1996年8月，方怡被剃了阴阳头，遣返回乡。临行

前一晚，她偷偷溜进陈叔叔的房门，向谢萤辞行。她抱着谢萤的骨灰盒，泣不成声，她说，“谢萤，谢萤，我走了，你好自为之。”

### 三

后来，陈叔叔也走了。陈叔叔被下放到农村去当“五七战士”。陈叔叔做了“五七战士”的那一天，送给隋小安一幅陈年旧画。画上有一支蜡烛，几只花炮，和一个小小的襁褓。上面还有一句题辞，写的是，“除夕生的小弟弟，过了一天长一岁。”陈叔叔说道，“小安，这是一幅旧画。”

那天陈叔叔就留在隋家吃晚饭。隋小安帮母亲包饺子。母亲说，“老陈，送行饺子接风面。”其实母亲一向不讲究旧规矩。母亲不是本地人，而且生来粗枝大叶，但是母亲在那天坚持说，“送行饺子接风面。”

隋小安就帮母亲包饺子。

母亲在那天把馅拌得很讲究。除了猪肉，还发了口蘑，剁了虾仁。香味扑鼻而来。陈叔叔说，“真香。”

陈叔叔包了一只小耗子，笨头笨脑的，托在掌心，



对隋小安说，“你看。”把隋小安逗笑了。隋小安笑起来，像一只花狸猫。

后来，大约是他们围坐在桌边吃饺子的时候，也许是陈叔叔酒至半酣的时分，一群女孩儿忽然从隋家窗外跑过，一边跑，一边扯着嗓子喊，

隋——小——安，学——习——好，  
出——门——就——把——对——象  
——找，  
找——的——对——象——我——知  
——道，  
钟——楼——街，十——八——号，  
——打——电——话——就——来  
——到！

隋小安放滋下筷子，说，“讨厌。”然后就抽抽泣泣哭起来。她知道自己不是为了这个暧昧的歌谣哭。大家都知道。

第二天，陈叔叔就走了。陈叔叔下放的地方，叫吕

梁山区。吕梁山区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有许多著名的民歌就发源在这个地区。

#### 四

那时，陈周插队的村庄距离山区不算遥远。陈周的村庄在平川，是历史上很富足的地方。那里，夏天收一季小麦，秋天收一季高粱。

那里还种棉花、甜菜和胡麻。收棉花的季节，妇女们就变成了一只只袋鼠。那里的妇女，以姿色和放荡闻名全省。

汾河穿流其间，留下一大片肥沃的河谷，河西岸，某一个村庄，据说是武则天的家乡。后来人们在那里找到了一座“武则天庙”，人们把它修葺一新，使它看上去更像一个虚拟的浮华的神话。

离开河谷，沿官道朝西，就是山区了。

#### 五

山区不种棉花，也很少种小麦。山区到处种植着五谷杂粮，莠麦、谷子和山药。到收获的季节，人们用萝头把山药担回家里去，孩子们就在灶火堆里烧山药吃。

早先，山区的林子还是一些真正的森林，林莽里出没着野兽和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静谷深箐，长崖横岭之间，蜿蜒着一条源自北部的雄浑的河流。

王七在早先也是以务农为生。租种了人家几亩地。农闲的时候，就去山上砍柴，担到集上去卖，卖个几文钱。王七就把它一枚一枚存在罐子里，想将来买一头牛使唤。

有一天，王七卖柴回来，半路上坐在一块石头上歇息。王七背靠一棵柏树，看见“天齐庙”里的一个小和尚远远挑水过来。据说王七在那一天心有所悟，王七想，这日子一天一天的，有什么过头呢？

就在这一年，离王七家不远的一个叫做石嘴崖的地方，一夜之间，突起横山十余丈，到早晨，人们惶恐不安，人们知道那是一个异兆。

后来王七就在山区拉起了杆子。拉起了一支蓬蓬勃勃的队伍，千百号人，投奔了闯王李自成，从此盘踞山林，攻城劫狱，一直到那个大雪封山的冬季，被官军全军剿灭。

## 六

陈叔叔不知道王七的故事。陈叔叔不是那种喜欢民间文学的人。陈叔叔喜欢的是旧俄的小说，英国的十四行诗，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当然还有《红楼梦》。

所以，王七的故事无法走进陈叔叔的生活。

陈叔叔生活在王七的故事之中，生活在一个民间传说之中，却毫无所知。陈叔叔用全部的身心体味着谢萤的离去。这种刻骨铭心的伤痛使他忽略了眼前真实的生活。陈叔叔想，谢萤死了，我为什么还活着？

陈叔叔一遍一遍地想，谢萤死了，我为什么还活着？

夜深人静时分，从北部山区刮来的风使陈叔叔难以入睡。有一些寥落的东西从屋梁上簇簇下落，像一些流亡的漂泊无依的记忆。糊在窗板的麻纸哗哗地响，响声极其荒芜深远，淹没了别的亲近的声音。这时，数里之外，千沟万壑之中，一条源自北边的河流正缓缓流过石嘴崖，流过静无人声的村落。山区的冬天眼看就要来了，这将是陈叔叔度过的最漫长的一个冬季。

## 七

那时隋小安正渐渐长成一个懂事的女孩儿。隋小安在一个硬皮笔记本上抄录了一些唐诗宋词。她另外还拥有一个塑料皮的笔记本，里面记着她的日记。当然是一些充满青春感伤的东西。

隋家在一个普通的、50年代兴起的宿舍院里，住了两间灰砖灰瓦的小平房，没有暖气，在冬天，生一只铁皮炉子取暖。秋季到来的时候，家家户户在院子里打煤糕，煤糕晒干了，一块一块码起来，像码砖垛。

煤糕上面，总是印着许多竹叶形的鸡爪，很漂亮。

小安在家待业。从街道上领到一张“待业证”。没有事做，小安很烦闷，就常常给陈叔叔写信。

小安说，陈叔叔，你好吗？

她遥想着山区里的陈叔叔，她把那一份生活多多少少想象得有些浪漫。她总是设想着陈叔叔背着一只红十字药箱赶着夜路。这是一个故事的背景，留有许多的可能和许多的余地。她还设想着一辆木轮的大车，在陈叔叔永远追不上的前面，咯吱咯吱轧着月色。

月光如水。

木轮的大车穿过一些黑黢黢的泥屋，穿过一些河流。

只是，隋小安从没把那些信发出过一封。隋小安也从没收到过一封陈叔叔的来信。陈叔叔从没有信来，只是在给父亲的一封简短的信中，这样写道，“又及：问小安好。”自然是写在信的末尾。

所以，隋小安没有机会给陈叔叔寄去一封回信。

小时候，陈叔叔喜欢带小安做这样一个游戏。陈叔叔说，我们去旅行，小安就问，我们去哪里？

于是陈叔叔就带小安漫游天下。他们围炉而坐，守着一炉炭火，陈叔叔泡一杯茶，热气氤氲，他们就一夕千里地走下去。或乘车，或坐船，或骑骆驼毛驴，很是自在满酒。名山胜川，小镇都市，大江南北，赤地沙漠，一寸一寸地，几乎全让他们走遍。一路走，一路吃，在云南吃过桥米线，在部善吃地道的哈密瓜，在中原小城吃宋太祖喜欢吃的鲤鱼焙面。陈叔叔说，“你看，小安，在杭州，我们只有两天时间，没机会去满觉陇看桂花了，再说现在也不是桂花的节令，你说呢？”

小安说，“好吧，我们不去满觉陇，我们去哪里？”

事实上他们去了比满觉枪更远的地方，他们攀上了郁达夫当年攀上的杨梅岭，在那个叫做“翁家山”的地方留宿一夜，住茶农的茅屋，尝新出锅的炒青。而回到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时，口袋里往往只剩下最后一角钱。陈叔叔说，“小安，这一角钱，我们是乘公共汽车呢，还是买糖葫芦？”小安毫不犹豫地回答，“买糖葫芦，一人一串。”

他们就吃着五分钱一串的糖葫芦，风尘仆仆走回家。

后来，当小安真正来到这些地方时，就有一种旧地重游的感觉。小安想，这些地方，我早已和陈叔叔过来了。

这些地方，处处都流露出死生契阔的大悲哀，与小安默然相对。

、

那时，隋小安还不认识插队知青陈周。

陈周在某一个春日步行来到了天齐庙。他们先是拦截了一辆运酒的卡车，进山的时候，卡车甩下了他们。

他们就步行上山。

这一行人里面，有两个女孩儿，也是插队知青。

由于年代久远，其中一个女孩儿湮没了名姓，另一个姓张，叫张兰。

那时，村庄里流传着一些有关陈周和张兰的闲言碎语。有人说，在河滩地里看见了他们两人勾肩搭臂，唱唱私语，还有人说在麦秸垛后面看见了他们如何如何不规矩。张兰是一个容易引起闲话的人物，张兰有两只不安静的秋水般的眼睛和一张轮廓极其深刻分明的大嘴。以多年以前人们的眼光来看，张兰谈不上漂亮，但是张兰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喧哗和骚动。

这是一个很好的春日，没有风，这里那里，桃花开到了将要败落的程度。一树桃花，在某个山洼，或是某户院墙中探出头来，他们就觉得眼睛一亮。前一天下过雨，农舍屋上的瓦楞就显出一种青黑色的精神。

陈周已经不记得，是谁提出了游“天齐庙”的建议。来了几个别处插队的同学，大家说，玩一天吧。然后就有人提到了天齐庙。

太阳很高的时候，他们看见了柏林。柏林长在路边



和山坡上。很老的柏树，看上去就有些奇怪。一股冷气侵来。活了太久的老树的冷气，使人惊然。他们静下来，穿行在森然的柏林中。陈周在后来的岁月中再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这样逼人的老树。这时，陈周听到张兰说，树老成精。

陈周觉得这话很刺耳。

至今陈周记得张兰在那天的装束，一身洗旧的蓝布裤褂，军用球鞋。从敞开的蓝衣领中，露出一圈红毛衣小小的领边。再上边，是晒成褐色的少女的脖子和脸。

他们看到的是一座破败到不堪的寺庙。四周围着铁丝网。他们从铁丝网里钻进去，惊飞了大约一万只麻雀。殿里奔窜着老鼠，荒草丛生，鸟粪如积。一只锈迹斑驳的铜钟倒扣在院子里。有人走上去，抄起一块砖头，砸在钟上。咚喻一声，从地底下发出的闷闷的巨响，竟有一种夺人魂魄的鬼气。

太阳是很好的太阳。照着四周的山峦。照着开到极盛处的远处的桃花。桃花从山洼里，或是从人家的院墙，探出头来，招摇着，使路人看了，眼睛一亮。

桃花在那天留给陈周一个终生难忘的绝艳的印象。

下山来，他们截了一辆煤车。那天他们截车非常不顺，好不容易截到一辆，还是辆低马槽超载的车。

驾驶室里，有两个空座。

大家就说，张兰，你们女的先回吧，太累了。

张兰没有推辞。大家看着女孩儿上了卡车。呼地一声，卡车载走了他们。这是条通衢大道，朝南，是平川，朝北，再朝西，经离石、柳林，可直通黄河边，直通到一个叫做“军渡”的黄河的古渡口。从军渡过河去，就是陕西的吴堡了。

一小时后，陈周他们乘坐的拖拉机追上了张兰的卡车。卡车横打在路边，狼籍不堪，瘪进去的车头惊心动魄地顶在一辆“伊法”车上。他们赶去时，只看见了肇事的现场，和满眼的碎玻璃及血迹。张兰的尸体已被运走，血迹斑斑点点洒在柏油路面，艳似桃花。

## 九

后来，陈周看到一本书，书上说，桃花是天下第一淫花。

后来陈周看到的桃花，都不及那天来得绝艳。陈周想，那天他看到的，也许是桃花风情万种俗到极处的灵魂。

## 十

初识谢莹的时候，陈叔叔只有 23 岁，而谢莹刚满 19 岁。和许多老套的故事一样，他们在一个晚会上相识，才子佳人，一见倾心。他们的相识总的说来没什么奇特或曲折浪漫之处。

那时谢莹是出名的美人儿。谢莹在校园里有个绰号，叫“赛西施”。

谢莹有着极好的头发，长至腰际。她有时梳两根发辫，有时只梳一根。还有的时候，她把它们盘在头顶，像面藏人。

梳一根独辫的时候，陈叔叔就觉得她酷似一个历史人物，却又总想不出是谁。

陈叔叔说，“你是谢灵运的谢吗？”

她回答：“是凋谢的谢。”

陈叔叔又说，“是‘莹莹然如玉’的莹吗？”

她就说，“不，是萤火虫的萤，一棵草的意思。”

“怎么是一棵草？”

“萤不是草化的嘛？”

她回答了他一个《红楼梦》里的句子，这使陈叔叔极快慰。陈叔叔是那号小资调很浓郁的青年，喜欢旧俄小说，喜欢十四行诗，知道“季夏之月，腐草为萤”这样的句子。所以他觉得她很符合自己的理想，又美丽，又文静，又会谈《红楼梦》，拥有一个这样的爱人，人生将充满风情。

那是一个烟雨满漾的下午，雨丝斜侵而来，他们站在屋檐下避雨，他看到她的脸洁白如玉。他想，真是一个秀色可餐的江南女子。

后来，冬天的时候，陈叔叔把一只枯干的狗尾巴草编成的小指环套在了谢萤的手指上。这就有了一点私订终身的味道，有了一点和时代氛围迥异的布尔乔亚的气味。他们瞒过了众人在一个颇为荒僻的郊野幽会，身后是秃老的柳树，再后边是一只废弃的桔井，一望而知是一个适于他们的很好的恋爱的背景。雪后初弄，几只芦

苇遍世独立，一支两支摇曳在晴雪之上，看上去颇不真实。正是这一种地老天荒不知不觉吸引了他们，引诱他们更深地走进对方的内心，走进个人生活个人情感的那一片丛林。他们无法抗拒这一种滋力，抗拒这一种发现，他们走进去，听着虫鸣鸟唱，一片天籁。他们想，这里多么安静。陈叔叔说，“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陈叔叔在多年之后对隋小安念出了这阙前人的《哀江南》，那时谢萤已成新鬼，陈叔叔变成了一只孤雁，而隋小安刚好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隋小安跟随陈叔叔走进酒灭的旧事之中，从此再也没有出来，再也没有逃脱掉这一片荒芜的人生态度的笼罩。

## 十一

留小老汉咳喘了一夜，到早起，连半碗糊糊也喝不下去了。他推开老大家媳妇的手，“老大呢，你叫他过来。”

不一会儿，老大披着小棉袄站在了炕前。来的不只是老大，还有老二和老二家的。挨下去是一不溜孙男孙女。老二家怀里还吊着一个。

留小老汉 72 岁，看上去，老得已经不成个人样，成精作怪的朽树似的。留小老汉咳喘着说，

“把我扶起。”

老大和老大家的忙把老汉抽起来。老二家的赶着把一床破棉絮塞到了老人身后。老汉常年害着哮喘病，肺里装满了水，身子却干瘪得只剩下一张皮。小辈们都惊诧老汉的身子骨何以如此沉重，石头一样。老汉在壮年的时候就作下了风湿病的病根，浑身骨头疼得走了形状。

这一折腾，留小老汉咳喘得惊天动地。老二家怀里的小小子松开了他妈的奶头，回过头来，黑豆子似的两只小眼睛瞅着祖父，瞅了一会儿，就笑了。破皮打蛋的脸这时就皱成了一只核桃。

留小老汉不咳了，说，

“我活受到头了。”

老太说，“爹，你瞎想甚哩？”

媳妇们也一哇声，“你瞎想甚哩，爹？”

“我活受到头了。”留小老汉严肃地打断了儿子，自从病倒以来老汉就失了胆气。这时地上黑麻麻站着他

一地的儿孙，他觉得心里一明一明的像是有人点了一盏灯。留小老汉说，“我活受到头了，也没啥交代的，只有一样，那件东西要好好存起。虽不是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也是一辈一辈从先人手里传下来的，可不敢糟害了做对不住先人的事，看遭报应，记下啦老大？”

老太说，“记下啦，爹。”

老二也说，“爹，记下啦。”

留小老汉很满足。觉得再没什么挂碍的事了。娃们都娶了媳妇，栽根立后的，这时又都黑麻麻站到了炕前。一辈子的事，该交代的也都交代清楚，心里觉得很利洒。就是还想见闺女一面，想吃一口闺女家存下的南瓜。

中午，闺女失急慌忙让女婿驮带着回来的时候，留小老汉已支撑不住地咽了气。一进村口，闺女就听见了从自家院里传出的哭声，惊天动地的，数嫂嫂们哭得热闹起劲。闺女腿一软，坐在了地下，怀里还抱着个金黄灿烂的大南瓜。

留小老汉死后，那屋里长久不再往人，就用来存放些烂东西。玉米芯子破麻绳，还有打褶褙的破布，堆下

一炕。

屋子里一股尿臊气。

无论晴晦，尿臊气永远不散。从墙缝中，地底下，生生不息地钻出来，就像那幢破屋的魂魄。霉味儿、破布味儿、鸡屎味儿，没有什么东西能压得住一个垂死的老人身上的尿臊味儿。时间一长，老大家的就不再把破布堆到那屋里去了。

冬天，老大家的盘腿坐在北屋的炕上，兹啦兹啦纳着鞋底。

娃娃们有时爱到那屋里去拾翻拾翻，拾翻出点儿鸡零狗碎。后来那屋里就渐渐漏雨，有一天，娃娃们在炕角处发现一颗蘑菇，撑着黄褐色的伞，鬼头鬼脑的，娃娃们叫道，“狗尿苔！”雨季过后，狗尿苔在那屋里时有出现，这里一朵，那里一朵，长得很不是地方，散发着毒气。

这时老二家的小小子已经有四五岁大。小名叫个“七十一”。七十一四五岁的孩子看上去只有两三岁那么大，表情却是七八岁孩子的表情，却又生就一张老头



脸，看上去就有些奇怪。七十一不聋不哑，就是不爱说话，钻在他妈腿底下，像只没舌头的小瘦狗。

七十一会跑的时候，就常钻进老屋里玩。有时玩累了，就睡在玉米芯子上，也没人管顾他。

有一天，谁也不知道七十一从哪个屹落里，翻出一个小布包。七十一摸摸索索掏出那只布包来，就把它放在光板子土炕上。布是老年间家织的紫花土布，摸上去很粗糙。七十一琢磨了一会儿，就抖开了它。一层一层的，零暗的屋子里，渐渐逃亡出始料不及的夙怨的气味儿。

西院东院一片沉寂。大人们不在家，出工的出工，串门的串门。连鸡也撒到外面去寻食吃了。狗不叫猪不咬。七十一忽然没来由地害怕起来。外面，亮晃晃的日头底下，一棵多年不曾结果的桃树隐约发出一声轻轻的讪笑，犹如风吹叶片。

七十一想了想，就抓起那布包，一口气跑到井边，把那东西丢了下去。井很深，几乎没听到什么声响。七十一仰起一张破皮打蛋的老头脸，太阳晃着他黑豆似的小眼睛。后来，一个过路的人说，那孩子的脸看上去很

奇怪。

夏天过完的时候，七十一就出了事。一天，他爬到石嘴崖上去搞酸枣，结果一头栽到了崖下。

崖上根荒凉，绝少人迹，酸枣便长得很热闹。鸟儿常停留在崖上，啄酸枣吃。

那天大人们都去割破麦，晚上回家不见了七十一，老二家的就跑出去满村里喊，后来老二也沉不住气。再后来老大和老大家的也分头去寻，鸡窝猪圈烂砖窑，连井沿儿河边都寻遍了，始终不见七十一的踪影。这下惊动了全村老少，人们点起麻秆，爬沟过坡，最后在石嘴崖底找到了一个血淋糊渣的娃娃。他娘一见，以为他死了，登时瘫倒在地上。不想人们上去一摸，竟还有游丝般的一丝热气匀匀地出着。当下就把他背回村，径直背到了下放来的陈医生的炕上。

他娘清醒过来，扑通跪倒在陈叔叔面前，揪住他的衣襟，说道，“神仙，救救我娃。”

事后，人们都说，大老远的，那娃跑到崖上去干什么？于是就联想起他从前的种种古怪，觉得这孩子颇不

寻常。再想想那天他躺在崖底下的样子，虽说一身的血，倒像是睡着了似的，又安祥，又稳当，睡在河声里，睡得还挺有主意，真出了鬼了。

人们想，那么高的崖，摔下来，十个七十一也该摔死了，哪还有他活着的余地？

## 十二

七十一没摔死，却变得很痴呆。他妈说他摔坏了脑筋。

说他摔坏了脑筋，又不像。他常常显出很懂事，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就懂事的看着你，或许大懂事了一些，倒叫说话的人觉得自己不懂事似的。这种时候，人们就想不起他是个孩子。人们觉得那两只黑豆子似的小眼睛看什么什么就穿透两个黑洞似的。

事实上那是两只虚无飘渺的很老的眼睛。

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妈试着把他送进了学校。学什么什么不会。学了二年，不认识汉语拼音，也不会算算术。问他，二加二等于几？他就懂事地盯住老师看，看得民办女教师毛骨惊然，从此放弃了教他学算术的企图。

这时他已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了，个子却只有四五岁那么大，眼睛却又是很老的眼睛，看上去就很奇怪。他常常一个人游荡，在崖头走来走去，轰鸟雀，有时就站在井口，垂头向井底看，看得很深入。担水的人见了，就说，“七十一，看掉下去。”他也不理。

冬天，他常常趴在河沟边，敲冰凌吃。一块一块的，吃得胸有成竹。

他有时走进陈叔叔家，坐在门槛上，看陈叔叔做饭。饭做熟了，陈叔叔就给他盛一碗。两人对坐在一张小木桌上，吸溜吸溜地喝着“和子饭”，那节奏很协调。陈叔叔去山上采药，去邻村出诊，他跟在身后，吧嗒吧嗒像只没舌头的小瘦狗。他妈看见了，就说，“这娃，知道他大叔救下他的命哩。”他妈这么一说，心里酸得不行。

陈叔叔也曾试图教七十一认字，但是失败了。陈叔叔用树枝在地下一笔一划写出一个“王”字，对他说，“王。”又说，“这是你的姓，你姓王。”七十一就盯住那个“王”字端详半晌，然后就极其小心地朝那上面吐一口唾沫，一面抬起头来，朝陈叔叔懂事地一笑。

久而久之，陈叔叔也就不再去费那个力气。

他便更经常地来到陈叔叔家，坐在门槛上，看陈叔叔做饭。饭做熟了，陈叔叔就给他盛一碗。两人对坐在一张小木桌上，吸溜吸溜地喝着“和子饭”，节奏很协调。有几次，陈叔叔夜间出诊，走出病家的院子，一抬眼，看见七十一坐在石头上，手里举着一根点亮的麻棒，在等他回家。

陈叔叔看见七十一，不由心里一热。陈叔叔走上去，对他说道，“走吧，孩子。”七十一就站起来，举着麻棒，走在前面。七十一没有声响的脚步使陈叔叔觉得这孩子像是一个小幽灵，正诱引他走向另一个世界。麻棒的光亮飘忽着，不断穿越黑暗，给了陈叔叔义无反顾的勇气，陈叔叔想，那边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七十一很严肃。

陈叔叔忽然有了一种依恃的感觉。陈叔叔跟在孩子身后从容地穿过山区之夜走向一个人所不知的去处。陈叔叔深一脚浅一脚走着，心里却是从未有过的宁静。擎在孩子手中的那一片光明，使陈叔叔渐渐接近了谢董的世界，接近了一个玲珑的生和一个从容的死。陈叔叔想，

那是一个大手笔，那是一个生命的神话。

### 十三

在城市，有的是过不完的琐碎的日子。隋小安过厌了，慢慢就做一些怀春的梦。

最初，隋小安梦想着一个奇遇。她膨胀起自己的胸怀，创造着一个奇遇的氛围。黄昏的时候，她脚踢街头，在飘零的微雪中漫步，心中充满忧伤和期待。这时，有人走近她的身旁，说道，

“喂，几点了？”

长久以来，这几乎是这个城市地下流传的一个隐语，类似黑社会的接头暗号，隐含着模糊的、极不明确却又是约定俗成的意象。隋小安抬起眼睛，打量着面前的男孩儿，一副轻佻相，流里流气，粗俗不堪，太年轻的脸上没有半丝岁月的微霜。隋小安转过脸，失望使她心悸，她想，这个世界上伟岸的男人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她需要一个奇遇，需要一个罗曼的不同凡响的故事，把她从日复一日琐碎的日子中拯救出来。这一堆一眼望不到头的日子压榨着她，久而久之，她便成了一个焦虑

的形销骨立的女孩儿。

十多年后，在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大学校园里，隋小安认识了陈周。陈周迎面走来，问她，“几点了？”她吓了一跳，以为时光倒流了回去。

那是他们的初识。

地点是在一个俗气的花坛前，花坛里种了一些美人蕉日日春还有串红之类。那不是个适于开花的季节，就连树叶也还没有出齐全。槐树还固执地秃着，杨花倒是落残了满地。在这样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晨，陈周迎面走来，问她说，

“几点了？”

她正在花坛边背英语单词。她背到“春天”，他就走了过来，仿佛一个预谋似的。

她以为时光倒流了回去，吓了一跳。幸运的是她看到的不再是一张嫩如蛋白的轻佻的孩子脸。这脸上有一些东西是她所熟知和怀想的。她从不知道她是在用陈叔叔做了一把尺子。这人很无心地看着她，询问着时间。他是真的在询问。他腋下挟了一本书，说道，“对不起，

我忘戴表了。”她忽然为自己的联想感到脸红，心里说，神经病。然后她略有些矜持地告诉了他时间。

婚后，有一次，他们聊起了往事，回想起他们的第一天，他问道，“那天我不过问你几点了，你为什么脸红？”她自然矢口否认，强词夺理地说道，“瞎说，平白无故的我脸红什么？”后来终于抵赖不过，她就讲起了那个流传在这个城市之中的典故，讲起一些旧时的黄昏和夜晚，她说，“我把你当成那时候的小流氓了。”他笑了，目不转眼望着她的黑发白脸，说道，“你真以为我不知道时间呀？”

闹了半天她还是一个傻子！她醒悟过来后扑上去就和他算帐，她说，“好呀，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呢，我一直把你当成了柳下惠！”他一边招架一边说道，“正人君子也要娶老婆呀，柳下惠也不是光棍儿。”这话自然极对，像真理一样明了，叫人挑不出毛病。她住了手，吧嗒吧嗒眨着眼睛，望着他，说道，“原来我还是落入一个老圈套之中去了。”她想起她曾以怎样的轻蔑。清醒和失望，一次一次从那个千篇一律的圈套中逃脱，而最终却仍旧无以逃避地陷落，一种无可奈何的宿



命的惆怅像浓雾一样飘飘渺渺吞没了她。

后来，陈周说，“我看见你的第一眼，就知道，你是我的。”

“为什么？”隋小安像所有的有所期待的傻女人一样问。

“我也不知道，”陈周摇摇头，“我看见你的时候，你穿了一身蓝衣服，领口露一圈红毛衣，我就想，这个女孩儿是我的。”

#### 十四

陈周不是出生在隋小安的城市。过去的岁月中，他只是在回家探亲的时候在这个城市转一下车。再早，他对这所城市简直没什么印象。这座城市远不是那种闻之如雷灌耳的城市。和陈周的城市比起来，这里不过是一个荒凉的不毛之地罢了。

陈周在这个城市没有亲人。这个城市只是他的一个中转站。黄昏的时候他步出车站，成群的苍蝇和乞丐云集在夕阳中的车站广场。这是一个充满异味儿的陌生的城市，陈旧、混浊、芜杂，像一个旧式的衣橱。车站饭

店出售的馒头，每一个都掺了大量的玉米面。没有一样纯粹的东西，可以做为这个城市的标记，包括天空。

后来他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结婚成家。这个城市待他不薄，但他在内心深处永远无法和这个城市认同。他想，我们是被放逐的一群人，我们失去了家园。他在精神上独立于这个城市，这使他充满一种悲剧色彩，充满乡愁。

陈周自己的城市和这小城相距千里，乘火车只需一夜或一白昼的时间。每天，有两列火车从这座城市发出，奔往陈周的城市，一列在清晨，一列在傍晚。陈周喜欢乘坐清晨出发的那一列。经过十几小时单调的运行，华灯难班的时候，他自己的城市于一片光明之中扑面而来。这一时刻永远使他感动和追念。

他走进了他的城市的怀抱，满耳是乡音，满眼是与他隔膜的家乡的人群。他叫不出名字的一幢幢大厦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城市，淹没了他自幼熟悉的建筑。华灯下，人流如潮，城市的新一代的主人们穿梭而过，个个仪态万方，高贵冷漠，脸上写着占有着这座城市的优越。这时，他的感动消失殆尽，他想，他们多么年轻。他又想，

这个城市已经不属于我了。这个城市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抛弃掉了他们。

再早，几十年前，当陈周还是个学生娃娃的时候，陈叔叔已经先于他们告别了同一座城市。

那时陈叔叔没有太多的失城的悲哀。有的只是一点惆怅。一点留恋。陈叔叔的母亲要去车站送行，陈叔叔说，“何必呢，您老？”陈老太太也就不再坚持。陈老太太把陈叔叔送出了胡同口，胡同口一棵歪脖子柳树刚刚黄梢。是秋凉的时候了，天上有了雁阵的消息。陈老太太手搭凉篷，看着儿子远去。陈叔叔回过头来，摆摆手，说，“回去吧，妈。”忽然就觉到了喉头一阵硬塞。

陈叔叔想，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陈叔叔选择了一个陌生的边远城市作为他终生服务的对象。陈叔叔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他把这两句前人的诗写在了毕业志愿书上，向组织真诚地表明了心迹。多年之后，陈叔叔回想旧事，陈叔叔想，说到底我仍旧是一个旧时代的人。

那时陈叔叔独自占据了一盘土炕，半边堆着草药的

坑上潜行着微蓝的月光。秋凉如水。几里之外的荒地上，埋了谢萤的骨灰。一年一年的，没有回城的消息，大约要终老此地了，陈叔叔说，萤，我们就在此地长相厮守吧。

谢萤的坟是小小的一堆，没有石碑，只有野草，草青草黄，荣了又衰，一年一年的，人没有归期。

媒人一个一个上门来，有本地乡亲，有公社的干部，还有县上的人，人们循循善诱地说道，“陈医生，该成家了。”然后就说出一个一个女人的名字来，珍啊，风啊的，女人的气息就在这堆了中药和西药的秃秃的窑里弥漫。到夜晚，陈叔叔独自占据一盘土炕，嗅着那些香艳的名字的味儿，难以入睡。

没有一个家了。

他和谢萤建立起来的家，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公家分给他们一间 15 平米的屋子，在一座灰暗的筒子楼里的底层。对面是厨房，几家合用，后来人们陆续搬走，厨房就成了他们一家的私产。除了安放煤炉垃圾桶，还用来堆一些不用的破东西。

15 平米的小屋，家具是公家的家具，桌、椅、书架，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只有一张棕床几只皮箱和满坑满谷的书。15 平米的小屋，公家的家具，却被谢萤收拾得很是不同凡响。谢萤在小地方处处留心，于是蓬荜生辉，满屋子都是活脱脱呼之欲出的谢董。比如拦腰一块布幔，一垂到地，分割出了卧室，原本是普通的，但谢萤却编出两根极亮丽粗大的丝绦，成人字状悬系了素色的幔子，顿时有了一种辉煌的气度在满室里流金泛彩。

在这些小地方，谢董有着用不完的聪明。于是，家里的桌布、窗帘，及至小摆设，常常更换，随了季节的演变，或冷或暖总相宜。谢萤轻视物质，却热爱凡俗生活。

桌上，大大的一块青田石藏书印章，是唯一能说明主人家世的东西了。青田石印章冷眼看着主人在贫寒的家里穷尽花样，家就有了一种悠远的历史氛围。

更早的时候，家在另一个城市。那是一座无以伦比的都城，红墙黄瓦是它的辉煌的特征。家是一座两进的四合院，后院有椿树，椿树下架着青石砧。椿树发芽的时候，家里人就掐香椿芽，炒鸡蛋，烙春饼，或是拌南

豆腐。

那时祖父还在，一副郊寒岛瘦的模样，细长的黄手指，教他辨认着壁上的倪云林和马远。有时祖父的手指一页一页划过一些旧书，他用了琅琅的童声，背诵着《哀江南》。这时，总有一些不同的花木，在祖父的窗下很霸气地开着。

后来祖父死了。祖父故世的那一年，日本鬼子占领了陈叔叔的城市。陈叔叔举家逃难，逃往四川。再返城的时候，陈叔叔已长成一个少年，而家也已经支离破碎。颠沛流离之中，父亲早早下世，归家时，陈叔叔已是一个失怙的孤儿。

旧宅这时已衰败得不成样子，母亲卖掉了它，赁屋而居。赁的是一处独院，三间北屋，小小一扇门脸儿，地段很清静。母亲靠了卖宅子的钱和典当度日，替人家做针线，养大了陈叔叔。一直养到大学毕业，一直到有一天，陈叔叔说，“妈，我走了。”把母亲撇在了他的城市，撒给了那所小独院。

哥哥姐姐相继写信接母亲去他们各自的城市居住，母亲说，“不了，我守在这儿，这儿就还是个家，我一

走，家就散了。”母亲坚决地守住了那一所小独院，使远在外地的儿女们，有一个怀想的地方。母亲手植的丁香，长得要高过屋檐去了。

母亲死后，那院里住了别人，是很热闹的一大家子。到夏天，当院一张小桌，全家人围桌而坐，呼嗜呼嗜吃麻酱面。一大盘黄瓜，绿生生的，磁在桌上，透着鲜嫩和妩媚。这是别人的家，住着别人的骨肉，和陈叔叔是没有一点儿相干了。

在体味了这样的伤痛之后，陈叔叔以为自己所能拥有并与之相随终生的，唯有这个 15 平米的最后的小家了。陈叔叔珍惜这个家，珍惜谢萤所创造出的那一种家园的氛围。谢萤力排众议、不露声色地开垦出了一个独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园，谢萤用那些独具匠心的布幔窗帷分隔了世界，涵盖了他们个人的生活。陈叔叔小心翼翼坚守着它，珍惜着它，体味着它，但是，1966 年 8 月不可抗拒地最终要向他们走来。

1966 年 8 月某个中午，谢萤下班回家，对陈叔叔说道，“革命群众要揪斗方怡呢。”事后陈叔叔才清楚地记住了那天的日子，那天是 8 月 13 号，这是一个历史的

日子，日本鬼子在若干年前的这一天进攻上海。陈叔叔说，“谢萤，方怡能够理解。”

于是这一时刻注定了陈叔叔要走向一条漫长的孤独之路，也许是一念之差，也许是天地间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使陈叔叔在一个选择的关头做了懦夫。最后一个家丧失了，崩溃了。而那些属于谢萤的布幔、窗帘，却各有各亮丽的生命，活脱脱呼之欲出，飘然如鬼滋，为死掉的家园唱着挽歌。

陈叔叔想，谢萤死了，我为什么还活着？

但是陈叔叔一天一天活下去。陈叔叔知道，在那个生死存亡的中午过去之后，他失掉了追随谢萤而去的资格。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陈叔叔拒绝了所有说媒的人，拒绝了所有温情的女人的名字，陈叔叔注定要和那些珍啊风啊的名字失之交臂。陈叔叔走在吕梁山区没有星月的山路上，于自虐中一点一点去亲近谢萤的世界。

## 十五

冬至，老二家的捏了饺子，对七十一说，“去，招



呼你大叔来家吃饭。”

七十一就去了。老二家的烫酒炒鸡蛋。冬至是个大节气，天不亮，老二家的就砰砰啪啪剁饺子馅儿，剁得地动山摇。若这时细细一听，满村里砰砰啪啪的声音，在清明的寒气中，七扭八歪像一大群小鬼在寒天野地里奔跑。

冻烂石头的那种寒冷不期而至。

昨晚，有线广播说，西伯利亚的寒流将要在今天侵袭山区。

老二撂下锄头，就进了留小老汉的旧屋，看看地下，好端端的，堆着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有鸡屎，并没有塌下窟窿。

老二屹跪下来，怀里掏出烟荷包，点了一锅。一点儿暖气在冷黑的屋里蛇行。老二想，日怪哩，好好的屋子，咋塌下那么大的一个窟窿？

隔三差五的，老二就梦见这个，箩头大的一个黑洞，看不见底，陷在当屋地下。梦见房倒屋塌掉大牙凡主老人，如今二老双亲都没有了，还凡主谁？老二解不下，

心里就嘀咕。总有个说道吧，当屋一个黑洞，深不见底，黑得瞎子似的，冒阴气，莫非这屋里有过冤情，埋过死鬼？

房不是王家的祖产，是土改时分下张姓人家的。张家是村里的首富，老二小时候听村上老人们说古，说早年间张家的一个小老婆偷教书先生的故事。后来这小老婆得病暴死，死时口鼻出血，教书先生也下落不明。还有人说张家是暴富起来的，不知是哪一代上突然发了横财。村上的老人们寒天里挤在阳坡地晒暖，说古道今，噗噗地吸着旱烟。

老二觉得脊背上一麻。阴气从四周浸上来，水似的，夹带着生冷的铁腥气。老二忙向地下“呸”地吐了口唾沫，心想，多少年了，住熟烂的房屋，从来没有过不干净，瞎想哩。要不，就是这屋里埋着金银财宝？张家在土改时打了埋伏？

老二站起身，嗒嗒嗒，在鞋底下磕磕烟袋，磕出大智大勇的声响，掖进怀里，关上门，比往地方，朝手心里吐口唾沫，搓搓，抓过镐头就刨，刨得土地咚咚的。房梁上的灰土下雪似的，纷纷扬扬落下老二一头。不一

会儿老二就出了汗，老二想，这两下活计，还值当出汗？

就在这时，老二心里忽然打了个忽闪，随后就是轰隆一声豁雷，照得里外一片雪亮。老二丢下镐头，爬上土炕，去挪炕里那只小瓮。瓮是青黑色的细口瓮，脑咸菜的那种，瓮上盖了块烂木板，还压着块青砖。老二一巴掌拂去那些零碎，伸进胳膊就掏，空的。老二以为自己没掏仔细，再掏，还是空的。手摸住瓮底，上下几千年空空的寒气，从掌心处吸进来，顺着一只胳膊，一直钻进老二的腰眼里。

当晚，老二过东院找老大。一进门，就圪蹴在门槛前，说道，“爹交代下的那东西寻不见了。”

老大刚吃罢饭，正躺在炕上抽旱烟，一时没听清老二的话，只是觉得老二眉眼有些不对，就坐起身，问道，“咋啦？”

老二说，“爹交代下的那东西寻不见了。好好的，藏在瓮里，就寻不见了。”

“啥寻不见了？”老大家的正绕着锅台洗锅，听见

丢了东西，一兴奋，差点儿失手砸了碗。

“爹交代下的那东西。”老二说。

“嗨，我当是啥，又不能吃不能花的。”老大家的泄了气，继续低头洗锅，一边问，“今天陈大夫去你锅舍吃饺子啦？”

“嗯。”老二说，却看着老大，“你说，日怪不日怪，好好的，咋寻不见了？”

“咋就能寻不见？又不能吃不能用的，又不是金不是银，莫非还有人算计它？”老大觉得奇怪，分析说。

“就是呀，又不能吃不能用的，又不是金不是银。”老二点头。

弟兄二人都不再说话，老大噗噗地吸着烟袋，喘口气的功夫，又咳嗽。咳嗽平了，老大说，

“丢就丢了吧，反正又不是主贵东西，这年景，谁还顾上它？”

“也是。”老二说，“就是觉得有点几日怪，它还能长下翅膀飞走？”

“日怪甚？保不住爹在的时候就寻不见了，爹过世的时候，乱糟糟的，咱又没去察看那东西。”老大家的忽然接了口，这时她洗完了锅，撩起围裙擦手，一边说道，“爹老糊涂了，颠三倒四的，备不住早拾翻的扔了，啥主贵东西？”

一时间，老二心里忽然像被捅开个窟窿，泻下一地明晃晃的日光，阴云鬼气一扫而空。就是，啥主贵东西，几辈子了，给王家带来过甚的好处？也没见还非得敬鬼神似的敬着。再说，备不住真是爹在的时候就拾翻丢了，上年纪的人，颠三倒四的，说话哪有个准头，没得自己吓唬自己。这样想着，他站起身，朝门外爽快地吐了一口唾沫，说道，

“嗨，害得我一顿饺子也没吃好，还当是见了鬼。”

## 十六

陈叔叔调到县城去的时候，在谢莹坟前坐了一晚。

细极了的一弯月亮，挑在山尖上，像谁用刀片在天幕上划了一下，划出眉似的古典的弧度。夜是秋天的夜了，山区之夜布满了落叶的声响，空冥地连接了远处，

连接了一些暧昧的声音和黑暗。陈叔叔手植的柳树，当初不过是一枝柳条，如今竟也算是一棵小树了。陈叔叔想，几年了谢萤，你在那边过得好不好？

陈叔叔很温柔地想，你在那边过得好不好，谢萤？

早晨，许多人来为陈叔叔送行。大家把陈叔叔送到村口，依依道别。大家说，“再来呀，陈大夫。”

陈叔叔说，“来。”

老二挑着陈叔叔的行李，走在前边，送陈叔叔去公社乘车。七十一跟在陈叔叔身后，吧嗒吧嗒迈着步子，像只小狗。陈叔叔说，“七十一，你回吧。”七十一不说话，吧嗒吧嗒跟在陈叔叔身后，走得很严肃。陈叔叔就停下来，七十一也停下来，陈叔叔笑笑，过去拉住他的一只手，陈叔叔拉住他的小手一起赶路。

路是山路。

太阳升高了。晒在脊背上，热热的。老二在前面走得很快，陈叔叔慢慢落了后。陈叔叔问七十一，累不累？七十一不说话，却止住了步子，四周看看，从地下捡起很柴棍，蹲下身，在山路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一个大大

的“王”字。

北方山区的土路上，大手大脚地躺下一个“王”字。婴儿一样在几万年的风吹日照中出世。

七十一抬起头，看着陈叔叔，两只小眼睛明亮如星。七十一完成了一件庄严肃穆的大事，七十一说，“王。”

陈叔叔点点头，说，“王。”

陈叔叔眼睛里漫漫有了泪光。他们终于完成了一个悠久的遥远的神交，穿越了无数个日月，走过了无数的平原山路。他俯身摸摸他的小脑袋，知道这是世上唯一可以依托的一个人。他说道，

“七十一，有件事我要拜托你，我把谢萤阿姨交给你了。”

然后他们在北方山区的土路上告别。

## 十七

县城在公路边上。公路在后来的岁月中修成了国道。沿着国道走下去，就是省城。

某一天黄昏，一身县城打扮的陈叔叔，携了陈旧的

行李，走出省城的长途汽车站。他一身的灰尘，一脸的风霜，茫然打量着久违的城市。他想，这个地方。

迎接他的，是一个坠向人海的都市的落日。

陈叔叔没有回原来的单位，却选择了一家较为偏远的职工医院。只有一路公共汽车经过这个地方。

有一天，一个老朋友登门造访。他几乎认不出这是谁，往昔的风韵荡然无存，他看到的只是一个肥胖粗俗的女人。方怕说，

“好呀老陈，你怎么做起隐士来了？”

方怕在那天急急地诉说着别情，说到伤心处就红了眼圈儿。方伯说，“这些年你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方怡变成了一个不容人插嘴的唠叨的女人，喋喋不休诉说着被侮辱被损害的经历。陈叔叔茫然听着，心里空芜得像一片荒原，陈叔叔想，“这是谁，这是方怡吗？”

方怡曾是谢萤的影子，或者说，谢萤曾是方怡的影子。那是多年之前，一对秀色可餐的江南女子来到异地北国，在校园里互为形影，掠尽春色。如今谢萤早成黄



土，而方怡坐在陈叔叔面前，诉说着炼狱的种种磨难。方怡说，“不过，总算是熬过来了。”方怡的胖脸上露出了某种坚实的胜利的微笑，方怡强调了这微笑的来之不易，“人哪，不能太脆弱。”

黄昏时方怡离去，陈叔叔送她去车站。公共汽车载走了她。很破旧的一辆老式汽车，蹒跚地驶向城市，留下一团尘烟。方怡在陈叔叔心中渐渐远去。随之而去的，还有许多年来日夜折磨着他的罪孽感。多年之前，在一个生与死的关头，他曾经无法向谢萤援手。他很卑鄙地做了懦夫，他逼迫谢萤走向一条绝路。而这时他心里一片空明，一片宁静。他于空明宁静中回忆起那些个久违的山区之夜，走在一个古怪的孩子身后，在黑暗中穿越了一个玲珑的生和一个从容的死。他忽然顿悟，这就是谢萤。谢萤不需要苦难，不需要在受尽凌辱与摧折之后微笑着说，“总算熬过来了。”所以她毅然而去。

谢萤预知了这一切。谢萤不做自己做不到的事。谢萤也不需要任何人的援手，包括他。

谢萤憎恨苦难，所以她必须死，她以一个从容自在的死保全了一个玲珑美丽的自尊的生。

与此同时，隋小安的儿子呱呱出世。隋小安给儿子起名叫“双陈”。

隋小安抱起她的儿子说，“陈双陈。”

陈双陈属狗。20 几年后，陈双陈将会长成一个英俊的大小伙子，给隋小安领回一个姑娘。陈双陈会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或是黄昏或是清晨，走近姑娘的身边，说道，“请问，几点了？”

陈双陈依偎在妈妈怀里，吮着奶水，任重道远的样子，很庄严。庄严得宛如一个秘密。

隋小安再次见到陈叔叔的时候，是在一个意外的场合。隋小安塔乘长途汽车去百里外的一座小城，在汽车上，见到了陈叔叔。

陈叔叔不是一个人。陈叔叔身边，坐着他新婚的妻子。

隋小安略一犹豫，还是走上前去，叫道，“陈叔叔。”

陈叔叔讶然。陈叔叔确实有一忽儿的迷惑。已经过去多少年了，距离那个分手的时刻。隋小安笑笑，说道，“我是隋小安。”

“噢！”陈叔叔眼睛一亮，“长这么大了。”

“老了。”隋小安说。

“你们若是老了，我们该怎么办？”陈叔叔笑着问，“小毛丫头。”

陈叔叔说，“静宜，这是我同事的孩子，小时候我常逗她玩儿。”静宜就很得体地一笑。静宜风韵犹存，很漂亮，亦很平庸，适合做任何有身份的男人的妻子。

隋小安笑笑，说道，“你好。”这句话一出口，隋小安忽觉心平如水。隋小安涉过时间之河和陈叔叔相会，却不再激动。

静宜是一个很好的妻子。陈叔叔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他们之间有一种年轻夫妻所不可能具有的和谐。

在陈叔叔工作的单位里，他们拥有着一套三室一厅的房间。静宜把它们收拾得很干净舒适。客厅铺了进口地板砖，地板砖上是一小块中国图案的纯毛地毯，一只吸顶灯，一壁组合家具，一套转角沙发，布置得和这个城市中所有的客厅一般无二。组合柜上，摆了一些女人喜欢的小零碎，一些玻璃器皿，当然还有花瓶，里面插

了绢制的各色假花。

静宜坐在沙发上，安静地织毛衣。静宜的安静是这房间的灵魂，使这毫无特色的房间因而变得有魅力。对面厨房，煤气开到最小，蓝幽幽如豆，上面坐着一只砂锅，里面慢条斯理地炖着一锅雪白的排骨汤或是莲子红枣粥。

逢年过节，休息的时候，他们偶然也会凑起一桌牌局。当然，他们不打麻将，打的是桥牌。他们心平气和地喊着 PASS，打出了一种中国式的地老天荒的意味。

## 十八

忘了从哪一年开始，“天齐庙”被整修后重新对游人开放。荒草清除了，钟又被挂起来，前堂后殿统统粉刷成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大红大绿。有了僧人，有了香火，有了做旅游生意的小摊小贩。

穿过柏林，小贩沿石阶林立，卖饮料、茶蛋，卖香串儿、木鱼，以及各种廉价的小玩意儿。小贩们渐渐学会了用英语向老外兜售商品，小贩们说道，“哈喽！哈喽！”

老二家的在旅游旺季，就杂在小贩群中，举着那些金灿灿的坠子上写着“佛”字的饰物，举着冒充的檀木香串，向游山的老外门声声不绝地喊道，“哈喽！哈喽！”

村里渐渐有人发起来，发起来的首先是养汽车的人家，替钢厂拉煤拉焦炭。村里盖起了楼房，上面贴了马赛克，颜色大多都很鲜亮，看得一村人直眼馋。

老二就想，要是养一辆汽车多好。

老二日思夜想，想养一辆汽车，给他大小子开，却没处弄钱。

有一天，老二坐在桃树下吸烟。桃树越发地老了，一年一年枯萎下去，枯萎成盆景的形状。老二坐在桃树下，望着眼前的老屋，忽然就想，当初爹留下的那包东西，若是金银财宝有多好哇。

怎么能肯定它不是金银财宝呢？

老二心里一激凌。就是，怎么肯定它不是一包金银财包呢？谁也没有打开看过，咋就知道它不是一包金银？

老二跳起来。老二如今腿脚已不大灵便，像他爹一

样作下了风湿病根。伸出手去，手指像树疙瘩。老二三步两步冲进那老屋，眼前一暗，险些支撑不住地晕倒。

过了一会儿，老二开始拾翻。破罐、破瓮里，炕洞里，玉米芯子里，麻绳堆里，拾翻了个遍。没有。老二又拎过镐头，咚咚地刨地，房梁上的灰土，簇簇地，下雪一样盖了老二一身一脸。

老二家的回来时，听见那屋里有动静，还以为是闹鬼，壮起胆子推门一看，当屋地下，赫然一个大坑。老二站在坑里，柱着镐头，泥塑木雕一般。

老二家的忙问，“你这是做甚，他爹？”

老二回头看着婆姨，说道，“好好的，咋就能寻不见？不是他们捣鬼是甚？”

老二家的不明白。

老二又说，“怪不得当初他们一口咬定说，不是值钱东西，丢就丢了吧，说得比唱得还顺溜，不是他们捣鬼是甚？”

老大家的小孙孙趴在东院墙头上，看见老二两口子在破屋里又翻又刨，觉得很有趣，回到家里，对他爷爷

说，

“二爷爷在锅舍里刨东面呢。”

老大没听清，就问，“二爷爷咋啦。”

“二爷爷在锅舍里刨东西，刨了个坑。”

老大家的本来正盘腿在炕上纳鞋底，忽然住了手。老大家的思绪渐渐飘向遥远。老大家的说，“日怪哩，在个破锅舍里刨甚？莫非埋了金银财宝？”

“瞎说哩。”

“一个破锅舍，刨它做甚？你说？”老大家的理直气壮地追问。

老大心里一动。很多年前，老二哭丧着脸，屹蹴在门槛上，对他说丢了爹留下的东西。莫非是老二做了手脚？莫非当初爹留下的东西很主贵？莫非是金银之类？

老大坐起身来，看着婆姨。婆姨说，“爹当初留下的东西，我见过一眼呢，西瓜大的一包，紫花布包着，沉甸甸的。”

老太想了想，说道，“真要是主贵东西，爹咋就埋

在个烂瓮里？”

“越是主贵东西，越是得往不值钱的践处藏。你没听人说，有人在破鸡毛掸子里藏了金镏子？”

老大家的话有理有据，叫老大不得不服。老大想，好你个老二，你想独吞哩，你想给自家小子养汽车哩，你可真够个毒呀！

当下，老大跃着鞋就来了西院，进门就说，“老二，爹过世的时候，不是留给咱一包东西，哪去了？”

老二心想，好啊，你听到风声了，倒来了个贼喊捉贼，反咬一口，有你的。于是就说，“我还正想问你哩，东西哪去了，你心里不清楚？”

当下就吵成了一团，赶后来就动了手。老大一气之下捣了老二家的锅灶。弟兄二人，和气了一辈子，老了老了，反成了仇人。没人解劝得开。官司打到村政府，村长说，不管你们谁得下钱财，捐出一笔来，修修村里的学校，积点阴德。

不久，县上来了人，是县志办的，来找王家兄弟。



县志办的同志说，听说你家保存了一件东西，是农民起义英雄王七的遗物，传说是英雄使用过的马鞭，我们想看看，核实一下，这是绝好的修志的第一手材料。

又不久，县文化馆也来了人。文化馆的同志说，听说那是一面血染的大羹，当初王七投奔闯王之后所制，招摇在山林之上，极是醒目。我们根据历史和民间传说，想写一出新编历史剧，看能不能从这里找点灵感。

后来，县文管处也来了人。文管处的同志说，王家兄弟所保存的，大约是一件很有价值的文物，据分析可能是起义军中膜拜的某种神器圣物，类似于陈胜吴广从鱼肚子里剖出来的那一块白布。

当然，所有的人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走马灯的人来人往之中，谢萤睡在村外，于一切杂事充耳不闻。陈叔叔手植的柳树，如今已有一房高。柳树上一弯冷月，照着孤寡荒坟，恰是谢费生前所喜欢的古典诗情，尤如一曲《哀江南》。

这里很安静。

长大了的七十一常常来这里添土拔草，轰赶羊群。

七十一坐在柳树下，眺望远山。隔了一座一座的山头，那边山下，一条盘山公路上，跑着一辆小四轮，上面坐着新媳妇和新郎倌。还有一些包了红包袱的嫁妆。两床缎被，一红一绿，还有一块粉底绿花的床单。新娘贴身的口袋里，藏了一个红包，里面包了 20 张十元的人民币，那是从娘家带出来的体己钱。

七十一能看到极远极远的地方。七十一不知道自己是个有异秉的人。

## 十九

后来，有一天，风传钢厂要占这块地方了。钢厂要占这块地方做矿场。再后来就贴出了告示，告示人们在几月几日前迁坟移停。告示还登在了地方的报纸上，夹在极不醒目的边角处。

老二火速给陈叔叔写去了一封信，但不幸的是老二写错了地址，这封信就像一只放生的鸟儿，从此杳无音讯。

七十一在最后期限到来的前一晚，就睡在谢莹坟前。七十一拄着一把铁锹，胸有成竹地睡在荒坟野地里。到早晨，十几辆推土机挖掘机轰隆轰隆从公路上开来，逼近这地方，早晨的太阳给它们涂上了一层温暖明亮的金色。七十一不慌不忙站起来，迎着这群庞然大物，迎着开向他的第一辆挖掘机，抡起雪亮的铁锹向司机的脑袋劈去。

## 二十

那天，官军采取了偷袭的方式。封山封了三个月，起义军早已断了给养。

那天，下着鹅毛大雪。大雪下了一天一夜。官军在雪地里，毫无声响地偷袭了山寨。

几百起义军抵死相拼，终因寡不敌众，全军复没。几百人马陈尸山野。王七一人身中数刀，背靠柏树，至死不到。山寨血流成河。

从此，一山的柏树变得森然。风吹树啸，传递着另一世界的声音。

“天齐庙”窝在柏林中。暮鼓晨钟，招抹着游人。

1991 年 7 月 3 日

## 古典情节

### 夏平和李东

夏平的指导老师叫李东。初次见面，李东说，“你可真胆大，选了这么大的一个大题目。”

夏平没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就说，“我喜欢沈从文。”

李东看她老实，也不好再说什么，心想，傻 x。

夏平不是李东喜欢的那一类型的女孩儿。夏平是个女人，脸上写满陈年旧事。

夏平这样的女人是树，砍倒了，每一圈年轮都是历史。李东对历史没有兴趣。历史布满陷阱，李东可不想失脚掉下去。

李东是个有妇之夫。李东的太太姓肖，叫肖虹。肖虹纯属本地风光，是土生土长的小城姑娘。后来，肖虹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美国去自费留学，月月写回一封令人肝肠寸断的竹报，直到有一天，在一间叫做“梅花楼”的中国餐馆，碰到了赵为止。

李东的朋友二米，在业大教中文，有希望做现当代

室主任。二米拉李东来做毕业生的指导老师，先是诱之以利，说，“一篇论文这个数。”隔着电话，李东看不见这个数是什么数，就说，“扯，不够老子一盒烟钱。”二米在电话那头嘿嘿地笑了，说，

“少是少了点儿，我也觉得寒碜。不过实话告诉你，今天你驳的可不是我的面子。如今我是身陷重围，我们这儿几个出类拔萃的女孩儿，天天缠着我，说，‘米老师，你跟李东是同学，怎么不请他来做论文指导？’我问她们，‘你们怎么知道李东？’她们回答说，‘天下谁人不识君？’”

李东哈哈大笑，笑得荡气回肠。李东在本省确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不过离“天下皆识”怕是还有几世纪的距离。人们说起李东，都说他是“青年评论家”，虽然他的正式职业是教师。在一些月明星稀的夜晚，花前柳下，和涉世不深懂得风情的女孩儿谈谈文学，实在是一件没什么损失的事情，何况还能捞外快。于是李东说，

“二米，要是看不见什么出类拔萃的女孩儿，你可得输我一条万宝路。”

夏平在五月里的一个傍晚敲开了李东的房门。她是

一周里来访的第五个学生。拜见一个“名人”的惶恐使她显得举止犹豫。这是一个无风的黄昏，天空和树木都难能可贵地露出了本来的颜色。暮春的气息像泡打粉一样使整个城市发酵。后来有人传说，这一天在穿城而过的那条河的西岸，有个练武功的人不幸走火入魔。也许这是一个预兆，但夏平毫无所知。夏平爬上了六楼，拙劣的人造革坤包里放着一沓同样拙劣的论文。

李东兴味索然。一周来这是他第五次受挫。李东在打开房门之前，想象了一下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女孩儿的形象，但外面站着的却是反差极大的夏平。这是一个意外。夏平的到来使一个通俗的故事渐渐走腔走板。夏平一脸的陈年旧事，属于她的故事早已在十年前就应该讲完。她站在李东面前，色彩黯淡，李东觉得自己掉进了时间隧道。

这天晚上，在一片日后被夷为平地的民舍中间，一个失恋的小伙子抱着负心的女孩儿引爆了腰间的炸药。两个小时后，夏平经过那里，看见了许多警车和围观的群众。

## 赵的出现

赵是一个混血儿。

赵的父亲是华裔，母亲是一个意大利血统的移民。赵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皮肤和眼睛的颜色以及南欧人的浪漫天性。但赵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东方人。一个身穿白纺绸裤褂，长髯垂胸，在青松长风下打太极拳的中国老人，差不多就是赵的人生理想。

赵在一个春天的黄昏走进“中国城”，事后他才知道信步走入的这家餐馆有一个艳丽的名字，“梅花楼”。梅花楼外高挑着大红宫灯，装扮得有如一个暧昧的女人。赵走进去，拣角落里一张餐桌坐下。餐桌是竹制的，上面铺着绣了梅花的麻布。瘦伶伶一朵独梅，乍一看是一大点血渍，赵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竹桌椅这种浅露的中国南方的情调。

赵叫了一客虾仁炒面和三鲜汤。赵用鄙夷的眼光瞧着那些一边吃炒面一边喝可乐的食客。

后来，赵听到一个声音，一个女人的声音，穿过广东音乐密不透风的缝隙，水一样磕磕绊绊流过来。女人



说，

“对不起，可以坐这儿吗？”

等到他们步出餐馆的时候，发现外面下着雨。雨打湿了一街的灯光，一街的灯光在雨雾中少了一点人间的烟火气，迷迷濛濛之中，像是许多条通往无限的小径。

### 关于崔胜的故事

1970 年 3 月进厂的那个徒工叫崔胜。崔胜出身于一个市民之家，崔胜的家住在一条叫做“点膳所”的街道上，那里云集了许多这个北方城市中世代代的老住户。

崔胜的母亲，会炒喷香的山药丝，会做各种粗细面食。拨、拉、削、抿、擦，样样精通。崔胜的母亲削面，铁锅里就翻飞起一片片薄如柳叶的银鱼。

崔胜的母亲娘家在汾河河谷，古来就是本省出名的肥富之地。那里的女人也是出了名的好水色好风情。那里有座山，叫绵山。当年有个叫介子推的隐士就被晋文公重耳烧死在绵山上。这事发生在公元前六百几十年，那一天，晋文公重耳望着绵山上一片火海不禁痛哭失声。在后来的电视剧中，晋文公身穿汉时的长袍，足登明代的皂靴，梳一个年代不明的发髻，一头从马上栽下来，做悲痛欲绝状。这是一部至少 12 集以上的电视连续剧，但由于资金短缺致使该剧中途流产，这事发生在 1990 年。

崔胜的母亲嫁到城里去的那一年，那个城市中最大的一家火柴厂被日本人勒令迁出城市，迁往一个叫做平遥的地方。与此同时，在中国南方，日本人血洗了一个

辉煌的城市，南京。

崔胜的父亲老崔在旧社会是“隆盛祥”茶叶铺里的账房，新社会做了商店的会计。老崔终年累月在茶叶店里算账，骨头缝里就常常钻出一缕一缕茉莉花的香气，像灵魂出窍。

崔胜家的墙壁上，悬挂着一些不同时期的旧照片，其中年代最久远的一张，是三人合影。照片上崔胜的父亲十分年轻，白净脸，一袭布长衫，端坐在那里，膝上架了一把二胡。他身后，一左一右，立着两个同样年轻的穿长衫的男人，一人执箫，一人横笛，三人六只眼睛，紧紧张张呆呆板板越过几十年的岁月与崔胜相对。后来，1996 年到来的时候，崔胜的父亲就把它摘下来烧掉了。有很长一段时期，崔胜一瞥见镜框里四四方方那一小块空白，就觉得自己的身体也被挖去了同样四方的一块似的，冬季的北风长趋直入，像出入一扇没有玻璃的窗户。

崔胜从没见过真实的父亲摸过二胡。所以，他始终认为照片上的父亲是一个假象。那些箫、笛、二胡，无疑是一些道具。照片上的二胡，从没有干扰过他的生活，他对它熟视无睹，不知道它其实早已闯进他的命运之中。

事情发生在崔胜 12 岁那年。那一年是 1964 年，在西北某个地方，我国成功地爆发了第一颗原子弹。有一天，崔胜在一个同学家里，看见了一把挂在墙上的二胡，他把它摘下来，放在膝上，当他的手指刚一触到琴弦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久违的亲切的旧事。

崔胜笨拙地抖动着琴弓，一些东西从发黄的遥远的旧照片上汨汨流来，形成一条河流，流过他的身心，流过他尖细的、贫血的少年人的指尖。往昔的生活不复存在，河流慢慢淹没了它，就像月光淹没掉了一片虚无的沙漠。他朝河的上游行走，他知道有一个秘密的源泉，藏在某一个抽象的地方。他听着自己的脚步，犹闻空谷足音。

事实上那是一把破旧的廉价的二胡，走腔走板，琴弓上的马尾也剩不多儿根。它悬挂在别人家的墙上，尘封灰染，等待着崔胜的到来，等待着唤起他遗忘多年的记忆。那个记忆来自崔胜未出生之前，来自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那时他是一条鱼，一只鸟，或者一块石头，风吹日照之中，他听见了遥远的父亲在纤细的琴弦上奏出的千古绝唱。

## 夏平和李东

有个叫夏平的女人是崔胜的前妻。夏平是个小学教员。1995 年夏季某个雷雨之后的夜晚，夏平提着一只色彩鲜艳的皮箱，回到父母家中。夏平对母亲说，“我们离婚啦。”

母亲对此事的看法早在夏平的预料之中，母亲只是看了一眼箱子，说道，“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崔胜的故事对于李东毫无意义。李东感兴趣的是夏平叙事的那种态度。李东从中发现了一种久违的古典关系。这种发现始于她的论文，在读完夏平那篇杂乱无章、极其笨拙的文章后，李东说道，

“你是一块旧时代的化石。”

可以想象夏平感动的程度。她是那种脆弱的女人，崇尚古典爱情，因而追不上时代的脚步。当天晚上，夏平差不多哭了整整一夜。夏平一次又一次地想，他说得多么中肯呀。夏平流着眼泪使自己陷入深深的感动和柔情中不能自拔。她回想着他的表情，他的语气，他嘴角上的微笑，她以一个垂死之人对于世界的那种眷恋之情

来回想他，体味他。她想，是这个人总结了我的一生，不是别人。

夏平沿着自己的思路走向李东的世界。她想象那里苍凉寥阔，无边无际。有流向永恒的河流，有不辨轮廓的山脉，有落照西风，也有七月流云和颜色一片金黄的梵·高的向日葵和麦田。

## 赵和一个大陆姑娘

1928 年秋天，走在圣弗朗西斯科街头上的那个姓赵的中国孩子只有 14 岁。他混在一群华工的队伍中，步履蹒跚，衣缝里爬满虱子。50 年后，他坐在一张白色的躺椅上遥想家乡，眼前一片鳞次栉比的铁骨钢筋的高楼，夜晚到来的时候，琦霓虹的灯光把夜空分隔成七零八落，一轮失了精血的月亮，永远使这个中国老人感伤。他总是想，柔情似水的家乡的明月，如今也不知苍老成什么样子了。

赵喜欢一切优美和旧式的东西。赵是一个时空的错误。他生在美国，拥有着美国国籍和一切美国习惯，却向往朴素宁静的田园生活。

这个女人身上显而易见的落魄使赵陷入某种幻觉。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东西，并非贫困所致。她的黑发白脸显得很干净，穿一件拥有中国图案的蜡染的旧衣服。在一个将要落雨的春日的晚上，赵意外地碰到了嘴唇鲜艳的东方女人。

赵说，“是大陆来的吗？”

在其后的一些夜晚，赵听她讲述着一些故事。这是一些远在天边的事情。她向他描述了一座尘土飞扬的城市，马车、驴车和载重卡车在同一条马路上行驶。一些高高低低的漏雨的房屋，活了太久的唐槐宋柏，深街小巷之中，女孩子们用大红大绿的玻璃绳架在手上翻出一些抽象的花样。她说，这是我的童年。

在赵的公寓里，肖虹不动声色掀动历史。肖虹是个聪明的来自小城的女人。肖虹在一种怀乡的温情之中，讲述了一个包裹在煤烟、灰尘、阳光和古典游戏里的童年。深街陋巷的上空，飘飞着白如棉絮的源远流长的童谣，这是一个小城姑娘的永远的背景。

几天之后，肖虹搬出了她与人合租的一间极其简陋的爬满蟑螂的房间，搬进了赵的公寓。从赵的公寓望出去，看不见遍地的垃圾。肖虹还同时拥有了几份待遇不错的家教的工作，下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不再是问题。她终于从生存的煎熬和屈辱中挣扎出来，回想起刚刚过去的那一段日子，她就有一种死掉了不止一次的感觉。

也不是没想过李东。李东离她太远，远在几世纪之外。在有些夜晚，她陷在羽毛褥中回想李东，觉得他只



是一个股俄的水汽氤氲的东西。太阳一照，就蒸发殆尽。  
李东是一种精神，也许是灵魂，但如今她无可奈何地任  
他脱壳而去，就像灵与肉的最终分离。

### 路老师的谜

夏平的母亲是一个深居简出的妇女。退休前在一所中学教语文，大家叫她路老师。路老师其实不适于做老师，她最适合做一个有身份的太太，穿羊皮拖鞋，披晨褛，在每个早晨用一把大刷子慢条斯理地一下一下刷她乌云似的头发。但事实上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职业妇女，日日早出晚归，在公共汽车上把自己挤成一个零乱不堪的纸片。

退休之后的路老师几乎足不出户。她的沉默寡言是一本谁也读不懂的书。她长时间坐在牌桌前，摆弄着一副麻将。那是一副象牙质地的精致的东西，由于年代久远，看上去暗淡发黄。路老师把它们一个一个倒扣在那里，排列成不同的几何图案。许多没有面孔的牌被组合成圆形、三角形或者梯形，路老师随手摸起其中的一张，说道，“西风”，然后摊开手掌，西风躺在路老师日益透明的掌心里，有一种令人心悸的古典的优美。

有一天路老师让夏平来玩这个猜谜的游戏。房间里那时已盛满暮色，但是路老师不开灯。晦明中，夏平看见了一个奇怪的图案，那是一个象形文字“冥”。路老

师把手指在其中一点上，问，“这是什么？”夏平回答，“七饼。”路老师翻开来，是一个白板。她又指在相对的另一点上，夏平想了想，说，“三条。”路老师再翻过来，还是一个白板。最后路老师指在了图案的中心，问道，“这是什么？”夏平已经知道那是什么了。但是夏平忽然涌起一种愤慨，她演下心来，孤注一掷地说道，“八万。”

路老师笑了。路老师轻轻地、几乎是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牌掀起来，温柔地说，“还是一个白板。”

## 我的介入

我认识夏平是在一年以前。有一天在一个叫李东的人那里，我碰见了她。她很拘谨地坐在沙发上，双膝紧紧并拢，穿一身旧衣服。第一眼，我就觉得她很面熟，我开始回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见过这个没有化妆的女人。我徒然想了很久，后来忽然发现，她非常像我小说里的人物。她身上透出一缕一缕我的小说的陈旧的气息。

我开始追踪她，就是从那一时刻开始。

那时她正在写毕业论文，李东是她的指导老师。李东答应做业大学生的指导老师，是受一个叫二米的人死乞白赖的邀请。分在李东名下的学生有五个，据说都是一些出类拔萃的女孩儿，二米说这些女孩儿就跟犯病似的哭着闹着要接受李东的指导。二米了解李东正跟别人一样清楚，他做了一个玫瑰色的小圈套，套住了李东细长的有三根青筋的脖子。

第一个登门拜访的人是一个姓顾的人。顾同学少说也有二十八九岁，却做出一副小儿女的娇憨之态。她抖落了一屋子吃吃的笑声和脂粉的浓香，那种不遗余力的

香味恰恰是李东最讨厌的香型。顾同学走后，李东打了三天喷嚏，吃下去一瓶子鼻炎康，然后在电话里把二米骂了个狗血淋头。

第五个来访者是夏平。

后来我知道，在我所叙述的这个故事里，这个时间的序列几乎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种改动，都可能从根本上消灭我的故事。夏平只能是最后一个来访者，在李东不抱任何希望心灰意冷第五次打开房门的时候，他心如止水地放她进屋，抛弃了任何私心杂念而以师长的尊严来对待她了。

事发之后我走访了那个叫做二米的男人。他是夏平三年业大生活的见证人。他在一间凌乱不堪的单身宿舍里接待了我，迎头一张刘易斯的巨照，足足占据半面墙壁。照片上这位黑人巨星脸上的毛孔被放大到不近人情的残酷的地步。二米显然喝了一些酒，所以说话又多又琐碎。二米说这件事自始至终都很奇怪。五个女的之中，除了夏平，其余四人都有可能和李东闹出一些风流韵事。“我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二米说，但可疑的是这四人都完好无损。我能够从他的语气中听出某种失望，好像

那四人是他投下的诱饵似的。后来他就嘲笑李东对于女人每况愈下的品味，他为自己不能使用“饥不择食”这个成语深表遗憾。在经过了一番彻头彻尾的抨击之后，二米最后说，“不管怎么说，一个 35 岁的女人这样惊天动地的闹恋爱，想起来就要人恶心。”

我和夏平有过一次约会。我约她在一个叫“寻梦园”的咖啡屋见面。那是一个光线昏暗的场所，壁灯的式样很古怪，像一只只野羊头。夏平来的很早，站在门口等我。我记得她在那天晚上的装束，白衣，紫裙，式样老派却透出某种诡秘。依旧没有化妆，但脸很白，像一张浮土绘。

夏平叫我“老师”，我说“不要客气”。

我叫了两杯冰淇淋咖啡，我们用长长的吸管慢慢吸着。夏平垂着头，偶尔环顿一下四周。这是一个适于幽会的场所，气氛暧昧，我渐渐感到了夏平的拘束。这时我问，

“不问问我邀你来的企图吗？”

夏平看看我，笑了，说，“你是干这个的，人家收

集邮票、古董，你们收集活人。”

她这样来理解我的职业并不算过分。这使谈话容易进行下去。我承认我想知道别人的隐私，并且还拥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她很安静地听我说下去，偶尔吸一口咖啡。我注意到台子上她的那两只手，也许那是她全身上下最出色的地方，生动、美丽，富于表情。

最后她说，“你问我吧，我什么都告诉你。”

在我以往的小说中，女主人公似乎都有某种倾诉欲，当然是要在一个适当的时候面对一个适当的听众。在此之前，尚需我来进行多方铺垫和渲染。所以夏平的坦率令我吃惊和陌生，我觉得她使我的设想渐渐偏离方向。她好像不再受我左右，这是一件令我不太习惯的事。

我变得有些支支吾吾，我说，“既然如此，你能不能谈谈你的过去？”

她回答，“过去，现在，将来，都可以谈。只是我想改变一下顺序，先谈将来，好不好？”

我说好。但我接着就问，“你能知道你将来的事吗？”

夏平无声无息地笑了。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将来我会死无葬身之地。”

我忽然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眼前这个肤色很白的女人渐渐变成了一个虚无的东西。我们相距遥远，中间隔着人间沧桑。我听她慢慢讲述一些故事，像听一个老人的叙述。

我去过的地方很少。因为我没有钱，我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到处旅行。我差不多一生下来就住在这个城市，这个城区，这个院子里。中间有几年，我搬到另外一个城区去住了。那是一个大杂院儿，门前有棵槐树。每到傍晚，巷子里就响起群群的车轮声，人们使用一种非常简易的小车往家里拉水。听久了，这声音就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

但是我要说的不是这些。我要告诉你我的将来。我常常做一个同样的梦，梦中是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一些非常巨大的石柱围成一个洞穴的形状，屋顶是一块边缘参差不齐的大石板。四周有丛林，丛林外是沙丘，看不到人迹。我总是在接近黎明的时候梦见这个地方，由于时差的关系，梦中我到达那里时几乎总是傍晚。我



走进石屋，一个异族妇女打扮的人坐在石屋的中央。她身下是一块形状奇怪的兽皮。我分辨不出她的装束，但我知道她不是苗人，也不是傣人或者布依族人，她坐在那里，闭着眼睛，在唱歌。她使用的是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但我听出那首歌很长，音节单纯。我就坐在她对面，很耐。动地听她唱完。

我隐隐觉出她的歌声和我的命运有关。否则我不会无缘无故地经常在梦中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女人显然是在用歌声告诉我一些事情，未来的事情，但我就是听不懂。于是她就反反复复地唱，像唱一个史诗。她唱得极有耐心和自信，语气平和，略带忧伤，而我总是在急于破译的焦灼中惊醒。白天，我走在这个烂熟于心的城市，看见的都是熟人的面孔，日日忙一些千篇一律的杂事，这时，我几乎不相信我做这样一个怪异的梦。我想，我一生从没有走出过我们这个内地省份，我也从不寻求冒险和刺激，为什么我要跑到那个遥远的人迹罕至的丛林里，和一个时间女人对话呢？

但我身不由己，我仍然常常梦见那个地方，走进那个类似人类史前文明遗迹的废墟，和那个女人相会，听

她唱一首我永远听不懂的长歌，那是有关我未来命运的叙述，她不厌其烦地唱给我听，我目瞪口呆。

最后，夏平说，“这就是我的将来，也是我的现在和过去，我讲完了。”

## 关于崔胜的故事

1970年3月，崔胜终于成为某家庞大的工厂宣传队里的首席二胡。在后来经常更换的节目表中，崔胜的二胡独奏属于保留节目。只是曲目时有调整，有时是快活的《送粮路上》，有时是昂扬的根据小提琴独奏曲改编的，《太阳照在塔什库尔》等。无论奏什么曲子，崔胜从没有过不返场的时候。

还有一个器乐合奏，崔胜在里面也是唱主角的人物。那是根据电影《地道战》的音乐改编的合奏曲。中西乐大基苯，有大贝斯也有扬琴，有小提琴也有二胡，中间还打十番锣鼓。其中有一段二胡领奏，那是很激越也很好听的一段曲子。有一天，一个女孩儿给这段曲子添了两句词：“老头儿，快跑——，鬼子已经进村了——”以后排练的时候，排到二胡领奏，所有的女的都跟着唱，一边唱一边笑。

这些会唱“老头儿快跑”的女的，没有一个引起过崔胜的注意。她们都太爱笑了，崔胜不喜欢动不动就笑的女孩儿。就像他一点儿不喜欢那些日复一日演奏的乐曲一样，都是一些叫他厌烦的欢乐的东西。他同样也不

喜欢那个台上的崔胜，他喜欢台下的自己，总是躲在一个僻静人稀的角落，膝上架起他的二胡，在弓子上慢慢抹好松香，拉一曲《二泉映月》或是《江河水》之类。这才是二胡的天地，二胡不同于板胡和京胡，那些热闹浮嚣是它们的事。二胡生来如泣如诉，和崔胜的心境合流。

做一个工厂宣传队里的独奏演员，决非崔胜的人生目标。尽管这工厂很大，宣传队也算闻名遐迩。在一个更大些的舞台上演奏，是一件永远诱惑着他的事情。他想象着那种舞台，大到没有止境、无边无际，比如宇宙。听众却只有一个，就是上帝本人。

没有人知道崔胜的野心。在人们的眼中，崔胜只是个像姑娘一样白净的小后生，腼腆腼腆，不善言辞。喜欢他的女的自然不在少数，只是她们都叫他厌烦。她们身上过于沉重的凡俗生活的气味儿会使他陷入灭顶之灾。没人告诉他这个，但他知道。若干年前的某一天，当他在琴弦上拉出第一个噪音时，崔胜就无师自通地了解了这个。

对于崔胜重操旧业，父亲始终保持了沉默。从家里

传出琴声的第一天起父亲就置若惘闻。他依旧一身的茉莉花的香气走出走入，却从不朝儿子和二胡望一眼。但崔胜知道这决不是事情的真相，后来果然有一天，夜半时分，父亲一身白衣掀帘而入，坐在窗下唯一一把带靠背的木椅上面，听崔胜奏《二泉映月》。父亲微闭双目，一动不动，直至一曲终了。后来崔胜就看见了父亲的眼泪。父亲睁开眼睛，说了一声，“你长进了。”然后又像来时一样无声无息地走出去。崔胜一惊，睁开眼睛一看，才知道是一个梦。

第二天父亲就遇到了那场车祸。父亲横穿马路时，一辆载重卡车突然失控撞倒了他。三天后，父亲死在了某家医院的外科病房。这是1973年的深秋季节，连阴雨控制了这座城市。母亲悲痛欲绝，而崔胜却决不肯接受这个事实。崔胜的父亲多年来始终生活在崔胜的二胡和梦里。所以崔胜时常陷入幻觉，而他的琴声却渐渐趋于炉火纯青的地步。

一个女人出现在崔胜的生活中是在四年之后。那时崔胜已成为某家文艺团体的民乐手。有一天，他徒步经过一条小巷回家，五米之外走着一个女的。这是一条安

静的小巷，两边俱是人家的院墙。在经过一扇极小的窗下时，那女的忽然驻足，像猛的想起一件事情似的，回转身来，恰好和崔胜打了个照面。

两人都有些尴尬和吃惊。那女的平淡的一张白脸在阳光下极眩目地留给崔胜深刻的印象。后来那女的忽然笑了，说道，

“你是崔胜吧？”

“你是夏平吧？”

崔胜非常快活地庆幸着自己那么迅速地记起了那女人的名字。他们曾是小学同学，在一个班里读了六年书，后来便各奔东西不知所往。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互相叙述了这几年的经历，原来他们谁都不曾离开过这个城市。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多年以来，同处在一个小城中，却如同消失一般。崔胜说，“多怪呀。”夏平也说，“真怪。”在有了这样的铺垫之后，他和她都觉得他们的突然相遇是件非常意味的事情了。

夏平没有很多的音乐知识，她甚至分辨不出黑管和萨克斯的区别，所以她从不奢谈音乐。这是崔胜最感欣

慰的一点。她只是很喜欢听崔胜拉琴，她还喜欢“看”。崔胜纤长的手指揉在琴弦上有一种少女一样的美丽，这使夏平感动。夏平不懂音乐，但二胡是条小路，通往一个陈旧的供人凭吊的河岸。

结婚前一晚，父亲又一次在梦中和崔胜相会。父亲仍旧一身白衣，掀帘而入。那白衣显得有些肮脏，像是许久没有换洗的样子。他还是坐在窗下那把靠背椅子上闭目听琴，沉默不语，一曲终了，父亲睁开眼睛，叹息一声，说道，

“太浮躁了。”然后就很伤感地离去。

那是崔胜最后一次梦到父亲。父亲的背影刚一消失，崔胜就睁开了眼睛。朦胧中他感到垂在门上的白布帘还在微微飘动，崔胜知道那不是穿堂入室的夜风。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但崔胜不知道那是什么。第二天就是大喜日子，崔胜拗不过母亲只好将喜事办得很热闹，披红挂彩，燃放鞭炮，在饭店里包了几桌酒席。接下来就是一段新婚燕尔的快活日子，在那一段日子中，他当然无暇去想别的事情。

灾难是在那一刻发生的。婚后，他第一次操琴，当

他把琴架到膝上时，一种恐惧忽然攫住了他。那是他从未有过的陌生感。他抖动琴弓，一切如旧，一切却又同往昔截然不同。他发现，灵性和才华忽然如被风吹去一般，他的琴上和身上残留下的，只剩下空洞无物的技巧了。

他惊出一身冷汗。那件不寻常的事情果然发生了。这是一桩比死还可怕的事情。他夜夜呼唤父亲，呼唤父亲归来，呼唤父亲回到他的琴弦上和梦中。但是父亲从此杳如黄鹤，任凭他如杜鹃泣血。他回看睡梦中的女人，她睡得如醉如痴对未来毫无预感，他忽然对她充满仇恨，他知道是她断送了他。她身上的凡俗生活的气味永远地驱赶走了父亲。他从此只能是一个平庸的艺人了。



## 夏平和李东

夏平就这样把她前夫的故事叙述成为一个宿命者的悲剧。听故事的人是李东。夏平从容不迫地把一个故事从头讲到尾，像讲一个几千年前的典故。她毫不浮嚣。毫无烟火气地坐在李东铺了红地毯的房间里，这使李东感动。

李东忽然说，夏平，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一个能叫人沉静下来的女人。

夏平看着他，说，不错，我走到哪儿，哪儿就变得死气沉沉。我身上有液氮，扑灭一场大火只需 12 秒钟的时间。夏平说到这儿就笑了。她很少有这样明朗的笑容，至少李东没见过。阳光照在夏平脸上，他觉得她很生动。

他脱口说，你故意曲解我的意思。

没有。夏平说，我没有曲解。你不了解我，李老师。

叫李东。李东说。

你不了解我，李东。我是一个扫帚星，给所有认识我的人带来坏运气。我母亲生下我就得产褥热，九死一生，头发都掉光了。我一岁生日那天，我哥哥从学校的

窗台上掉下来，摔成了残废。我家自从有了我就家运衰微，一蹶不振。我嫁到崔家，崔家就每况愈下，你说我不是扫帚星是什么？

李东笑了，说，你不必据理力争，我太相信这一点了。我才认识你几天，你瞧，我老婆就要甩掉我啦。

李东接到肖虹的来信是在五月末，那几天李东右眼皮子直跳。李东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在拆信的那一刹那，李东知道这将是一个坏消息。

就在那天李东知道了赵这个人的存在。这是一个他无法交手却注定要战胜他的敌人。当晚，李东就打去一个越洋电话，说他完全同意肖虹易姓为赵太太。李东说，“可惜喝不成你们的喜酒了，心到神知吧。”李东的潇洒使赵的胜利似乎显得无足轻重。只是手续办理了很长时间，一切完备后他马上给肖虹寄去一个国际快件，说是以免耽搁她和赵先生的佳期。

只是，剩下的日子，剩下的岁月，剩下的空寂，就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了。

在他和肖虹共同生活的那间屋子里，依然残留着肖

虹的气息。这是一件法律也无法了断的事情。尽管他撤去了肖虹所有搔首弄姿的照片，把它们埋进柜子的最深处，毁掉她一向喜欢的零七八碎的小摆设甚至变换了家具的位置等等，仍旧无济于事。肖虹小家碧玉的气味儿从地毯下面，从墙壁中，从一些更深送或者说更虚无的地方，一缕一缕钻出来，证明着他处境的尴尬。

李东正式成为鳏夫不久，夏平来看望过他。李东正在吃晚饭，一大碗方便面和一包撕开封的涪陵榨菜放在餐桌上。李东呼噜呼噜吃着面条，吃得鼻尖冒汗。夏平看到他饕餮的样子，忽然觉得心酸。她别过脸去，往事涌进心头，她有些想哭。

李东把空碗一推，说道，“一个伤心失意的男人吃得下这么一大碗面条吗？”

夏平笑了，但眼里却有泪光。夏平说，我经历过这个。事情就发生在那一瞬间。李东站起来，慢慢走向夏平，说道，

“你们女的都是害人精。”

我想我应该叙述一下车东家的居住环境。这是一套

两室一厅的单元，有个姓董的人家和李东合住。一家一室，共用厅和厕所及卫生间。阳台通向李东的房门，阳台上放着董李两家的花卉。这种居住方式，不用说藏不住任何个人的秘密。

董家的女主人是个天生的侦探。喜欢阅读克里斯蒂的作品，对于邻居家的大事小事拥有永不衰竭的好奇心。夏平的频频出现早已使这位董邻居激动不已，她总是抢在李东前面去开门，然后用一种心照不宜的微笑和夏平打招呼说，

“来了？”

夏平只好回答说，“来了。”

夏平深知这十分危险。她试图还她一个坦然的目光，打消她的邪念和猜测。但是对方远比她固执，她执傲地不允许她有别样的企图和别样的选择，她胸有成竹地想，什么事能瞒过我去呢？她就把这句话写在脸上，招摇着，像一面旗帜。

事情发生的那天晚上，董家合家关起房门来正看电视。董家的电视机正播放着一个收视率颇高的情节委婉

曲折的电视连续剧。故事完全有可能朝着一个温情脉脉善始善终的方向发展，因为董邻居几乎是雷打不动的电视连续剧的热心观众。但是十分钟后，忽然有人敲响李东家的房门，嘚嘚地，敲得又亲切又急迫又胸有成竹。只听董邻居在外面柔声说道，

“李东，我忘了收衣服了。”

可以想象里面的那一番狼狈。李东说，快，快点儿。夏平手忙脚乱。后来董邻居走进来，一脸襟怀坦白天真无邪的微笑，一身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凛然正气，去阳台上收衣服。夏平将永远铭记住这一耻辱的时刻。神差鬼使，她等待、期籍着的是一个崇高完美的爱的献身，但是到头来却变成了一个偷鸡摸狗的女人。

当晚，李东送夏平回家。他把她送到汽车站，陪她站在月台上等末班车。站牌下只有他们两人，他们都觉得无话可说。他不时地看手表，说，“怎么回事，怎么还不来？”

夏平看他一眼，说道，“你有事，就先回去吧。”

他回答，“那哪儿行？”

车总算来了，亮着灯，像两只无所不知的眼睛。他松开她的手，同时也松出一口气，看她上车，然后扬起一只手，对她很满洒地一摆。路灯下，他的笑容很空洞。

她还他一个微笑，然后就缩进了暗影里。她害怕看他如释重负的轻松。她几乎哭了一路。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发生的很突兀，像平地拔起的一座山。山上风急雾大，看不见山下的风景，也看不见对面的人。

她孤伶伶站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山顶，茫然无措，不知所往。这不是她要去的的地方。她仿佛乘错了车，走错了路。这是一个太陌生太荒诞不经的去处，没有她渴望半生的风光，也没有她熟悉的背景。她如同被切断来路似地扔在了这里，忍受着四面八方来风的侵袭。总之，她那一番失落的心情使一个现成的逢场作戏的偷情的故事渐渐走入古典悲剧的歧路。

我和她仅有过的那一次约会就发生在这之后不久。我在那个叫做“寻梦园”的咖啡屋里听她讲述了一个奇异的故事。那故事说的是关于一个石屋的遗址和一个演唱史诗的女人。当时她情绪低落，充满预感，这种情绪

也不知不觉感染了我。和她分手时，我忽然觉得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看她横穿马路，看她消失在灯火摇滚的夜晚的城市。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走出我的视野的，不是夏平，而是那个故事中的女人，身穿一身白衣，走向丛林，嘴里唱着我们永远听不懂的歌儿。

李东对某个

### 故事的解读

那天李东预感到要出事。傍晚时分，他在阳台上嗅到了一股腥味儿。要下雨了，他想。下雨的季节来到了。雨季来临的时候，这个城市上空就总是弥漫着一种凄楚的气息。

他出去吃晚饭，下楼的时候正好遇见夏平。夏平那天的服装很醒目，白衣，紫裙。那是一种逼人的紫色。李东觉得很不舒服。他想，秋天来了，怎么还穿一条夏天的裙子？

雨是在他们坐在小饭馆里的时候落下来的。初时很急迫，后来就舒缓下来，千丝万缕，细水长流，下得从容不迫，像是要下一辈子似的。李东要了啤酒和冷盘，懒洋洋吃着。外面银杏树的叶子一片一片飘落下来，落在映了灯光的雨水里。李东说，连阴雨来了。

夏平说，一场秋雨一场寒。

后来夏平就无缘无故地落下了眼泪。一滴一滴，滴在铺了白色桌布的台子上，珠圆玉润地慢慢湮出水渍。



夏平说，李东，你在躲避我。李东听了，慢慢地放下了筷子，说道，“你又来了，你真会扫兴。”

过了一会儿夏平擦擦眼睛，抬起头来，说道，“扫兴？好像你高兴过似的。你高兴过吗？”

“你说我有值得高兴的事吗？”李东问。

夏平盯住他看，看了许久，最后说，“你别逼我，李东，你最好别逼我。”

李东冷冷一笑，把身子猛地向后一靠，说，你总是这样，有话你就直说，你以为这么多天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吗？我或者承诺，或者就是个流氓，这就是你的思维方法。你想说我逢场作戏欺骗了你，你像个小姑娘似的被夺去了贞操。你瞧你有多可怜。其实谁骗人还是桩千古疑案呢。

夏平变了脸色，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我没说清楚吗？我说我们之间谁骗人还是桩千古疑案呢。

谁骗人？

你心里清楚。

我不清楚。

李东呵呵地笑了。李东说，夏平呀夏平，你以为我是个傻子吗？我不忍心揭穿你就是了。你编造了一个多么动人的故事，你编造了一个宿命者的悲剧来解释你婚姻的失败。你以为这世上除了你，还有第二个傻瓜相信这种鬼话吗？你害怕承认事实，那叫你尴尬。因为事实再简单不过，你丈夫有了外遇。他喜欢上了一个比你年轻比你美丽的大学生或者别的什么。作为一个女人，你是一个败笔，你缺少活力，缺少生机，我们在一起的第一晚我就明白了这个。我知道你在对我撒谎，撒谎本来就是女人的天赋权利，可你非逼我揭穿你的谎言，逼我于残忍的事。你瞧，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说穿了就毫无玩味之处，你说对不对？

夏平笑了。绵绵秋雨中，夏平的笑容很远，很空旷。这是第一场秋雨，第一场秋雨总免不了使一些脆弱的人伤感。小饭馆很安静。这是家个体户开办的小馆儿，有一种资产阶级情调。台子上有玫瑰和燃在杯中的蜡烛。有些轻微的、时断时续的音乐。夏平脸色苍白微笑地说出一句话，这句话足够让李东记一辈子，夏平说，

“ 不错，李东，这也可以算做是一个故事的另一种解读方法。 ”

### 走访路老师

冬季到来时我走访了夏平的母亲。我自报家门，说是夏平的朋友。我担心会被拒之门外，但她审慎地打量了我许久之后，说道，“请进。”

我在那闪光线黯淡、有一种奇怪香味儿的房间里看见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儿安静地、忧郁地看着这个世界。我认出那是夏平。使我惊讶的是，年轻时的夏平竟然如此美丽，这发现叫我心酸。我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应该把李东带到这张照片前。

路老师说，“这上她照得最好的一张相。”路老师冷静客观的语气使我对她们之间的血缘关系产生怀疑。路老师说，她本人远没有照片漂亮。她的神经质和那一股小家子气还有她的愚蠢损害了她的容貌。“她太合。”路老师反反复复强调这一点，路老师说她到死都不知道自己这一生错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要出事。”路老师眼睛看着墙上那张夏平的遗像，“那天晚上她回家来，淋得精湿，进门没脱鞋就跑进卫生间。我听见她在里面洗澡，洗了很长时间。出来时她身上有一种奇怪的香味儿，我从来没见过用过

这种香型的香皂或者洗发水。那种香型非常奇怪，她从我身边走过去，我手里的一副牌就乱了。那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摆好的一个图案，我捡起一张牌，我说，白板，但我翻过来一看，是八万，”路老师舔舔嘴唇，转过脸来，对我说，“八万。”

这时我看见她红了眼圈儿。我看见了在我面前坐着的是一个备受折磨的母亲。她在某一个早晨走进女儿的房间，看见她睡在自己的床上切腕自杀。她还以为她在睡懒觉，就走过去掀开她的被子，然后她就看见了一个她此生此世再也摆脱不掉的场面。

我忘了叙述那一场大雪。那是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每一棵街树都变成了洁白的树挂，城市的天空因而显得纷乱又抽象。我就是在这样一个雪天来寻访从世上走失的夏平。我听见夏平的母亲喃喃地说，她这么走了我一点儿不悲痛。倒是她笨手笨脚地活在世上，笨手笨脚地闹恋爱，我什么时候见了什么时候难过。夏平的母亲还说，这下好了，这下我再不用为她提心吊胆了，我一直害怕她会干傻事，我一直害怕，现在好了。夏平的母亲说到这里终于泣不成声，她朝我挥挥手，我就走出去，

走到大雪之中。

## 赵和一个大陆姑娘

也有一场大雪落在北美的土地上。一个姓赵的混血儿穿过风雪之夜走进那个叫做“梅花楼”的中国餐馆。一切如旧。梅花楼高挑着大红宫灯，像一个旧相识。竹桌竹椅，竹篱竹窗，人力穿凿出的这一种田园情调使赵产生了恍若隔世的感觉。

竹椅上铺了白色羽缎的椅垫。上面绣着梅花。瘦伶仃一朵独梅，乍一看像是一大点血清。美得荒凉可怖。

她坐在老地方。赵一眼就看见了她。她浓妆艳抹地坐在那里，一扫凋零之气。她不再是那个女孩儿了。那个嘴唇鲜艳的东方女孩儿消失殆尽，坐在那里姿态娴雅吃茶的女人，扬手朝他打了一个招呼。

“嗨。”她说。

他们在一种心平气和的氛围中谈妥了各项事宜。生意清淡的餐馆始终播放着音乐。那是中国的乐曲，拥有着最古典的曲名，《雨打芭蕉》或是《春江花月夜》。他们在古典音乐的伴奏下谈妥了离婚协议。她说，赵，你恨我吧？他回答，我恨你做什么？

她举起酒杯，遮住了眼睛，她说，“赵，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他说，“你不必谢我，我做的事情都是为我自己。”

“我做过努力，”她透过酒杯看着赵，说，“但我适应不了你。我无法做一个你梦想中的田园女人，充满诗情画意。你在一个错误的时候认识了我。你总想把我挽留在那个时候，可那正是我最想忘掉的东西。赵，这就是我离开你的理由。”

后来他们一起离开了餐馆。他陪她走到停车场，看她走进汽车。那已经不是他送她的那辆车了，那是一辆银白色的新车。她在打开车门的时候流露出一丝尴尬。他笑笑。后来她从车里探出头来，说，“赵，你路远，开车小心点儿。”

那是那年冬天最大的一场大雪。赵在漫天风雪中赶着夜路。他打开收音机，里面传出震耳欲聋的摇滚音乐。破天荒第一次，他把音量开到最大，然后他就和疯狂的音乐一起冲上了通往旧金山的高速公路。

第二天早晨，新闻里播送了车祸的消息。死者是赵。



肖虹在吃早饭的时候听到了这个结局。

### 画蛇添足

那天，我在街上遇到了一个熟人。我不想在这里说出她的名字，那样会破坏我整个故事的氛围。

我没有和她打招呼，因为我缺乏勇气。我没有勇气面对她尴尬的处境。我压根儿就知道她不会切腕，她不是那样的女人，充其量她只会喝安眠药。她当真喝了。悲痛欲绝地喝下去整整一瓶安定。不幸的是，她竟被人们救了过来。人们把她送到医院，灌肠洗胃。她身上插着的那些标志现代文明的各种管子把她从一个古典悲剧中驱赶出来。不久，她走出了医院。在阳光灿烂的大门口，她听到背后有人小声说，这就是那个客单相思的女人。

1991 年 10 月 7 日

## 裸燕麦

林琦是个城里人，她从一个城市嫁到了另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太远，一时半会儿走不到那里。

林琦出嫁那天是个阴雨的日子，母亲几乎哭成了泪人儿。她对林琦的丈夫再三再四地说道，“科尔，你要好好待她。”科尔就说，“妈妈，你放心。”

科尔灿烂的一头金发像一片成熟的麦地，许多年前，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林琦站在村边眺望通往县城的一条土路。那时她是一个女知青，她身后不远的地方，一片一片的莠麦“嘶嘶”地在雁北的长风中发出趋于成熟的声响。那是一个盛产莠麦的地方，满山的莠麦秀穗扬花。林琦就说，“燕麦快要熟了。”

多年之前，有一个女知青，很是布尔乔亚，很是学生腔，把莠麦称作“燕麦”，她就是我姐姐林琦。林琦出嫁那天，整个华北地区都在落雨，我们撑着雨伞去赴她的婚宴。几十把雨伞鱼贯而来，看上去很庄严。

娶她的是一个白人，叫科尔。科尔有一头灿烂的金发，像一片成熟的莠麦。在林琦插队的地方，村南村北，

山里山外，到处生长着这种耐寒的植物。

## 一

那天，系里的干事往我家打了一个电话，说是校长找我。

后来事情就清楚了，校长对我谈了一个“到位”的问题。

在这之前，我始终没有“到位”。

每个月领工资的时候，不能说没有一点“无功受禄”的惭愧。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三年时间，我被评为讲师就正是在这一段日子里。

我想，我是该“到位”了。哪有当教书匠不教书的？这是一个简单的月从东升，日向西坠的道理。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免有一种时过境迁的感慨。

## 二

这样，九月初的一天，我就去上课了。

我在着装上费了一点心思。开始，我想穿一件这年夏天我们这个城市广为流行的一种衬衫，后来改穿了连

衣裙。这件连衣裙我在许多正式的场合穿过多次。这一来我竟有了登台表演的感觉。我抹了一点唇膏。我想当初我之所以选择教书这门职业大约是和我的“表演欲”有直接关系。

后来，我想，这真是我自己的选择吗？

我忘了说明，我所执教的这所大学默默无闻，即使在我们这样一个中等城市，人们提起它来往往往要把它误认为是一所中学或中专。这是我的母校。许多年前我从这里毕业。那时校园里只有几所陈旧的建筑，据说都是庚子赔款的产物。拱形的门窗和巨大的石柱之下流连着莘莘学子，我把它称之为“哥特式建筑”，因为当时这是我所知道的有关西洋建筑方面的唯一名词。

曾经有过一篇小说，题目是《我们隔着讲台》，若干年前发表在一家期刊上，作者是我。如我所有的小说一样，这篇小说一经发表便间无声迹地淹没在众多的期刊小说之中。我把它写得很热烈，亦很感伤，重读这篇小说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浪漫的幼稚的理想主义者。

那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其中有一段琼瑶式的爱情，当然不及琼瑶来得出色，却也充满了悲悲切切的死别生

离。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忽然，远远地，从坝堰上，从一片淡泊混沌的白里，走出一个黑黑的人影儿，是他。海潮凭直感认出了他。暮色深了，白昼变成了更远处山尖上那一点发亮的影子。风声变得尖厉，旷野却显得出神地静寂。他朝这边走来，海潮仿佛嗅到了他身上那股温热的男人的气息。忽然她不顾一切地朝他扑去，张开双臂，像是要把他永远永远抱在她饥渴的怀里。

通篇都是这样一类的抒情。海潮是那个女主人公的名字，男主人公叫安成，是个插队知青，我给他安排了一个死亡的结局。为了强调悲剧效果，我让他一个人远远地死在了西藏。

还需说明的是，与其说我的男女主人公都是教师，不如说他们是古典意义上的浪漫的殉道者。这样一来，我就把平淡无奇甚至是平庸的教书匠的生活，改造成了宗教和诗。这是我惯用的伎俩。我赋予他们超凡脱俗的献身精神，在生活中，他们只有痛苦、困惑却没有尴尬。总之，我温情脉脉充满悲伤地描写了一个自我放逐和死亡的过程，我还描写了一个勇敢者不乏胜利的失败。

那时，我是多么乐观。

我所以要重提这篇过时的旧小说，是因为我目前的心境。有一天，我坐在一列从南至北的火车上，时值黄昏，没有落日，一些见惯了的田野的景色在窗外如一只悲伤的巨鸟一样划行。这时我想，悲伤有时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这个结论背后隐藏着我个人的一个秘密，我永远不会把它讲给任何人听，哪怕是对上帝。

### 三

从我家到我所执教的学校，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一条是小路。我一般喜欢走小路。

小路其实是一些背街小巷，路边俱是人家的院墙。在杂芜的院墙中七绕八拐，就拐上一条街。许多年前，走在这条街上，我就涌起一些静寂的诗情。

这是一条红墙夹道的旧街。

旧时的文庙和一座古刹，均坐落在这一条街上。所以这条街就拥有了长长的两道红墙、高耸入云的飞檐和探出墙外的树冠如云的古槐。若在冬日，古槐脱尽了叶子，黑硬的瘦枝在疏净的天空中虬伸出很悠远的意味。

这条街也有住家，隐在旧时的深宅大院里，破落的垂花门和门前的石狮说明它们曾经拥有过的煊赫。遥想当年，古刹里的暮鼓晨钟咚咚地在地在四时的晴晦中敲响，这满满一街的庄严和寂静因此有了某种“意在言外”的地老天荒的美丽。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许多年前，走在条这街上，我心中涌起的是别人的对于人生沧桑的慨叹，一边匆匆忙忙在心里编织一些很青春的故事。

还是回到“哥特式建筑”上来。

姑且就让我们这样称它。这种称呼似乎也有“遥想当年”的味道。如今我们学校新楼林立，在原本该是操场的地方，一座一座酷肖如孪生兄弟的板式建筑比肩而立，使挤在闹市中的校园更加拥挤。相形之下，“哥特式建筑”杂陈其中，竟有点像一个大势已去的弃妇。

由于一些个人的原因，我有些偏爱它。也纯粹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近几年中我对它视而不见。我从未再涉足其间，不知道有着巨大石柱和拱形门窗的里面衰败成什么样子。我从它身旁绕行，有一天，碰到一个旧时的同学，我看他从一扇窗子里跳出跳入。一问，才知道，



如今他已变做一个商人，经营着一家装横商店，他借了这里面的一间过去的教室做了库房，用来囤积成卷的化纤地毯和所有莫明其妙的时髦玩意儿。

和我说话的短暂功夫，他腰间的 BP 机响了两次。

我回味着和他的谈话。他十余次提到“生猛海鲜”这个广东味儿十足的词儿。因为他刚从广东贩货回来，也因为他刚刚涉足商界刚刚小有财富。他八次提到“基围虾”，九次提到“石斑鱼”，十次提到“江瑶柱”。因为这是一个排比数字，所以我记得比较清楚。他还屡屡对我说起“买单”，粗粗估计约有 12 次之多。我想起此时贴在大街小巷的广告，“喜乐好野”，不禁升起一种职业的责任感，很想捍卫一下汉语的纯洁。这时他腰间的 BP 机第一次响起来。他不予理会。我说，

“你听说过这样一幅对联吗？上联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下联是什么，你能不能对得出来？”

他望着我，有点儿发傻。这时我想起学生时代，他拽着我跳舞就像打夯。他看了我一会儿，说道，

“你还那么虚荣。”

我们就都笑起来，彼此善解人意。我企图用我的机巧来填补我们之间财富的距离。幸亏他不是大富，我也只有小巧，我们交了个平手。不过我失掉了说出那个下联的机会。

也许，我压根儿就不准备说它。也许我压根就不知道。完全存在这种可能，我想。

那天我神思恍惚。回家的途中，一个女人的背影几乎使我脱口喊出“林琦”来。那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相像使我如遭电击。我跳自行车，目送女人一步一步离我远去。思念如同落照笼盖了城市。这时，一扇洞开的别人家的后窗上，有张核机似的女人的老脸悬浮在那里，像罗中立或者艾轩的画。

那天，我非常想跟人说说我姐姐。

从小，我就知道，我姐姐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我姐姐天生丽质。或者说，她并不算怎么美丽，只是气韵生动。假如我们两人站在一起，人们的眼睛只看她不看我。我想这是因为她从头到脚都流露出忧郁的气质，还因为她是一个无病呻吟的女人。很小的时候，她就喜欢写一些感伤的诗句，拿它们当零食吃。可以想象吃这种

食物长大的人怎么可能健康，所以她始终多灾多病走路如弱柳临风。她周围聚集了一群这样的女孩儿，她们在我家里关起门来把一本《外国名歌二百首》从头唱到尾，直唱得口角出血。只是，所有的歌，无论庄严的。欢快的，还是诙谐的，一律让她们唱出了一种青春的忧伤。我就是在那时候伴着西风落照感染上了忧伤的病毒。

后来，她们就都去插队了。临行时彼此赠言留念。我姐姐写了一首长诗，这是多么好的一个诗题，生离死别，游子远行，千古绝唱不衰。我姐姐一展诗才，在诗中，她把咖啡写成“苦茶”，把阳光写成“蜂蜜”。她的朋友们人人把这首诗抄在笔记本上，然后远赴他乡。我姐姐的诗名也因此而传播到天南地北。在其后的岁月中，她们彼此通信，在信中倾诉苦闷和愁思，可惜这些信件没有保存下来，否则略加整理便是一本可以投放到各个书摊上的《青春絮语》，与席慕容的诸本小册子比肩而立。她们还互赠照片，有一张照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照片中的女孩儿骑在一匹肮脏的老马身上，双手执僵，两眼遥视前方，后面题辞曰：

塞外风光好，战先向阳夫。

我姐姐就把这些照片一张一张贴在照相簿上，然后流连其中，从此再也没有从里面走出来。

#### 四

那时候我未来的姐夫已是一个技术娴熟的技工。他和他的父母家人住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地名既拗口又陌生，位置在西德北部靠近荷兰的地方。那是一座工业小城，叫杜依斯堡。

1969 年某一个夏季的傍晚，我未来的姐夫科尔把一个丰满漂亮的金发姑娘领回父母家中。科尔说道，

“妈妈，这是索非。”

科尔的母亲拥抱了索非。和所有的母亲一样，科尔的母亲怀着难以言喻的心情打量这个夺走她儿子的满脸雀斑的女孩儿，不过最终她还是把一个家传的古老戒指戴在了儿媳的手上。这是一个伤感的时刻。科尔的母亲不知道有朝一日这戒指会再次易手，远隔千山万水跑到我姐姐手上。这时距离那一天还相当遥远，我姐姐尚蒙在鼓中。此时她正忙于写一首献给历史的诗。诗中反覆出现烽火台、雁门关和外长城的意象。她插队的村庄地

处塞北，古时候汉人的军队和兄弟民族在此地不知有过多少次征战。昔日的古战场如今变做和平宁静的村庄，人们过着平庸又异常贫困的庄稼日子。这使我姐姐难以忍受，她只好如胎儿一般深入到历史的腹中，以躲避眼前的生活。她把历史既当做母亲又当做爱人，所以她的诗充满了感伤的柔情。她总是让残缺不全的烽火台上摇曳着一朵凋零的玫瑰，或是让长城的废墟边钻出一片美丽的小白桦。这是一种诗意的痛苦，她用它掩盖了真实的生活。后来我目睹了这些诗的风采，从此病人膏肓。于是若干年后，我就把那个叫做安成的插队知青打发到西藏去了，临死还让他留下一封热情到难以诉说的遗书。

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我姐姐充当了我的精神导师。

有一度时期，我以为彭高有可能成为我的姐夫，因为彭高恰巧是我所欣赏的男人。假如在一张集体照片上有谁能使你第一眼被吸引，我想那只能是彭高。彭高在所有的照片中永远目光严肃呈忧郁状，极适合在电影中扮演一个上下求索的苦闷的五四青年。彭高第一次到我家来，彬彬有礼地对母亲说道，

“阿姨，大楼卖美加净牙膏。”

我因此而被他颠倒。想象着他被无可名状的悲伤所折磨，心里就充满痛苦。我为他所有貌似无意义的话写着注脚。他有六本硬面的大笔记本，里面写满诗歌。小部分是他的诗作，大部分是抄来的译诗。他的笔迹清秀，流露出一点恰到好处的女态。那些抄来的诗均注明出处，并注明著者和译者。不用说，在第一页上就是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们一帮女孩儿争相抄阅，觉得拥有了这首诗就拥有了对付生活的勇气。他还大段大段抄录了查良体译的《欧根·奥涅金》，于是我没法儿不把他和欧根·奥涅金或者是普希金混淆起来，直到很久以后。

我不用再叙述他的身份，可以想象，假如有一人独自走在通往县城的某条乡间小路上，身背一个装了六本硬面笔记本的褪色的军用书包，里面或许还有本《英语九百句》或者《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他就不可能不是一个知青。

那时我姐姐在他的影响下学习英语。我母亲跑遍我们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为她买来了唱片和教材。探亲回家时，她抱走了家里的那台老唱机，在上面一遍一遍放

着“灵格风”之类，从此走上了一条通往我姐夫科尔的漫长之路。彭高热心地为我姐姐做着辅导，一点儿不知道结局，不知道这是一个预谋。所以他始终孜孜不倦。满腔热情地为亲手打发掉自己的爱人做着增砖添瓦的工作。

这时是 1974 年，住在遥远的德国西北部的科尔在杜依斯堡家中度过了自己 38 岁的生日。12 年后，他将和我姐姐邂逅相遇，并娶她为妻。那时科尔的女儿苏珊将年满十八，她用一双冷漠的蓝眼睛俯视我姐姐的神情将使我无论何时想起来都为之心碎。

## 五

此时，1974 年初秋，科尔还做着索非的丈夫。科尔很勤勉地工作，从技工升为技师，赚的薪水足够一家人舒舒服服过一种小康的日子。他没有野心也不奢求奇遇，最远的地方到过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艾瑟尔湖和索非度过一些愉快的假日。平时喜欢啤酒、酸鲜鱼和血肠，当然还得加上足球，这算不得什么特征，几乎可以说这是他所属的那个阶层所共有的爱好。

一个偶然的事件打破了这种生活。某年冬天，一个

推销家用电动粉碎器的推销员登门入室，在进行了一番精彩的广告宣传之后，出来时带走的不仅仅是没推销出去的商品还有索非。这里面也许有很复杂的故事也许什么都没有。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在几次幽会之后，索非终于决定跟随这个现代流浪汉离家出走，从而留给我姐姐一个位置。远隔了千山万水，在大陆的这一边，我姐姐这个注定要做科尔太太的女人正陷于和彭高的极为痛苦的热恋之中。那时，她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杜依斯堡”这个地名。

从此科尔开始酗酒，并变得消沉。可以试想一个在中年之后消沉下去的男人总有一些难以诉说的魅力。他坐在酒吧里一杯一杯灌着啤酒或者我叫不出牌子的杜松子酒，窗外，一个流浪艺人坐在某座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下面，吹着黑管或者小号。这必定是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科尔消沉地等待直到我姐姐向他走来。

也许，这完全是我的杜撰。关于科尔我所知甚少，我甚至不能肯定地说这世界上真有这么一个科尔。我想讲一个科尔的故事，只有拿落照和忧伤的音乐来充数，背景是我从未见过的古老建筑。这是一个太久的习惯，



这个习惯使我在九月初的某一天，面对 20 几个昏昏欲睡的脑袋束手无措。我使出浑身解数不惜剖心沥胆仍然无法与他们沟通。为了安慰自己，我说尽了各种废话。我站在一间极其简陋的教室，一些缺胳膊少腿儿的桌椅充塞其中，从污浊的玻璃窗可以看到脚手架和塔吊。各种嘈杂的市声纷至沓来。和我比肩而立的，是作为教具的一个肮脏的成人的骷髅。

在我已经提到的那篇旧小说中，我曾经层次使用了“蛮野”这个词儿。如今我对着这个词儿深感莫名其妙，不知道它们是怎么糊糊涂涂地跑到上面。我只在它们后面看到了一种欢快的情绪，当然是裹着一层沉重或忧伤外衣的欢快。我还在其中引用了一段民歌，这点不足为奇。只要你翻开某一历史时期的各种期刊略作搜寻，就可以编辑一本洋洋大观的《民歌集成》。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何况女人的头脑又像茶叶一样容易串味儿，（这句话的出处来自小说家钟道新。）所以我硬是在一个城市和校园背景的故事中安插了一段民歌小调地。为了调和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我就把我的男女主人公驱赶到了某一条河边。这条河从我们这座城市的边缘

流过，于是大家就看到了上面我曾摘引过的关于河滩气氛的描写。这是一个边缘地带，把任何一个故事安排在河边来叙述准没有错儿。

我写小说是受彭高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期，我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千人一面的原因就在于彭高。我总是选择他做原型。我给他变换了许多个名字，许多种身份，但不管他叫什么做什么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彭高。他孑然独行在通往县城的某条乡间小路，身背一个装了六本硬面笔记本的褪色的军用书包，里面或许还有一本《九百句》或是《海欧乔纳森·例文斯顿》，这是一个永远的背景，我沉溺其中流连忘返，而他本人却早已金蝉脱壳，留下一个空空的蝉蜕供我寄托绵绵无尽的伤感。

彭高最终离我们远去，因为他本不存在。彭高是我的虚构。我虚构了一个彭高来寄托我姐姐的情爱。彭高是一个精神象征，所以他永不可能成为我姐姐的丈夫，伴她过一辈子人间烟火的日子，和她肌肤之交，生儿育女。这是“不可逆”的，如同某种遗传疾病。

彭高的灵魂终将上路，任何女人获得的只是他空空一具躯壳。

## 六

无需说明，1977 年冬天是一个划时代的冬天。这个冬天过后，彭高就不再是一个“知青”，作为“知青”的彭高将成为历史。这个冬天使我印象深刻，铺天盖地的大雪传达了某种空冥澄净的信息。

这是一个多雪的冬天。在北方，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彭高和我姐姐踏着盈尺的大雪走进考场，从此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彭高选择了中文，我姐姐选择了外语。

第二年春天，彭高赴北京，我姐姐却留在了我们这座北方城市。从此拉开了他们分道扬镇的序幕。

传说很多。传说随着彭高的文名与日俱增。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关于他和一个女孩儿的故事。有人说女孩儿姓张，有人说她姓李。不管姓张姓李，我姐姐起初一概不相信。但是历史上就有“三告投杼”的先例，我姐姐又怎么可能比曾子的母亲更坚定，更具有远见？何况彭高是他的情人又不是她的儿子。

怀疑折磨着她，一个自以为举世无双的骄傲的女人忍受不了这种折磨。她写去一封质疑的长信，措辞颇为

激烈。他马上复信作答，对她的这种不信任表示愤慨和伤心。他在信中写道：

我们相德以沫走完了一段长路，难道这样一段精神历程是什么东西能取代的吗？

这封信安慰了我姐姐。我姐姐拥抱着她的精神历程进入梦乡，不知道此时此刻，彭高正陪伴着一个“什么东西”流连在一座历史名园的波光塔影之中。

也许彭高没有说谎。这个“什么东西”取代不了过去却宣告着未来。我姐姐是历史，值得他永远珍爱却不能给他新生的快感。在新生的欢愉之中他需要一个轻松自然的见证。这点我姐姐远不能胜任，我姐姐一脸的岁月风霜，一脸的苦难，她属于一个黑暗的背景。她优美地凸现在一片黑暗之中，通体散发出某种精神的磷光，但是在白昼到来时，她便失去了光彩。

也许，这并不是原因。也许原本就不需要一个原因。彭高必然离去，这不是一条因果之链。作为一个“知青”，他留在了历史的画廊之中，一旦走出那条通往县城的乡间小路，彭高就不复存在。其实，只要将彭高的那封信译作英语，我姐姐就不难看出，他使用的是一种

过去完成时。这是一种暗示。以我姐姐的聪明应该洞悉这一点，但骄傲蒙住了她的双眼。她想，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以沧海和巫山之云自比，由此可见她走进了一条多么狭窄的死胡同。

最终，事态终于明朗化。大刀阔斧斩断这一切的，是传说中那个不知名姓的女孩儿。女孩儿在一个假日的早晨突然从天而降，出现在我家门厅。她的鲜嫩使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打了皱折。她说，“我想找您谈谈。”

我姐姐披一件风衣和她出门，她们并肩下楼的身影使我想起一些比喻，诸如春草秋阳之类。我姐姐古典式的优雅足以构成某种江河日下的意味。我知道此去回来，有许多东西将从她身上剥落。这使我辛酸。后来我在我家附近一间咖啡屋里找着了她们，这时已近深夜，在粉红色颇为暧昧的灯光之下，我姐姐独坐在角落，台子上堆满空的杯盘碗盏。我姐姐看见我，就说：

“来两客香蕉船。”

香蕉船堵住了我的嘴巴，使我欲说不能。那天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两客香蕉船吃了个一干二净。后来我刚想开口，我姐姐就又说道：

“再来两客。”

吓得我慌忙禁声，但是已经晚了，小姐不失时机地如鱼似地从浑水中划了过来。从此我对香蕉船不寒而栗。我们坐在空无一人的咖啡屋里吃完了冷饮，外面是十月的秋风，我姐姐用风衣裹着单薄的身子，铁面无私迫使我一口气吞下四客香蕉船。结帐时小姐掏空了我俩的口袋，我俩身无分文大义凛然走出咖啡屋。逃离开那一小团暧昧的灯光之后，我忽然觉得，确实没什么可说的了。

从此彭高无牵无挂地走出了我姐姐的生活。那时他早已分在一家大出版社上班，后来就变成了一个职业作家，活跃在文坛之上，成为某一流派的扛鼎人物。这就意味着他周围必定层集着不少女孩儿。他不再是一个独身男人，总有人做他的太太，也许是张三，也许是李四，只是不是我姐姐。他的文名这时已似日上中天，每一部小说刚刚问世评家便蜂拥而上，分而食之。为了养活他们，他越来越高产，作品一部接一部，就像是母鸡生蛋一般。他的作品充溢着阳刚之美、苦难之美、崇高之美，他在古典美学的境界中如游魂一样倘佯，按规定情节扮演了一个顶天立地、受苦受难的男子汉形象。他使人联

想起耶稣。很少有人注意到，在他如此真实又如此浪漫地所展示的悲剧之中，总是涌动着一种无可遏止的指点江山的乐观激情，这是不自觉的流露，于是他故事的背景就拥有了一种很青春的绿色。

认识到这一点是在多年之后。我和他在一个笔会中相遇。他几乎认不出我来。我叫了他一声，他向我走来，一边很困惑地回忆，脸上却堆着礼貌的微笑。我戳穿了他的伪装，说道，

“认不出来了吧？”

我本来可以说得更尖锐，只是觉得那样很无聊。我们都没有了那种相互为敌的情绪。他收起了笑容，过一会儿，他伸出右手，说道：

“长这么大了。”

我没有纠正他用词不当。这么多时光从我们身边流逝，我有些感伤。我握住了他的手。由于敢于声色，他看上去明显衰老，这时距离他大红大紫已经过去很久，许多更年轻更先锋的小说家如一片新生的树林遮挡住了他的身姿。他脸上写着寥落，于是我得到了上述论证。

我想，我们都曾怎样轻易地耽于我们自己心造的幻影之中呵。

怨怼之情烟消云散，那一会儿，我知道，我终于走出了彭高的笼罩。这一种千曲百折恩来令人断肠。我们置身在宾馆大堂之中，众多的观光客在我们身边熙来攘往，操着我们听不懂的粤语。我寻根溯源，告别了最后一次感伤的回味。我们像久别重聚的老朋友一样促膝谈心，我们终于拥有了适于谈话的阅历和平等的心境，因为彭高已不复存在。一旦走出了那幅历史画卷就没有了彭高。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小说家，他靠编故事为生。他和我有一些共同的熟人，共同的朋友，其中包括我姐姐。所以我们谈起了她，谈得比较融洽。我说：

“彭高，你想不想知道，如今我姐姐已是一个白种女孩儿的后妈了。”

## 七

只是，我保留了一个旅行的故事，我没有把这个故事讲给彭高听，是因为它太司空见惯。我知道同样的故事在彭高的口袋里起码装了不下十个，但在我这里却属奇货可居，而且在我姐姐的历史中，它拥有着一个很不



寻常的意义。

故事发生在科尔和我姐姐相遇的前一年。那是一个炎夏，内地的人蜂拥着不是跑到了海边就是躲进了山里。我姐姐所在的教研室收到了一个会议的通知，是有关巴洛克文学的研讨之类。他们就派我姐姐去了。会议地点是在一个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东北小城，但是通知上注明，会后要组织与会者游览长白山。

关于巴洛克文学，我姐姐所知甚少，但长白山却不是个陌生的名字。这种引人遐思的深山老林极适合我姐姐忧伤的心境。我姐姐直奔主题，一路上酝酿着某种情绪，结果她就酝酿出了一个陈通。

需要说明的是，陈通是一个有妇之夫，从一开始他就没有隐瞒这一点。只不过他那张缺少皱纹的脸很容易使人忽略这个。除了工作人员，他差不多是与会者中最年轻的一个，却宣读了最长的一篇论文。听完他洋洋洒洒的论证，我姐姐这个讲授基础英语的助教总算明白了，巴洛克文学原来就是凋零的玫瑰花和穿短裤的流浪汉。

他碰巧也穿着短裤，上身配一件 T 恤衫，很潇洒，很快乐，他却说他忧伤。这样一来他就具备了吸引我姐

姐的磁力。他到我姐姐房间里聊天儿，话题芜杂，却饶有趣味。休会时邀她逛街，游览市容。这小城居住着不少朝鲜族人，饭铺门前挑着纸幌，到处卖朝鲜冷面。城边有一条江，环城拥流，隔江相望的，是北朝鲜的土地。

我姐姐对这个小城印象深刻，在这里她接受了陈通最初的诱惑。他们站在江边的时候，他就谈起了自己不幸的婚姻。他说他们总是吵架，总是吵架，没有一天安宁。他引用了《围城》的那段名言，他说婚姻就是一座城堡，城里的人想逃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最后他说：

“你使人联想起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

以我姐姐的阅历，似乎不应该这样轻易地被感动。但她却被感动了。这时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刻，江风吹来，吹乱了我姐姐垂肩的长发。她迅速进入角色，在余下的日子里，扮演了一个被追求的女人。去长白山的路上，他们同车同座，在一整天的长途颠簸中，他始终讲着故事。毋庸置疑，他是一个讲故事的天才，而我姐姐是一个最出色的听众。他叙述了一个家族的曲折经历，叙述了这个家族中最后一个成员成为流浪汉的经历。他说这

个流浪汉穿着草鞋四处去寻找一种适于自己的生活，他历尽艰辛最终与一条河流完成了灵魂的对话。他叙述得很平静，也很动情。他说这是他自己的人生理想，说这个流浪汉是他家的一位祖先。汽车穿行在白山黑水之间，其中又有这样一个深滚动人的故事，可以想象我姐姐感动的程度。后来我姐姐翻阅了那本叫做《席特哈尔塔》的小说，恍然明白那不过是一个改头换面的偷来的故事而已。耻辱的感觉像老鼠的牙齿一样噬咬着她，最终促使她投进了我姐夫科尔的怀抱。

但那时我姐姐不知道这个，所以，她认为他是一个特别的青年。想到被这样一个人追求，她不免又甜蜜又感伤。在长白山，他们一共住了两夜。第一夜很平静，他邀她出去看星星，他们在林中小路上走出很远，由于黑暗，他们保持了距离。他们都穿了风衣，却仍抵御不住山上的寒气。但是星星很美，星星亮得仿佛要滴落下来。于是第二夜，他们就又出去看星星了。他大声邀请着张三李四，但张三李四都拒绝了他，说是太累。整整一天，他们这帮人玩得很疯，很快乐，爬天池，观赏瀑布，晚饭后又洗了温泉，这时只想钻在屋子里好好睡一

觉。结果出去的仍然只有他们俩。临出门时，我姐姐莫名其妙地刷了牙齿，这是一个无意义的行为，但很重要。

山间宾馆的发电机早已开始了轰鸣，搅乱了山中的一片天籁。为了躲避机器的声音，他们沿着密林中的公路漫无目的地行走。后来他们不知不觉钻进林中，植物的香气令人眩感。再后来他们遇到一片水洼，他跳过去，朝她伸出一只手，我姐姐抓住它，他就势一拉，我姐姐眨眼之间已幸福地落进了他的怀抱。

他吻了她。

后来，他问，“你有预感吗？”我姐姐回答说，“有。”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就和我姐姐心目中的故事完全吻合了。归根到底我姐姐是一个不彻底的浪漫主义者，多年以来，不管世界上发生了多大变化，她仍然固守着一片脆弱的古典的感伤。她精神的田园里需要人家没完没了地用小夜曲来浇灌。或许，长白山上的一段情爱将能够稍稍抵消彭高带给她的痛苦。她将满载着他如火如荼的追求踏上归程，然后用它来抵御日后没完没了的灰色又单调的岁月。想到千里之外有一个人为她受着煎熬，

这将是一件幸福的事。于是我姐姐单方面地、温情脉脉地抹杀掉了这种偷情关系中肉欲的成分，从而使它升华为超凡脱俗的精神历程。

但是，他突如其来地发动了攻势，这使我姐姐猝不及防。他以为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所以他的手直奔主题，带着强烈的亵玩的意味。没有一二三四，只有五六七八，他将他的情爱观强加在了一个古典浪漫主义者的身上。我姐姐顿时惊醒，她勃然大怒，奋力推开了他，气急败坏地冲出密林。他追上去，叫着她的名字。她不理，只是拼命向往地跑。不巧的是，一块石头绊住了她，她摔倒在地上，碰伤了膝盖。他不失时机地抱住了她。月光下，他看到她泪流满面，他说：

“你想让我心碎而死吗？”

这恰是我姐姐需要的话，它很符合她的口味和这个长白山之夜。于是故事又能够得以温柔浪漫、若即若离、亦真亦幻地进行下去。回到宾馆的时候，他们恋恋不舍难以分手，他就说，

“能到你的房间去坐会儿吗？”

熄灯的时间就要到了，我姐姐有些犹豫，他又说：“只坐一会儿，否则我会整夜睡不着觉。”试想我姐姐怎么能够抵御这种失魂落魄的引诱。他就到她房里去了。与会的一共五个女的，房间是两人一间，我姐姐落了单，没人知道这是有心还是无意。我姐姐开了房门，把蜡烛和火柴放在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然后他们相对而坐。后来灯熄了，没有了机器的噪声，真正的沉寂笼罩了四野。我姐姐点亮了蜡烛，烛光下她看上去有一种朦胧的美。这时他站起来，“噗”地吹熄了烛火。

他再一次拥抱了我姐姐，于黑暗中。这一次他很温柔，小心翼翼地探索、深入。他说：“我想要。”他回来覆去地说这一句话。他的手越来越强烈地传达出不可遏止的欲望。于是梦幻又一次被惊醒，故事又一次偏高想象。我姐姐伤心地推开他，说道，“不行。”语气中充满不堪造就的失望。然后她划着火柴，蜡烛的火焰分割了他们，他们又相对而坐，聆听着四野的风声。后来他终于离去，出门时道了晚安。这时我姐姐还不知道一个危险的游戏终于和她擦肩而过。

我不想再赘述这个痛苦的不眠之夜，我姐姐怎样辗

转反侧，苦苦盼着天亮。我却希望这个夜晚能够延长到无限，我不忍心她再一次遭受重创。随之而来的清晨将是一个灾难，她无法预知这个，她设计的故事中不包括这个情节，所以她早早站在了通往饭厅的通道上，去迎接一个伤心失意的他。他果然来了，不是独自，而是杂在四个女同胞之中，容光焕发，说说笑笑朝她走来，看见她，颇为潇洒地举手打了个洋派的招呼，“嗨！”然后扬长而去。

他愉快地吃着早餐，杂在四个女同胞之中，没有任何事情在他身上留下痕迹。一觉醒来，他抹掉了昨夜犹如抹去了前尘，于是，走在朝日之下的，竟是一个新鲜如刚出世的婴儿。他一共吃了两根油条，三个花卷儿，四碗大米粥。女同胞们嘻嘻哈哈取笑着他的好胃口。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又继续吃下去了五片抹果浆的吐司。上汽车时，他帮四个女同胞之中的一个北京姑娘提行装，并顺势坐在她身边。她说：“呀，你走错地方了吧？”他正色道：“别开这种无聊的玩笑好不好？”那一副襟怀磊落的样子，着实令北京姑娘汗颜。

一路上，他们唱着歌儿，唱个没完没了，小声地。

兴致勃勃地、毫不知疲倦地唱了一首又一首。他们专门挑那些怀念家园的歌来唱，这样一来就符合了穿短裤的流浪汉的身份和情调。满车的人昏昏欲睡，唯他们的歌声清醒地逃亡，孕育着一个浪漫的阴谋。我姐姐闭着眼睛，心碎欲裂，忍受着前所未有的耻辱。糟糕的是她擦伤的膝盖阵阵作痛，从此耻辱便随着炎症钻进她的骨缝关节安居乐业，并与她相随终生。

后来我姐夫科尔指着这块膝盖上的伤疤说道，我们可以来一次小小的整容。我姐姐没有答应，她使用了一个中国式的比喻来形容这个伤疤，她说：“科尔，这是我俩的红娘。”

..

试想，如果这是一件真事，如果真有这样一个长白山之夜，我姐姐将永远不会对任何人讲起这个伤疤的来历，包括我在内。由此可见，上述一切完全可能是我个人的一种猜测。

关于这个旅行和伤疤的故事，我孕育了很久。我使我姐姐从这个故事中脱胎换骨。否则我没法儿让她嫁给社依斯堡 51 岁的技师科尔。这时距离科尔成为我姐夫已



经为期不远，隔了千山万水，此时科尔正在家中做着上路的准备。苏珊为他收拾行装。这是一次地道的远行，远远超过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或者艾瑟尔湖。在中国某个城市某家工厂引进了科尔所在公司的一个项目，公司派出一批雇员去中国工作，其中包括科尔。一周后，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 747 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又一周，在我所生活的这个城市某家宾馆，来自西德的科尔先生拥有了一套房间。

我不想再去赘述科尔和我姐姐相识的经过。既然他万里迢迢飞到了我姐姐生活的城市，他们就有许多理由相识，你可以任选一种来填补我故事中遗下的空白。比如可以设想那家工厂特聘我姐姐来做临时翻译，也可以设想他们在某个酒吧或饭店邂逅相遇，理由之多举不胜举。只是需要说明一点，我姐姐在学校时选修的第二外语是德语。

这样，在我们这个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中，我姐姐抓住科尔的机遇就远胜于其他姑娘。于是，某一天，她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式，把科尔领到了我母亲的餐桌旁。她说，

“妈，这是科尔。”

我母亲瞠目结舌望着这位年过半百的国际友人，不知道这将是她的乘龙快婿。后来，当科尔把我姐姐从家里带走，准备带到德国去的时候，我母亲泣不成声，说道：“科尔，你要好好待她。”

我母亲是一个中文教师，主攻唐宋部分，所以她手书一首李白的《渡荆门送别》送他们做结婚礼物。李白说：“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如大荒流。月下飞云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我姐姐却指出了诗中诸多不妥之处，她说：

“什么万里送行舟，真要坐舟的话，还得在咱家门口现修大运河呢。”我只好打圆场，说道：“凑合吧。”我母亲就哭起来，说，“科尔，你要好好待她。”我姐姐却说，“好了好了，你不是最怕我嫁不出去吗？这会儿你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何必又这样？”

幸而我母亲没和她一般见识，从此这个远嫁他乡的女儿就成了我母亲的骄傲。我母亲逢人便讲科尔如何如何有钱，在杜依斯堡拥有着怎样的住宅和怎样的汽车。这些远在天边的东西装饰了她的晚年，所以她无暇顾及

我姐姐无理的冲撞。为了尊重事实，我只好当众打击我母亲，我说科尔不是百万富翁，只不过是一个从工人提升的技师，很难说清他的社会地位是蓝领还是白领。我母亲大为生气，说道，“你姐姐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我说没有。于是我母亲理直气壮的说道，“这不就对了？”然后她继续跟人讲科尔对她烹饪技艺的恭维，说她做的馅饼比意大利皮兹饼还要好吃。

我的一个朋友新近从国外回来，他对我说意大利皮兹饼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难吃的东西。他说那上面的一层浇汁给人浓鼻涕的感觉。这比喻使人扫兴，所以我完全有理由拒绝吃我母亲端到餐桌上的馅饼。我想我姐姐少不了是要吃皮兹饼的，她和科尔坐在一间餐馆里，蜡烛和玫瑰必不可缺，待者端上来半生不熟的牛排和鼻涕样的皮兹饼。我姐姐浓装艳抹，小口小口抿着我永远也叫不出名字的某种开胃酒。这幅幸福的画面不知为什么总是使我黯然神伤。

在这里我无疑犯了一个错误，我错误地安排了他们晚餐的菜谱。我想牛排和意大利皮兹饼是不应该同时出现在一家餐馆的餐桌上的。但我还是让待者端给了他们。

既然科尔能够成为我姐夫，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皮兹饼和牛排，这是一个伤心的隐喻。如今我姐姐远远走出了我的视野，尽管人们一再说如今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村儿，可我仍然知道，当载着我姐姐的庞然大物轰然起飞时，就是我与她的永别。飞机向着一轮如血的落日飞去，这将是我永生难忘的画面。

我杜撰了一个陈通的故事。我假托陈通之手把我姐姐送上了飞往汉堡的飞机。在那里他们将转车去杜伊斯堡。我仍然固执地无可奈何地编织着一条因果链。一路上，科尔描绘着他们的家。科尔说苏珊会在房间里到处插满鲜花。后来我姐姐果然看到了他们的小房子，坐落在很幽静的一条街上，街是古老的旧街，有一种动人心魄的美丽。他们的小房子涂着夕阳，那是一幢用红砖和粗毛石砌成的建筑。我姐走进去，一眼看见了红陶砖铺就的古朴又美丽的地面。也许那一瞬间，我姐姐心中涌起幸福之感。她设想着坐在窗下给我们写信，信中说，凭窗远眺，可以望见阿尔卑斯山雄壮的雪景。

这当然是胡说八道。阿尔卑斯山远在南部，除非她长了千里眼否则休想看到。只是她身上的浪漫之情死灰

复燃。她用温情的眼睛打量着她的家，她忽略掉了这个家中的空旷和荒凉。她忽略掉了一个事实，屋子里没有鲜花，也没有苏珊。

在我亲手打发掉我姐姐的同时，我却不知道怎样发落我自己。我想说在骨子里我和她同属一类，否则我不必要浪费笔墨去叙述一个与我无关的故事。话题似乎是从那个电话开始，那是一个通知我“到位”的电话。我“到位”了，一直坚持到今天。这中间有一些隐衷，使我不愉快。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隐衷，但由于我目前的心境，我强化了它带给我的尴尬，由此证明我作为一个教师的失败。而在我屡次提到的以往的旧作中，我曾经无限乐观地、一厢情愿地安排了某种圣洁崇高的人际关系和圣洁崇高的生活供我玩味，由此证明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失败。

因此，我不可能使我姐姐幸运。所以她必然是一个失败的恋人，失败的情人和失败的妻子。不管她逃到哪里，哪怕是天涯海角，终将逃脱不出一个属于她的失败的人生。她万里迢迢飞到杜依斯堡，充满欣喜地走进那所涂满夕阳的美丽如梦的房间，凭窗远眺，梦想看见阿

尔卑斯山的时候，我无限辛酸地掉头而去，这时我知道我是那样深爱着我唯一的姐姐。

终于轮到阿格莉丝姑妈出场了。阿格莉丝姑妈在一个阳光充沛的下午拜访了新婚的科尔夫妇。阿格莉丝姑妈不算一个重要的人物，但是有必要介绍一下她和科尔一家的关系。从前有一个女孩儿，嫁给了一个面包师，不幸这个面包师在战后死于车祸，留下了他年轻的寡妇和年幼的儿子。寡妇矢志守节养大了面包师的遗孤，把这遗孤养得很强壮。可惜不幸又一次降临，面包师的遗孤在一次空难中被摔死，他是为了在周末赶往汉堡观看一场棒球比赛而遇难身亡。这位遗孤的母亲、中年丧夫晚年丧子的寡妇就是阿格莉丝姑妈，科尔的胞姐，苏珊的姑姑，我姐姐的大姑子。她独自住在某幢公寓的一套房间里，过着孤寂的生活。

阿格莉丝姑妈习惯了参与科尔一家的生活，特别是在索非离家出走之后，她理所当然地在精神上充当了苏珊的母亲。她教会了苏珊憎恨索非，告诉她索非是一个邪恶的有罪的女人，以培养苏珊的宗教热情和道德观。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星期去教堂，风雨无阻，

为她苦难的、受尽折磨的灵魂做祈祷。与此同时，她拥有一个极为高大丰满肥硕的肉体，面色红润、声音洪亮、目光坚定，与她苦难的、蒙受折磨的灵魂很不相称。她如一座肉山一般耸立在我姐姐面前，使我姐姐目瞪口呆、魂飞魄散。

这是一个阳光充沛的下午，阿格莉丝姑妈初次造访。在这之前，科尔曾陪同他新婚的太太去看过阿格莉丝姑妈。不巧的是那天她不在家，科尔忘记了那天正好是她去教堂的日子。在这个阳光充沛的美丽的下午，我姐姐和阿格莉丝姑妈初次相遇。从北海域或是波罗的海吹来的海风长驱直入，登堂入室，似乎是一个兴灾乐祸的暗示。我姐姐摆上了茶点，请阿格莉丝姑妈吃茶。当我姐姐正往茶杯里挤柠檬的时候，阿格莉丝姑妈说道：

“亲爱的，你瘦得就像一个难民。”

接着她详细询问了我姐姐身体各部分的健康情况，从头发、牙齿到五脏六腑。我姐姐说道，

“太太，我很健康，要不要我给您看看健康检疫表？”

阿格莉丝姑妈回答说，

“当然了，你当然是健康的，你当然会比科尔活得更长久。”

从此阿格莉丝姑妈拥有了一个很好的话题，她对身为大学生的侄女苏珊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些故事，说的是年轻的女人怎样为了钱财而嫁给有钱的老头儿却又愚弄他欺骗他给他戴绿帽子甚至图财害命的事。这类故事历史悠久，举不胜举，俯拾皆是，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听得苏珊毛骨悚然，从此不得不将这位黄皮肤的继母看做是未来的杀人凶犯。虽然这位继母已不够年轻，而自己的父亲又谈不上有钱。

然而阿格莉丝姑妈并没有中止对科尔家的访问，她照常在一些日子里出现在我姐姐的茶桌旁，接受她的款待。她健康的结实的牙齿把那些饼干或巧克力条之类的东西咬得地动山摇般地响。有时她也留下来吃晚饭，尽管她认为我姐姐貌似难民且图谋不轨，却并不影响她的好食欲。她对我姐姐烹饪的所有中国菜肴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无论是芙蓉鸡片还是粉丝白菜，只要端上餐桌准保盆光碟净。吃饱喝足之后，阿格莉丝姑妈坐在沙发



上，一边喝咖啡一边挑剔那些刚刚吃下去的菜食，说它们有一股浓郁的味精味儿。阿格莉丝姑妈不失时机地告诫她的兄弟说：

“科尔，格拉斯先生说，味精吃多了要得健忘症。”

阿格莉丝姑妈总是把这位格拉斯先生挂在嘴边。据说这是一位身份不明的老头儿，和阿格莉丝姑妈住在同一幢公寓楼房里，过着颇为严谨的清教徒式的生活。这位格拉斯先生了解许多奇奇怪怪神秘巫术一类的东西，因为他年轻时曾到过东方，也许是印度也许是埃及，在那里发了财不幸又破了产，所以他完全有资格做阿格莉丝姑妈的顾问。在做了大量的咨询调查之后，阿格莉丝姑妈简直没办法不把我姐姐看做是一个东方巫婆了。

于是，我又一次使我姐姐陷入困境。我硬是在她和科尔的生活中安排了一个叫做格拉斯的老头儿和阿格莉丝姑妈。也许，这一次不能说这是我的杜撰，世界上总会有一个格拉斯老头儿和阿格莉丝姑妈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和意想不到的时间与你相遇。在那个刚刚过去的炎夏，我和彭高坐在南方某个宾馆恢宏的大堂，谈起了这些事情。众多观光客在我们身边熙来攘往，操着我们

听不懂的粤语。于是彭高就说了上述那番话。彭高说，世界上总会有一个格拉斯老头儿和阿格莉丝姑妈，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和意想不到的时间与你相遇。

## 九

和彭高分手我有些依依不舍。不管怎么说他毕竟和我姐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促使我姐姐走上一条通往杜依斯堡的漫长之路。出租车送他去机场。我目送他步出宾馆大堂，他早已不像我记忆中那样年轻，他义无反顾地大踏步走出了我的视线。这时我有些眼热鼻酸，我想我自以为逃出了彭高的笼罩也许他却更高远地君临于我的生活之上。

## 十

这年夏天苏珊已经是大二的学生，她在科隆某所公立学校读书，假期到来时，本来准备去海滨度假的她却驱车回到了杜依斯堡家中。阿格莉丝姑妈给她打去一个重要的电话，内容不详，但是没有这个电话苏珊决不会放弃她的海滨之行。这样她就不会错过一个约会，也许这个约会至关重要。公平地说苏珊不是一个难看的姑娘，她有一双从科尔那里继承下来的如波罗的海一样蔚蓝的

眼睛和两只来自索非的适合穿各种时髦皮鞋的秀脚。

于是，这个故事的高潮终于来到。只是我没料到这高潮到来时显得如此平淡。事情发生在一个晚上，阿格莉丝姑妈在进行了通常的拜访之后，临走时，从科尔家餐厅里偷走了一瓶酒。

当晚，这瓶酒就摆到了格拉斯老头儿的工作台上，格拉斯老头儿在灯下研究了整整一夜，他核对了大量希奇古怪的资料卡片，并做出相应的希奇古怪的化学分析。到早晨，他打着哈欠按响了阿格莉丝姑妈的门铃，向她报告了一个结果。睡眠惺忪的阿格莉丝姑妈如闻惊雷，冲冠的怒发一下子掀飞了她头上的睡帽，那睡帽掉到地毯上，大小程度足够做一个婴儿的襁褓。

可以想象阿格莉丝姑妈兴奋的程度。阿格莉丝姑妈迎来了一个节日。在含辛茹苦度过了许多平凡的没有一点变化的守株待兔的日子之后，她总算迎来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节日。于是，在科隆的苏珊大清早就接到阿格莉丝姑妈的电话，阿格莉丝姑妈敦促苏珊火速回家，取消一切假日计划，原因却秘而不宣。这样一来苏珊心里七上八下，疑窦丛生，当即打点行装驱车奔向杜依斯堡。

一路上，见惯了的莱茵河岸的风光，忽然触动了这个 19 岁姑娘内心深处的隐衷。她知道这是河流的缘故，莱茵河总是出奇不意地使她伤感。

她直奔阿格莉丝姑妈家，迎接她的是激动不已的阿格莉丝姑妈和得意非凡的格拉斯老头儿。他们向她出示了证物，那瓶酒，然后说出了他们的推测和格拉斯老头儿的实验报告。格拉斯老头地坐在宽大的沙发中，像一只干瘪的老鸟，他不失时机地抓住听众进行了一场有关埃及有关印度有关东方所有巫术的演讲。对于这个疯病颠颠患有偏执症的老头几天方夜谭式的推测，苏珊自然表示了一番正常的理性的怀疑，于是阿格莉丝姑妈大为恼火，而格拉斯先生则十分生气伤心，认为这是苏珊对他一生经验的侮辱。

而这时，我姐姐尚蒙在鼓中，一点儿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谋害亲夫的凶犯。我姐姐度过了一个忙忙碌碌但却很愉快的上午，徒步去超级市场买回一些龙虾、鸡脯和新鲜水果，准备为科尔做一顿精致的晚餐。她想象着一桌花红柳绿的菜肴和她一起坐等科尔回家的场面，夕阳涂染了他们那所红砖和粗毛石砌成的小屋，于是小屋

就有了一种诗意的辉煌。我姐姐坐在廊上，和辉煌的红砖房屋共同构成一幅十分美丽的家庭图画。

只是，我姐姐没料到科尔会提前回家，时间是下午，距离下班还很遥远，她甚至没来得及剥掉龙虾的壳。科尔一脸的困惑，一脸的疑虑，一脸的忧伤，像陌生人一样朝我姐姐走来。他身边走着自己同种同族同宗的亲人，苏珊和阿格莉丝姑妈。她们保护着他，把他从一个阴谋中抢救出来。阿格莉丝姑妈手里摆着一瓶酒，正是他们昨夜丢失的那瓶。那是一瓶普通的绍兴黄酒，是我姐姐从一家中国餐馆买来的。为了夫妻间一个小小的隐私，她把这酒配做了壮阳补肾的药酒。

酒里泡了几味中草药，其中有枸杞子和元参。

我不想再去叙述后来发生的一切，因为我不曾亲眼目睹。我只是从一些传闻中捕风捉影知道了一些事情，其中包括我的臆测和杜撰。我杜撰了阿格莉丝姑妈和格拉斯先生，为我姐姐的生存制造障碍，为我的故事制造情节。只是，没有人会对自己的同胞姐妹亲生手足的不幸无动于衷，所以讲完这个故事对我是一种痛苦。有一

天，我坐在一列从南至北的火车上，时值黄昏，没有落日，一些见惯了的田野景色在窗外如一只悲伤的巨鸟一般划行，这时我想，悲伤有时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在经历了一个耻辱的长白山之夜以后，这个历史上的女知青又经历了一个耻辱的社依斯堡的下午。这个下午阳光明媚，从北海域或是波罗的海上吹来的风长驱直入。科尔向她走来，一脸的困惑、疑虑和忧伤，他身边走着自己同种同族同宗的亲人，他们手里拿着一瓶酒，一瓶普通的绍兴黄酒，他们在这一瓶普通的黄酒身上制造了人类永存的隔膜。

需要说明的是，这瓶酒后来被送进了医院，经过严格严密的科学鉴定，推翻了格拉斯老头儿天方夜谭式的猜测，排除了它作为一种毒药的可能。它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不大符合卫生标准而已。与此同时，我姐姐接受了医生详细的盘问，她在一群陌生人面前，介绍了枸杞和元参壮阳补肾的作用。

我姐姐走出医院的时候看见了科尔。科尔站在一座建筑物的阴影之中。我姐姐停住脚步，一群归巢的鸽子掠过她的头顶。科尔走过来，说道：

“对不起。”

我姐姐笑笑。非常美丽的一个黄昏之中，她笑得很疲倦。她说：“没关系，科尔。”

只是，好她拒绝了科尔的请求，没有坐他的车回家。她说，我想自己走走。没有剥掉壳的龙虾在厨房里悄悄发臭。一场误会烟消云散，结局还是大团圆。只是，她说，我想自己走走。

她走到莱茵河边的时候，恰好夜幕降临。夜色中莱茵河流金泛彩。莱茵河是一条非常美丽的河流，波澜壮阔流在别人的土地之上。她想起了自己出生的城市，也有一条河流穿城而过。虽然它几近干涸，但毕竟曾经是一条壮阔的大河。

我姐姐在河边站了很久，她身无归处。没有剥掉壳的龙虾在厨房里悄悄发臭。灯火通明的游船做着夜航，听得见游人的笑语和音乐。她身后有一座石砌的钟楼，钟楼下有一对说德语的异国的恋人。后来下起了雨，也许没有下，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晴日，原本没有下雨的征兆，起码气象预报中没有播出。但是一个伤心失意的夜晚是需要一些风雨的烘托的，“已觉秋窗秋不尽，哪

堪风雨助凄凉”云云。于是落下了雨点，雨越下越大，我姐姐身心俱无归处，这是一个悬念。

雨越下越大，夹着风，我姐姐出门时只穿着单薄的夏装，一件手工缝制的丝绸裙子或 T 恤衫之类。这样，我就把我姐姐逼进一所酒吧。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她将和一些人在这酒吧中相遇。

对于莱茵河边酒吧的氛围和环境，我自然毫无所知。我只能说这里有着较为殷俄的灯光和一排排倒挂着的闪闪发亮的郁金香状的空酒杯。我姐姐走进去，要了一杯我叫不出名字的什么酒。酒吧里很嘈杂，嘈杂的人声和摇滚音乐的喧嚣淹没了室外的雨声。这不是一个上流的地方，上流的地方我姐姐没钱进去。但是就在这时，在音乐骤然停歇的间隙，我姐姐意外地听到了极为纯正的汉语。

一瞬间，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后来她看到了一张桌子。围桌而坐的都是她自己的同胞，拥有着和她相同的肤色和眼睛。一瓶鲜花置身在他们中间。她听到他们用汉语交谈，她听到他们互称“哥们儿”。汉语的旋律原来是这样动人又忧伤的音乐，回



荡在莱茵河上空。她身不由己地端着酒杯向他们走去。她用有些生疏但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说道：“你们好。”她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是那么动人心魄。

这是几个自费留学生，有男有女，我安排他们在这一个雨夜中和我姐姐相遇。他们很年轻，他们在今夜聚首是为了欢迎一个从国内来访的作家。这个作家的名字对我姐姐来说很陌生，但是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终于相聚。在经历了这样一个下午之后，我精疲力尽的姐姐来到了他们中间，我姐姐用乡音对自己的同胞说：“你们好。”

他们欢迎她，请她喝酒，因为她会说如此动人的汉语。她加入了他们的聚会，仿佛她本来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和他们谈话，调侃，说笑。他们当着她的面对作家讲述着各自求学打工的艰辛经历，供作家回去编一些小说或报告文学之类赚出版社的稿费，他们嘻嘻哈哈仿佛合谋着一个生财之道。这是一个快活的、难得的、旧友重逢的聚首，加上威士忌和各种葡萄酒的魔力，他们忘了自己置身何处，忘了莱茵河，忘了周围说德语的异国的人群。我姐姐也很快活，因为她喝了不少威士忌。外

面是一个异国的雨夜，没有剥掉壳的龙虾在厨房里悄悄发臭，但他们却在股俄的不真实的灯光中聚首。作家和我姐姐交谈，他们提到了一个共同的熟人的名字，这个人就是彭高。于是醉眼陵俄之中，我姐姐几乎把作家看做是彭高的化身。她以为自己几经磨难终于在这个雨夜和彭高相遇。

后来他们唱起来，唱着自己的歌曲。雨声离他们远去，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唱着自己的歌儿。歌声压倒了嘈杂的人声和震耳欲聋的摇滚音乐。这时开始有人对他们侧目而视，但他们浑然不觉。他们兴致勃勃地、三分糊涂七分清醒地唱着他们的歌儿。他们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流行歌曲，什么“我家住在黄土高坡”之类。后来他们欢迎作家独唱，于是作家唱了一首陕北民歌《兰花花》，后来他们就又欢迎我姐姐唱，我姐姐站起来，鬼使神差似地，我姐姐说：

“我不会唱，我念一支插队那地方的童谣吧。”

于是，很久很久以前，在雁门关外，古长城下，一个女知青的岁月扑面而来。我姐姐念道：

苏个孝，慈慈的，

苏个之，墓墓的，

苏个 未亡亡的，

苏个人林淑淑的。

她有些眼热鼻酸。一个女知青的岁月，越过欧亚大陆扑面而来。我姐姐在这一晚上不由自主掉进旧事的陷阱。他们停止了喧闹，他们都回忆起一些旧事。这是一个难得、快活的聚首，酒往上涌。他们的脸由于酒力而变得更白或者更红。他们听我姐姐念出一首朴实无华。淡如逝水的童谣。很久很久以前，我姐姐在一个被称做塞外的地方学会了它。那里拖鼻涕梳小辫衣衫褴褛割草挑苦菜的女娃娃个个会念。也许不是那里，也许是从别人口中辗转听来，从别的知青口中。来自别处的知青带来了他们那地方的方言和民谣。她模糊了地域的界线，只是，她从不知道这淡如逝水的童谣竟有如此动人之处。

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周围的氛围，他们忘记了自己身处异乡，没看见从各处投向他们的颇为复杂又颇为简单的目光。他们在别人的地方如此不经意地创造了一个异域的氛围，他们还很欢乐，有酒有歌。这给人一种错位的感觉。这种感觉被作家的独唱和我姐姐的朗诵推向极

点。一个绅士从角落中站起来，一个年老的绅士，也许不是绅士，因为这里不是上等的场所。这个被我称做绅士的先生站起来走向他们，嘈杂的人声弱下去，音乐于是显得更加响亮。人们注意到了这位先生的举动，只是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而他们沒有注意到。他们本来是最有环境感的，他们日日生活在一个时时处处被提醒的环境之中。但他们在这个雨夜中放松了自己，因为他们总得有一个放松的时候。于是，一个先生走近他们，当他们发现时，先生已经站在了他们的桌旁。

这位先生从容不迫地说出一句话，用德语。这句话人情入理却彻底毁掉了他们的聚会。他们在这个雨夜合力吹起一个五光十色的肥皂泡并且置身其中，被这位先生从容不迫一口气吹破了它。这位先生站在他们面前，一头漂亮的白发在灯光下闪动着阿尔卑斯山巅上积雪般的光泽。他彬彬有礼地说道：

“你们家在哪里？你们怎么不回自己的家？”

他们都听懂了这句话。除了作家，因为他不懂德语，所以他很幸运。他们望着他，他一头漂亮的白发在朦胧的灯光下闪动出阿尔卑斯山巅上积雪般冷静的光泽。

## 十一

发生在莱茵河边一所小酒吧里的故事讲完了。这是一个关于聚会的故事。我姐姐生命史上一个重要的聚会由此告终，这个聚会的终结宣告了她由此真正走上一条漂泊之路。只是，这个夜晚尚未过去，我很踌躇，我不能让她独自走进雨夜，如马路天使一样流浪直到黎明。于是有人说那一夜她和作家在一起，他们在雨中久久散步。这是浪漫，我希望如此，虽然我知道于事无补并且不可能。

读者请君可能早已看出，我又杜撰了一个发生在河边的故事。只不过这一次不是我们城中的那条河流，这一次是另一条有名有姓的别人的河。说到底我还是未能逃脱出那个莫须有彭高的笼罩，他不然独行在通往县城的某条乡间小路上。身背一个装了六本硬面笔记本的褪色的军用书包，这仍然是我这个故事的底色。我讲完了我姐姐的故事，结尾时我让她在雨中的河岸徘徊，身边走着一个不知名姓的作家。而事实上，那时她正和我姐夫科尔同床而眠。

所以，在我姐姐身无归处流落在莱茵河畔的时候，

科尔和他的太太正同床而眠。这就是一个故事和真实生活的区别。我常常混淆他们之间的界线。所以我至今仍然无法确定，这世界上是否真有这么一个叫做科尔的男人。

但我可以确定，多年之前，有一个女知青，很是布尔乔亚，很是学生腔，把莜麦称做“燕麦”，她就是我姐姐林琦。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德国人，德国人把她带到一个叫做杜依斯堡的城市，她很想念家乡。

从前有一个女知青，她就是我姐姐。有许多消声匿迹的爱情诗篇就出自她之手。她曾经是一个古典浪漫主义者。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德国人，德国人带走了她，把她带到了遥远的杜依斯堡。她出嫁那天，赶上了一个坏天气，据气象预报说，整个华北地区都在落雨。

从前，有一个女知青，她是我姐姐。她在 24 岁那年远嫁他乡。有一天，我翻阅世界地图，我看见一条标志河流的蓝色曲线从我姐姐居住的城市流过。城市叫杜依斯堡，河叫莱茵河。这时我想起了有关一个雨夜的传说，在那个雨夜中我姐姐流落在莱茵河畔身无归处，她面对无法穿越的岁月之河念出一首有关醋和花椒的童谣。这

时我有些眼热鼻酸。我知道，在我身后，一条我们的河流正默无声息地穿过山区，穿过塞外的土地，穿过在落日长风中“嘶嘶”作响的大片大片的莜麦。我想：“燕麦快要熟了。”

## 失传的游戏

### 一

早晨起来，一个叫做双五的青年就走进他母亲的房间，说道，“娘，你说怪不怪，我梦见了艾森豪威尔。”

20 多年前的这个早上，双五的娘看上去还是个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他娘正坐在旧式的梳妆台前，一下一下梳理着头发。年代久远的镜子里映出一张雾蒙蒙发白的脸。他娘就问，

“谁？梦见了谁？听着怪耳熟。”

“艾森豪威尔，”双五回答，“美帝国主义。”

他娘半晌没吭声。心想，老十真是该娶媳妇了。

双五是个教师，在小学里教美术。

双五不是正式的人民教师，只是一个代教。

双五站在讲台上，匆匆几笔，就画出一个苹果，一棵树，或者一个娃娃头。双五最爱画手，各种不同姿势、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手，这里一只、那里一只，铺天盖地，画它一黑板。



双五说，“手是最难画的，够你们画一辈子。”

学生们就画手。双五没事干，就看窗外的天，天上的云，地上的树，或者飞来飞去的麻雀。

树叶绿得很深重，像成熟的女人，丰满欲滴。双五想，人生怎么会是这样？

双五是那种经常思考“人生”的青年，所以他很忧郁。他还很浪漫。他期待一个奇迹，一份决不平庸的生活。但阴差阳错，他只能日复一日站在一座小学校的讲台上，往黑板上画铺天盖地的手。

学生们很不耐烦，学生们再不能忍受那些男人或女人的手。双五就给他们讲了一个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双五讲完了，学生们大眼瞪小眼，然后双五就在黑板上重新再现一个手的世界。

五梅是她家的老五。五梅姓贺。有一天，贺五梅在地上班的厂子里，听人说起了一件事情。人们议论纷纷，人们说的是在沙河岸边，有一个男人触电自杀的故事。

人们说那是一个失恋的男人。

那男人爬上了电杆，爬几步，回头问一声那个变心

的女的，“说答应我不？”女的不回答，他就再往上爬，爬几步，再问，再往上爬，爬到再没有可爬的地步的时候，他叹了口气，一伸手，摸住了横空而过的高压线。

那是一个很好的秋日的早晨。原本有一点淡淡的雾，后来雾散了，太阳爬上来，给他一个辉煌又宁静的背景。小学教师孙双五横空出世地悬浮在这个辉煌的背景之上，这使贺五梅感到震动。

1990 年阴历七月的某个傍晚，一对年轻的恋人走上了沙河河堤。这是一对很新潮的大孩子。这样新潮的孩子本来属于卡拉 OK，属于咖啡屋，各种游乐场所和有摇滚歌星的某个晚会。但是不知为什么，在一个阴历七月的傍晚，他们却无所事事地走近了沙河。

女孩儿说，“真臭。”

男孩儿说，“都是臭水。”

沙河不是一个谈情说爱的地方。沙河早已不再是一条河，也许从来都不是。没人知道沙河的历史。沙河只是一条沟，沟里日夜流淌着的，是这个城市排泄出的臭水。沙河是这个城市的大肠。

早先，沙河两岸有一片一片的农田，有树，有丛生的杂草。树是柳树，隔三差五长在河堤上。田是菜田，到一定的季节，该开花的开花，该拉秧的拉秧，蜂飞蝶舞，虫鸣鸟唱。人们把这里叫做南沙河。南沙河旁边，有一个村庄，叫牛站。牛站村的人，家家靠种菜为生。

后来，菜田平了。河两岸，起了一座一座的楼房。一座一座的楼房，蚕食掉了属于河岸的野趣。再后来，有一个江浙人，在某个干旱的冬季，带着老婆孩子，来到了牛站村，租下一间小房，然后就在这小房中办起了夫妻作坊。再后来，一批一批的江浙人，蜂拥而来，牛站村就变成了有名的“江浙村”。一条小街，从南至北，从西到东，挤满了裁缝作坊。无数台缝纫机，从早到晚，轧轧轧轧地响，大批大批决非精良的仿造的新潮服装，就从这里涌入这个城市的个体市场。

从早到晚，村街上，到处跑着南蛮子们的小孩，叽叽喳喳，像一群鸟，操着本地居民们永远听不懂的语言。

这一天，阴历七月的某个傍晚，一对年轻的恋人穿过牛站村走上沙河河堤。这是一个平常的日子。这个日子 and 所有普通的日子一样，于他们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

没人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他们来到了这个并不适于谈情说爱的地方。他们手拉手，耸着鼻子说说笑笑爬上了沙河河堤的时候，刚好看见一轮落日，和落日中的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在烧纸。

一个女人在河堤上烧纸。女人脚下有小小一堆火光。这使他们不由自主地停了一下脚步。他们停了一停，然后就从她身边走过去，沿着河堤，朝城市的方向，朝有人群的地方走去……

后来，他们不约而同地回了一下头。

女人还在那里。火光还在，只是渐渐小下去。落日快被山遮没了。落日使女人变成了一个剪影。他们转过脸，继续走他们的路。他们是那种唱着流行歌曲长大的孩子，他们无法走进一个古典的世界。他们和它擦肩而过，他们看见前边的城市中渐渐亮起了街灯。

“今天是清明？”女孩儿忽然想起来问。

“傻子，”男孩儿说道，“现在是什么季节，怎么会是清明？”过一会儿，男孩儿笑了，男孩子又说道，

“说不定今天是鬼节。”

女孩儿夸张地“哦——”地一叫，顺势钻进了男孩儿的怀中，女孩子说，“妈呀，说不定那女的就是一个鬼。”男孩儿女孩儿就都笑了，他们笑着跑下了河堤，把一点点恐惧和震动抛在了身后，把一个有可能发展的故事也抛在了身后。

## 二

五梅是一个清贫人家的女孩儿，裤子上永远打着补丁，因为她总是穿姐姐们的旧衣服。她穿着姐姐们的旧衣服去上学，在一条马路的拐角，买两分钱的棉花糖。那条马路生长着非常美丽的马缨花树。

五梅回想旧事。深街小巷之中，几个女孩儿用大红大绿的玻璃绳玩翻花架，四周一片高低不平的房屋和烟囱。这差不多是一个小城姑娘永远的背景。五梅穿行其间，旷日持久，年复一年。五梅身不由己深入到一张历史的旧画。五梅变成了一个画中人。神差鬼使，她再也走不出这张悬挂在遥远岁月中的旧画，她和它一起淹留在了荒芜的画廊之中。

事实上，五梅并不住在某条这样的深街小巷。这样的深街小巷总是冷不妨飘出一些旧时代的气味，像荒坟野地里出没无常的孤鬼。一个叫做鱼的女孩儿教五梅认识了这样的街道。鱼住在某座旧宅院里，那座宅院的门棚上方，悬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三个大字“素朴园”。那是一块漆皮剥尽的残匾，瘦骨鳞峋的字体通往某种暗淡的旧生活。

20 多年前鱼是五梅的朋友。鱼姓萧。在后来的日子中，鱼多次对五梅说过，“萧”是一个极凋零的姓氏。鱼比五梅大六岁。当五梅还是孩子的时候，这个姓萧的女孩儿就已经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了。

1966 年到来的时候，鱼是一个 18 岁的情窦初开的姑娘，鱼有两条很长的辫子。鱼在这个城市的一家重点中学读书。

贺五梅的父母，刚好是这家中学的教师。

五梅的母亲姓杜，大家叫她杜老师，杜老师教初中的英文。她父亲贺老师，教高中的语文。贺老师的语文教得颇有些名气，所以贺老师看上去就有几分“名士”的派头。

贺老师一年四季，总是喜欢穿中式的罩衫。到冬天，脖子上就围一条格子的毛围巾。围巾一前一后搭在脖子上，一看就是一个先生的模样。贺老师还喜欢喝茶，贺老师喝茶用一把古董似的紫砂茶壶，里面泡的是最劣等的茶叶。

这间中学里，还有一位老师也姓贺，是个年轻人，教体育。为了区分他们，大家叫他小贺老师。小贺老师从北京体院分来，主攻篮球，不用说拥有着一副健美的高个儿。相形之下，老贺老师就显得很有几分鹤势螂形，不堪一击的味道。

老贺老师的家，就住在学校配给的宿舍。两间半房屋，住老老少少八口人，很拥挤。

两间半房间，一间住了贺老师夫妇，一间住了贺家四姐妹，半间住了祖母和五梅。

贺老师夫妇的房里，安放着一张黄铜大床。铜床高贵得不像是这个家庭的东西。在一屋子极其简朴甚至破旧不堪的家什中间，铜床很孤独。铜床孤独地、高贵地盘据在那里，看上去不胜凄凉。铜床陈旧庄重的色彩，

通向一个衰败的故事。

五梅是她家老五。五梅上面，有四个姐姐。

五梅的大姐叫贺梅。贺梅出生的季节是冬天，贺老师就引用了“岁寒三友”的典故，给她取了一个单名“梅”字。贺老师自然期望梅之下是一棵松，不想接踵而来的还是一朵梅花。贺老师就以“又梅”名之。再之下，老三老四相继出生，贺家又是两次弄瓦之喜。于是，又梅后面，就有了再梅和止梅。只是，止梅并没有止住什么，两年不到，第五朵梅花降临贺家，这一次，贺老师再不需费什么脑筋，就叫她“五梅”。

贺家终于凑齐了五朵花。品种单一，没有松也没有竹，贺老师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好在贺老师夫妇都是很通达的人，不算封建，贺老师想象到十几年之后，五个女儿长大成人，玉树临风的一排，觉得那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但是祖母贺王氏不这样想，贺王氏永远不能像儿子一样，把一件传宗接代的大事，转变成审美。

祖母贺王氏为此将抱恨终生。祖母常常对五梅说，“五梅，你长大了，可千万不能嫁出去。”



五梅就说，“我才不嫁出去呢，我永远不嫁出去。”

祖母说，“你不嫁出去，你要招一个女婿进来，让他给咱们贺家顶门。”

五梅想了想，深思熟虑地说道，“好吧，那就把小毛头招进来，要不就招小柱子。”

几年之后，小毛头死于一场意外事故。小毛头去滑冰，连人带冰车冲进了冰窟窿里。又过了很多年，已经做了解放军陆军连长的小柱子，牺牲在了中国南方边陲。那是一个五梅从没有去过的遥远的地方，在那里，在一座山峦或者平原之上，在一片丰肥的南方的浓绿之中，有着小柱子的坟墓。

### 三

他第一次到鱼的家，就把那块牌匾上的字念成了“园朴素。”

他说，“这是欧体还是柳体，这么瘦。”

鱼抿着嘴笑。鱼没有纠正他。鱼知道他一点不懂书法。鱼想，不知道柳体欧体有什么关系呢？鱼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像他那样，随心所欲地去肢解那些物理或者数

学难题，鱼更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调动色彩，使它们变成一副静物或者风景，鱼永远不可能像他那样富有才能。

他们住在同一条街上。鱼家在街尾的一条小巷，他家住在街腰。鱼家旁边，有一座旧书店，他有时到书店去看书。路过鱼家，总看见两扇黑漆大门关着，他知道里面住着鱼。

他还知道里面有一株丁香树。一年中总有那么几天，丁香花的气味香透一条巷子，他就想起一句旧诗，“酒好不怕巷子深。”

鱼常从他家门前走过，甩着两条辫子。一年一年，他看着它们怎样由短变长。他并没有特别注意过鱼。他只是看着她甩着辫子从他面前走过。一年又一年，从小学到初中。他们始终同校却不同级，鱼低他一班。后来有一天，他好端端的做了一个梦，他梦见鱼的发辫像植物一样生长，他听见它们“嚓嚓嚓”地在黑暗中拔节的声音。

他是那种敏感的、早熟的男孩儿。

他们彼此说话是后来的事。没有什么特别的缘故和

理由，他们就忽然开始说话了，他说，“你回家严鱼说，  
“你也回家汗水到渠成，他和鱼就都笑了。

下一次去光顾那家旧书店的时候，就看见鱼拎着一只瓶子从黑漆大门里出来。他说，“打醋？”鱼说，“不，打酱油。”鱼说完就笑了，好像这是一桩寓意深长的事情。在后来的日子中，他发现鱼是一个寓言式的女孩儿。

他没话找话，说道，“你家住这儿？”

他知道自己说了一句废话。鱼却点点头。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他不好意思看鱼，就看鱼身后的门，和门上的匾。他装模作样地看着匾，念道，

“园、朴、素。”

他说，“这是欧体还是柳体，这么瘦。”

鱼抿着嘴笑，不说话。他是聪明的。他从鱼的笑里了解了什么。他脸红了，他脸红着说，

“我全是胡说八道，我不懂书法。”

鱼说，“我也不懂，懂那干啥？”

鱼和小学教师孙双五的早恋大约就是始于这个星期

天的早晨。事隔多年之后，小说家贺五梅这样猜测。他们站在深街小巷之中，身后高悬着一块漆皮剥落的残匾。孙双五念道，

“园、朴、素。”

这是一种移花接木的方法。事实上，关于鱼的恋爱，贺五梅所知甚少。鱼在当时决不可能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透露真情。鱼和贺五梅的友谊，很大程度上是出自贺五梅的想象和创造。贺五梅一厢情愿地赋于它们一种箭拔弩张的浪漫激情。鱼感到不可思议，鱼说，

“五梅，你真是一个奇怪的小孩儿。”

真正念错牌匾的，是贺五梅自己。那是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里面藏着一个不能公开的个人秘密。

#### 四

鱼是贺老师的学生。有一天，鱼因为一件什么事情登门拜访了贺老师。鱼走后，贺老师就对杜老师说，

“这个女生思想很复杂。”

五梅凑巧听到了这句话。五梅来到窗口，朝外面张望，刚好看见走下楼来的鱼的背景。鱼的腰很细，辫子

很长。五梅就无端地想起一个俗谚，“江苏姑娘辫子长，两只眼睛水汪汪。”五梅想，也许她是一个江苏姑娘。

后来知道并不是。

不管她是不是一个江苏姑娘，五梅对她都多了一份关注。五梅挺好奇。五梅想，一个“复杂”的女的原来就是这样。

一个“复杂”的女的就意味着她在搞对象。

事实上五梅对鱼的事情一无所知。五梅看鱼，如同雾里看花。鱼是一个云山雾罩的存在，横看成岭倒成峰，足够小小一个五梅穷尽脑汁信马由缰想象。在五梅和鱼之间，不知不觉建立起一种极奇怪的关系。五梅亲近着鱼，鱼却一无所知。五梅在鱼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创造了一个崭新的面目全非的鱼。五梅沉浸在创造的热情之中并深深为之感动的时候，鱼根本没有注意到世界上有一个叫做五梅的小孩儿。

贺家五姐妹，除了在学校，和正式场合，很少有人叫她们户口簿上的名字。大家习惯叫她们的小名儿，大梅、二梅、三梅、四梅、五梅，一口气排下来，有一种

热闹的感觉和节奏。

一部叫做《五朵金花》的电影上演之后，人们就统称她们为“五朵金花”。人们说，“老贺家的五朵金花，一朵赛一朵漂亮。”

于是就有了另外一个话题。你说大梅最好看，他说最好看的是三梅。人们众口不一。但归结起来，取中大梅的人最多，其次是三梅。至于五梅，却没有一个人认为她比四个姐姐更出众。

五梅知道这个，但五梅并不气馁。五梅还远远没到那种年龄，所以她还不可能知道女人的容貌意味着什么。五梅此时还没有养成顾影色冷的习惯。五梅听到人家对她们姐妹评头论足，就说，“俗。”

五梅实在算不上怎么好看。她有着极明显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缺点，太高的颧骨和太厚的嘴唇，还有一个向前挺进的大奔儿头。但和姐姐们走在一起，人们还是要说，“老贺家的五朵金花，一个赛一个漂亮。”人们含含糊糊宽宏大量地原谅了五梅的种种缺点，保全了一个典故的完整。

五梅讨厌人家叫她们“金花”，她觉得那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名字。在那个冬天，五梅读完了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于是她更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喜气洋洋的名字。整整一个冬天，五梅把自己幻想成为塔基妮娜，她坐在暖气边，眺望窗外灰蒙蒙的城市，仿佛是眺望着广袤无垠具有无限意味的俄罗斯乡村原野。那里白雪茫茫，雪地上跑着三套马车，马车上坐着忧郁的诗人。

不用说五梅一定会唱那首俄罗斯民歌，“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五梅向往着那样一种冰天雪地的意境，它们给她讲述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冬天是适于阅读俄罗斯的季节，那是最后一个宁静的冬天，新年的钟声响过之后，1966年动荡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 五

那一年榆叶梅开得很繁茂。一丛一丛甜俗的颜色，把鱼的记忆染得很鲜艳。鱼在后来回忆着那些日子，鱼就看见了盛开的榆叶梅。榆叶梅给人一种拼尽全力的焦灼的印象。还有丁香，几树丁香，有白有紫，在很遥远的地方凭空绽放。几树丁香，有白有紫，长成了乔木的

样子，在夕阳中暗香浮动。

鱼想，那是一些多么逼人的色彩。

鱼陷入在从未有过的焦灼之中。不知不觉，春很深了，不知不觉，残冬消失得连一点点影子也没有剩下，毕业考试的日子，在日益暖和的季节里，紧锣密鼓地逼近。丁香落了，榆叶梅谢了，风来了，雨来了，天晴了，太阳毒了，鱼焦灼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鱼一点儿也不知道，她一天一天毫不怜惜地送走的，是她青春岁月中最后几天宁静的日子。

鱼觉得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

鱼想，双五都没有考取，何况我？

想起双五的落榜，想到那些黯淡的日子，鱼觉得不堪回首。那是一场厮杀。双五雄姿英发地投入进去，溃不成军地惨败出来，连一片完整的销甲都没有剩下。双五不再是以往那个双五，自从落榜的消息传来，他就足不出户。他像只限鼠一样钻进了地洞里，躲避着人群和阳光，也躲避着鱼。

鱼去找过他。他躲在里屋既不出来，也不答话。里



屋的门擂得死死的，他母亲敲，敲不开，推，谁不动。他母亲低声下气地说，“双五，双五，是萧家的姑娘看你来了，她有话要跟你说。”他母亲眼睛红肿着，不用说也知道她连日来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他始终没有出来，任他母亲在外面央求，哀告。听不到他屋里半点声息，叫人怀疑那只是一间空屋或者坟墓。他就要把自己埋在里面死掉了。鱼哭了。鱼哭着说，“算了，大婶儿，不要求他了。”鱼冲着一扇泰山压顶似的门板说，“孙双五，没想到你这样没志气，一点挫折都经受不起，难道过了今年，就没有明年了？”鱼说完，转身跑了出去。

后来，鱼来到了街上。

黄昏时的小街笼罩在一层炊烟之中。家家都在做晚饭了。鱼闻到了各种不同的食物的香味儿。这是一个星期天，是一个改善生活的日子。张家包饺子，李家炖肉，他们不知道有一个年轻人落榜的事情。不知道有一个年轻人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痛不欲生。也许他们知道，但是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影响到他们自己安宁的生活。他们就要围着炕桌，就着蒜瓣吃饺子了。

鱼忽然泪流满面。

这时，鱼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

她转过身。刚好和他打了个照面。他沉着脸。他的一张脸上只剩下一对眼睛和刀锋似的颧骨。他的头发蓬乱，他蓬乱的头发叫她想起《烈火中永生》中的许云峰。他们相对无言，她止不住的流泪，他皱紧了眉头。

“我来告诉你。”他总算开了口，她以为他永远也不会开口说话了，他说，

“我必须告诉你，我确实没有明年了。我永远也不会再有明年。明年我还是会落榜，不管我考多少分，我都不会被录取。这不是我有没有志气的事情，这是命，”他说，“命，你懂吧？”

她愣了。她看他转身而去。他走了两步又站住，回头看她，他们相距不到三米，他忽然笑笑，说道，

“我不会自杀，这点你放心，我想好了，我准备去新疆建设兵团。你别再来找我，我不会见你，求你给我这点自尊。”

然后他就大步流星地离她而去。

她没有再去找她。但她知道他并没有去新疆。冬天过去的时候，偶尔会看见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从街上匆匆走过。他目不斜视，看见她，就像没看见一样。她没有跟他打招呼，她知道他不会理她。他骄傲。

现在已经有许多人知道他落榜的原因了，虽然落榜已经是一桩旧事。人们都隐隐约约知道了其中的隐情，他落榜是因为“政审”的缘故。街坊邻居议论纷纷，有的说他父亲是一个国民党的军官，临解放逃到了台湾，有的说不是台湾而是跑到了香港。而他母亲，则是一个军官的小老婆，姨太太。

1965 年漫长的冬季过去之后，双五的母亲开始脱发。经过了这一场煎熬，到春天，她原本如绸缎一般光亮的头发渐渐脱落。她想起旧事，若干年前她曾害过一场伤寒，病愈后也是这样脱发不止。那是一场死里逃生的大病，伤尽了她的元气。她翻出了压在箱底的偏方，抓来了一味一味的中药，在煤炉上熬着它们，于是一个院子里都是草药的香气。不知不觉，清明过去了，东屋于家大妈在自家窗下撒下了豆角的种子，西屋姚婶则种了葫芦和西红柿。她则埋了几棵牵牛和波斯菊。1966 年夏天

正在向她逼近，她却还像平常一样盘算着往后的日子。她想，该给老十介绍个对象了。

## 六

双五没去成新疆，纯粹是因为他娘拉他的后腿。

他说，“娘，我打定主意了。我要去新疆。”

他娘说，“行，你去吧。只要你高兴，顺心，去天边娘也不拦你。”

他娘尽心尽意伺候着他，给他做吃做喝，做好了，端到桌上，自己一口也不吃，搬个小板凳，坐在屋门口，一个人想心事。

他说，“娘，吃饭吧。”

他娘说，“这儿堵着，吃不下。”

一连三天，他娘不吃不喝，只是想心事。想到伤心处，就哭，哭得一张脸明光瓦亮。三天下来，他娘病倒了，再也爬不起来给她儿子做吃做喝”他娘说，“柜顶上那只箱子里，有件印度绸的丝绵袄，我走的时候，就做我的装裹吧。”

双五就是在那个时刻彻底败下阵来。他哭了，他说，“娘，你别瞎想了，我哪儿都不去了，我一辈子守着你。”

双五放弃了他的梦想。那本来是他唯一逃离困境的方法。他看过那个叫做《军垦战歌》的电影，会唱那首“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的歌曲。他想往那个地方，他知道在那里会治好他的创伤，因为那里有许多和他一样的由于各种原因落榜的青年。那是一个被五颜六色的维族小帽、长裙、姑娘们满头的发辫、冬不拉、马奶子葡萄，以及天山和牧场装饰起来的奇异的地方，他本想在那里终老一生。但是事与愿违，到头来他只能在这个光秃秃的城市，在这个耻辱伤心的地方，当一个代教，一个孩子王。这是一个无精打采的城市，周围群山环抱，若是站在一个叫做卧虎山的制高点朝下观望，可以看清全市的地貌，它只是一块簸箕状的小盆地。

高中毕业生孙双五就这样开始了他的代教生涯。他站在讲台上，匆匆几笔，就画出了一个苹果，一棵树，或者一个娃娃头。他的绘画技巧，对付这些小学生真是绰绰有余。他不喜欢这个单调的工作。

他天天在黑板上画树画草画苹果。他还爱画手。各种不同姿势、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手，这里一只，那里一只，铺天盖地，画它一黑板。他说，“手是最难画的，够你们画一辈子。”

学生们就埋头画手。他的青春就在这一黑板一黑板铺天盖地的手掌中悄悄溜走，溜到一个无声无息的地方。他没法儿不生出许多的感慨，诸如“心在天山，身老沧州”之类。他向往着新疆，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心境和陆游苏较们的世界那样吻合。

学生们怨气冲天。即使是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也无法平息他们的怨气。学生们终于再也忍受不了那铺天盖地没有止境的手的天地。历史刚好给他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夏天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将使许许多多的人终生难忘，小学教师孙双五只不过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他赤脚站在八月骄阳之中，浑身上下散发着劣等墨汁的臭味。他的衣服上、裤子上。赤裸着的双臂上，到处画满了形形色色的手。他的学生们不负教诲，一只只手都画得形神兼备，面目狰狞。他

胸前还用铁丝吊着一块很重的牌子，上面糊了粉连纸，一只巨大的、夸张扭曲到变形程度的丑陋的手跃然纸上，上面写着：

揪出黑手孙双五。

傍晚的时候，孙双五就这样带着一身张牙舞爪的黑手，回家去了。一进院门，就看见母亲种植的牵牛和波斯菊被连根拔掉了，扔在台阶两旁。正是植物开花的盛季，早晨他出门时，还是一片蜂飞蝶舞生机盎然的繁荣景象。他想，出事了。果然，屋门开着，他走进去，看见一个劫难过后的历史场面。

地上到处是瓷器的碎片。那都是父亲留下来的东西，拥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和生命，几百年来被人珍藏、欣赏、玩味，后来到了他父亲手中。他母亲说，你爸爸珍藏古董不过是附庸风雅。多年来他母亲在每个早晨用一只样子小心翼翼拂拭着它们，它们在四时晴晦中变幻的光泽早已成为母亲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用自己稳重、古老、美丽、冷静的生命，支撑着这个残缺不全的家庭。

他站在满地碎片中间，打量着这个面目全非的家。这个家在一个傍晚化为乌有。许多年来母亲费尽心机辛

勤操劳，一分一厘打算，以期维持它到永远，但是它却在一个傍晚如流沙和雪崩一样化为乌有。他并不觉得意外，世界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世界，天地已不再是以往的那个天地，何况一个家。他很麻木，迟钝地感受着这个历史巨变。后来他坐下来，等他母亲回家。

他等了很久，也许很短暂，他感受不到时间。他也看不见夕阳怎样在城外西山巅一点一点沉落。黄昏一如既往地美丽，只是城市在骚乱着。渐渐地，暮色像水一样漫进了屋子，他看见母亲像条影子一样闪了进来。

开始，他几乎认不出那就是母亲。他看惯了母亲的美丽和优雅，从一个孩子到少年到青年，母亲的美丽像果实一样日益成熟。忧伤、苦难、烦恼，任何东西都无法把母亲的美丽夺走，他几乎以为母亲的美丽是一桩与生俱来亘古长存的事情。一个坐在旧日的梳妆台前，用一把古色古香的木梳，一下一下梳理着满头秀发的母亲，是他人生的一个永远的背景。但是，不会再有“永远”了。母亲的长发不翼而飞，她那样爱惜的长发，吃核桃，吃何首乌，吃许多偏方滋养出的好头发不见了，他看见了一个丑陋不堪、不忍卒睹的阴阳头。



他们默然相对。谁也没有说话。

接下来是一个没有灯光的夜晚。他和母亲谁也没有开灯。他们没有勇气向亲人展示耻辱。母亲借着微弱的暮色做熟了晚饭。她做得从容不迫，做了干的，又做稀的，炒了青菜，又切了咸菜。她把它们一样一样摆到了小木桌上。小木桌临时支在凌乱不堪的堂屋中央，支在一地的碎瓷器片之中。他们搬来两只小板凳，摸黑吃完了晚饭。他吃得很认真，很努力，他一鼓作气喝下去两碗小米稀饭。他放下碗，黑暗中感到母亲在看他。母亲说，

“双五，要不是怕你难过，我今天就不打算回来了。”

## 七

事后，双五想，我又何尝不是？双五很麻木地走在通往学校的路上，穿着一身被污染的脏衣服，在每一个新鲜的早晨，在朝日下，向大街小巷的人们展示着被凌辱殆尽的自尊。双五想，我又何尝不是呢？

那时，离小学教师孙双五的最后崩溃还有几年的时

间。那时他还没有认识那个叫做翠苹的女工。一些事情还未发生，虽然那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小学教师孙双五的经历中，过分戏剧化的冲突几乎没有一桩。他曾经面临过困境，面临过选择，比如，在新疆和内地之间，在自尊和屈辱之间，在“好死”和“歹活”之间，他总是身不由己地选择后者，从而使他的一生失去了某种古典意义上的悲壮美。他本来可以就这样活下去，像大多数平常人一样，一直活到今天，活到能够在新时代的大潮中享受生活，但他偏偏又轻而易举地毁掉了自己，为了一个不值得他这样做的女人。他的毁灭与他极其平庸的一生相比，似乎又太雄伟，大壮丽了些，从而又使他失去了一个平凡人的意义。

这就是我的老师的故事。我曾经做过他的学生，只不过时间很短，不足一个学期。他教授我们图画，在他的指导下，我学会了画一些漂亮的女人的手。我给那些手上涂了鲜红的指甲，我想象着拥有这样一双手的女人该是什么样子。后来 1966 年夏天到来的时候，我终于知道拥有这种纤纤秀手的女人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

事实上，我和这个叫做孙双五的男青年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关系。幸而我从小是一个嘴巴严紧的孩子，至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我从未公开过我和他之间的亲戚关系。事实上他是我的一個表哥，我母亲和他母亲是同父异母的姊妹，我应该叫他母亲“姨妈”。我知道他母亲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女人，在逝去了的某些夏天，总是穿一件珠灰色的绸旗袍，戴一只翡翠的银子，像留在一张黯淡的旧画里的人物。

多年来我们两家走动甚少。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因为我母亲年轻时追求进步，不屑与这个做了孙家姨太太的资产阶级妇女为伍。再向纵深追究，大概是因为一些历史夙怨。当初我外公有一大一小两房太太，大房叫秦氏，二房叫马氏，秦氏和马氏各生下的女儿，就是我母亲和双五的娘。

我外公是个浮浪子弟，姓赵，在家乡拥有一些祖宗传下来的田产和一间做鞋的铺子、一家粮栈。鞋铺和粮栈开在镇上，在我老外公手里的时候，生意很是兴隆，足够一家人过丰衣足食的日子。但传到我外公手里，没几年，就让他抽大烟、下赌场、逛窑子给败光了。那些

田产和铺子，甚至包括一幢住了几代人的祖屋，卖的卖，押的押，转眼风流云散。我外公就撒下了秦氏和马氏，以及他的儿女们，独自到外面闯荡江湖，从此查如黄鹤，一去不返。

关于我外公的生死，有多种版本，人们传说不一，有的说他出了口外，死在内蒙某个叫做“百灵庙”或者“乌兰花”的地方，有的说他下了南洋，不知是在印尼或者是马来亚安家立业，有的说他不堪潦倒，只好剪断尘缘，遁入空门，做了和尚。但不管是哪种传闻，都没有谁能够证实。几十年来，既没有人捎来过他的片言只字，也不曾有人捎来过他的死讯或者半件遗物。他或生或死，都成为一桩没有对证的事情。他是真正的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了。

我外公的出走，使多年来一直明争暗斗的秦氏和马氏在一夜之间言归于好。她俩联起手来悲伤了一阵子。如今再没有什么可争夺的东西了，无论是人还是钱财。那是一个干旱的冬季，晋中盆地汾河河谷将有一个欠收的来年。秦氏和马氏这一对破落地主的妻妾，面对困境一筹莫展。债主逼上门来，要将这一家人扫地出门，没

奈何，秦氏只好拿出了自己十多年的私房，加上娘家陪嫁的各种首饰，赎回了租屋和几亩薄田。秦氏说，祖屋里供着祖宗，总不能让祖宗在四乡流落，没个归处。

秦氏生有二子一女，也就是我母亲和我的两个舅舅，马氏却没有儿子。这是她和秦氏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别。那个干旱的冬季过后，马氏就带着女儿回娘家去了。马氏的娘家在山区，她哥哥赶了牲口来平原接她。他们在一个晴朗的早晨离开了赵家。马氏说，“姐，我走了，过了春荒我就回来。”秦氏送她到村口，秦氏说，“带好二妮，不管咋说，她是老赵家的骨肉。”

那个春天四乡的树都没有长出叶子，刚一抽芽人们就把它捋光了。树都变成了秃树。在日益暖和的季节里，四乡的树却还是一副冬天的样子，伤残地站立在没有雨水的土地上。雨水一直等到夏天才来，和第一场透雨前后脚到来的，是马氏易嫁的消息。

其时马氏还不足三十，她嫁给了家乡城里开布店的一个姓胡的老板做了填房。消息传来后，秦氏气愤得一口鲜血喷在了送信人的鞋上。可以想象秦氏气愤的程度，事实上秦氏并没有真正指望马氏这种水性扬花的风流女

人为老赵家守节，她知道马氏守不住。只是，马氏原本是个“小”，是个“偏房”，如今却做了布店老板的填房太太，衣食不愁，这才是一件真正叫秦氏无论如何也咽不到肚子里去的事情。

据秦氏估计，数年来马氏的私房决不在自己之下，俗话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当初男人暗地花在马氏身上的钱大知道有多少。灾难到来时，是秦氏慷慨解囊，保住了老赵家的祖屋和一些田产，而马氏却是一个小钱也没舍得花。如今马氏带着天知道多少私房钱远走高飞，勾起秦氏一肚子旧怨新仇。秦氏跪在祖宗牌位前，痛诉了马氏的卑鄙。秦氏说道，我这辈子就是饿死，也要把孩子拉扯大，也要对得住赵氏一门先人。秦氏别无选择，秦氏只有做节妇，才能在精神上压倒马氏这个“再樵”的卑贱的女人。

从此秦氏就做起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历经战乱，把三个孩子都供到了师范毕业。到头来赎回的田地又一亩一亩地重新卖了出去，到土改时，秦氏手中的田产党所乘无几。只有那幢日益空旷的老屋，仍被她坚守着。

她盘踞在荒凉的老屋中，岿然不动，一直到死，以

此完成了羞辱马氏的历史使命。

改嫁到城里去的马氏的生活状况，我始终无法知道。因为我母亲很少提及此事。我母亲耳德目染，从小就学会了仇恨和鄙视这个女人，即使是到了新社会，也无法改掉这个积习。关于马氏，我所能提供的情节少得可怜，我知道她比她的丈夫胡老板小 20 多岁，并拥有几个和她相差无几的前房儿子。她死于肺病。在她病中，操持过一次婚嫁大事，她支撑着一个风雨飘摇的身子把婚事操持得很圆满，所有的门板上都贴了洒金的“禧”字。那是一个炎夏，在那个夏天，她终于很风光地嫁出了女儿，她把那个叫做二妮的女孩儿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

一乘简朴的小轿把我姨妈抬进了军官的府邸。她走下轿来的时候，正是家家做晚饭的时分。深宅大院笼罩在炊烟和夕照之中。那是军官从一个富商手里买来的旧宅。城外半山坡上，有一家寺庙，寺庙藏在一片苍黑的柏林身后。我姨妈刚下轿就听到了咚咚的钟声，钟声有一种地老天荒的味道。这时有人跑出了垂花门，一边跑一边喊，

“新姑娘来了。”

、

1966 年夏季的疾风暴雨终于过去了，如今双五他娘戴上了一顶男人的帽子出出进进，帽子下面是一个修整一新的小平头。双五他娘心不在焉地由着头发们自生自灭。她不再照镜子，不再心焦，不再吃核桃和何首乌。她挎着一只竹篮上菜场买菜，买回一些处理的白菜萝卜。菜场上总是排着一条长龙，她不声不响夹在人群中间，慢慢消磨掉一个上午。后来她就开始拣茶叶，她把菜场扔掉的菜叶一张一张拣回来，洗净，撒一把盐，腌在咸菜缸里。渐渐地她变成了一个无所顾忌的很会过日子的女人。

多年来她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她曾经做过街道幼儿园的民办教师，也做过一家废品收购站的会计，后来由于神经衰弱的缘故她辞掉了会计的工作，又到街道办的加工厂去糊纸盒，私下里还给人做衣服、织毛活等等。当然，那时她虽然辛苦却无后顾之忧，她有一些钱，存在银行里生利息，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在箱底，这使她能够细水长流地过一种滋润的日子。如今这些东西全做鸟兽散，存款也被冻结，她真正变成一个身无分文的无产



阶级了，却又丢掉了糊纸盒的临时工的工作。

传说从她家抄出的东西名目繁多。街道上的男女老少在传说过程中演义了这桩事情。人们说从她家箱子里抄出了多少多少金砖金条，多少多少名贵首饰，多少多少翡翠珍珠钻石玛瑙，还有多少多少皮毛绸缎之类。人们越传越真，越传越气，想想她竟过着这样骄奢淫逸的生活，她竟在相处得这样融洽的街坊四邻的眼皮底下，隐藏了这样多的财富，她那些古里古气的箱子柜子里竟有这样大的一个秘密和阴谋，这真是不能忍受的耻辱。

于是人们怒火满腔、毫不留情地刺了她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阴阳头。

后来公社办起了一个抄家物资展览，从她家抄出的东西也在其中。人们在看完展览后大开眼界，却又略感失望，人们说，“金砖怎么那么一点小，洋火盒儿似的？”人们以为金砖应该和真正的砖头一样大。而且那些首饰也远不如传说中那样华丽和众多。

她一无所有了。她失掉头发的同时也失掉了财产和生活的保障。通往旧生活的马车倾复了，与之千丝万缕联系着的东西尤如头发一样纷纷坠落。她几乎不知道该

怎样维持生计。没多久双五被学校辞退了。如今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自然不再需要代教。双五坐在家里，一筹莫展，尽管他会画各种各样的男人女人的手却不知道怎样用手挣饭吃。后来，天渐渐凉下来的时候，他从一个旧日的同学那里辗转借来了一辆平车，他们就一起拉着平车去卖烧土了。

那已是初冬的时节，这个城市中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打煤糕越冬，烧土变得很紧俏。巷子里，不论早晚，常常有卖烧土的走过，吆喝着，“烧一土！烧一土！”那吆喝声中有某种如泣如诉的东西。不定什么时候，风声，雨声中，忽然就响起那样一声吆喝，在后窗下，或是在远远的街巷口。老太太走出来，喊，“卖烧土的。”然后讨价还价，然后就有个小伙子，一个壮年汉子，或者者一个苍苍老者，把一车黄土吱扭吱扭拉过来，卸在当院，卸在碎砖头垒起的煤池中。一堆鲜艳的黄土地在那里，土块中夹着细细的白丝，扑面一股新鲜的腥味。人们把它掺在煤里，打成煤糕，用它取暖和烧饭。这个地处黄土高原的城市的居民，多少年来就用这种方法维系着自己和土地的关系。

后来，若干年之后，随着煤气的兴起，卖烧土的这个职业绝迹了。如今，再没有一架装满烧土的平车，停在黄昏中的巷口，停在一棵落叶的枣树旁。大街小巷，无论早晚，永远地消失了“烧一土！烧一土！”的叫卖。那吆喝声中某种如泣如诉的东西，留在了这个城市的发展史中。只是，这一天距离这个故事还相当遥远。这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很久以前，某一天，小学教师孙双五换上了一双球鞋，脖子上系了条擦汗的毛巾，包里装了一些烤干的窝头片，在初冬的风里。拉起平车走向了城市东边的烧土场。

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必将没落的职业。他身不由己地加入进来，早出晚归，风里雨里，天天走街串巷。他的买卖不很兴隆，因为他不会吆喝。他拉着一车烧土从城东转到城西，人家还以为他是要拉回家里自己使用。有时他把车停在某个街口，或者某个宿舍院中，自己坐在一边，等着有人出来问，“卖烧土的？”他极有耐心地坐在那里，直坐到回头偏西。他就用姜太公钓鱼的方法来从事着他的买卖。整整一冬一春，整整一夏一秋，他跑遍了这座城市的东西南北，磨破了好几双球鞋。后来，

有一天，当他娘又给他买回一双新鞋时，他说，“不用了，再买就该破产了。”他说得很轻松，自讽自嘲，他娘却掉转头哭了。

那天他的买卖出奇地好。也许那天是一个转折。他没怎么费力就脱口喊出了他的第一声叫卖。他走进一条深长的空无一人的巷子，太阳涂染着那些青灰色的、生存了几百年的瓦楞，他就脱口喊道，“烧一土！烧一土！”他不知道自己竟会喊得这么地道，他谛听着它们的余音，它们如泣如诉地在巷子的尽头行云流水般地随风而去。那是一条存在了几百年的旧巷。他抬头看了看亮得眩目的天空，他眯细了眼睛，心想，又是一个春天了。

后来，在黄昏，在他精疲力竭地拉着一架空车回家去的路上，他和鱼意外地相遇。

鱼说，“双五。”

他笑笑，笑得很局促。他是这样的狼狈。经历了一冬一春的风霜雨雪，他看上去苍老了十岁。他脚上是一双千疮百孔的破球鞋，一身的汗碱白花花像张小孩子的尿布。他们站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他说，“好久不见了。”

## 九

1947 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素朴园”的当家人萧老板起了个绝早，他要赶到城外去接洽一宗生意。老仆福贵掌灯开门，福贵打了一只白纸灯笼。黑漆大门“吱一扭”开启的同时、福贵和萧老板同时听见一阵婴儿的啼哭。

婴儿近在眼前。裹着一床红花粗布小被，躺在萧家门槛下面，哭得气息奄奄。天寒地冻，巷子里空无一人，只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脚印，踩在隔夜的积雪之上。一只风铃，垂在不知谁家屋檐下面，叮叮零零响着，听上去像天上的声音。

福贵说，“老爷？”

萧老板踌躇片刻，还是弯腰抱起了快要冻死的小孩儿。据后来福贵说，啼哭的小孩儿到了萧老板怀中，就晃着一颗小脑袋往他穿着新皮袄的怀里钻拱。萧老板说，“福贵？”

福贵说，“就当是个小猫小狗吧，咱家还不缺他一口吃的。”

后来，萧家人在包裹孩子的被角上，看见一个手绣的“于”字。萧板板就给这弃婴起了个小名儿，叫“鱼。”

过了19年，长大成人的鱼，凭借着微乎其微的线索，企图寻找出她的生身父母。鱼很固执，她固执地在这个并没有悬念的故事里，制造了一个血亲的情节。她回身眺望1947年的冬季，眺望一条隐没在旧时代中的寒冷的小巷，福贵大爷手里的灯笼在冰天雪地中投下了摇摇曳曳的一团光明。她深入到历史的腹中寻找着亲人们的足迹，她将寻找一生，却一无所获。

萧老板经营着药材生意，在城里拥有好几家药铺。“素朴园”是萧家的祖宅。

“素朴园”正屋堂上，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

“不弃大道”这几个字。萧家祖上世代行医，传到萧老板父亲这一脉，才弃医从商。个中原因，由于历史久远渐埋没不明，但传说这里面隐藏了一个十分曲折动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鱼有三个哥哥。最小的小三哥长她16岁。哥哥们一

个一个结婚成家，从老宅里搬出去。到鱼记事的时候，素朴园就一天一天空旷下来。鱼在一个空旷的园子里长大，守着一些古旧的家具，古旧的书。书是一些医书，拥有着非常拗口的不通俗的名字，鱼就按自己的意思，把它们读做《黄帝什么什么》、《金贵（匾）什么什么》，或者是《什么什么经》、《什么什么目》。

出太阳的好天气，鱼家院子里，就常常晾晒一些中药，连翘、陈皮、枸杞子、黄芪或者是白术。空旷的园子里就到处散发着草药的清香。在夏天，鱼的母亲用金银花泡茶，到晚上，就点起野艾在园子里熏蚊子。鱼和母亲在园子里乘凉，母亲在自己的两个太阳穴上，常常贴两片薄荷叶，母亲说薄荷叶可以明目和医治头痛。

夏天的夜晚，被野艾和薄荷叶，被白天晾晒了一天的各种草药的气味，熏染得凉爽下来。鱼就不再心浮气躁。鱼日日泡在这些草药之中，泡在金银花和薄荷之中，渐渐长成一个古色古香的姑娘。

那时萧老板早已不再是老板。公私合营后，萧老板做了药材公司的一名职员。月月拿薪水，按钟点上下班，养活萧太太和鱼。萧老板进进出出一身灰色的人民装，

脚上蹬一双礼服呢面的黑布鞋，满头华发，腋下夹一份当日的《人民日报》，这是在鱼童年记忆中的一个永远的亲切的背景。

萧老板老了，鱼大起来。鱼从不知道她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孩儿。鱼在一个瞒天过海的秘密中浑然无知地长到 16 岁。有一天，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她和她三嫂的孩子拌起了嘴，三嫂的孩子说，

“你又不是我的亲姑姑，要你多管闲事？”

论辈分她是鱼的侄女。鱼一直把她或他当做侄男侄女地喜欢着，爱着。一次小小的口角摧毁了一道血亲的长堤。鱼站在坍塌的长堤上看见了 1947 年那个严寒的冬季。一场接一场的弥天大雪，毫不留痕迹地掩盖了一个悲惨的传奇故事。鱼无人作证、无人证明地站在白茫茫大雪中央，不知自己来自哪里，身在何处。

鱼明白了真情之后，渐渐和萧太太疏远。鱼本来是一个爱娇的、小鸟依人的女孩儿，但是鱼不再和萧太太撒娇。鱼想，这个人本来是陌生人呵。这种想法阻断了她和萧太太之间的亲情的流露。她不再去搂萧太太瘦削的温暖的肩膀，扳着她的脖子说长道短，她觉得那很不



自然。她想，这个人本来是陌生人呵。这个大产小产怀过六胎，生育了一大群儿孙的女人，是别人的母亲。鱼身上，没有她的一滴血液。

但事实上，她又是那样爱着养父和养母。没有一个亲生女儿，拥有着如她那样深厚、那样巨大，却又如此沉重、庞杂的亲情。这两个白发苍苍的别人的父母，于她竟有了一种近似神抵的意味。若干年前的某个早晨，他们决定了她的生死，冰天雪地之中，他和她围着一炉炭火，说道，“就当是个小猫小狗吧，好歹是条命呢。”

他们在转瞬之间决定了她的去留，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上帝说应该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他们说，好歹是条命呢，于是她就活了下来。

这念头不知不觉损害了她对养父养母的亲情，使它们偏离了自然的人伦之道，而具有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泰山压顶的精神重负。她想，他们是一对行善积德的善男信女。她不知不觉曲解了他们的慈爱。她说，我怎么报答他们呢？她知道自己无以为报，她可以报答父母，可以报答养育之恩，却无法报答超自然力的神。

她明白了自己卑微的处境，她感觉到了自己的屈辱和渺小，于是她就开始憎恨。她不费吹灰之力就为自己寻找到了两个仇敌，这就是生了她，又把她遗弃在冰天雪地之中的生身父母。他们用冰雪隔断了她和他们之间的血肉联系。也许他们有一千条遗弃她的理由，但她还是憎恨他们，她想，这一对狠心的男女。夜深人静，她忽然从梦中惊醒，就想，这一对狠心的男女。她望着有月光的窗棱，想象着他们的模样。他们形象模糊地站在遥远的 1947 年冬天，她眺望他们，他们却又消遁在岁月的荒原之中，不给她留一丁一点的踪影。她想，他们在哪里呢？她常常一遍一遍询问，他们在哪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在怎样生活？她抑制不住地在一个逝去的未知世界中探寻着他们的踪影，她想，这一对狠心的男女，她这样想着的时候会忽然掉下眼泪。她不知道在这种憎恨的后面，压抑着日益强烈的千丝万缕的斩不断的骨肉之情。三年之后，在一个历史时刻，在 1966 年炎夏，她才真正明白了这一点。

## 十

可以想象鱼在 1966 年的处境。当八月风暴到来的时

候，鱼家是首当其冲被扫地出城的对象。鱼家那种独门独院的住宅理所当然被当做是旧时代的地主庄园。素朴国封掉了，革命群众把高悬了几百年的牌匾摘下来打翻在地并踏上了千万只脚。一张白纸糊在了鱼家门上，上面写了“勒令萧 xx 全家二十四小时滚出省城”诸如此类的字样。这是一个大同小异的历史场面，有成千上万人经历过、见识过这个，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穿越了这个历史场面走到今天，这是一个无从翻新的落套的情节。人们见惯了这个，然后又渐渐遗忘。

鱼家全家人仓皇出城，所谓全家，其实只有三口人，昔日的萧老板萧太太和鱼。在忍受了种种折磨和屈辱之后，离城返乡竟好似一种解脱。转眼功夫，在城市生活了 19 年的鱼就变成了一个农村人。下户口只是一分钟的事。但是后来，为了重返家园，重新获得一个城里人的位置，鱼做了她能做的一切。

鱼一家三口回到了萧老板的故乡。这是一个富庶的地方，纵贯全省的一条河流就从他们村边流过。几十里外有座山，叫绵山。绵山上曾有过一场十分壮观的大火，烧死了一个叫做介子谁的隐士。传说绵山上的村至今扭

曲着，在一些阴霾的日子里，在风雨萧萧的夜晚，一山的树就呜呜地哀鸣，诉说着一个两千多年的太长的故事。

鱼家在一所旧宅中安顿下来。那是萧老板祖上留下来的一所带前廊的明式建筑，多少年来生产队一直用它做着仓库。由于年久失修，房子多处漏雨，前廊遮住了阳光，屋里霉暗处就生出了一片一片的青苔。阁楼上堆着农具，成精作怪的老鼠夜夜在板壁上跳舞。经过了一个多风多雨的秋天，鱼渐渐地患上了神经衰弱和风湿症。

萧太太说，“鱼，是我们连累了你。”鱼说，“妈，你别说这种话。”但是萧太太在下一个日子，仍旧说，“鱼，是我们连累了你。”鱼无可奈何，就独自走出去，走到门外晒太阳。

鱼家屋后，有一小片枣林，屋前，有一大片苇塘。苇塘里游着几只肮脏的杂毛鸭子。芦花像雪一样漫天飘飞，落下来，粘在遍地新鲜的猪粪或牛粪上。女人们在塘边洗衣服，女人们围着红的绿的头巾。红的绿的头巾的田野上有一种意想不到的美丽。田野是红头巾绿头巾的家园。

鱼做了社员。鱼和女人们摘棉花，刨红薯，挖树菜，

早出晚归。鱼在一个收获的季节和女人们一起抢挣着养家糊口的工分。女人们在坡地上摘棉花，许多双手在棉田里起伏，犹如蜂飞蝶舞。鱼难以招架，她渐渐败下阵来。她直起身，看见了脚下的河水。一条夹杂着大量泥沙的河水天波光浪地、庄重地流过平原，流过山区，流过纵贯南北的土地，不舍昼夜，一直流向黄河。河上，此时正坠着一轮如血的夕阳。

明天，鱼仍将会看见这样一幅画面。鱼将会一千次走进这幅画面之中。鱼哭了。鱼知道自己无法回到自然，鱼大生不是一个自然之子。

不能否认鱼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鱼在一个十分完美的黄昏，面对着使人震撼的落日 and 河流萌生了她的回城之梦。她想，不错，是他们连累了我。是他们使我失去了一切，尊严、希望、前途、欢乐和做一个普通城里人的资格。

鱼坐在田城上，坐在枣林里，坐在一切适于思索的地方，想着同一个问题。鱼想，不错，是他们连累了我。这是一个残忍的、忘恩负义的结论，鱼在做出这个结论后吓出一身冷汗。但是鱼很冷静，鱼冷静地回答说，不

错不错，是他们连累了我。

鱼是一个在新时代成长的青年，鱼很上进，在每个新学年开始的第一天，都要向组织上交一份入团申请书。鱼很虔诚，自觉接受着组织的考验。鱼知道以自己的出身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换来在团旗下宣誓的光荣。鱼努力争取上进与其说是理想不如说是为了获得一种认同。但是忽然间，山崩地裂，通向一条康庄大道的桥坍塌了。鱼掉进一个灭顶的深渊之中。那是一个凭自身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挣扎不出的血缘的深渊。鱼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鱼想，是他们连累了我，是他们使我永失家园。

鱼长久眺望着 1947 年冬天。鱼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眺望着那个严寒的早晨。鱼不知道自己的眼睛变得冷

酷。鱼冷酷地看到了萧老板怎样抱起了冰天雪地中的弃婴，萧老板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萧老板向世人和冥冥中的菩萨展示了自己的善行。不错，那是一次善行的展示，收养一个弃婴在萧家如同收养一只小猫小狗，但却可以因此而换取一张西天极乐世界的通行证，这是一桩一本万利的事情，萧老板以一个生意

人的眼睛洞悉了这一点。萧老板是个生意人，他从来不去干赔本的买卖。

他们救活了她，养大了她，养得她如此健康如此水灵又如此多愁善感，知冷知热，知疼知痛，然后携她在19年之后坠入一个无底深渊。鱼坐在田埂上，坐在日益萧瑟的枣树林，坐在收割一空的田野，思索着这个问题。如果救活一个人只是为了让她吃苦受罪，那么，生命和善行又有什么意义？

鱼是一个不善思索的人，更不是一个哲学家。鱼也不能算是很恶毒，她只是由于自身的处境而变得迁怒于人。鱼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沉没，鱼知道必须拯救自己，证明自己，鱼不应该有一个悲惨的、注定灭亡的命运。于是鱼掉头毅然向1947年走去，鱼执意地要在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中，制造出一个血亲的悬念。

## 十一

十年前，1981年，我母亲的异母姊妹，也就是我姨妈，结束了几十年的孀居生活，改嫁给一个退休的医生。

这一年，我姨妈53岁，但却有一头不掺一根黑丝的

白发，这使她拥有了一种空容的冰山般的气度。1981 年秋天，这个满头霜雪的女人走进了吴医生的家门，做了吴家的新主妇。

吴医生拥有两个嫁出去的女儿和一个结了婚的儿子，此外还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小女儿，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很难“理顺”关系的家庭。我母亲曾说，“后妈可不好当呀。”不用说我母亲对这个异母姊妹的举动并不赞同，阻止她说出更难听的话的，大约是考虑到了我姨妈真实的处境。在我姨妈婚后不久，有一天，我母亲对我说，

“她真是她娘的女儿，只是她还没有她娘的命好。”

这是我从我母亲那里听到的最为客观的一句评价。自从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以来，我看见宿怨在我母亲心中遇到了较远的地方。就在这天，她给我讲起了往事。讲起了秦氏和马氏的战争，讲起了我的没有音信的荒唐的外公。在这一番家史的叙述中，我母亲保持了极为克制的态度，她冷静地叙述着家族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这反而使我动心。我看见一条漫长的河流缓缓流来，我看见一座山，山上有个叫做“半山寺”的寺庙，在黄昏，



地老天荒的钟声在一片苍黑的柏林身后咚噶咚噶响起，17 岁的姨妈起下轿子，走进一道垂花门，从此走进她苦难的一生。

那个应该被我称之为“姨父”的国民党军官在临解放时跑到了台湾，仓皇中只带走了他的最后一房小妾，除了两个在美国读书的大儿子之外，其余的太太和儿女，全都被他抛舍在了大陆，包括他的原配夫人。随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妻妾成群的大家庭分崩离析，做鸟兽散。每个女人都尽可能多地裹挟了财富细软，带着各自的儿女去投亲靠友或自立门户乃至改嫁。这是一段我不了解的历史，我无从知道实情，我只知道那条泥泞的路上走着很多的女人，她们风尘仆仆，却仍旧走不出旧生活的笼罩。

我姨妈就是在那时从南方回到了我们这座城市。我想她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里有她的兄弟姐妹，这里是她的故乡。她是一个北方人，一直过不惯南方的生活，她在一个潮湿多雨的地方落下了风湿痛的毛病。她回到了这所北方城市，来找亲人，但是亲人们对她很冷淡。她觉察到了这点，于是便很少再登亲戚们的

门。

我不知道她是否为此伤心，因为那时我还太小。我无法走过大人们的世界。我只记得她很好看，笑起来很温暖，她有一双非常白净的手。她家屋前，种了凤仙花，她就用凤仙花来染指甲。记忆中她总是穿一件珠灰色的绸旗袍，戴一只翡翠的镯子，像图在一张黯淡的旧画里的人物。

事隔多年我又看见她的时候，正是她最悲痛的时刻。那时她刚刚失去了我的表哥，我看见的是一个面目全非的完全不认识的老太太。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中，她的头发一点一点退尽颜色，化为一片雪白。我走过她的房屋，看见一个老女人坐在一堆花红柳绿的棉纱中间，垂着头拆棉线。下午的阳光笼罩住了一柱灰尘，像追光一样打在她身上。棉纱显出一种死气沉沉的艳丽，而她的手却苍白到虚假的程度。

我叫了一声，“二姨。”

她抬起头，迟钝地看我，显然她早已记不起我是谁。后来当她终于弄明白我的身份后，就开始满屋子打圈圈，搬凳子，倒水，沏茶，一会儿跑到厨房，一会儿又跑进

来，在柜子里翻来翻去，想翻出点好吃的。最后她捧出一把水果糖，大约有十几粒，一看包装就知道是一角钱买十块的那种。她让我吃，亲手给我剥糖纸，糖纸粘在上面，半天剥不开，不用说就知道这糖果拥有了多长的历史。她笑着说，“这还是给你表哥买的，你表哥的对象——”她说不下去了，一捂嘴，呜呜哭出了声。

我就是从那天起打破了母亲的禁令。在其后的日子里，我常去看她，帮她干一些粗重的家务，比如提水，和煤，买买粮食之类。后来她进了街道的缝纫组，白天黑夜踏着缝纫机，在上面做出一件一件千篇一律的衣服。轧轧轧的机器的声音，日日不断，听上去像这幢年久失修的老屋的喘息。我坐在她对面，一边看她做活，一边听她马不停蹄地咒骂着那个本来有可能成为她儿媳妇的女人。她用最恶毒也是最传统的语言咒骂她，叫她害人精，祸水，丧门星，挨千刀的，杀人犯，小婊子等等，并且毫不犹豫地咒她不得好死。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小心翼翼地探听到，这个该下地狱的女人叫翠苹，听这个名字，实在听不出一丝杀气腾腾的色彩。

这几乎是她唯一的话题，久而久之，我觉得很厌烦。

我听厌了她的喋喋不休，她红口白牙咀咒那个叫翠苹的女人时，我感到了恐惧。悲痛使一个人的心灵麻木、堕落，这叫我由衷的害怕。我没办法阻止这个，没办法阻止她变成这样一个粗鄙不堪的女人。那时我很年轻，很幼稚，很布尔乔亚。我觉得粗鄙是一件比死还可怕的事。

对于我和我姨妈的接触，我母亲佯做不知，但我心里我知道她很不满意却又无可奈何。从道义上讲，她无法干涉我去照顾一个孤寡的亲戚，她是一个人民教师，置最基本的道义于不顾的话她还不能出口，但骨子里，她反感我和这样一个身份复杂的女人接触，她既怕招来麻烦，又怕我受到不良影响，这使她陷于一个无法选择的两难的境地。无形中，她就更加厌恶我姨妈，觉得她的存在完全是一个阴谋，一个诡计。她故意要和亲戚们为难，使他们的一生蒙受屈辱和连累。所以，到冬天，当她听说我姨妈生病住院的消息时，她长出一口气，对我父亲说道，

“我看她是熬不过来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这么说，她熬不过来了。因为人们觉得她没有“熬过来”的理由。一个孤独至此的人有什

么必要苦苦挣扎着活在世上呢？谁都知道是无法承受的巨大的忧伤损害了她的健康。她被摘除了子宫，那里面长了很不吉利的东西。她用游丝般的一点力气说，“我活不了几天了。”她躺在病床上，苍白如纸。但是她却慢慢康复，慢慢愈合，慢慢恢复元气。一个多月后，在一片纷纷扬扬的大雪之中，她走出了医院。

接她出院的是我。我用自行车驮她回家。我本来想借一辆小平车，却没有借到。天地一片苍茫，城市一片苍茫，人的脚和车的轮子咯吱咯吱轧着积雪。许多汽车都绑上了防滑链。城市拥有了一种简单和纯洁的气象。我们绕过好几条大街和小巷，到家时，一眼就看见在白茫茫的屋舍瓦宇中间，坚挺起一棵极美丽的树挂，那是邻家院落里的古槐。

发生在这一天的一件小事，使我心生疑窦。那是在一切都安顿好的时候，我姨妈拥救而坐，我打开炉门，准备烧水做饭，这时就听到窗外有响动。我以为是来探病的邻居，就问，“谁声却没人回答。后来就是一阵急促离去的脚步声。我追出去，看见一个穿蓝衣服的背影一闪，闪出了大门外，而窗台上，却放着两盒点心和几

瓶罐头之类。使我惊讶的是，罐头下面还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薇妈：

携说您儿了，我女泣立。妈来、您，又锦您不：我我。立去的要是，当说有面多不得已之处，跟还是一你个们你们不说。这点，走我不敢当面给您，是锦您了到我的上。

哭您会日使丧失掉。

12月27日

没有署名。但我想我知道这是谁。我犹豫着要不要把东西拿进去，因为我吃不准这件事对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有什么影响，另外我更讨厌我姨妈那种毫无节制的咒骂。院子里很静，但我一点儿没注意身后的脚步声。当我意识到有人的时候我姨妈已经一览无余地看完了那张纸条，只听她在我身后从从容容地说道，

“把那些东西扔灰渣坡上吧。”

我回过头。我姨妈从容镇定的神情之中包容了巨大的轻蔑，这使我感到陌生。我看见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

高贵的女人。她像一座冰山一样矗立在我眼前。我知道我的猜测错了，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小心翼翼地闪出了一句话，我说，

“是翠苹吗？”

我姨妈摇摇头。许久以来，我第一次从她脸上看到了她心灵的历程。她说，

”是鱼。”

## 十二

一个叫贺五梅的小说家曾经是鱼的朋友。多年以来，她一直想写一个有关鱼的故事。她收集了很多材料，做了许多笔记，年复一年做着大量的准备工作。她一直很没道理地认为这将是她的一个重要作品，但是渐渐地，一件最糟糕的事情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有一天，当她终于坐下来准备动笔的时候，忽然没有了一点兴趣。她琢磨着故事梗概，味同嚼蜡，觉得它们毫不出色也毫不动人。它们失去了打动她的力量，变得干瘪又苍白。原先吸引她的东西像潮水一样退去了，水落石出的，是一种料想不到的沮丧心情。

她想，这就是我们的一生。

在她原先的设想中，鱼的故事在一个黄昏时分开头。那是觐年代末的一个黄昏，地点在一个街头。鱼和小学教师孙双五意外相遇。孙双五脚踏一双千疮百孔的破球鞋，拉一辆空平车，毫无准备他和初恋的情人相遇。

那是一条旧街。街道两侧，拥有着许多旧的院落，青砖灰瓦，飞檐高耸。夕阳沉落的时候，几百年的瓦楞上摇动着一丛一丛青草。选择这样一个地点来使情人相会，有一种宿命的在劫难逃的意味。

小学教师在那一天初次听说了鱼的身世。那是在他把她殷勤地邀回家里之后。他们吃了一顿可口的晚饭，拉面，鸡蛋梢子。鱼抢着帮双五他娘洗碗。鱼说，“大妈，我来。”双五他娘推辞不过，就把围裙解下来，围在了鱼的腰上。

这一个亲切的小动作，勾引得小学教师心荡神驰。他看着鱼洗碗，心想，她的手变粗糙了。他知道那是摘棉花、刨红薯、干农活儿所致。他回忆着她以前的样子，心里充满怜惜。后来他们就面对面坐在了灯下。那是一支十五烛光的小灯泡，照得屋子半明半暗。她就讲起了



她的身世，她说，“我来城里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他大吃一惊，说道，“什么？”

她很满意这种效果。她等他安静下来，开始讲那个故事。她拉他一起走进 1947 个冬季的早晨，她要他作证，她不能没有证人地躺在冰天雪地之中。无形中，她分出了两个阵线，一方是萧老板夫妇和福贵大爷，一方是她自己。她觉得这是一个特强凌弱的阵线，一个太不公平的对峙，素朴园的黑漆大门紧紧关闭着，里面有她将会熟知的一切，而门外的世界，只有她，一个哇哇啼器的弃婴，和一个未知的被埋葬了 20 年的秘密。

于是，她拉他站在她身边，来回顾这个早晨。他们眺望着一条黑漆漆的没有灯光的巷口，看见了一个远去的虚无的背影。他们知道应该有一个背影，他们挤命想让他（她）转过脸，使他们认清他或她的面目。他们辨认着雪地上的足迹，试图穿越 20 年的岁月，去寻找到他或她的藏身之处，或葬身之地。为此，他们度过了许多焦虑的日子。

那一晚上，她哭了。他第一次看见她哭。第一次，有个女的在他面前肆无忌惮地落下孤独无助的眼泪。他

非常感动，他是个自怜自哀的人，但是在那天晚上，他从头到脚周身涌动着的，是对她的巨大的怜惜。以他的聪明，他完全明白，她这样认真地去干的，是一件多么无望的事情。

她就在他家住了下来。开始，她不愿意，她说，这多不合适。他反驳说，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他娘也说，咱们是老街坊了，客气什么？你不住这儿，莫非住店去？他就问她，你不住这儿，往哪儿？她说，我住我三哥家。他又问，住你三哥家，合适吗？

她懂了他的意思。她在做一件背叛萧家的事情，还有什么脸住在萧家人那里？他将了她一军，不免得意。她沉吟不语，想起了三嫂的白眼儿。他娘就说，你搬过来吧，搬过来和我住，长天白日的，我也有个人说话做伴儿。

第二天，她果真搬了来，提了一个帆布袋，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裳，和一床绣了“于”字的粗布小被。那是她爹娘留下的唯一真实的痕迹。她说，“大妈，给你添麻烦了。”双五他娘就说，“多少年的老街坊了，说这些。”双五他娘在自己的床上添了一床新拆洗的棉被，

他娘预示到了某种前景。许久以来，这是她第一次没有后悔自己拉了儿子去新疆的后腿。

几个月后，鱼失望而返。鱼注定一无所获。在这个茫茫人海，大千世界中，鱼又可能找到什么呢？如此大的一个世界，隐匿一个活人或者埋掉一个死人不费吹灰之力。几个月后，鱼带着她的帆布袋，心灰意冷重返家乡。袋里装了换洗衣服和一床证明她身份的粗布小被。鱼在村外踌躇半晌，天擦黑时分进了家门。萧老板夫妇正在吃饭，鱼说，“我找不到他们。”

萧太太哭了。萧太太小心翼翼地胆怯地把鱼搂在自己怀里。萧太太说，“慢慢找吧，咱们漫漫找。”鱼也哭了。鱼知道什么也找不到。从一开始她就知道。但是，寻找如同一个宿命，她只是无力挣脱它的笼罩。

这几个月中间发生了多少事情，小说家贺五梅没有告诉我们。她只指给了我们一条路径，就是鱼和小学教师之间的关系。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发现几个月的时间，非但没有促成什么，反而使他们最终分离。

鱼是一个规矩人家的女孩儿，她在一个旧式的家庭中被教养成人。素朴园中空寂的岁月，古书，流云，地

上的青苔，夏天夜晚野艾和薄荷叶的气味，使她长成一个柔情似水却又含蓄的女孩儿。鱼和小学教师朝夕相处，旧情复萌，完全有可能朝着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方向发展。但是事与愿违，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个地方什么时间走上了歧路。

随着鱼寻找亲生父母的计划一步一步破产，双五他娘也渐渐张大了她的网，张大到足以把一个鱼活活同住的程度。她上街买菜，就说，“鱼，帮大妈提上蓝子。”她变得非常喜欢买菜，她和鱼同出同人，上菜场，进酱油铺，遇到熟人，高老远就和人家打招呼。

吃饭的时候，三口人，端上来两样饭。她吃粗粮，吃红面榆皮面擦疙料，或者煮窝窝，给鱼和儿子吃白面剔尖。鱼和她抢红面吃，她就说，“你和大妈能在一个桌上长远吃饭，大妈吃什么都香。”遇到鱼有个头疼脑热，她就给鱼技罐子，刮痛。到早晨，鱼一睁眼，她就赶紧端来一碗葱花香油荷包蛋。

鱼不敢动那些鸡蛋。她知道它们来之不易。小学教师风里雨里，出入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卖烧土换来的几个血汗钱，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咽进肚子里。她太知

道这一点，因为她无以回报。她知道人家希图什么，但是她发现她做不到。

她后悔自己那么轻易地搬进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好过不好出。这个地方不是狼窝不是虎口，这个地方如此宽厚地怜惜她，待她，但她做不到乐不思蜀。她不能以它为家，在大时代的飓风中，这是一个太没有根基的风雨飘摇的小船，任何一场风暴，都可能使它彻底倾覆。

她想，我得走了。我不能使人产生错觉，不能给人虚妄的希望，但她一天一天拖延着行期。这里毕竟有那么多难以割舍的东西，有她的初恋，有她青春的幻影，有他。他每天那样拼命地拉着一车烧土满街跑，这真让她心酸。她想，他不是以前的那个孙双五了。那个孙双五，又聪明，又满酒，又自信，会解天下所有解不开的物理或者数学难题。那个孙双五，那个逗引了她少女情怀的孙双五，随着星移斗转，消失在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她一天一天拖延着时间，不忍去伤一个可怜的好人的心。她很可怜他，设身处地为他想，觉得将要到来的自己的拒绝残酷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女人。我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我是一个不能共患

难的女人。她谴责着自己，折磨着自己，同时却感觉到了日益增强的某种决心，它们在她心里不知不觉长成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这使她惊诧，她想，我原来竟是如此薄情的一个人吗？

终于，到了摊牌的那一天。她被动地等来了这个时刻。他邀她去看一场节目，是这个城市中闻名遐迩的一家宣传队的大型表演。她去了，她预知到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娘送他们出门，倚在门框上眼巴巴看他们相跟着走出巷口。她看出他魂不守舍。舞台上红旗漫卷，锣鼓喧天，闹得人心浮气躁。他盯着舞台，却不知在演些什么。后来，他就十分突见地伸出手去，把她的手握在了自己的掌中。

一瞬之间，所有的喧闹，都遇到了十分遥远的远处。

她没有把手抽出去，由他握着，体味着其中的酸甜苦辣。时光倒流回去。倒流到她梳两条大辫子的时代。她任由他握着，感知到了结局，直至终场。人流拥挤着，冲散了他们，他们来到了没有路灯的街上。他停住了脚步，他说，

“ 鱼。 ”

鱼回头看他。没有路灯，却有月光。极好的阴历十四五的一轮圆月，彻照着城市和他们。鱼知道这就是那个最后的时刻了，鱼尽量使自己平静，鱼说，

“双五，那是不可能的。”

鱼和小学教师就这样被小说家推到了这条路的终点。某一个晴朗的早晨，小学教师送鱼去车站。鱼精疲力竭，一脸凄伤之色。鱼要去的地方，不算太远，不过几百里的路程，交通便利，火车、汽车，一应俱全。但是他们站在车站，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

鱼说，双五，我走了。你好自为之。

双五说，走吧，车要开了。

但是鱼并不走。他们站在月台上，身后是一条无情的钢铁长蛇。它要把鱼载到一个没有双五的地方。那是另一个世界。孙双五拦不住它。孙双五想到自己曾有过蠢蠢欲动的妄想。就觉得羞耻。

鱼说，双五，不要怪我。

双五说，别说这种活，鱼。

鱼哭了。眼泪一滴一滴滚落下来，滚到她的嘴边。

她说，“双五，我们命不好。”

### 十三

但是，毋庸置疑，这里面隐瞒了一些东西。我了解这个叫贺五梅的女人，她是一个典型的小布尔乔亚，她喜欢用一些酣俗的悲欢离合来掩饰生活的真实。

这篇以我表哥和鱼为素材的小说一经发表，我就拿给我姨妈看了。我问她的读后感。她回答得极干脆，她说，“胡扯八道。”她轻蔑地翻到了其中的某一章节，说道，“编得一点影子也没有，梁山伯和祝英台似的，两个人还在车站演‘楼台会’，你表哥再没志气再是个情种也不至于——”

“不至于什么？”我问。

“不至于什么？”我姨妈显然把半句话咽了回去，“我说你老翻这些陈年旧账做什么？”

那时我姨妈正忙于给吴家的小四子带孩子，忙得手忙脚乱，指挥着一个吴医生和一个来自老区的小保姆，做这做那。这已经是我姨妈改嫁的第九个年头，她拥有了一大群儿孙。星期六，孩子们回来，叫妈的叫妈，叫



奶奶的叫奶奶，叫姥姥的叫姥姥，她坐在这一群异姓人中间，竟会非常奇怪地产生一种成就感。我知道她没功夫也不愿意坐下来和我一起回首往事。

我姨妈当后娘当得如此成功，这事大出我母亲所料。我母亲就说，“哼，她有什么本事，还不就是手里有两个奥钱？”因为当时正盛传，她的前夫，也就是当年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官，给他留在大陆的妻儿们每人汇来了一笔款子。据说他早已摇身变成了商人，在美国经营着一个什么公司，事业兴旺发达。这事我母亲没法子证实，但是不久，我姨妈就送给我一条 24K 的金项链，我姨妈说，你们几个，一人一条。你们几个，当然包括她的继女和儿媳，听起来不偏不倚。

但是我的那条金链子上，多了一个坠子，一个心形的绿色的小玩意儿。我对珠宝完完全全是个外行，人家告诉我那是一块成色极好的“祖母绿”。这吓了我一跳，并且叫我坐卧不安。我想起往事，我姨妈埋头在缝纫机上，轧轧轧做着一件一件蓝的或绿的学生装。我想起老屋梁上的蛛网，檐下燕子的旧巢，被连根拔掉的牵牛和波斯菊。我姨妈满头霜雪，独自熬过了多少难以想象的

岁月。这项链叫我不舒服。这说明她收了她的前夫的钱。我想象得出大洋彼岸，那个曾经是我姨父的老头儿，坐在书房里，嚓嚓嚓写下一张支票，身后站着他的太太，眼睛一眨不眨盯着他的笔尖，生怕他多划一个零。太太说，“大陆表叔数不清。”他宽厚地拍拍太太的手，以示安慰。然后他们就坐在餐厅里，良心平静地吃盘子里的烤肉或者龙虾。

项链挂到了我脖子上，这使我姨妈满意。也许我姨妈想，现在我不再欠谁的了。我从我姨妈脸上看出了这个。她说，“这下好了。”她留我吃饭，我谢绝了。出门时，我发现外面下着小雨。

现在我表哥的阴魂就寄存在了我的项链上，与我永在。我只好把它收在一个匣子里。我想，我是不会戴它的了。

但是一个月后事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姨妈突然在一个早晨死于脑溢血。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几乎没有任何前兆。早晨起床，她去拿牛奶，摔倒在楼梯口，等人们发现并设法送往医院时，她已经咽了气。

她的葬礼很简单。她不属于任何单位，没有什么部

门给她开追悼会，或者致悼词。吴家的小四子给她洗脸更衣。大家商量着怎么找车，怎样送礼，怎样托门子跟火葬场联系，怎样通知和接待亲友。这些琐碎的杂事冲淡了丧事的悲哀气氛。结果一切都相当顺利。骨灰盒选择了最贵的那一种，孙子辈的孩子们哭得很伤心，有一个甚至冲上去试图阻止推尸体的小车。那是整个葬礼最精彩的一笔。花圈、挽帐、鲜花，该有的都有。亲戚们说，不错，不错，孩子们真难得，她也算是有福气的人了。

火化那天，我去了。我把项链重新戴在脖子上，宝石贴在胸口。我知道这样我就代表了另一个人。如果有另一个世界的话，他们此时应该相遇了。可以想象我姨妈有多少活要对他说，这么多年来，有多少心里话她不能出口。收拾她的遗物时，在一只织锦缎的小匣子里，发现了一些东西，一缕头发，一双小老虎鞋，一套七巧板，一只银锁和一些成绩册，上面记录了那个叫孙双五的男青年初中高中各门功课的成绩。还有两封信，均来自大洋彼岸。一封是写给他们母子二人的，询问别后状况，另一封，则是只写给她，对儿子的早逝表示了伤怀。

大洋彼岸的我姨父写道，“白发人送黑发人，生离已凄凄，哪堪死别？”

我关上了匣子。我说，把它送给我吧。吴家人没有表示异议。那是一些与他们无关的东西，与他们的生命和生死全然无关的东西。我不忍心让它们落入陌生人之手。那是我姨妈的一生。我抱着它走出吴家的大门，我知道吴家的儿女们将要在身后分配遗产。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长年戴在我姨妈手上的、她娘陪送她的一只戒指，在她走时，并没有陪她一起上路，我想是小四子搞下了它。

我关上了小匣子，不再摆弄它。那里面装了一个旧式妇女匡世的孤寂。她如此孤独、如此勇敢地挣扎在世上，活在人群之中，忍受着失子之痛，是为了一个交待。她要有个交待。她等着这一天，苦熬苦等。她要等着向这个人做个交待，告诉他儿子的下落，否则她无法上路。这一天真叫她等到了。她说，“这下好了。”她脸上浮起我不懂的微笑，然后毫不犹豫地去追随她的儿子。

#### 十四

小说家贺五梅是我多年的一个朋友。在公开场合，

她总是喜欢穿最出众的衣服，谈笑风生，看上去像一个搞公关的人。但在骨子里，她是一个保守的女人。她坐在时代的列车上，却总是频频回首，充满乡愁眺望着离开的地方，却又舍不得跳车。

我们相互了解，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经历和年龄，出身清贫，生活在底层，13岁阅读《红楼梦》，然后每年重温一遍。我们从一个荒芜的时代走来，有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从那个地方走出来的，好像只是我们的身体，有许多东西，却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我是她的小说的最基本的读者，这并不说明我喜欢她的小说，我只是认为阅读她的作品是我的义务，同时也是一种习惯。有时我想，如果连我都不读她的小说，那么还会有谁来读呢？

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熟人、朋友，经历过一些共同的事情。后来她把她们一一弄进了她的小说。读她的东西有重温旧事的感慨。只是，我发现，在她所营造的小说世界中，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浪漫派烟雾，无论什么东西，悲哀、欢乐、痛苦、耻辱，甚至死亡，全都无一例外地充满诗情画意。

她依照惯例处理了我表哥的自杀。她把地点安排在一个河边。那是一条从北部山区流来的大河。我表哥爬上坝堰，看见了河面上一轮朝日。我表哥心想，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日出了。在经历了那么多挣扎和苦难之后，我表哥心平如水凝视着一个终结。

这是一个困境。我表哥面对着生死抉择。在和那个叫做翠苹的女工进行了竟夜长谈之后，他知道她的决心已是复水难收。他说，“你走吧。”他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坝堰之下。生的世界一步一步离他远去，他想，是时候了。

一种不详的预感在同一时刻握住了女工的心。她回头一望，看见他像一个孩子一样爬在了高压电杆上。他平静地、几乎是优雅地一点一点往上爬。她喊，“不！”他没有听见，也许听见了，但是一切已经没有意义。生的世界如今都已经在他身后，他清晰地感知到了结局的到来。没有什么力量，能把他拉回到生存的世界中来了。他慢慢往上爬，重温着儿时的旧梦。他回到了上房爬树的儿童的时代，时光倒流，他就要回去了，回到他的来处。

横空而过的高压线，是如此光明的一个诱惑。一生的耻辱、痛苦，举手之间可以化为灰飞烟灭。背景是白云蓝天，宁静，悠远，抚慰着所有的游子。她喊，“不，不，不！”他在她疯狂的喊声中，伸出了他的手，横空出世地悬浮在一个辉煌的结局之上。

不用说，那个叫做翠苹的女工疯了，小说家叫她坠入了精神的泥淖之中。

不幸的是翠苹一直活得很好，很健康，很实惠滋润。她嫁给了一个汽车司机，生下一儿一女。后来，汽车司机调到某个旅游部门开出租车，从此他们的生活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多年来翠苹一直在家吃劳保，并非有什么病，而是她没有出门挣钱的需要。她在家料理家务，相夫教子，出客装有好几套，拥有真正的意大利皮鞋和巴黎香水，并且能在某些早晨，珠光宝气地和司机一起率领全家去广东餐馆吃早茶。

假设她也有扪心自问的时候，假设她也有静夜的自省，在浮嚣和热闹逝去之后，她还是要说，我不后悔。

事实上翠苹是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儿。弟兄妹妹六人，她是老二。她爸是一个泥水工，妈是一个家庭妇女。从

小，翠苹就和弟妹们一起，在灰渣堆上捡燎炭，在菜场上抬菜叶，在水果店的筐底里拾烂苹果烂梨。

翠苹认识小学教师的时候，是在 1971 年春天。那时小学教师已经有了一个正式的职业，在手管局属下的一家五金厂当了工人。他开一台钻床，每天在上面打成百上千个孔，他还负责记工和读报纸，每月在黑板上出一期大批判专栏，搞一些诗配画或画配诗。五金厂百十号人，大多是文盲，越发衬托出了他这个羊群里的骆驼，又会画，又会写。师傅们都说，“啧啧，看看人家那字，一个是一个，多利洒。”

总之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二个小高潮。随着春天的到来，他感觉到活力像冰河一样在他体内解冻。时间的手掌抚平了一些他以为永不会平复的东西，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上班，下班很认真地书写大批判专栏，不很认真地操作着钻床。他听着单位里的老娘们和他开一些很褻的玩笑，觉得又无聊又有趣。他看着男男女女一群人肆无忌惮地热火朝天地打情骂俏，他想，原来活着是一件很实在很简单的事情。

充当了他们介绍人的，是厂子里的一个女师傅。女



师傅是他家的老邻居，女师傅的男人，就是翠苹的师傅。有了这样双重的关系，事情大有成功的可能。可以想象他娘兴奋的程度，翠苹第一次到他家，他娘就倾其所有地招待，又是瓜子又是糖，还留下吃饭。吃的是鸡蛋梢子打卤面，翠苹不客气，一口气吃了两碗。

翠苹不是一个漂亮的姑娘，但也决不丑。脸不算白，也不算黑，地道的北方姑娘的皮肤。浓眉大眼，宽肩大胯，穿一件碎花罩衫，一眼看出是个粗粗拉拉的小家女。他娘想，这就算不错了。他娘在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这就算不错了。他娘这样宽慰着自己，却忍不住替儿子感慨。他娘想，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呀。

整整一春一夏，前小学教师完全沉浸在“搞对象”的愉悦之中。他惊讶地发现，原来“搞对象”也是一件很实在很简单的事。多年以来，他从不知道这一点，他一直飘浮在云中雾中，做着轻灵又感伤的梦。但是翠苹让他认识了女人。女人原来也是这么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女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陷阱，他一头扎进去，再也挣脱不出。他想，就是这么一回事了。人就是这么一回

事。

他做梦也想不到，翠苹心里原来一直在打着小九九。翠苹想，他们家原来也没有什么家底呀。翠苹越来越明白了这个，渐渐就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翠苹想，他们家原来也没有什么家底呀，抄空了，抄净了，真是白担了一个虚名。再看他和他娘，觉得他们真傻。值钱的东西怎么不知道藏起来？埋起来？这么大的一个世界，这么大的一个中国，要藏起点东西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如今，他们全部财富，除了一套老掉牙的什么木头的家具，就是他三十二块六毛五的月薪，还有一个白吃白喝的娘。笼罩在这个旧家庭之上的神秘的云雾被现实的风吹散了。翠苹明镜高悬地洞悉了一切。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她为时不晚她认识了那个司机。

这是一件不需要比较的事。司机和前小学教师之间的差别，犹如黑夜和白昼一般分明。司机每月挣 48 元，还不算各种补助，还不算他手中拥有的千金不换的方向盘。仅此一点，就不能怪翠苹的抉择。翠苹几乎是别无选择地做出了和前小学教师分手的决定。

他犹闻惊雷。他想，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不是已

经相处了那么多日子，甚至已经在议论婚娶的日期了吗？他不是已经顺天知命，再无非分之想地把她当做命定的一个归宿了吗？他早已死心踏地的接受了这个事实，这个女人，他已经在动手打家具、扯衣料，还重新粉刷了准备做新房的小屋。他们早已惊动了四邻八舍，四邻八舍都知道孙家办喜事的日子为期不远。他想起厂子里的几个师傅来帮他粉刷房屋的情景，他们露骨地开着他的玩笑，说，“到时候悠着点儿。”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走到一个没有退路的地方，她却在这最后的时刻弃他而去。他觉得心里一下塌陷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窟窿，他想，我们孙家丢不起这个人呵。

他说，“你置我于死地了。”

翠苹说，“笑话”我怎么让你死了？别拿死吓唬人。”

翠苹说，别拿死吓唬人。翠苹的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和嘲笑。翠苹想，一不做，二不休。翠苹不喜欢优柔寡断藕断丝连。他的恳求，甚至乞求，她一句也没有听过去。她硬起心肠，筑起一道铜墙铁壁，抵御着他的丧魂落魄和柔情。他无计可施，他想，好吧，我死给

你看。

他们之所以来到这个河边，一定有一个很充分的理由，但没人知道这一点。也许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此刻毕竟面对面站在了这里。这是一个早晨。他说，翠苹，我再求你一次。你总得让我做人呀。翠苹说，你怎么总说这种话，我怎么不让你做人了？他回答说，你置我于死地。她就“嗤”地从鼻子里一笑，说，

“笑话，我怎么让你死了？别拿死吓唬人。”

他们面对面站在河边。确切地说，不是河，而是一条臭沟，沟里流淌着的，是这个城市排泄出的臭水。尽管如此，它还是有一些野趣，有小桥，有河岸，岸上隔三差五地长着一些柳树。和柳树错落着排列的，是一根一根木头电杆，上面架着高压线。

一片一片菜田，散发出粪肥的臭气，蜂飞蝶舞，姹紫嫣红。其间站着一对即将分道扬镇的情人。他叹口气，他说，翠苹翠苹，你难道没心肝吗？我不是吓唬谁，到了这一步，我还活个什么劲？你说我还活个什么劲？翠苹沉默一会儿，翠苹到底是个女人。他的无可名状的悲哀使她无从招架。她也叹口气，说，认识你真是倒了八

辈子血霉。你一个男子汉怎么这么没出息，死呀活呀的，不寒碜？他说，我的死活，全在你一念之间。她说，那我就没办法了，由你吧。

他愣了一愣，看着她。她将了他一军。她的眼睛里甚至闪过揶揄的目光，鸟儿似的疾飞而来。她甚至更残忍她说，“喏，这儿就有高压线。”他愤怒地扑向电杆，说，“你以为我不敢吗？”她说，“你敢，你当然敢。”她无动于衷地站在一棵柳树下，脸上明明说着另外的话。

他再也没有退路了，再也没有选择了。他只能往上爬。他真的爬了，爬得很笨拙，屁股一撅一撅，她几乎想笑。但她终于没有笑出声。她明白了这是一件认真的事情，愤怒突然涨满了她的胸口。她想，他凭什么这样威胁人？他迫使她陷入这样一个可怕的境地之中，要么做他的老婆，要么做一个杀害他的凶手。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事情。她愤怒了，愤怒使她变得空前的坚硬和残忍。她想，好吧，我就把这件事情做到底。她看他屁股一撅一撅往上爬，爬得十分艰难。时间几乎静止，等到她的胸口快要像氢弹一样爆炸的时候，等到她觉得自己是在飘飞的时候，他终于爬到了不能再爬的高度。他把脸贴

在电杆上，下意识等待着她的妥协，等待着她的退却，哪怕是假装的退却。但他什么也没有等来，她不给他任何机会。他俯瞰着她坚不可摧的女人的身躯，突然看出自己就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他想，我变成了什么？我堕落成了什么？

他惊出一身冷汗。头上，咫尺之间，20 万伏的高压线横空而过，亮如游丝，极光明地通往一个不可知的世界。许久以来，他一直沉入在精神的睡眠之中。他的灵魂沉睡了，肉体却变得蓬勃而有生气。肉体突儿在那里，犹如一个高地，不再受灵魂的侵略。然而，几乎是一瞬间之间，在他忍受着肉体的苦痛，沿着一根电杆爬到终点的瞬间，沉睡的东西苏醒了。灵魂在一路摩擦之中醒了过来，赤裸裸面对如此羞耻如此深刻的一个困境。它栖息在闪耀的电线上面，满身疮痍，与他肃目相对，它说，你变成了什么？你堕落成了什么？

在小学教师生命的终点，栖息着他的灵魂。他终于在那里和它汇合。它犹如一个牧师，来为他送葬。它说，我无法拯救你。它说，跟我来吧。它说，你怎么能让自己变成一个摇尾乞怜的狗？

生的庄严和死的庄严，全让他毁掉了。在最后的时刻，它使他看透彻了这个。他把生和死的抉择，演成了一出又滑稽又难堪的闹剧。他侮辱了生，也侮辱了死。他不能生，也不能死了。这才是一个更深通的永不能超度的困境。他再也没有退路，他只能伸出手去，抓住了那根游丝，他使自己永远地悬浮在了一个无根的背景之上。

## 十五 结尾：民间传说

### —十二点过五分

若干年前，在这座北方城市中，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手下统帅着千军万马，号称某某总部。他们和另外一些拥有千军万马的人，在这个城市中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角逐。

这场面所有的过来人都记忆犹新。人们以为自己又回到了战争年代，常听说哪儿哪儿炸死了人，到夜晚枪声不断。在孩子们听来，武斗的枪声和过年的爆竹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大人们很恐怖。

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本来和我们这个故事无关。但是他手下有一个高参，也许是作战部长，也许是宣传部长，总之是他左膀右臂中的一个，姓贺，大家叫他小贺老师。小贺老师原先在一家中学教体育，毕业于某个著名的体院，主攻篮球，不用说拥有着一副健美的高个儿。在某一个偶然闲暇的下午，他从一幢大楼里走出来。他沿着一条街，穿过岁月之河向我们走来。在某个拐角的地方，我们看清了他宽阔的肩膀和开阔的胸膛，看清了他的棱角分明的脸庞。他极适合在后来的银幕上扮演一



个“硬派小生”，可惜生不逢时。他将死于非命，只是他那时还不知道。

他走上一条街。街两旁有一些建筑和树木。他之所以在那个下午走上那条街道的原因，由于年代久远而湮没不明，但估计不会是什么大事。他迎面走来，在某一个拐角处，一个绿色的废弃的邮筒旁，他和一个女人狭路相逢。

那是一个很好看的女的，穿着普通的蓝衣蓝裤。衣装毫不出众，出众的是那一张亮丽的脸，和一双郁郁寡欢的眼睛。他觉得着眼熟，他想，这是一个熟人，这时，就听见她说，

“小贺老师。”

后来他们就坐在了一家餐馆里。那已经是天要擦黑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在一起盘桓了整整一个下午。他们这时坐在餐馆里，他不露痕迹地献着殷勤。她不是傻子，但却不动声色。他买了饺子和小菜。她吃得很文雅。他说，“你放心，你的事包在我身上。”

那天地回去的很晚。她寄宿的那家人家还都没吃晚

饭。晚饭焰在锅里，是和子饭，里面炆了葱花，热了一遍又一遍。主人在等她回家，她说，“呀，我吃过了。”她告诉主人碰上了一个熟人。

主人问，“谁？碰上了谁？”

她说，“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女的。”

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要隐瞒真相。本来没什么可隐瞒的，光明正大，全部事情无懈可击。偶然和一个旧时的老师相遇，他很关心她的处境，谈了会儿话，出于同情请她吃顿便饭，完全没有隐瞒的必要，或者说，似乎没有。但她却隐瞒了。她早早躺在了床上，却迟迟难以入睡。以她的聪明，她洞察了一切。这是一个机会。机会不会很多。机会不会总是在黄昏的某条大街上徘徊，等待着降临到每一个人头上。

她很冷静。她前思后想。任何一种改变，都不会比现在更坏。现在她身无分文，寄人篱下。现在她站在一个穷途末路的地方。她想，要来的就来吧。她躺在床上向命运宣战。柔情似水的少女的时代，在这个时刻与她永诀。

不久之后人们就盛传小贺老师拥有了他的第三个情妇。据说有人给这第三个情妇起了一个不怎么上口的外号，“十二点过五分”。后来的人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其中的意思。这就为大众创造了一种附会的可能，创造了一个参与的机会。“十二点过五分”成为一个不可破译的密码。密码之后的那个女人由此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更为神秘的是，她从不抛头露面。她没有参与任何社会活动。他把她安排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没有多少人有机会看见她的庐山真面目。人们只在传说中听说过她的存在，没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人们说起她，就要换上一副暧昧的表情，叫她“十二点过五分”。人们断定这里有一种很猥亵的意思。

但是“十二点过五分”似乎并不安于金屋藏娇的生活。因为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某某总部的宣传队里。吹拉弹唱她一概不行，于是就担任了报幕员。追光打在红色的幕布上，她从幕后亭亭玉立地闪出。她一出现，剧场就卷起了风浪。风从观众席上层层卷来，人们喊，“十二点，过五分！”人们喊得富有节奏和音乐性，显然出自一个预谋。口哨声此起彼伏，骚乱中，一只西红柿恰

好扔在她浓妆艳抹的脸上。人们如同欢度节目一般尽情侮辱了这个身份不明的女人。事后总部的人得知，原来是对立派混水摸鱼钻进了会场，袭击、骚扰了他们的演出。不用说，接下来的那一场混战，致使多人受伤，双方都蒙受了损失。

从此，“十二点过五分”再也没有出现，无论任何场合。

有关她的传闻，日渐稀少，后来就完全消声匿迹。“十二点过五分”消失了，没有了。消失得如此彻底，好像她是一缕烟，一股水，或者一个鬼魂，退出了这个世界。再后来，小贺老师死于本省最大的一次武斗事件中。他站在指挥车上，被流弹击中，当场毙命，留下两个幼小的儿子和一个寡妻。葬礼上，人们注意到，“十二点过五分”仍然没有出现，这算不得一桩事情，悲痛和仇恨使人们无暇旁顾。真正关注这个的，是那个唱主角的未亡人。未亡人一边接受着人们的安慰、同情和眼泪，一边在人堆里逡巡，未亡人心想，“谁是个小婊子呢？”

离开这座城市，朝南，再朝西，在山区，在种植苕

麦和胡麻的地方，有个年过三十的放羊汉，在某个黄道吉日娶回一个细皮白肉的媳妇。媳妇是平川人。媳妇的娘家在河谷，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子，一条河流从她们村边流过。那里的水土，自古以来养育着风情万种的女人。

细皮白肉的媳妇进门五个月，就生下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儿。放羊汉他娘，媳妇的婆婆，煮了几十个红鸡蛋，挎上蓝子，捣着一双小脚，挨门挨户给乡亲们送喜蛋。

放羊汉是个厚道人。放羊汉打了媳妇七七四十九顿，就认了儿子。放羊汉粗大的手掌托着儿子的小身体，觉得一种麻酥酥的东西从手掌传到他的腰眼。放羊汉想，娃是一条命呀。放羊汉想，娃娃的是我的姓。

在后来的日子里，细皮白肉的媳妇一次一次产下放羊汉的骨肉，放羊汉拥有了一大群绕膝的儿子。媳妇老了，干枯了，丑了。放羊汉再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割莜麦了。割胡麻了。下雪了。起风了。树叶绿了又黄了。“早产儿”长大了，长得肩宽膀阔，浓眉傻眼。“早产儿”坐在吃梁上，眺望山外的世界。“早产儿”很忧郁。

又一年，“早产儿”考上了地区师专。“早产儿”成了方圆几十公里地的秀才。临行前一晚，他仍旧坐在圪梁上，看落日，看流云，看星星。妹妹来叫他，他支走了妹妹。弟弟来叫他，他支走了弟弟。后来，狼来了，他知道娘会来，娘说，

“天晚了，你坐这儿干啥？”

他说，“娘，告诉我，谁是我父亲？”

娘说，“你疯了？”

他说，“告诉我，谁是我父亲？”

娘沉了脸，扬手给他一巴掌，转身而去。娘腾云驾雾一般走下圪梁。他看着娘的后影，他说，“我迟早会知道。”他对着这个世界，这些山峦，对着19年来他所忍受的无尽的耻辱，说道，“我迟早会知道。”

早晨，放羊汉套车送他去县城。在那里，他换乘开往专区的长途汽车。车站乱糟糟的，一家个体户的司机在声嘶力竭地招待乘客。那是辆小面包车。他说，“爹，我走了。”放羊汉说，“不慌，娃，咱先吃口饭，车有

的是。”他说，“不吃了。”他一分钟也不想再在这里呆下去。这个呆了 19 年的地方，不是故乡是他乡。他扛着行李卷儿头也不回地上了小面包。不知为什么，放羊汉觉得自己心里忽悠一下。

超载的面包车在离地区十几里的最后一段山路上出了事故。它在拐弯的时候翻下了一座土崖。崖有十几丈高，下面是山涧。汽车坠下去的瞬间溅起了惊心动魄的浪花。两小时后，地区医院的救护车赶往出事现场，把死者 and 伤者送往医院。“早产儿”颅骨受伤，人事不知。手术不成功，他始终没有醒来。他在黑暗中沉睡了一天，挣扎了一天。他在无知无觉中挣扎到最后的时刻。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宿愿。若干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年纪，他年轻的母亲出门去寻找自己的血亲。他和母亲在同一条路上不期而通。那是一条历史之路，上面笼罩着苍茫岁月和不可知的东西，笼罩着他们的前生后世。那是一个大谜语。他从那里来，又浑整如一地回到那里去。

医生记录下了这个属于他的永恒的时刻。医生把这一时刻告诉了随后赶来的他的母亲，医生说，

“死亡时间是十二点过五分。”

1992年3月11日